

天蠶變（俠義奇情故事）黃鷹·新著

作者以新姿態，爲本刊撰著該故事，寫情新奇，文詞並茂。本故事電視版權，已由麗的電視公司購得，即將改編爲長篇電視劇播出。

$3.50

1044

編者話

本刊自1040期開始增加篇幅，加强內容，廣聘名作家，計有古龍，諸葛青雲，秦紅，黃鷹，獨孤紅，以及港、台、東南亞、美洲等名家，猛稿陸續推出，務求使本刊十全十美，精益求精，不負各讀友二十年來的擁護和愛戴，本刊一定能爲讀友們得到一份眞眞正正的，豐富的精神食糧。

＊＊　　＊＊　　＊＊

本期刊出巨型小說是「亡命江湖」，爲滄海客近期又一新著，內容描述一個負屈含寃的小徒兒，背着弑師的罪名，正當他作無目的地奔逃之時，遇上了一個奇異高人，爲他指點前途，使他在失望，困苦的境地中重見光明，同時，他還遇上無數的豔遇，奇遇……故事情節動人，描寫人物細膩，是一篇不多可得的好作品。

＊＊　　＊＊　　＊＊

下期裏，本刊將刊登馬雲先生新著：「護血書」，故事中主角劉郎，是一個身懷絕技，但又從不携帶武器的江湖奇俠，爲了維護正義，出生入死……情節緊凑，故事新穎。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4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亡命江湖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滄海客・文　盧令・圖



難洗弑師罪　含寃走天涯

夜深沉，溪流在嗚咽，風在樹梢哭泣，破簷上的雨水點點滴滴，斜風細雨中，一個少年狂奔而來，雖然天色這麼黑，山路更崎嶇，少年竟一步也沒行差踏錯，顯然他對這條山路極是熟悉。

喘氣之聲近了，即使溪流，風雨在嗚咽，那喘氣也清晰可聞，更近了。

啊唷，少年只叫了半聲，縱身而起，好俐落的身法，在空中一個滾翻，已落到簷下。

他迅速回過身來，大大地吁了一口氣，因爲只有細雨斜風，耳畔只有溪流的嗚咽。

溪流繞過山脚下，蜿蜒流入前面的靜靜的大河，像那哭泣的孩兒投入母親的懷抱。

他鬆了一口氣，也大大地嘆了一口氣，他終於逃出來，投到這破廟中來了，也已擺脫了追踪他的人，因爲若有人追上小山來，他一定遠遠地能看得到，因爲白濛濛的河床，能映出人的身影，在這樣黑暗風雨之夜，較之天幕上所能映現的，更加清楚。

他對這小山，泥濘的山路，熟悉極了，對破廟的每個牆洞，坍塌的神龕，都熟悉得很，因爲他打從七八歲來到那河邊的大屋時起，這裏就是他時常跑來玩耍的地方，快近一年了，現在他再也不是孩子了，但仍會不自覺地走向這裏來。

因爲，這小山上，破廟前，能看得到遠處的歸帆。

他擡起頭來了，仍然在大口大口地喘氣，奇怪，適才他分明踏着甚麼，就在那倒塌的門樓下，脚下軟軟的，倒塌下來的門樓遮擋住了斜風細雨，地上沒有泥濘，這麼多年來，他從沒發現過狐兔，這荒涼的小山，連荊棘也少見，長年在河風吹襲下的沙礫山崗，連草也不生長，狐兔怎麼跑到這山上來。

當然不會是人，誰會跑到這小山上來呢，身後倒有追趕他的人，但誰也不會跑得比他更快，而且誰也不會像他一樣，對每一塊石頭都熟悉，上山原有路，路可是人走出來的，多年沒人行走的沙礫山崗，那還有路？

他不但對山崗上的每一塊石頭都熟悉，更熟悉的是這破廟，裏面足有可以藏身之處，神龕倒塌了，殿牆也坍了一角，後面的三間房屋，沒有一間是完好的，尤其是這樣黑暗的夜晚，對面也難見人。

正因這緣故，他才逃到這山上的破廟裏來，因爲追趕他的人一步也不放鬆，若是被捉住了，他可沒命了。

謝天謝地，雖然追趕他的人，武功都比他高强，但他總算逃出來了，逃到這破廟來了，現在，他有隱藏的地方了，他總算透了一口氣。

細雨雖然細如絲，也已濕透了他的衣衫，雨水混和着淚水，像破簷上的滴水一樣，點點滴滴，從他的髮上，臉上，也點點滴滴流下來。

他眞想哭一場，但顧住逃命，哭也來不及，也不敢哭，因爲哭聲會引導追趕他的人，哭出聲來，他就會沒命了。

現在，他可以哭了，但倒忘了哭，奇怪，剛才他踏着甚麼？脚下怎會軟軟的。

啊喲！奔來的脚步聲入耳了，嗖嗖兩聲，他看得出倒塌的門樓下的人影了。快，趕快躲起來。

來的不僅一人，而且是兩個。

「那小子一定躲在裏面，」一個說，而且乾笑了一聲，「這裏是他小時候常常跑來玩耍之地，一個人慌不擇路的時候，自然而然會走他熟悉的道路。」

傍邊一人叫了聲！「二師兄……」遲疑說：「你眞要捉……小師弟回去麼？」

「你還叫他小師弟？」那二師兄怒道：「這個弑師的孽徒，若容他逃走了，我們還有臉見人麼？」

「二師兄，」那人又道：「你眞以爲……師傅是他殺的，小師弟他……他爲何要殺師傅，我眞不信。師傅從小把他撫養成人，教給他一身功夫，二師兄，難道你看不出來，師傅甚至把對我們也不傳授的功夫，也傳授給小師弟了，否則他今晚豈能從你的掌下逃得出命去，平時誰也看得出，師傅除了師妹之外，最痛愛這個小師弟了，他怎會弑師？師傅對小師弟眞個是恩重如山，情如父子。」

那二師兄道：「你你……你敢違抗大師兄的命令！」但他的語氣却緩和了些，道：「師傅一死，大師兄便接掌了門戶，誰敢違抗大師兄的命令，而且，那把插在師傅心口上的短劍，你又不是沒見到。」

「怎麼沒見到，」那人說，「那是他爹的遺物，當年師傅把個小淚人兒帶回莊來，鎭日抓住那把小劍叫爹，怪可憐的，連睡覺也抱在懷裏，幾日幾夜，就沒放過手，誰不知道那短劍是他的命根子。』

「他的命根子却要了師傅的命。」那二師兄說：「現在是小師妹成爲淚人兒了，咦！在那裏了，好小子，你還想逃！」

他斜身一掠，叫道：「快，你截住左面，破廟後是懸崖，無路可通，別讓他逃出去了。」

那人也不敢怠慢，兩人一分，分左右撲到簷下，那二師兄當先撲到，脚才點地，拍的一聲，不但被人打了兩嘴巴子，而且被一股奇大的力道，把他撞了回去，左面那人也啊了一聲，也是脚才點地，大胯上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退了回來。

啊喲，兩人本是分左右竄出，不料被撞跌回來，却碰在一起，也同時嚇了一跳，變生意外，天色又黑得對面辨不清人，互不知是誰，只道就是襲擊他們的人，那二師兄了得，呼的一聲，旋身一掌拍落，那人抛肩未躲過，左肩上邊重重着了一拳，但那二師兄胸膛上也重重地着一掌，天雨地滑，又是在互撞之下發招，更兼一個着掌，一個着拳，那會不成了倒地葫蘆。

總算兩人武功了得，都着地一滾翻，跳了起來。

「咦！」那人道：「二師兄，你爲什麼打我！」

「是你，」那二師兄掌已拍落，雖也已認出了對方，但兩人出手都快，又是近身倏忽問旋身發招，那還能收得住勢子，摸着疼痛的胸膛，說：「怎會是……你，難道我們遇見了……」

「鬼！」摸着肩頭，忍着疼痛的那人說：「這地方原就不乾淨，下面白沙汜那年不撈上十具八具浮屍來。」

說着已連連後退，兩人又湊在一處。

那二師兄說：「我怎麼不曉得，要不也不在這裏建這座廟了。」

兩人又退到那倒塌的門樓下，挨得更緊了，也都不言語，兩雙驚懼的睜得大大的眼睛，畏怯地四下裏瞟，兩人心下都明白，又何必言語。

適才那一巴掌，那一脚，當然不是他們的小師弟打的，就算小師弟得到師傅的鍾愛，說甚麼也只得那點年紀，豈能强得過他們，何況逃命也來不及，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對他出手，何況天色這麼黑，又不是無路可逃，亦不是沒地方可藏。

那二師兄倒吸了口氣，說道：「先前，你一定也聽到了……」

「是，」那人接口道：「那一聲噯唷，果然不是小師弟的聲音，分明是個蒼老的……難道我們眞遇到了鬼，二師兄，你說，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提及那一聲噯唷，他已先退了一步，他腿上被踢之處，仍然痛得很，鬼！一定還是個猛鬼，說眞的，憑他的一身功夫，就算天色黑得對面也難見人，若然是人，那一脚沒有躲不開的，除非不是人，是鬼！

那二師兄不言語，却也摸着臉，也退了一步，雨水濕透了他的衣衫，但他並不感到寒涼，却是那一個咀巴子令人從心上

涼起來，憑他杜華的一身已爐火純青的功夫，在這河南地界，除了他大師兄，可就數他稱霸了，竟然被打了個咀巴子，連對方的人影也沒見到，除非有鬼，鬼才無形無影。

該怎麼辦？若然他師弟知道他被打了個咀巴子，即使是鬼，那也難堪，道：「反正他逃不了，而且天色太黑了，我們只守在山下，不怕他逃得出去。」

「說得是，」那人道：「後山那懸岩白天也難上落，何況夜晚天雨濕滑，我們守住前山，就不怕小師弟逃得了，等天亮再說吧，或者我去叫人，多帶火把來。」

「不，不用了，」杜華說：「天就快亮了，等到你跑回去喚了人，取了火把來，去來也得半個時辰，那時天色一定亮了，再說，既知這小子逃到這破廟來了，憑我們兩人也抓不到他，豈不被人笑話。」

那人道：「既然如此，咱們下去吧，我知道有躲雨的地方，又不離開山脚。」

脚步聲去遠了，風又在樹梢哭泣，那是破廟傍邊的一株大樹，可也眞怪，連草也不生長的山崗上，倒會長出那麼一株孤另另的大樹來，溪流在山脚下嗚咽之聲也又入耳了，甚至也聽得出破簷下的滴水之聲。

少年從牆角裏鑽了出來，現在，他才感到怕了，難道眞有鬼！

適才他非是不怕，不過怕的是人，現在，追捕他的人走了，他才怕起鬼來。

原來先前在那兩人現身之時，黑暗中，他一頭鑽進來，不但脚下又踏在甚麼軟軟的東西上，而且……

他現在才毛骨悚然起來，非是他沒有聽到那一聲噯唷，發自他脚下的叫聲，他怎會聽不到，只因追捕他的人已在面前，他在更大的恐懼中，怕人勝過怕鬼。

他伸出去的脚又縮了回來，先前，就是在這門檻下面……啊！呀！

隨着他那縮回來的脚步，一個更濃黑的影子從門檻下面湧現起來，在黑暗中久了，又是從裏向外望，要不然，他也看不出來的。

鬼！

不，人人都說有鬼，但他從小在這裏玩到大的，近十年了，跑到這裏來，何祇千百次，可從沒見到過鬼，而且，鬼既然有形無影，他又怎會踏在鬼身上。

他的胆氣登時壯了，一個從小玩到大的地方，一個來過千百次，每一個角落都熟悉地方，甚至夜晚也來過無數次，他都沒怕過，在這個生死關頭，逃命的時刻，他倒會怕麼？

一定是人，而且不是追捕他的人，若是要捉拿他，他早已被捉住了。

「你是誰？」少年說，明知那兩人已下山去了，他仍然不敢大聲，雖有風雨，但夜靜，聲音會傳遠的，若被兩個師哥聽到了，可了不得。

「鬼，」那黑影說：「好小子，你的胆子可不小，竟不怕鬼。」

可不是聲音蒼老得很麼？而且也陌生得很，可知不是鬼，亦不是追捕他的人。

少年的胆氣更壯了，而且這也不是害怕的時候，當眞天快亮了，趁天亮之前，他得趕快逃走，若等天色一亮，他可逃不了，就會沒命了。

「你不是鬼，」少年說：「是鬼我也不怕，我和你無寃又無仇，老人家，你讓開，我得趕緊走。」

那黑影呵呵一聲笑，說道：「這麼說，剛才那兩人和你有寃又有仇了？」

少年嘆了口氣，說道：「老人家，你有所不知……」

「胡說，呸！」那黑影帶怒說道：「我老人家要不知道，也不管你，你這小子也早沒命了。」

少年一怔，眼睛瞪得更大了，不錯，先前二師哥和三師哥撲來之時，他雖然奔逃躲藏，也聽到那一聲脆响，和三師哥那一聲呼叫，現在，他記起來，也明白了，道：「老人家，原來是你把他們……」

黑影哼了一聲，說道：「不但被我打，兩個沒用的東西，而且被我嚇跑了，你這娃娃長大了，一定比他們有出息，不料你小小年紀，倒有胆有識，誰教我遇上了，趁天色未明，你走吧，你放心，這事我老人家管定了，你所蒙受的不白之寃，我必要弄個水落石出。」

少年倒不走了，道：「老人家，你……你是誰？你好像……甚麼都明白？」

黑影道：「就可惜晚了一步，你這小子姓陸，名羽，河北縣保定府人氏，你爹名叫陸翼，十年前，死於異鄉，你師傅把你爹的靈柩運回保定安葬了，然後把你帶來此間，收你爲徒，並撫養你成人……」

少年淚流滿面，哭倒在地，道：「老人家，你一定認識我爹，當年我雖年幼，也還記得，我爹慘死在仇家之手，迄今不知仇家名姓，問師傅，師傅總是推說我年紀尚小，武功也未到家，而今連師傅也慘死了，非但再無人知曉是誰殺死我爹的，我又蒙上了不白之寃……」

黑影道：「因爲殺死你師傅的，是你十年來一直佩帶在身的那把短劍，那短劍乃是你爹的遺物。你爹死了，又是死在外鄉，甚麼也沒留給你，只有那劍，而且全都知道，那劍是你爹的遺物。你視爲珍寶，從不離身的，現在，那劍却插在你師傅的心房上。」

少年哭道：「所以我百口難辯了，所以二師哥三師哥雖然不信我會殺死師傅，也不放過我了。可憐的師妹，她不知會有多傷心。」

黑影哼了一聲，道：「你自顧尚且不暇，倒管起人家來，趁天未亮快走吧。」

「可憐的師妹，」少年伏地哽咽道：「每當提起我慘死的爹，她都會陪我流淚，不料她爹也……而且……死在我的那把短劍下。」

一雙銳利的目光在凝視着他，那黑影漸更明晳了，因爲東方天際，曙光已現，只不過斜風細雨中，低壓的雲層，仍暗沉沉地把河山籠罩。

少年看不見那黑影在直點頭，仍然伏地哽咽道：「老人家若不是我爹生前的友好，亦是武林前輩，若蒙賜告殺父仇人，替我辯白寃情。我有生之日，皆感德之年，我那可憐的師妹，亦會沒齒不忘老人家你的大恩大德。」

黑影道：「你念念不忘那妞兒，却也難怪，你們無猜兩小，竹馬青梅，一塊兒

長大的，這麼說，你眞不知你爹是死在何人手中了，今晚一見你，就知你蒙受了不白之寃，只不過那短劍成了鐵證，殺死你師傅的兇手，看來不但狡猾，而且熟知你們的底細，你這寃情要想水落石出，可不容易得很。快走，快走。你去前途等候，休要往北，亦不可往西，一直往南走，我自會去和你相會，我這就去替你把山下的人引開。」

少年叫道：「老人家……」

那黑影一長身，也就不再是黑影了，原來是個葛衣的白髮老人，雙目烱烱生光，喝道：「待得天色一明，我不便現身，可救不得你了，要知你爹是怎麼死的，要沉寃得雪，那就快滾。」

那白髮老人右袖一拂，少年已身不由己，可眞是連跌連滾，直撞出那塌牆的大缺口去了，可不是已迎着曙光麼，那天色亮起來，斜風細雨中的景色，已矇矓可見，當眞要不趕快逃走，他就沒命了，不要說大師哥了，便是二師哥和三師哥，撞在任何一個手裏，他都逃不出手去。

少年不敢怠慢，順着那山後陡坡，連滾帶滑，落到了懸崖邊上。

他反倒吐了口氣，適才兩個師哥的話他聽得明白，敢情不知這懸崖其實有路可通下面，那崖壁因長年風蝕，擴大了的崖縫上，有着無數足可容身的洞，却又被崖縫連接了起來，他人小，側着身子往下溜，即使沒落脚之處，也可在崖壁上借力，人在其中，倒爲那凸出的崖石掩蔽着了，不怕被外面的人見到，除非人在下面小溪那一邊。

那老人家說得不錯，要沉寃得雪，他可得先保住性命，否則就死無對證，成了如山鐵案。

他滑入崖縫，即使曙光未現，他閉着眼睛也能摸索得出路來，因爲那是他從小玩耍到大的地方，不但他，他的師妹也知道。

啊呀！師妹若是也眞的以爲他殺死了師傅，若是知道他逃向這裏來了，若是守候在下面？

崖頭上風更勁了，濕透了的衣衫，被寒冷的晚風一吹，不禁打了個寒顫，現在，有了那老人家相助，他只要逃到崖下，涉水過了小溪，他就能逃出命來了，但他却怕了起來，不是怕死，而是想到若然師妹也以爲他殺死了師傅，她爹眞是他殺的，那才眞可怕，比死了還要可怕。

轟然一聲响，啊！呀！他一頭撞在崖石上，崖縫那麼滑濕，天色又那麼黑，又是那麼心慌意亂，脚下一滑，便撞在崖壁上，雖然那僅可容身的崖縫把他的身子夾住了，沒一直滑落下去，但也滑落了兩丈，眼前一黑，他幾乎暈了過去。

天色原已够黑了，只不過東方天際才微現曙光，現在，他連那縷曙光也見不到了。

不不，他不能死，那老人家說得不錯，他不能死了，死了就再無對證，那才眞是鐵案如山，他就會永遠揹上弒師的罪名，也就再也找不出殺死他師傅的眞兇來了，他的師妹一定更傷心了，也永遠誤會他了。

不，死不得，他搖了搖頭，他又見到天際的曙光了，他感覺到有甚麼在臉上爬行，不不，不是雨水，他覺出痛來了，原來是血，因爲血才是熱的。

熱血從他撞破的傷口中流出來，流了滿臉，流進他的脖子裏去了，從那麼高滑落下來，撞得怎會不重，雖然這是他從小玩耍的地方，但誰會在雨天，在黑夜中跑到這裏來玩耍呢。陡斜的崖縫原已沒有落脚之處，何況又天雨濕滑，何況他心慌意亂，又驚恐，又傷心，又害怕。怕响聲會引來追捕他的人。

其實只有他才感到那一聲震天動地的轟然巨响，因爲那是只能感覺，不能聽出的聲响，因爲是他的頭撞落在崖壁上。

但驚慌的陸羽嚇壞，顧不得疼痛，急急忙忙手脚並用，却因只顧逃命，雖然心慌，倒不意亂了。現在，入耳的溪流成了嚎啕，哭泣的風聲也成呼嘯了，因爲那溪流已在脚下，溪邊的樹木已顯現在眼前，他已到脚了，那崖縫已到了盡頭。

他伸出去的頭急忙縮了回來，心也劇跳起來，雨水中泥濘的地上，他也聽得出走近來的脚步聲，因爲那走近來的脚步聲，高一脚，低一脚，落脚甚重。

話聲也已入耳了，那麼，還不是一個人。

「別哭啊，」有人說：「可就是這裏麼？」

陸羽感到一陣窒息。大師兄！是大師兄的聲音，那麼，哭泣的，一定是他師妹了。

果然他沒猜錯，瞞不過師妹，帶着大師兄來攔截他了。完了，他僥倖從二師哥三師哥手下逃了出來，絕逃不出大師兄的手去。

他大師兄入門最早，已是三十開外的人了，年齡長他一半還有多，除了師傅，武功數他最是了得，黃河南北一帶，要說名聲，近年來甚至蓋過了他師傅，不是說他武功勝過師傅，而是名聲更响亮了，他師傅已少在江湖上走動，大師兄却露臉最多，提起洛水雲台十三門，江湖道上更多的人，知道有個奔雷手石開山，英雄了得。更少的人知道石雷掌門。

陸羽忙不迭縮進去了些，只聽他師妹恨恨地哭道：「就是這裏了，就是那……崖縫。」

他聽到小石子滾落的聲响越來越近，即使已是溪邊，地勢也峻峭得很，他聽到石子滾落溪中的聲响，更近了。

陸羽倒吸了一口凉氣，若是他快了一步，可就撞上了，石開山拳出如風，若不是威猛無儔，也不人稱奔雷手了，眞個人如其名，拳掌開山裂石，血肉之軀被他擊中了，還會不成肉泥麼。

他一直以爲大師兄石開山是師傅石雷的大兒子，後來他師妹石梅才告訴他，原來石開山也和他一樣，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比他更不幸的是，連姓甚麼也不知道，據說師傅收養他時，才不過三四歲，那年石雷打從開封府回洛水，路上遇到大風雪，在一個小店裏打尖時碰到的，店家說，也不知那裏跑出這麼個野孩兒來，時常瞧不見，溜進店來，搶了個人客的饅頭就跑，別瞧他年幼，力氣可大，輕易揪不住他。但石雷可一把抓住了那孩子，可不是

被那野孩兒在大腿上擂了一拳麼，眞看不出，小小孩兒，力氣可眞大。

石雷給他飲食，問他姓甚麼也不知道，店家說，這孩兒雖然野些，却也可憐。客人要是喜歡收養了他，倒是一件好事。

「我爹就把他帶回家來，也跟了爹姓。」他師妹石梅說：「娘身子弱，沒生養，眞把他當作親生的孩兒一般撫養。」

陸羽沒見過石梅的娘，後來才知她娘生她時難產死了，石梅生下來就沒了娘，陸羽到這裏來時，那石開山已是二十出頭的少年了，聽石梅叫他大哥哥，還眞以爲石開山是石雷的大兒子。

其實，石雷也把石開山當兒子，武林中的同道往來，更是都以令郎相稱，直到兩年前，石開山在有意又似無意地作了公然否認。否認的是：他和石梅是師兄妹，而不是兄妹。甚至連陸羽也看得出來，那是因爲石梅長大了，越大越更出落得艷麗如花，陸羽的三個師哥也越更奉承她了，偏她只和陸羽耳鬢廝磨，整日形影不離。

自從陸羽到這裏後，那身爲大師哥的石開山，只要師傅一轉背，從來對他就沒好顏色，尤其是近年來，陸羽更不敢在大師哥面前抬起頭來，他怕，怕碰到大師哥那令他不寒而慄的目光，他不明白，大師哥爲何總是對他怒目而視，有他人在跟前，便成了異常的嚴厲。

陸羽怕的是和大師兄過招，那是餵招，簡直是要置他於死地，每次要躺一天半日才能起身，多虧他皮粗肉厚，因這緣故，倒迫使陸羽日夜苦練功夫，咬緊牙關，把眼淚吞回肚裏，因爲師傅反而捋鬚點頭，讚大師兄石開山督促得嚴，說道：要將來成材，成爲人上人，便要吃得苦中苦。

石雷的話可也不有些道理麼，陸羽有苦無處訴，他明白，師兄那不是督促，而是有意磨折他，他不明白的是：大師哥石開山爲何恨他，尤其是當他知道石開山也是孤兒被帶到這洛水雲台來的時候。

「大師哥，他爲何要殺我爹啊？」石梅的哭聲也更近了，說：「他他……爲何要殺我爹啊？」

「爲甚麼？嘿嘿！」

不用看，陸羽也知道大師兄雙目中滿含怨毒，平常當石開山對他冷笑的時候，已令他不寒而慄，何況現刻，此刻，雨水濕透了他的衣衫，夜又這麼寒涼。

「嘿嘿！」石開山又冷笑兩聲，壓着嗓門兒說道：「那短劍是師傅給你小時候練劍用的，你倒好心送他，他却用那短劍插入師傅的心窩。」

「爲甚麼他要恩將仇報啊？」石梅的哭聲嘶啞，斷斷續續。

石開山一定把她摟在懷裏，他聽得出來，話聲是從堵住的嘴裏說出來的，要不然相隔這麼近，怎麼那麼微弱，像是從遠處傳來。

「別哭啊！」石開山說：「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報仇，若是你猜得不錯，那忘恩負義的小子眞從這裏溜下來。我我……一拳把他打成肉泥。」

陸羽又是一陣震顫，大師兄的拳頭有多重，他最清楚，拳可開山裂石，何況血肉之軀，在石開山拳頭下長大起來的陸羽，怎麼不明白。

「爲甚麼嗎？」石開山又在說了：「我雖不清楚，却也能猜出幾分，師傅把那小子帶回莊來，那神情大異往常，像是突然之間，蒼老了許多，從那時起，師傅也不常出去走動了，每當那小子在師傅面前一轉背，你爹總是嘆一口無聲的長氣，旁觀者清，師傅當了那小子的面，便不轉過面去，也避開那小子的目光，倒像師傅欠了他甚麼，我猜，師傅必和那小子成爲孤兒有關……」

「你是說……我爹殺了他爹……不不，」石梅叫道：「你胡說，不會的，陸哥哥的爹，和我爹是好朋友，我聽爹親口說過。」

「你還叫他陸哥哥，哼！」石開山道：「我可沒說那小子的爹是你爹殺的，當年妳年紀幼小，現在可長大懂事了，師妹，我問你，你不覺得你爹總像是欠了那小子甚麼嗎？」

「不不！」石梅叫道。

她一定脫出石開山的懷抱了。從她的話聲，他聽得出，她的咀不再被堵住了。

「不不！」石梅又說：「甚麼也不欠他，爹帶他回來，收養他，只因爲他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就像當年爹把你帶回來一樣，何況陸哥哥是故人之子，爹還說：陸伯伯武功高強，並不在爹之下。」

石開山冷冷地說道：「好朋友見了面，少不免要印證一下功夫，過招一時錯手，那也難免，師妹，說眞的，以前我還不過是猜想，現在看來，我還是猜對了，師妹你想，要不然，你爹對那小子恩重如山，而他倒恩將仇報，殺死你爹，除非那小子巳發現了眞象，知道了他爹是死在師傅手中……你別說了，總之，師傅是他殺的，那是鐵證如山。」

「我沒殺師傅，不是我殺的。」陸羽在心裏叫，差點兒沒叫出聲來。

「殺死師傅的劍是你送給他的，他一直帶在身邊，那是人人皆知。」石開山說：「一定是師傅一時錯手，殺死了他爹，那小子才報仇雪恨，不論如何，那小子是用你送給他的短劍，殺死了師傅，那小子巳是師妹你的殺父仇人，要不殺他，天理難容。」

血和雨水混和着汗水，流下來，天色更亮了些，跟着就要大亮了，但陸羽的視野更糢糊了，因爲混和着血與汗的雨水，流了滿面，也流入他眼中，頭上的血不止，不然怎會熱熱的，傷口也更痛了。

他雖然甚麼也看不見，但心下可明白，若不趁天色大亮時逃出去，他就會沒命了，撞在任何一個師哥手裏，他都會沒命的，何況他巳疲乏不堪，又流了那麼多血，傷得不輕，而且，大師哥和師妹又守候在下面。

但是，他能逃走麼？他連頭也不敢伸出去。

他想哭，幾乎發狂呼叫，但那老人家說得不錯，他不能死，他一定要逃出性命去，否則死無對證，弑師的罪名就鐵證如山了。

那老人……那老人是誰啊？武功可眞高不可測，二師哥和三師哥那樣的身手，却都連那老人家的一招也接不下來，可惜，那老人家去替他引開二師哥和三師哥，

却不知大師哥和師妹來，擋住了他的去路，啊啊！

陸羽感到一陣旋暈，已然糢糊的眼前，一陣陣發黑，他的頭……像要爆裂了。

他是用背脊緊貼在滑濕的崖石上，用兩脚之力瞪着對面的崖壁，才能穩住身形，但他的兩條腿越來越軟弱了。

天色大亮起來，但他的眼前却在黑下去，完了！

他的腿一軟，又是轟然一聲响，橫倒栽落下去的身子，又重重地一頭撞在岩石上。他失去了知覺。

×　×　×

「你醒啦。」一個聲音在他身邊說。

他醒了麼？失去知覺之前，他眼前的黑暗世界中，滿是金星，現在，眼前也在閃亮，但只有一點亮光。

亮光熄滅了，又復是黑暗世界。

他醒了，那亮光又出現，又熄滅了，雖然眼前一遍黑暗，腦子裏一片空茫，瞧，他知道那是烟斗中烟火光亮，乍明，又倏暗。

有人在他身邊吸烟斗，他眞見到那烟竿子了，順着那長長的烟竿子，當那烟火再亮的瞬間，他隱約看到了，吸烟的是個白鬍髭的老人。

眼前黑暗如故，但腦子裏不再空茫了，他記起來了，失去知覺前的事物，他全記起來了。

「老人家，是你……又救了我？」陸羽說。

他想撐起身來，但稍一動彈，就感到頭痛如裂，嗳！

老人家說道：「你想早日復原，就別動彈，好小子，你能活着醒來，算你命大，那日我若遲去一步，你這小子早就沒命了。」

他感覺得出，他的頭在重重的包裹中，他也記起來了，從崖縫中撞落下來，立即失去了失覺。

那崖縫是他從小玩到大的地方，怎會不曉得，尤其是接近地面的一段，陡滑得不能留足，要雙腿用力支撑，才能穩得住身子，他記得，雙腿一軟，就橫撞跌下去了……

「我的頭……嗳喲，好痛。」陸羽斷斷續續說。

「好好，」老人家說。

這是甚麼話，他頭痛如裂，不，是眞裂了，這老人家倒說好？

火星閃亮，又熄滅了。

老人家吸了一口旱烟竿，才又說道：「你能感到痛，好極了，那麼，你有救了，小子，你頭上撞了兩個大窟窿，你可知流了多少血，却也幸虧你成了個血人，頭上的兩個窟窿又那麼大，你那大師兄以爲你巳沒命，死了，這才走了。」

是了，大師哥和師妹就在那崖縫下面，他撞落下去，自是跌落在他們的面前，經過了一夜雨淋，渾身冰冷，又失去了知覺，可不是像死了一樣麼？

「我也以爲你這小子沒命了。」老人家又吸了口旱烟竿，才又說道：「還幸當時雨下得更大了，你那師妹也突然暈了過去，石開山那孽徒一時慌了手脚，忙着救你師妹，才沒工夫仔細查看你，我趕到，也恰是時候，才能救下你這條小命。」

原來他之得以不死，是大師哥以爲他巳死了，但師妹爲何忽然暈了過去呢？可憐的師妹，一定是也以爲他死了，而且死得那麼慘，那麼，師妹仍不信他會殺死師傅。

「我……我沒殺師傅。」陸羽哭了起來：「師妹她知道，我不會的，殺死師傅的，不是我。」

「我也相信，」老人家在床邊磕掉烟灰，說道：「我若是不信了，也就不救你了，小子，這不是哭的時候，你要想活下去，要想頭上的傷快點好，就別哭。」

可不是他又險險暈過去了麼，他一哭喊，頭痛得也更厲害了。

是啊，這位老人家說得不錯，他死不得。

「我一定要找出殺死師傅的仇人來，替師傅報仇，我我……」陸羽有氣無力地說：「老人家，你是誰啊，多謝你相信我沒殺師傅。」

有人相信他沒殺師傅，在這一刹，可眞比救他的命更重要，若然這世上的人全都當他是殺師的孽徒，那麼，死了倒好，有人對他信任，也無異賦予他生命的意義和勇氣。

他一定要活下去，他哽咽地嘆了一口氣。

「現在不是你問我的時候，」老人家說：「到了那個時刻，你自然知道我是誰了。」

陸羽道：「那麼，這是甚麼地方啊，老人家，我記得天巳亮了，怎麼仍然這麼黑？」

老人道：「這又是一個晚上，這裏也不是洛水，相距雲台，巳在百里外了。」

他看不見，但摸得到，他是躺在溫暖的床上，當眞身也巳不是濕衣，原來他巳昏迷了一日夜，巳在百里以外了，還用說麼，自是這老人家把他救到這裏來的。

老人又說：「現在，我來問你，你是雲台十三門的門下，你可知爲何叫雲台十三門？」

陸羽一怔！這老人家的話聲嚴厲，透着無限威嚴，儼然是位尊長的口氣。

陸羽囁嚅說：「我……我……眞不知道。」

慚愧，當眞洛水雲台門下，以十二長拳打遍天下無敵手，十二追雲劍變化無窮，中原稱尊，何來十三？門戶也只有一個，雖然聽說尙有師叔伯，却從未見過面，却爲何江湖中人都以雲台十三門相稱。

那老人家一怔，說道：「你眞不知道？那麼……那麼……難道我所料有誤？」

老人的話聲透着迷惑，屋子裏黑得很，連烟火的光亮也沒有了，但窗上却有白濛濛的星光，他睜開眼來，巳有些時候了！襯托着星光，他看到老人家直搖頭。

陸羽說：「那麼，老人家，你一定曉得了？」

從老人問話的口氣，分明曉得，奇怪，前兩年，他巳懂事了，也覺得奇怪，從任何方面說，都與十三數字無關，爲何稱雲台十三門？他也曾問過三師哥，後來三師哥又問過二師哥，却沒一個明白的。

老人家在走動了，在他床前踱了幾步

，轉回他床前，停下步來了，對他說，却又搖頭，像是自言自語，道：「昨晚，你二師哥，三師哥，其實已追趕上了，你和他二人都曾出過手？」

陸羽惶恐道：「老人家，我……我是不得已，我不願死得不明不白，眞的，非是我敢反抗，三師哥對我最好，二師哥雖然嚴厲，但是我最尊敬他，像尊敬師傅一樣。」

「他二人入門比你早得多，功力也比你深厚得多，是不是？」

老人家的雙眸炯炯生光，他避開了老人威嚴的凝視。道：「二師哥比我長了整整十二歲，三師哥也比我早入師門十年，我的功夫倒有多半是跟兩位師哥學的，怎能與兩位師哥相比？」

老人道：「但你從他們二人手中逃了出來，那時，我雖然相隔得遠，也看得清楚，其實已攔截住了你，一左一右，截斷了你的去路。」

陸羽一怔！可不是麼，但他竟能從兩個師哥的手下逃了出來，逃到那山崗上的小破廟。

老人厲聲道：「可是他兩人手下留情，故意放走了你？」

陸羽道：「沒有啊，二師哥鐵面無私，三師哥他……雖然不信我會弒師，也絕不敢違背大師哥之命。」

老人點點頭，說道：「我聽見到的，是眞的了，你師傅把護法神功，分光掠影連環三絕招傳授了你。」

陸羽搖搖頭，說道：「老人家，我不是說過了麼，我的功夫，大半是兩位師哥代師傅授的，師傅他老人家……我記起來了，師傅……師傅……」

老人道：「你師傅在夜半無人的時候，可是近來喚你去指點武功，不是說你兩位師哥代傳的武功有錯，而是在每一套功夫的最後三招中，加多了些變化，而且，那變化看來無奇特之處……」

「我演練得熟了，就自然而然，把那最後三招融會起來。」陸羽興奮起來了，眼睛也亮了，說道：「因是三招連綿不絕，倒像壓根兒只是一招，不不……」

忽然間，陸羽若有所悟，張大了的咀，不再往下說，可也合不攏來。

老人道：「自然而然，演變出一式新招，拳上如此，劍上亦如此。」

「啊！」陸羽幌然大悟：「一式新招，當眞，那是一式新招！」

「於是，」老人上前一步，顯然也像陸羽一般，興奮起來，說道：「於是，十二長拳多出一拳，變成了十三拳，十二招風雷劍法，也多出了一招，成爲十三之數了。」

「啊啊！」陸羽大悟，他明白了，說：「原來，原來……」

老人道：「你明白就是了，但不准說出來，現在不是你說出來的時候，在你尚未熟練而且精進的時候，你要是說出來，可就有殺身之禍，不過，你現在該明白了，爲何洛水雲台稱爲十三門，記住了，今後若有人問你，也不准洩漏，知之亦作不知。」

陸羽道：「是，老人家，原來師傅傳了新招，我還以爲是我自己悟出來的。」

老人道：「若不是你師傅傳了新招，你昨晚豈能從你兩個師哥手底下逃出命來；若不是那麼巧，被我見到了，差點也誤信他們所說，以爲你眞是弒師的逆徒。」

陸羽倒吸了口涼氣，這老人家武功眞個高不可測，憑兩個師哥的武功，已經是中原罕有敵手了，但這老人家昨晚都不過出手一招，就把他的兩個師哥打跑了，而且，兩人連這老人家影子也沒有見到。

其實，他就在這老人家面前，又何嘗見到人家，甚至看不見這老人家如何出手的，雖然天色太黑了，但無論如何，人家總是在他面前。

「我一見你在危急之時使出那一招來，就知你不是殺死你師傅的兇手了，」老人家又說：「因爲我知道，你師傅在你四個師兄弟中，獨選出你來，傳授護法拳招劍訣，必對你的身世心性，資質智慧，皆已經過長久考查，何況你……」

陸羽俯伏在床，想到師傅的慘死，不禁又淚流滿面，哭道：「師傅對我恩重如山，從小把我撫養成人，恩如重生父母，情亦如父子，我豈會恩將仇報。」

老人家在點頭了，道：「若不是這緣故，我又豈會救你，把你帶來此間，當年祖師爺經過多年的考查，才把護法神功傳授給你師傅石雷，正因他能辨得邪正，又豈會選出個心性不良的少年來傳授師門的護法神功。」

「護法神功？」陸羽道：「老人家，原來師傅傳授給我的，就是師門的護法神功麼？」

老人嘆了口氣，說道：「那是你祖師那一代的事了，當年你這洛水雲台，可不是稱爲十三門，你太師祖門下，其實只有十二個弟子，原意是宏揚本門武功，就得廣收門徒，却因此收徒就濫了些，其間就不免失於考查，唉！以致出了一個邪惡的孽徒，雖說慧者不一定邪惡，但邪惡者必有過人智慧，正因其狡而慧，甚得你太師祖歡心，武功上受益也多，以致離開師門後，一旦露出本來面目，休道清理門戶了，反而兩個師兄亦死在他手中，雖然最後終於清理了門戶，但你太師祖也因而重傷不起，不久就歸了道山。」

老人說到這，及嘆了口氣，繼續說道：「前車可鑑，到了你師祖這一代便收徒加倍愼重了，終其一生，只傳得兩個弟子，更把十二長拳，與十二招風雷劍法中的最後三招，融會貫通，演化出反逆顚倒而又連環的招術來，不但長拳與劍法上威力大增，正因爲本門的拳招劍法而生，也尅制了本門的拳劍。」

老人說到這裏，那屋中雖然黑得對面難見面貌，但陸羽辨得出，老人家的話聲忽然透着威嚴，說道：「要知你門中的長拳雖僅得一十二招，風雷劍法亦僅得十二之數，却每一招皆有無窮威力，當年你太祖師曾用之與天下各大門派印證武功，少則三五招，便分了勝負，從無人能在拳劍下走到十招的。」

陸羽說道：「師傅在生時一再教誨，任何事物，唯簡能專，專則易精，晚輩明白。」

老人道：「你即將闖蕩江湖，難免有以寡敵衆的時候，到時候，你就更明白了

，之所以你門戶中的規戒，首在以動養靜，靜如處子，動則如脫兔，靜者動之反，亦於動者則弱，是故出手必也出其不意，攻也必攻其不備，況拳發裂石開山，劍出起風雷。」

陸羽再拜受教，他更明白的是，這位老人家絕不是外人，必是本門尊長，可是因爲他年幼麼？從不曾聽師傅提起過。

那老人又道：「那殺你師傅的人，既然盜用你的短劍，必也狡獪之極，事前熟慮深謀，豈是能輕易查訪得出來的，現下你更年幼，本門武功，無論拳劍上，功力皆有所不足，尤其是反逆顚倒，三招連環的護法神功，你師傅既然傳授予你，你便已肩負了發揚光大門戶的重任，護法之責，亦全在你一人身上，現在，你却連拳劍上的功力亦不足，神功又是初傳，豈能發揮得出威力來，你頭上的傷無碍行動，趁天色未明之前，即刻上路。」

陸羽惶急道：「但是，老人家……」

那老人搖手阻止他說下去，道：「我知你要說甚麼，師死未葬，師仇未報，連仇人亦未查獲，哼，憑你現下的能力，仇人未獲，你倒會先沒命了，你不想想，那人既然借你的劍，殺了你師傅，豈會放過你麼？」

陸羽咽哽道：「還有師妹她……」

老人忽然厲聲道：「你肩負門戶之任，護法之責，却以小兒女爲念，休道那人不會放過你，便是你那三個師哥，念念不忘的師妹，又豈會放過你，你不怕死，難道連師仇亦不報了，亦不怕成爲師門千古的罪人。」

陸羽惶恐道：「但是，老人家，我要練成了功夫，少說也在三五年後了，事隔三五年，仇人豈不更難查訪了麼？」

老人道：「這個你大可放心，你師傅身爲武林中人，十年前亦常在江湖中行走，豈無仇家，但我深知他的爲人，不共戴天的仇家屈指可數，更兼那人借用了你的短劍，更是顯而易見，此人必和你有關連，也早晚不放過你的了，還怕早晚追查不出麼，你去吧，何況我既然在此，遇上此事我亦不置身事外，你趁天色未明，即刻往南走，越遠越好，我這就趕回去了。」

陸羽再拜，道：「老人家天高地厚之恩，晚輩沒齒亦不敢忘……」

不料他再拜抬起頭來，已失了老人家的踪跡，打開了的窗戶，兀自在晨風裏幌動，原來曙光已現，屋裏已可看得淸楚。

陸羽長長嘆了口氣，這老人家豈僅對他有救命大恩，這份古道熱腸，尤其連師妹，青梅竹馬，從小一塊長大的師妹，也把他當作仇人的時候，這位從未見過一面的老人家，却對他信賴而深信不疑，怎不令他感激。

但他，非但連老人家的姓氏不知，甚至連面貌也不辨，他唯一辨得出，即使再隔十年八年，他也辨得出的，是老人家慈祥而又嚴厲的聲音，和那一頭蒼蒼白髮。

他急忙下了床，才發覺不但衣衫已在他昏迷中盡換過了，而且懷中還有銀兩，頭上的傷，亦不是痛得不能忍耐，不用說，老人家不僅是用藥物，而且用他的內家功力來助他療過傷。要知他頭上的傷若然不重，他豈會昏迷得像死去了一般，否則也瞞不過他的大師哥了。

老人家的話聲兀自在他耳邊縈迴：「門戶之任，護法之責，他已肩負於身，不，他雖不怕死，當眞死不得，還有師傅的仇人未獲。

還有，可憐的師妹，他不怨師妹，連三個師哥也相信是他弒師了，何況師妹。

可憐的師妹，早已哭得死去活來了，何況她必是第一個認出那短劍來的，因爲，那劍原是師傅所有，早年行走江湖時，一直佩帶在身，後來少在江湖中行走了，才給了師妹，師妹又送給了他。

他永不會忘記當師妹把那短劍給了他，當三個師哥見到他把短劍佩帶在身的時候，三個師哥所流露出來的羨慕的目光。

那短劍雖然鋒利，却不是什麼奇珍，亦不能削銅斷鐵，當時，他不明白三個師哥羨慕之故，後來他才知道，原來短劍是師祖賜給師傅的，落在他手中，雖不表示就會由他接掌師門，怎麼會呢，他入門年短，功夫也差得遠，但大師哥的冷言冷語，三師哥的取笑他，才知三個師哥可聯想到這方面去。

現在，不料竟成了眞，唯有掌門人，才獲傳授護法神功，而今，師傅已把護法神功傳給他了，那麼，難道他師傅年前把劍給了他，眞是早有此意？但爲何又不是直接賜予，而經過師妹之手呢？

啊！他明白了，師傅是不願三個師哥對他猜疑，而他，武功又未到家。

往事又上了心頭，他記得，師妹在他心中，一直是個長不大的淘氣而又任性的小姑娘，但突然之間，他發覺師妹長大了，便是當她把劍替他佩在腰間的時候，突然間，從她的眼睛裏，他看到了那令他心跳的情意，她那臉上的羞紅，任何人也會明白的，他竟然蠢得不明白，他明白了，但太晚了。

原來師傅不把劍直接賜予，而經由他師妹的手，那劍便有了雙重意義，既是掌門的權劍，亦是師妹以終身相託的信物。

他知道，他的三個師哥也曉得，賜劍雖然不是等於傳位，但那劍既是祖師賜給師傅的，可也就隱含有權劍之意，因爲師傅隨之從師祖手中，也接掌了門戶。

是了，他年紀幼小，劍由師妹轉送，可也就避免了三個師兄的猜疑和妬嫉，而師傅傳他的連環三招，劍越短，越能發揮出那劍招的功力來，因爲變招奇快，初學乍練，短劍也更能得心應手。

原來，他明白了，原來師傅把劍給了他，不僅是雙重，而且還有多種意義。他也更感到師傅對他用心良苦，恩如山重，因是也更加悲痛了。他哭了一場，但窗上曙光更顯了，啊喲！他跳了起來，因爲外面傳來了响動的聲音，他怎麼忘了那老人家一再的吩咐，若是三位師兄尋來……

他慌忙越窗而出，才知這一日夜，是身在一個小鎭上的棧中，不怪那老人家催促他趁天色未明之前即刻上路了，若然三位師兄知他未死，追查到來，自是一查便知他落在這店中。他遵照那老人家的吩咐，往南奔去，天色大明的時候，他已在十多里以外了，才停下來喘口氣。

那老人家替他設想得眞週到，頭上的傷，用頭巾掩蓋住了，身邊的銀兩雖然不

多，但也够，他十天半月使用了，更難得的是替他設想得極是週到，雖不是儒服華裳，却也把他裝扮成個讀書的小哥兒，也更能掩人耳目，誰也看不出這麼小哥兒，會有一身功夫。

這裝扮，却也配合他的本門功夫，無論拳劍，若不是靜如處子，動如兔脫，正該是個斯文模樣，其實，他原也生得清秀，他師妹就常笑話他，說他全不像個練武功的兒郎。

他不敢停留，甚至大一些的城鎮也不敢入，還幸頭上的傷痛日漸好了，脚下加快些也無碍了，更慶幸的是，並未有人追來，甚至連一個查問他的人也未遇到過，眞要感謝那位老人家，把他打扮成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哥兒。

這是甚麼地方啊?第二天日落時候，他來到了一個小鎭，不料他一詢問，可嚇了一大跳。

原來他走了兩天，相去洛水還未走出兩百里地，他一路之上，見到人就遠遠躲開，更不敢問路，他原也沒有目的地，一定是把路走岔了，在荒野中，失了方向，這實在也怪不得他，長了這麼大，却從未離開過洛水雲台，何況這兩日中，他是那麼驚惶又悲傷。

夜語驚心　死裏逃生

陸羽走了兩天，敢情在熊耳山裏轉了兩天，雖然也向南邊走，但走出還不足兩百里地，那還是從洛水算起，其實他離開小鎭往南，走出還不到百里。

陸羽大吃一驚，這那是逃命，簡直是在遊山玩水，若然追趕他的人查知他的行踪，只怕早趕到他的前頭了，那麼，往前走，就不再是逃命，而是送死。

原來洛水雲台，在武林之中，倒也不是無人知曉，甚至在各門派中，還大大有名，但北起洛寧，南到故縣之間，連當地居民亦不知金寶山下，洛水之濱，有這麼個雲台。

地在豫西，却屬秦嶺山地，熊耳山成了洛河伊河的分水嶺，三百里之東的嵩山，三百里以南的武當山，皆屬秦嶺的餘脈，綿亘千數百里，山嶺起伏，原是人烟稀少之地，何況陸羽行走山中，還要躲着人，豈僅不知道路，山野間壓根兒就沒路。

陸羽心下一陣劇跳，怯生生望了兩眼，道：「老人家，這是那裏啊?」

他走到一家客棧門口，山地荒寒，小鎭人客稀少。而且，落店也還不是時候，那店家站在門口閒談。

店家吸着旱烟竿，也在打量他，含笑道：「小哥兒，你要去那裏，這裏是丁河，你是從洛水來麼，若是要去西峽……」

店家望望天色，搖搖頭，又道：「那可不行了，此去還有四十里，小哥兒，看來你沒出過門罷，這條道，天黑可不好走，不如就在這裏住下了罷。」

若是一個出過遠門的人，打從洛水來，豈會走了多遠的路也不知道，而且這麼露怯。

陸羽畏縮張望，可不是像個怯小子麼，待見店裏冷冷清清，一個人客也沒有，才壯了胆，心想這裏倒不錯，若有人追趕到來，必以爲他早巳去遠了，却那知陰差陽錯，三日還沒出來兩百里地，更不會想到他會落在那荒凉的小鎭上。

陸羽嘆了口氣，道：「老人家，你說得是，我就住下吧，倒也不急着趕路。」

店家道：「小哥兒，看你臉色蒼白，必是路途中辛苦了，可憐生的，你小小年紀，怎麼獨自一人走遠途，快進歇着。」

店家可眞還是個忠厚的老者，陸羽大放寬心，說眞的他頭上的傷雖然沒事了，但失血過多，奔走了兩日，早疲倦得拖不動脚步了，聽這店家一說，才知自己的臉色蒼白，不怪這店家說他可憐生了，從他要亡命天涯，茫茫長途，倒眞是病不得。

那店家收拾了飯菜，天巳到了掌燈時候，望望那冷清清的街道，嘆了口氣，把門關上了，不料才轉身，便傳了打門聲，而且大力敲打，有人叫道：「店家，開門來。」

陸羽心頭一震，慌了，竟是他二師哥的聲音，他得趕快逃走，這必是躡踪在他身後，知道他落在這店裏。他嚇慌了，不料脚落地，店門巳開了，打外面走進了兩個人來，三師哥杜華隨在二師哥身後。

那店家不過才轉身，那還不快麼，其實外面的話聲未落，那門巳打開了，他想逃走，巳來不及了。要知那山地小鎭的小客棧，那有甚麼房間，不過是靠裏面牆脚，砌了一個大炕，舖上草蓆，人客多一個，不過多一條棉被而巳!

那兩人進得店來，不是奔，而是皺着眉頭，跨進店來，連向陸羽這面瞧也不瞧一眼，只聽他二師哥唐堯道：「罷了，就在這裏將就住一晚罷，店家可有飯菜麼，最好打兩壺酒來。」

店家道：「有有，小店釀得有上好米酒，今日也恰好買得些野味。」

杜華道：「這倒不錯，忙了這些日，眞個是不眠不休，再要往下走，這兩條腿可不是自己的了，唉!」

唐堯道：「我是貪圖這裏荒凉清靜，也有話要吩咐你。」他望了望走去的店家的背影，顯然並未發現炕上有人。

陸羽鬆了口氣，這一陣工夫，眞個是大氣也不敢出，那麼，兩個師哥並不知道他就在炕上，天可見憐，他也許還能逃得出命去。

這兩人豈僅不知陸羽在炕上，甚至不知炕上有人，昏暗的油燈，那能照得亮屋角，却是兩人在燈下，陸羽倒看得清清楚楚，何況他人小，又躲在被褥後面。

杜華一怔，道：「二師兄，你，有話……吩咐?」

他好生奇怪，即使有甚麼不願被人聽到的，這一路行來，路上倒不方便，而眼前却有一個店家?

杜華不自覺瞧了那店家一眼。

唐堯道：「倒也不是甚麼秘密，除非是武林中的朋友面前，才有所顧忌，明日我們即要分手了，想了想，還是對你說了吧。」

「明日我們要分手了?」杜華又是一怔。

唐堯點了點頭，說道：「我往東走，從南陽還得往信陽一行，你先上武當，然後去襄陽拜會武老前輩。」說着，取出一

包書信來，檢了兩封遞給他。

「原來是武景隆前輩，」杜華接過信後，道：「武前輩前年還來雲台和師傅盤桓過幾天，我認得，去送這封信作什?」

唐堯道：「就是他，我這裏還有五封，適才我在路上想過了，若不分道走，要把這些信送完，只怕一個月以後才能回到雲台，看來大師兄少了計較，待到這些信送到地頭，那孽徒早巳遠走高飛了，還有甚麼用。」

杜華道：「我不明白，有道是家醜不可外揚，大師兄倒生怕人家不知道，這武景隆前輩也罷了，生前與師傅時有往還，武當派和我們可沒淵源，怎生巴巴兒的要送封信去?」

唐堯把餘下的幾封信包好了揚了揚，道：「南陽的白水門，信陽的黃大江，我也只見得一兩面，當年我隨師傅出門，且還是相遇道左，那有甚麼交往，這就是你不明白的了。」

杜華道：「其實我早就奇怪了，陸師弟……那孽徒死了不見屍，不用說，並未眞死，醒了來，逃走了，不即刻追趕尋找，我眞不信，既然大師兄也以爲他死了，可見傷得極重，就算醒來逃了，能逃出多遠去，若然即刻分頭尋找，還怕擒不回他來麼，這樣羞辱門戶之事，倒……」

店家適時送了一壺酒，兩碟菜來，說道：「兩位客官先飲兩杯，正好日間買下了些野味，我這就去替兩位做飯。」

「倒把家醜外揚，」唐堯待店家轉了背，道：「若再想一想，清理門戶爲何還要借重外人，你就該明白了，大師兄在信裏，雖然也寫下了那孽徒的年貌，也請他們協助緝拿，其實，那不過是順帶公文一角，主要是……你沒見信上的署名麼?」

杜華抽出書紙來，唸道：「洛水雲台十三門掌門人石開山，啊!原來……」

唐堯道：「大師兄順理成章，接掌了本門門戶，自當知會各門派。」

杜華瞧了二師兄一眼，唐堯摸着酒杯，却把頭掉了開去，一時兩人都不言語了。放着弑師的孽徒在逃，不去追捕清理門戶，由大師兄接掌門戶之事，倒忙着去知會各門派，倒把家醜去外揚，這打那兒說起。

原來兩位師兄不是來追捕他的，但若被兩人發現了，也絕不會放過他，他一樣也沒命了，陸羽雖然大氣也不敢出，却不願即刻逃走，既然店家尚未送上飯去，兩人一時不會到炕上來，他也不用急於逃跑了，而且，他多想知道師妹的情況，可憐的師妹，一定痛不欲生，恨他入骨。

他原可逃走的，兩個師哥背對着他，眞的，要逃走，一些兒也不困難，但他多想知道師妹的情況啊，可憐的師妹。

但兩個師哥偏是一句也沒提及石梅。

「既然順理成章，」杜華終於忍不住，又開了口，道：「師傅死了，既然不曾指派，當然由大師兄接掌門戶，他又何必急在一時。」

唐堯默默地一口喝乾了杯中酒，仍不看他，低頭道：「你入門年淺，你是不知道，我們洛水雲台十三門，祖師立下的規條，與他門派有別，並非大師兄一定接掌門戶……你聽我說，大師兄入門最早，武功都比我們好，我不是不服氣!」

杜華忙道：「我知道，二師哥你對大師兄，從來都像對師傅一樣尊敬的。」

「我是說規章戒條，」唐堯說，「你要是明白了，也就明白，大師兄爲何要揚家醜，放着那孽徒在逃，倒忙着正掌門之位了。」

杜華還是眞不明白，眼巴巴望着二師兄。

唐堯道：「我們雲台十三門，十二長拳雖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但當年祖師也曾和嵩山少林的和尚印證過武功，足足打了一個時辰，也不曾輸得半招，十二風雷劍，劍出起風雷，你我都還不到火候，師弟，你年輕，你是沒有見過劍在祖師手中……」

杜華色舞眉飛，插嘴道：「我見過，有次師傅指點我的劍法，我站得近些，我的衣袂不但飄飛，而且劍風砭骨生寒，眞把我嚇了一大跳，只不過才得十二招的劍法，眞不料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唐堯道：「但師祖劍出，可眞個雷聲隱隱可聞，師傅說，若無高手對敵，更能發出霹靂之聲，震懾對方心神，那才是本門劍法的最高境界，可惜，能達到這一境界的，歷代也不過才得兩人，即使師傅在劍上有了數十年功力，也未能達到這一境界，雖然如此，却巳打遍天下，沒人能在師傅劍下能走到七招的。」

杜華道：「我也聽說過，眞奇怪，師傅反倒不像身有絕世武功的人，更像個儒雅慈祥的長者，說眞的，二師兄，人家問過我，爲何本門劍法拳招，皆是十二之數，何謂十三門，我還眞答不出來，二師兄，你既然提了起來，一定明白了。」

陸羽心想：敢情三師兄也不曉得，却是他聽兩人談說，越更神往，與奮也令他忘了危險，這麼說，風雷劍法名副其實，劍在祖師手中，且成了霹靂劍了。心想：我要能達到這一境界，那就好了!

只聽唐堯道：「我雖然也不十分清楚，却明白天下任何門派，莫不立下門規，掌門人若無出衆的功夫，何能服同門師學藝的同門，就算修爲稟賦有別，却難免有後來居上的，若然那一個同門心性不良，掌門人何能維護門規戒律，所以……」

杜華說道：「二師兄，你是說，我門中的長拳劍法，還有一絕招，是只傳掌門的?」

唐堯道：「我知道各大門派因爲門徒衆多，良莠不齊，不如此不能維護門規戒律，本門是否也如此，我就不清楚了，不過……」

「是了，是了，」杜華一拍大腿，道：「本門一定也留下一威力更大的絕招，只傳掌門，不知師傅傳了師兄沒有?」

「我不過只是猜疑，」唐堯壓低了嗓門兒，說道：「若是本門眞也如此，只怕師傅尚未傳授大師兄，因爲那麼一來，大師兄就是當然掌門，何用急於去知會各大門派，你也知道，師祖未歸道山，只是歸隱而巳。」

「你是說……二師兄……」杜華道：「這話也許我不該說，不過麼，當各大門派皆知大師兄接掌了雲台十三門，師祖前來，也不會不承認了。」

唐堯道：「話說到這裏爲止，從此休再提起，師弟，你是個聰明人，正所謂响鼓不用重搥。」

那杜華點了點頭，又搖搖頭，說道：「其實大師兄入門最早，武功亦是我們望塵莫及，接掌門戶，順理成章……」

唐堯擺了擺手，道：「你又來了，要你休提，除了師傅，你我最敬重就是大師兄了。」

陸羽雖然在兩人的身後，但是，兩人可在燈下，是以清楚見到兩人交換了深意的一瞥，登時怔了一怔，顯然兩人之言，言不由心，兩位師哥敬不敬重大師兄，他不曉得，只知道全都對大師兄石開山十分畏懼。

除了他師妹石梅，誰不怕大師兄呢？尤其是他，在大師兄面前，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

兩位師哥在默默地喝起酒來，他却思潮起伏，而且迷惑了，因爲若照那位老人家所說，師傅指點他的三招連環使用，若然眞是護法神功，豈不是師傅要他出掌門戶了。不，這怎可能呢？他入門年淺，功力遠遠不及三位師兄，不不，他也不要接掌門戶。

店家陸續送上飯菜，眞難爲了店家，才不過一會工夫，整治出滿桌的菜餚來，而且不待吩咐，又添了兩壺酒。

店家退了開去，那唐堯才又說道：「明日我們就要分手了，所以，我必須先提醒你，武當山的老道，和我們沒多少交往，也不常來往，但襄陽的武景隆，可是大師哥的好朋友，應對之間，要加倍小心，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

杜華道：「就我所知，南陽的白水門掌門人白逸，和大師兄亦是莫逆之交，信陽州的黃大江，大師兄也背着師傅，和他時有往還。」

唐堯點了點頭，道：「若不是和大師兄有交情，會命我們專程去請麼，黃大江在江湖上的名聲可不好得很，若然師傅在生，可不許大師兄和他往來，你是不知道，黃大江原籍開封府，而且黨徒衆多，不知怎麼，後來跑去信陽居住，傳說是師傅曾懲戒過他，在開封不能立足，這才跑去信陽州，現在師傅死了，你瞧着吧，他一定又會遷回開封府來。」

杜華道：「我也聽說過，黃大江雖然不能在開封府立足，倒因此在兩湖稱王稱霸，名頭更高大了。」

唐堯道：「這是因爲師傅厚道，雖然挫辱而且懲戒過黃大江，有人知，却無人見，知道的，也不過三數人而已，師傅亦絕口不提，若不是大師兄無意間透露出來，連我也不知道，全都以爲他遷去信陽州，是爲了向兩湖伸張勢力。」

唐堯一仰脖子，把酒喝乾了又道：「我們吃飯吧，明兒還得趕路，大師兄限定了時刻，可延誤不得。」

陸羽好生失望，他和這位師哥年齡上相差了一十多歲，在雲台鎭日與師妹爲伴，是以從未聽兩位師哥談論江湖中的人與事，不料兩人不再往下說了。

他得趕緊逃走，趁兩人吃飯沒回身，不走更待何時。

不料他才溜一條脚來，忽聽杜華嘆了口氣，道：「那日我還不信小師弟會是殺師傅的兇手，二師哥，若不是大師兄說出來，我們還眞不知道，也絕想不到，原來師傅是小師弟的殺父仇人。」

陸羽眼前陡然一黑，眞似晴空打了個霹靂，三師哥怎麼說的？他爹是師傅所殺的？

「我相信是眞的。」唐堯道：「其實我早已疑心了，因爲師傅把這個孽徒帶回雲台後，從此再不出去江湖行走了，也許你沒留心，我却注意到了，師傅時常在他一轉背的時候，唉聲嘆息，好像對他有無限愧疚，不過，絕想不到他的爹是死在師傅手中。」

杜華道：「我可又不明白了，既然師傅殺死了他爹，怎又把他帶回雲台來，而且留在身邊，更傳他武功？」

「不不！」陸羽在心裏大叫：「不會的，師傅對我恩重如山，這是胡說。」

那唐堯道：「這有你難明的，師傅的爲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對黃大江那樣的邪惡之徒，尚且只懲不殺，師傅也許是失手傷了他的爹，不是有意的，有一椿是我們都知道的，就是這孽徒的爹，不是壞人，且和師傅還有交情。」

「不不！」陸羽沒喊出聲來，但把咀唇也咬破了，只不過他不覺得痛。

師傅收養他，把他撫養成人，不但傳他拳術劍法，而且傳他護法神功，豈會是他的殺父仇人。

只聽唐堯道：「你不是奇怪，爲何大師兄竟不急於追捕那孽徒麼？」

杜華道：「不是奇怪麼，不命我們即刻追捕，倒請各門派協助緝拿。」

敢情二人眞不是爲追捕他而來的，唐堯側過面來，陸羽見到了二師兄笑得好生怪異。

唐堯道：「你不想想，捉到了這孽徒，殺不殺他？殺了他，還有對證麼？師傅既然殺了他的爸，和他有殺父之仇，自然人人都相信他弑師無疑，便是師祖前來，也會深信不疑了。」

說着，那眉頭也皺了起來，搖頭又道：「不要再說了，再說下去，連我也要懷疑了。吃飯吧，別忘了大師兄已接掌了門戶，我們不該有絲毫疑惑的，師弟，我和你情如同胞兄弟，我才對你說這些，出我之口，也只是入你之耳，記住，從此不再提起。」

唐堯不再言語了，默默吃起飯來，杜華却怔怔地望了他好半晌，眼中充滿着迷惑。

再說下去，他也要疑惑了，這是甚麼意思！這豈不是說二師兄其實心下疑惑麼？懷疑殺死師傅的，不是小師弟，而是另有其人？

又驚嚇又無比疑惑的陸羽，從那客棧即時逃了出來。

他怎能不疑惑呢？那日不信他弑師的三師哥，現在信了，而那日認定是他殺死師傅的二師兄，現在口與心違，從他那語氣中，顯然已有所懷疑。

二師兄一定對他那三師哥隱瞞了許多，從他那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語氣，都可以聽得出來，甚至曾一再阻止三師哥往下說。

在黑夜的山野裏，他狂奔了好久，無論如何，他得趕快逃命，兩位師哥奉命邀請各門派的掌門，可並沒吩咐不追捕他，遇上了，也會要他的命，否則就會和他同罪。而且兩位師哥把大師哥的信送到了各門派的掌門人手中，信上清楚寫明了他的年貌，弑師的孽徒天下難容，人人得而誅之，那地頭又皆在南下必經的路上若是他走在兩個師哥的後面，想想那有多可怕。

要知武林中人，見聞廣博，不出手則已，一出手，立即能辨出對方的門派，雲台十三門的四個師兄弟中，他年紀最小，是以一出手就無可遁形。

黑夜中，不辨道路，他知道兩位師哥此來不是爲他而來，又未發現他，但仍然脚下不停，炕上少了一個人，店家如何會不發現，又豈會不驚訝！兩個師哥一問就知是他，知道是他，豈能不追趕。

他奔出多遠來了，至少奔了半個時辰，忽然眼前一黑，啊！呀！一個黑影！

他身前陡然現出一個人，攔阻了他的去路。

陸羽倒吸了一口涼氣，那黑影倏忽現身，快如鬼魅一般，天上雖然只有星光，但看不出那人的面貌，那人攔阻在身前，相距得又那麼近，適才若不是他收勢得快，幾乎撞入那人懷裏。

原來是個幪面人！

「你！是誰？」

陸羽大口喘氣，氣促地問道。

那人不言語，隨同陸羽的暴退，他也跟進了一步，但陸羽一停下步來，那人也站定了，和他七八尺遠。

劍！那人手中拿着劍。

那人不答，但既然攔阻住他的去路，又幪着面，當然爲他而來，且不願被他認出眞面目來。

「你是誰？」陸羽又怯生生問道。

人家幪面不讓他見，又豈會告訴他是誰，重要的是這人是歹意還是……。

陸羽再退了一步，人家手中持劍，攔阻住他的去路，倒會是好意麼？

「你是雲台十三門的門下？」那人開口了，但像咀裏含着甚麼似的，說話含糊不清。

「你你！」陸羽大駭，難道他師傅被殺之事，已傳揚了開去？想想他昏迷了一天一夜，又在山中轉了兩日，此間相距洛水才不過兩百里地，武林中人皆已知曉，原在意料之中，要知三個師哥已尋訪了他三天，自要向人詢問，怎會不人人皆知。

弑師的孽徒，人人得而誅之，這人一定已認出他來了，也許只是猜想，一個少年，在荒野裏夜奔，人家豈會猜不出來。

陸羽心慌，他本已奔得氣喘如牛了，現下更一陣陣窒息。

不好，若然兩個師哥從店家口中得知，隨後追來，可眞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了。

他突地一斜身，往左面竄了出去，不料，啊呀！眼前又是一黑，總算他小巧輕身的功夫已到了家，才覺眼前一暗，他已硬生生收住了去勢。

果然又是那人攔住了去路，說：「你還想逃！」

劍在那人手中，但却是攔阻住了他的去路，好快的身法，分明輕身功夫不在他之下，他却奔了這一陣子，連氣還喘不過來。

那人道：「接住了！」

寒光一閃，啊！這這……這是怎麼回事？

陸羽一伸手，把那人擲來的寶劍接在手中，那劍擲出，非但其勢不疾，而且劍柄在前，是以陸羽輕易就接下了。

只聽刷的一聲响，那人已又拔出一柄劍來，說道：「久仰雲台十三門，風雷劍天下無雙，難得今晚相遇，正要請教。」

忑怪，這人怎知他是雲台十三門下？實在又瞧不出人家有惡意，但若不是早知他會走這條道兒，怎會多帶了一把劍來？而他今晚不過是慌不擇路，其實沒分東西南北便是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會走上這條道兒。

那人早是長劍一領道：「請賜招。」

陸羽道：「我我……」

這人身手好生了得，既敢領教雲台的風雷劍，豈會是弱者。

陸羽心頭一緊，他原已額上見汗，現下更冒出了冷汗來，除非這人一直跟在他身後，分明知道他是誰，那又是爲甚麼？要殺他，又何必不早下手？

不容他後退，那人已刷刷刷連攻三劍，一劍緊似一劍，陸羽連接了三招，只覺這人的劍法平平無奇，即使他狐疑又驚惶，也輕易接了下來，那胆氣也就壯了些。

不料那人一劍斜出，劍身顫動，橫抹復挑。

風雷劍！陸羽嘆了一聲，這人竟然使出風雷劍的招術來，據說他祖師一代，門徒衆多，但到了他師傅這一代，却只得他師兄弟四人了，而且從未聽說過有師叔伯，亦未聽說有別立門派的，這這……這人怎會本門劍法？

陸羽從小就苦練的劍法，起手招大地風雷，便是閉着眼睛，也接得下來，嗆嗆連聲，亦是劍身一顫，把對方的一招大地風雷化解了，他用的是一招雲龍三現，身形半旋，那劍身一顫，宛若寒梅吐蕊，不但化解了對方的三變招，把對方的劍蕩了開去，且守中有攻。

但陸羽並不攻，揚劍頭，挫劍尾，立劍當胸，迅速退了一步，道：「你你……是誰？」

對方既會風雷劍法，當然是本門中人，雲台十三門中，他年紀最輕，輩份也最低，他豈可和對方過招，豈不成了目無尊長。

不料對方一劍緊似一劍，更不答話，雷火明夷才出手，劍招陡然一變，排山倒海般推出！

啊啊！這人不但會本門劍法，而且功力造詣之深，他望塵莫及，據師傅說，他行走江湖，會過各劍派的名家，能接下他這第七招雷火明夷的人，普天之下也不過才得三人，而這人竟能從這第七招雷火明夷，招未盡，已推出第九招雷天大壯，劍似倒海排山，自三面壓到！

陸羽魄散魂飛，若然他後退，可就有死無生，雷天大壯之無窮威力也在此，對方看似三面攻到，留下退路，但若一退步，可就上當了，絕逃不過對方東劍翻腕吐

出的穿心一劍，即使他已練劍十年，亦化解不了這一招雷天大壯，何況對方的功力遠在他之上。

要知這第九招雷天大壯凌厲無儔，但從第一招大地風雷起莫不是循序漸進，威力逐漸增强，但這人從第七招雷火明夷，陡然變招，當眞是雷天大壯，劍招的本身威力，雖然並不增强，但敵對的人却感到倍增，倍增的威力懾人心神，即使能接得下風雷劍九招來的人，至此也會手亂脚忙，陸羽却更嚇壞了，因爲他知道，這人是把雷天大壯與第八招的穿心一劍顚倒運用，這麼一來，對方不後退，便化解不出那一招排山倒海般的雷天大壯，若然後退，可就上了大當，任你武功再高强，也逃不出那穿心一劍。

若不是在風雷劍術上已造極登峯，這八九兩招絕不能顚倒運用，便是他，陸羽練劍十年，也不能陡然在雷天大壯上，發揮出這大的威力來，威力不足以震懾對方，那第八招穿心一劍，便會弱而無力了。

眞個是生死須臾，危機如髮，他已別無選擇，迫得將風雷劍那最後三招施展出來。正因第八第九兩招顚倒而又連環使用，那最後三招若不也連環而又顚倒運用，也化解不開，更何況他在風雷劍上的功力，遠不及對方。

剎那間，嗆嗆之聲不絕於耳，驀地閃出一溜火花，那人長笑一聲，棄劍倒翻，已落在丈許外去了。

是甚麼從陸羽的劍上墜落下來？莫非……劍折斷了！

不，他手中劍仍然完好，雖然他的一條右臂已痠痲難舉，劍身兀自在震顫，發出陣陣龍吟之聲，星光之下，也還能看得明白，劍身仍然完好如故。

原來墜落地下的，是對方的寶劍，原來……

陸羽不是嚇壞了，是驚愕極了，他不但把對方顚倒運用的兩招化解了，而且奪下對方的長劍來，正是善攻者攻其必救，不是奪下，他明白，對方適才若不棄劍，他那條右臂必然廢了。

原來……他明白了，危急之下，倒迫出他的功力來，爲了自救，他非得全力施爲不可，眞是連吃奶的力氣也使出來了，不怪他的右臂也似廢了一般，一時痠痲難舉。

若然對方發現了，即使手中沒了劍，一拳即可令他喪命！

但那人却兩手一拱，道：「領教了，好好，果然不出我所料，趁天色未明，即刻遠走高飛，你必須遠離襄陽。」

陸羽一怔，尚未言語，那人已一揚手，道：「接住了，這點銀子雖然不多，但也够你十日半月盤纏，快走，快走，那劍不用還我了，你就用作防身。」

陸羽接過那人拋來的一個小包，估量有二十餘兩，敢情人家非但無惡意，而且還是好意，適才不過是試他的劍術。

「你你……是誰？」

那人不答，俯身拾起劍來，快步走了。但才走出幾步，回身一揚手，說道：「有劍無鞘，携帶不便，這個你也拿去，休問，快走。」

陸羽張口，尚未說出話來，那人已如飛而去，瞬間消失於黑夜中。

樹木在夜風裏搖曳出幢幢黑影，耳畔只有不絕的夜風呼嘯，那人已去得無影無踪。

那人賜劍又贈銀，風雷劍已造極登峯，少說已有數十年功力，至少是在他之上，當然是本門中人，但會是誰呢？

忽然心中一動，這人一直變着嗓音說話，一定……一定是他認識的人，幪面，變着嗓音，分明怕他認出眞面目來，若不是認識的，又何必幪面。

他似有所悟，但絕不是三師哥，杜華師哥沒這麼高的功力，當然不會是大師兄石開山，二師哥麼？二師哥唐堯正直忠厚，對大師兄極其敬重，豈會違背大師兄之命，雖然他已知道，這位師哥已懷疑殺死師傅的另有其人。

銀劍在手，人家好意仍在耳，人家已快快的走了，倒休要辜負了人家的好意。

不敢怠慢，陸羽走了，星星指引着他的方向，向南奔去。

那位老人家是誰？不也分明是本門中人麼？這人更顯然是了，不同的是：老人家以尊者自居，這人却曾對他拱手。

不不，不會是兩位師哥，那有師哥對他拱手的，何況他是含寃待罪身。

× × ×

渴飲飢不得餐，曉行夜不得宿，陸羽奔了兩日夜，其實，第三天中午，他已過了襄陽，明知三師兄杜華尚有武當之行，最快也要日落時候才會到達，但他知道襄陽的武景隆在漢水一帶是有頭有面的人物，和大師兄石開山有交情，他師傅死了已有四五天，洛水與漢水便不相連，這樣的大件事，亦會瞬息傳開去的，武林中事，江湖上傳聞也更快，若然武景隆知道三位師哥在追捕他，不用等待三師哥把大師兄的信送到，遇上了，他亦難於脫身。

想想三位師哥追捕他，自要向武林中人，尤其是江湖道上來去的人打聽他的行踪，怎會不傳遍江湖，何況襄陽只不過相隔數百里地。而這武景隆常去雲台拜會他的大師兄石開山，他已見過幾次面了，而武景隆門徒又衆多。

陸羽不敢入城，繞城而過，一口氣又奔了數十里地，那一雙沉重的腿，再也拖不動了，啊喲！怎麼頭昏，眼也花？

他記起來了，還是昨天才吃了一個冷饅頭，那還是昨日晨早從一個路邊小店買來的隔夜饅頭，如何會不冷，這兩日來，他見到人就遠遠躲開，又避開城鎭，從何處得來餐食，只有水飲，河裏田裏，何處沒有水，不怪他餓得頭昏眼花了。

他是順着漢水南奔，越往南，人烟也越更稠密了，他避開一個又一個的渡口，便是野渡，也少不了人家，現在，前面又現出一個小鎭，他遠遠地望去，亦不下百數十戶人家。

算起來，他只奔了一天半，便已過了襄陽，現在更在襄陽之南數十里外了。

那麼，不要緊了，那老人家怎說？一直往南，幪面人又怎說呢？趕快走，兩日內必須過襄陽，而今，他早已過了襄陽。

陸羽吐出了口長氣，他多需要飲食，他多需要睡眠啊，若不能獲得睡眠，別說遇上高手，任何一個人也可以擒下他來，

而且，他也眞不能再往下走了，他的一雙腿，多沉重啊。

他進了那個河邊的小鎭，在街尾找到一家客棧，看來那是唯一的一家客棧，不過人客却不多。

那老人家想得眞週到，替他備的這一身衣衫，把他打扮成個讀書的少年郎，可眞派了用塲，走在街上，進入店中，都沒人多看他一眼。

却是店家迎着他，說：「三位，才來呀。」

陸羽一怔，只見店家不但對他笑臉相迎，目光還落在他身後。

陸羽回頭一瞧，才知身後還有兩位姑娘，也跟着走進店來，原來店家誤會了。以爲是一道的，才要分辯，不料一個姑娘衝着他一笑，這這……這是甚麼意思？那姑娘還搖搖頭，分明示意他別開口。

却聽另一個姑娘開了口，說道：「兩間上房，有現成的飲食，快快送到房裏來，我們餓啦。」

這倒不錯，都替他吩咐了，他眞餓得發昏，也多需要睡眠啊，看來兩個姑娘年紀雖然比他大不了多少，顯然常在江湖上行走的，住店倒在行得很，一點兒也不露怯。

要知陸羽長了這麼大，從沒獨自出來行走過，除了兩日前那荒野小店外，這還是他第一次落在像樣些的店裏，他眞還不知怎麼吩咐。

他來不及驚訝，倒慶幸了，這可眞不差，若是有人追尋前來，問及店家，那麼，他和這兩個姑娘一道兒，倒可掩人耳目，因爲追尋他的人，只知他獨自一人。

不，人家姑娘都不露怯，何況要掩人耳目，難道他這麼不中用，倒遲疑了。

他不自覺直起了脊樑，也不言語，跟隨在店家身後，原來店堂後面，有個大院子，不下十多間房，這客棧還是眞不小。

店家道：「恰還賸下兩間上房，一大一小，少爺住這單間，裏面也有門戶相通，三位請。」

一個姑娘道：「好，你去吧，快送飲食來，不管是甚麼，現成的就行，越快越好。」

店家連聲答應，轉身去了。一個姑娘又衝着他一笑，說：「你還發楞做甚麼，還不進去，一會就替你送飲食來了。」

不錯，這正是人客落店的時候，他不是怕被人見到麼，當下急忙進入那單間，小小房間，果然和右面那間房，有一道門，不過從那一面關閉了。時屆黃昏，還不到掌燈時候，屋中也還不十分昏暗。

坐在床邊，聽着兩個姑娘在隔壁走動的聲響，他並沒有倒在床上，他多疲倦，多需要睡眠啊，又多渴望躺在床上，他以爲身子一沾床，一定會躺倒的，但現在，他坐在床上了，不但睡意全消，而且驚疑越來越甚，成了驚恐。

一陣驚恐襲上心頭，這兩位姑娘怎生突然在他身後出現？若不是那店家說出來，他竟然不知身後有人，可知兩個姑娘都有一身功夫，而且了得。

這還不是他恐懼之故，店家誤會他和兩個姑娘是一道來的，兩人竟然直認不諱，莫非知道他是誰？

他瞪着通往隔壁的房門，站起身來，但又坐下了，他又看到了那張笑臉，說眞的，兩個姑娘即使不比他師妹石梅更美，但也算得是美人兒，笑，令那笑臉也更美了，不，那笑臉並不帶絲毫惡意，若是有惡意，也就不是美麗的笑臉了。

他才坐下，又跳了起來，因爲那笑臉並非是幻覺，而是那門不知何時打開了，一個姑娘伸出笑臉來，說道：「過來吧，可憐生的，瞧你快餓壞了。」

若不是那笑臉那麼美，他沒餓壞，也嚇壞了，黃昏的房中雖然昏暗，那門何時打開來了，他竟也不覺察，怎生一點聲響也聽不到？

那笑臉眞美，他也眞餓極了，把心一橫，不管這兩個姑娘是何來路，不論是禍是福，吃飽了再說，是了，他適才一定是餓得頭昏眼花了，才會聽不到開門聲，才會以眞作幻。

原來店家把麵食送到兩個姑娘的房中來了，這也難怪，這間大房中也才有桌子，桌上不但有三碗熱氣騰騰的麵食，還有一盤熱饅頭。

桌邊的那位姑娘抬手道：「快來吧，有話吃飽了再說不遲。」

不僅是他，那兩個姑娘一樣餓極了，立在桌邊，立即吃喝起來。

不錯，若然是禍，不吃飽，更躲不過。吃飽了再說不遲。人家說得不錯。

任你是鐵打的漢子，可也無法支持得住，餓着肚子狂奔兩日，加上驚惶又悲傷，任你是金剛不壞身，也受不了。

他一抬頭，又見到兩張笑臉，敢情人家早已停下箸來，望着他笑，他的臉一定紅透了，右面的一個姑娘噗嗤一聲，道：「眞難爲了你，而且沒吃一點東西，跑了幾百里路，還有兩個饅頭，都吃了罷。」

陸羽本是吃得下，但聽人家這麼一說，他連手中還拿着的半個饅頭，也放下來了，嘩啦一聲響，絆倒了身後的櫈子，他也更慌亂，跳了開去，說：「你們是……是誰？你們一直跟着我。」

兩個姑娘既然知道他兩日不食，知道他兩日中奔了數百里，必然是一直跟在他身後。

左面那姑娘格格笑道：「你眞是個傻小子，這時候才害怕，不是太晚了麼，我們若要爲難你，要對付你，不趁你餓得頭昏眼花時下手，倒給你飲食。」

「過來，」右面這姑娘不笑了，但和顏悅色，道：「過來，坐下了，却是我們有話要問你。」

是啊，人家要是對他不懷好意，倒要給他飲食，他感到臉上的火熱，一定紅透了。

「但你們是誰？」陸羽說：「爲何一直跟在我後面？你們一直跟在我後面，是不是？」

「是，也不是。」左面那姑娘又笑。

忽然，窗上的亮光近了，是店家掌了燈來，待得那店家順手帶上了房門，陸羽才看得明白，該是也敢看得明白，因爲他也才確確實實知道，無論如何，這兩個姑娘對都他無惡意，因此，當燈火亮了起來，他也才敢抬起頭來，對人家正眼相看。

那姑娘笑起來眞美，不怪她最喜歡笑

，看來她年輕些，和他不相上下，只得十六七歲。

是，也不是，這是怎說？

陸羽張大了咀，望望兩個姑娘。

那年長的姑娘開口了，她年長些，但看來二十歲也還沒出頭，說道：「別發楞了，我都對你說了吧，我姓薛，單名一個紅字，這是我師妹狄心蓮。」

「她叫雪裏紅，」狄心蓮說，「我們都叫她雪裏紅，你說，她不眞個是雪裏紅麼。」

燈光之下，那姑娘臉兒紅紅，都穿着一身白，名字中間加個裏字，當眞成了雪裏紅。

薛紅瞪了師妹一眼，對陸羽繼續說道：「我們本是要往南來，在路上受人之託，護送你一程，因此一直不露面，跟在你身後，所以是，也不是。」

他早見兩個姑娘背上的寶劍，當眞好笑得緊，當今天下，還有强得過雲台十三門的風雷劍麼，但他並沒笑，無論如何，人家是好意，何況他身負奇寃，又如此孤獨無依，前途茫茫，不，這兩個姑娘必有來歷，有一身過人的功夫，只看人家跟隨在他身後，兩日中竟絲毫不覺，可知身手了得。

他並沒言語，不料那狄心蓮哼了一聲，說道：「師姐，你瞧見了麼，人家不把咱們放在眼裏，自以爲他門中的風雷劍天下無雙，才不稀罕咱們護送哩。」

「是麼？」雪裏紅笑了，可是在燈下之故，加上那白衣襯托麼？那笑臉眞是異常紅。

陸羽惶恐道：「我我……沒有……」

雪裏紅笑道：「我這小師妹出名的鬼靈精，她察言觀色，就能知道心裏想甚麼，以後你可要仔細。」

狄心蓮道：「雖然也不把咱們放在眼裏，倒還不是就瞧不起咱們，也是心存感激，且饒他這遭兒。」

陸羽驚愕更恐惶，了不得，怎麼他心裏想的，她知道得這麼淸楚？

雪裏紅說：「那晚他和那幪面人鬥劍，說眞的，我們可眞開了眼界，人家的風雷劍，確也名不虛傳。」

狄心蓮嗤了一聲，說道：「我瞧啊，也稀罕平常，走江湖，也許還能派得上用場。」

敢情那晚他和那幪面人過招，這兩個姑娘也見到了，那麼，只怕兩人從洛水雲台，就一直跟隨在他身後，登時心中一動，他在這世上別無親人，除了師傅師妹，和三個師兄外，可說認識的人也沒有幾個，他是如此孤獨無依，誰會託人來護送他呢？

只有一個，那位武功高絕，救了他性命的，他連姓名也不知道的老人。

只見那雪裏紅把臉兒一沉，說道：「可是你才不把人家看在眼裏了，你懂得甚麼，風雷劍一十三招，傳世的雖僅十二招，巳難逢敵手，我且問你，你接得下雪峯老人幾招來，你這樣目中無人，看來你還沒吃够苦頭。」

狄心蓮一噘咀兒，却帶笑說道：「我只不過氣他心高氣傲，以爲他那風雷劍無敵天下，不稀罕咱們護送而已，可不是瞧不起風雷劍法。」

陸羽半晌不敢出聲，那臉上紅一陣，又白一陣，了不得，他心裏想的，這姑娘竟然能看透了他的心思。心想：算那老人，便是這薛紅姑娘說的雪峯老人，難道眞是本門的一位前輩，但怎生沒聽師傅說起過，連師妹也不知道？本門尚有尊長在世，不該是隱秘之事，這不是奇怪麼？

陸羽忙不迭躬身，向兩個姑娘一揖，道：「多謝兩位姑娘……」

狄心蓮站起身來，走近些，再又把他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眉兒一挑，說道：「誰要你多謝，咱們也沒出手帮過你……」說着，噗嗤一聲，接着更格格的笑彎了腰。

那薛紅道：「休要再作弄人家了，你瞧……」

陸羽臉更紅了，一時手足無措，本來有好多好多話要問的，此刻也就問不出口來了。

那薛紅也忍不住，笑了，不過是抿着咀淺笑，道：「幸喜一路無事，我姊妹答應一個老人家，就便暗中護送你過襄陽，過了今晚，我們就要分道而行了，這一路行來，都無事的，過了襄陽，更是陽關大道，一路無阻，你放心走你的路。」

陸羽忙道：「請問姑娘，你所說的老人家，可就是雪峯老人麼？可是一位鬚眉皆白的老人家。」

薛紅道：「不瞞你說，那老人家姓甚麼我也不知道，只不過年前在呂梁山雪峯相遇，這雪峯老人是我們姊妹私下稱呼他的，可不是鬚眉和雪一樣白，我們其實甚麼也不知道，你快去睡覺吧，明日起，我姊妹不能再護送你了，雖說前途無阻，可也不能在路上停留，不養足精神怎行？」

那狄心蓮大大打了個呵欠，說道：「這兩日來，連我們也沒好好睡一會，眞困極了。」

陸羽那還敢再言語，他奔了兩日夜，人家暗中護送，自也兩日夜不眠，這兩位姑娘不過是受人之託而巳，這份古道熱腸，豈僅可感，更是可敬。忙道：「却是我的不是了，兩位的恩情，我我……」

狄心蓮啐了一口，陸羽脹紅了臉，人家不過是受人之託，對他有甚麼情，何況人家是兩個大姑娘，怎可當面道恩說情。

偏是那狄心蓮啐道：「咱們和你有甚麼情，呸呸！噯呀！師姊，你聽他……」

雪裏紅笑道：「別再爲難人家了，都是人家和你客氣，你這丫頭倒……」瞪了狄心蓮一眼，才又轉向陸羽道：「我們巳對你說了，原也要趕路，又是走在一條道上，不用謝，你去歇息吧。」

「是，」陸羽吶吶地說，他是少與人交往的靦覥的少年，更何況在這個伶俐又刁蠻的姑娘面前，他要退去，那薛紅又喚住他，道：「幾乎忘了，今日我們現身相見，原是要轉達那老人家的一句話。」

陸羽回身，恭立，道：「原來老人家尚有吩咐，此去前途茫茫，我正不知何去何從。」

薛紅道：「老人家說，三月後他也有江南之行，屆時你去黃鶴樓，就可和他相會了。」

狄心蓮說：「三月後，師姊，咱們不

是也要去武昌麼？老人家要你傳話，我怎麼不曉得？」

薛紅點了點頭，道：「要不爲我們的事，老人家也不走這一趟了，就是怕你話多，現在你既然知道了，可要記住，無論人前人後，休要提及。」

即使在這個時刻，陸羽也淸楚看到，薛紅不但皺了眉頭，面上也掠過一抹黯然之色，便是那狄心蓮亦斂了笑容，低下頭去。

陸羽忙不迭退了出去，輕輕把門帶上了，這兩個姑娘巳說得明白，人家也有急要之事南來，顯然是不可向人道及的，他並不是個傻哥兒，難道就不會察言觀色，只有看那薛紅提及，便顯露出淒苦來，可見亦是極其棘手之事。

「若是我能助她一臂之力，那可就好了。」

他想，却巳苦笑，搖起頭來，豈不是可笑麼，他自己身負奇寃，而今正亡命江湖，自身尙難保，倒想相助人家。他不禁也嘆了起來了。

他不是倦極了麼，不料躺在床上，竟然不能闔眼，隔壁兩個姑娘的低語，隱隱可聞，那時候也還太早，院中有人在走動，窗上不時現出燈火之光，這原是人客落店的時候。

兩個姑娘悄語之聲仍不絕於耳，那板壁縫裏透過來的燈光，乍明還暗，顯然在走動，那薛紅穩重可敬，狄心蓮到底年幼，雖然刁蠻些，其實可愛，不料在這麼兩個姑娘的可愛笑臉下，也有淒苦。

他又嘆了口氣，却也有欣慰與喜悅，現在，總算不再前途茫茫了，他巳有了去處，不再是茫無目的，雖然身負奇寃，但不再痛不欲生了，那老人家，救了他的性命的老人家，一定是一位本門尊長，至少不信他是殺死他師傅的兇手，還有那一個幪面人，分明亦是本門中人，若然相信他是弒師的孽徒，倒會贈他的銀両，囑他遠走高飛麼？

老人家，兩位姑娘稱他雪峯老人的老人家，和那幪面人，令他安慰，也給了他活下去的勇氣，他只要能逃得性命，不白之寃，一定有昭雪之日。還有這兩位姑娘，令他感到多少溫暖啊，現在，武林中，江湖道上，一定巳傳遍開去了，他巳成了個人人得而誅之的弒師孽徒，但還有這兩位姑娘相信他不是兇手。

不知何時，隔壁的燈光巳熄了，也再不聞低語聲，但在黑暗中，可愛的笑臉却明亮起來。

這些日來，一見有人，就遠遠躲避，就心跳驚懼的日子裏，竟有笑臉相向，他怎會不感到那笑臉的溫暖，那笑臉，對他自也難忘。

黑暗中浮現的笑臉，模糊了，終於消逝於黑暗中，與黑暗渾爲一體了。

逆旅夜刦　絕代雙姝

陸羽霍地一滾，蜷腿坐起！

沉沉的黑暗仍然包圍着他，甚至窗上亦看不到微光，房裏伸手不見五指。

不，那不是夢，他是被一種聲響驚醒了，雖然他是那麼疲倦，但從小他巳練得耳目倍常聰靈，何況他是亡命江湖，時刻有人追捕前來，何況三師哥巳把大師兄的信送到了襄陽，這裏和襄陽相距又不遠。

但黑夜沉沉，門窗如故。

他飄身落下地來，原來他眞沒聽錯，聲響來自門外，是兩位姑娘的門外，入耳又是咔察一聲輕响。

不，這不是衝着他來的，若是三位師哥，還會這樣輕脚輕手麼，若是知道他落在這裏，還會不喝命他出屋麼？

那麼，這是衝着兩個姑娘來的。

多美的，年輕的笑臉啊，江湖上何處沒有壞人，哼，必是落店時，被江湖上的邪惡之徒見到了，兩位姑娘又多疲倦，一定睡着了。

他急忙由枕下抽出劍來，又傳來卡嚓一聲响，分明是利器撬撥門窗的聲响，哼，好大胆的賊子，當眞是太歲頭上動土，憑兩個姑娘的身子，這不是前來送死麼？

他雖沒見兩位姑娘出過手，但憑人家跟隨在他身後數日夜，他竟然絲毫不覺，就可想而知了，何况那薛紅怎麼說？說狄心蓮在雪峯老人的劍下吃過苦頭，以那老人家高絕的功夫，竟肯和她過招，可知她年紀雖然不大，劍上的功夫巳非等閒。

他輕輕托開了房門，不慌也不忙，哼，是甚麼人，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既然他也被驚醒了，兩個姑娘還會不醒來麼？

不料房裏一點動靜也沒有，現在，他看見了，果然那門邊有個黑影，附身在門上，在聽。

是了，兩個姑娘心中不存警惕，又是那麼疲倦，而且，是了，只怕還是缺少了歷練，不過和他不相上下的年齡，只怕也和他一樣，第一遭兒在江湖上行走，好賊子。

門外那人背對着他居然無覺，說眞的，陸羽在拳劍上的功夫，尙欠缺些火候，也許那是天生的稟賦，論輕身小巧的功夫，他不輸於三個師兄，若不然他逃不得性命，那晚不容他逃到那座破廟，早被攔住了。

可不是麼，門外那人全神貫注在房內，竟不知他巳溜到身後，哼……若然他一劍，只要一探臂，就能取那人的性命。

不，陸羽探出去的劍，又垂了下來，想一想，人家兩個姑娘一身功夫，怎生有人在門外撬撥了這一陣也沒驚覺？不就是爲了他麼？爲了暗中護送他，跟隨在他身後奔了數日，不眠不休，女孩兒家到底比不得男兒漢，若然發現被她們護送的人，倒反過來救了她們，豈不令她們難堪。

不，想想看，這人若陳屍門外，這可是有王法的地方，少不免是一塲官非，人雖是他所殺，少不免會連累人家姑娘，而且人家是淸白女兒身，當她們發現採花淫賊撬開她們的房門，豈不羞辱了她們嗎？

那黑影長起身來了，忽聽那人冷哼了半聲，因爲陸羽也一聲哼，掩蓋那人的聲音，一定也嚇了那人一大跳，好個老練的賊子，往前一縱身，落地才轉過身來。

陸羽那把他放在眼裏，因爲適才要取他性命，眞是易如反掌，劍隱肘後，向那人一招手，隨即騰身，竄上屋簷。

不料那賊子倒也眞够胆，竟也好身手，斜刺裏一飄身，倒落在他前面，咦，那

人脚下才點着房瓦，已劃出一片寒濤，手中分明是一把利器，因爲微弱的星光下，竟也生寒濤，看來這人的功夫實是不弱，並非他先前想像的平庸。

陸羽滑開一步，那人已低喝道：「甚麼人，敢管我的閒事。」

陸羽又哼了一聲，向那人再又一招手，也壓着嗓門兒，說道：「有胆的，跟我來。」

他已打定了主意，身在高處，也迅速把四處打量了，不應放過這賊子，可也不能驚動兩個姑娘，店後的圍牆外面，就是空曠的荒郊。

陸羽只兩個起落，已落在圍牆外面，啊，好賊子，好身手，不料他脚才點地，眼前一暗，那人竟已搶在他前頭。

那人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好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竟敢管我的事。」

話聲未落，一片寒濤已當頭罩下。

陸羽滑步一旋身，這人細聲細氣，並不高大，却端的好身手，不，不能出聲，雖然已不是院中，但兩個姑娘的房間也只是隔着短牆後面的小小園子，話聲仍會驚動店中的人，那人亦是低聲細語，顯然也怕把店中的人驚醒了。

那人一怔，說道：「好小子，竟好身手。」一劍隨身轉，竟又截住了陸羽的退路，斜肩一劍劈落。

陸羽大怒，也暗暗吃驚，只道是個江湖敗類，武功平常的賊子，嘿，他原是想把這人引來，懲戒他一頓，不料倒被這賊子反賓爲主，且一出手，就着着緊逼，吠，一劍起風雷，嗆嗆連聲響，不但化解了那人的一劍，而且橫挑斜抹，龍雲三現。

陸羽低喝道：「敎你知道厲害，看，啊！咦！」

那人也一聲咦，說：「好小子，不怪你敢管閒事了，敢情還是眞有兩手。」

眨眼間，陸羽那一招龍雲三現非但無功，而且那人又再接下了他兩招，武林罕有敵手的風雷劍，這人竟輕易接下他四招，非但無損分毫，且還能連續還招，陸羽一咬牙，嘿了一聲，斜劍霍地推出，雷天大壯！

他怎會突然使出風雷劍法中威力奇大的這一招雷天大壯？不是因爲久戰無功，而是這兩日來，甚至他在荒野中狂奔的時候，他也念念不忘那幪面人顚倒施爲的劍招，即使手中無劍，心中也無時無刻不在比劃，敢情風雷劍的這一招雷天大壯顚倒施爲，更添增了那穿心一劍的奇大威力，此一刻，他心裏一急，不覺間便使了出來，吠，一劍穿心！

啊，呀！那人一躍躍開，饒是他仰身，急退，劍雖未穿心，也挑下那人的包頭布來，陸羽其實劍未盡吐，若然他的劍身一顫，那人非傷在他劍下不可，至少也能削去那人的一片頭皮，但陸羽挑下那人包頭布的劍尖，不顫而揚，不吐而挫。

那人趁機身子一倒，倒縱了出去，即使在星光之下，亦能看得到飄飛的散髮，那人不斷的散髮，更在夜空中飛揚。

原來那人是個女子。

那麼，這人不是個採花的淫賊，那麼她……

陸羽愕然停空的劍尙未撤得回去，那女子早是一聲怒嘯，一點白影已急射到而來，分明是暗器，陸羽急忙一挫腕，橫劍拍出。

只聽牆頭有人叫道：「不可……」

但已晚了，波的一聲響，敢情打來的個小彈丸，那彈丸一破裂，頓見一片白濛濛的霧氣當頭罩下。

不，是一片白色的粉末，當頭撤下，他嗅到一陣濃香，同一刹那間，他聽到叱咤連聲，也聽到金鐵交鳴之聲，他明白，那不是他跌落下地的劍上發出來的，跌落地下的劍，發不出交鳴之聲。

他最後聽到的，是沉重的倒地聲響。

他最後的感覺，覺得身子在漂浮，像在雲端。

× × ×

「他醒了。」

耳邊有人在說，甚至他聽到說的人吐了長氣。

「謝天謝地，他終於醒來了。」另一個聲音說。

是女子的聲音，那聲音好熟，這是甚麼地方啊，他爲何躺在這裏？是……躺在床上。

「你瞧，」一個脆生生的聲音說：「他的手在移動了，他在摸。」

另一個道：「慚愧，我們受雪峯老人之託，暗中護送他，不料倒是人家救了我們。」

陸羽更明白了，也記得起是怎麼昏迷的，而且辨得出來，說話的是那個年長些的雪裏紅姑娘，只是，他的眼皮子那麼沉重，睜不開來。

只聽那薛紅又道：「我問你，你還敢目中無人麼？現在你可知道了，風雷劍雖不能說是無敵天下，可也不是浪得虛名，別說你了，只怕我要勝他，也大是不易，昨晚若不是他手下留情，那老狐狸的半個頭也被他削去了。」

陸羽心想：「薛紅自是在責備狄心蓮了，哼，她不也目中無人麼，她竟也能勝得我。」

他心下不禁泛起一陣驕傲與喜悅，可知武學之道，七分功夫，還得三分歷練，若然他不是那晚和幪面人過招，竟不知風雷劍下八九兩招顚倒運用，能倍增威力，當眞那女人是甚麼人？偷偷摸摸跑來撬她們的門，必非好人，那狄心蓮一定噘起咀兒來了，因爲她師妹石梅，每在這樣的時候，也一定噘起咀兒來的，噘起咀兒來的狄心蓮，一定也好看。

「誰目中無人了，」狄心蓮說：「我也沒瞧不起風雷劍，只是他……我不信他小小年紀，能發揮得出劍上的威力來。」

「現在你見到了，」原是坐在他頭前的薛紅，一定站起來了，因爲話聲遠了些，說道：「今晚眞虧了他，否則我們遇上那老狐狸，還眞不知甚麼辦？」

狄心蓮像是恨得咬牙切齒，說：「怎麼辦，若不是爲了那淫賤的賊女人，師傅怎麼斷臂，要是撞在我手裏，我就……一劍殺死她，替師傅報仇。」

不，打了個寒顫的陸羽想：她的心腸一定不是這麼狠的，一個笑起來這麼美的姑娘，怎會殺人？

「現在想起來，我還有氣，」狄心蓮又說：「昨晚他那一劍若是落下去，是結果了那老狐狸的性命，他也不會着了那老狐狸的道兒，差點連小命兒也沒了，眞可惜！」

薛紅……若是在白天陽光下，一定更像雪裏紅，瞧，他多淸醒了，雖然沒睜開眼來，他也已經感覺得出近處有耀眼的陽光。

他是不願欺騙兩個姑娘的，但多想對兩個姑娘知道多些，他要是睜開眼來，她們知道他淸醒了，便不會說下去。

「他眞好，」薛紅說，她在說誰啊？「那是他宅心仁厚，那一劍他沒落下，我可瞧得明白，因爲他削落老狐狸的包頭布，才發現她是個女人，所以……」

了不得，陸羽心下想，那一刹那間他心裏想的，她竟會知道，這兩個姑娘都是一般兒的絕頂聰明。

「別在裝假了。」

陸羽迅速睜開眼來，因爲狄心蓮重重地在他手上打了一下，唉……

他倒也沒叫出聲來，他只不過嚇了一跳，不是眞痛，原來仍未瞞過她。

原來狄心蓮坐在他床邊，而且就在頭邊睜着一雙眼兒望着他，相距得那麼近。

「我……」脹紅了臉的陸羽，訥訥地說：「我沒裝假，我剛才……睜不開。」

那是眞的，先前他睜過了，但睜不開眼來，現在，他不也又迅速的又閉上了麼，窗戶上投射進來的陽光，是那麼强烈。

薛紅說：「別作弄他了。你又不是不知老狐狸那離魂彈的厲害，幸是我們帶得有解藥在身，其實，他這麼快就能醒來，倒出我意外，換了一個人，少說一個對時才醒過來。」

「噯，唷！」陸羽叫出聲來了，他想抬起頭來，不料頭上一陣劇痛，他明白，那是他頭上的傷口又裂開了，一定是他昏迷倒地的時候，碰着了頭上的傷口。

「別動彈，」薛紅說：「原來你頭上有傷，不過你放心，我們已替你上了藥，從新包紮過了，雖然傷口裂了，但不要緊的。」

「多謝姑娘，」陸羽說，現在，他能睜得開眼來了，「眞的，不要緊。」

「哼，」狄心蓮說：「要充好漢子，就別皺眉頭，瞧，痛得汗都滾出來了。」

陸羽吁了一口氣，他不想在兩位姑娘面前，躺在床上，但沒法兒，適才不過略一起身，就頭痛欲裂。

薛紅說：「好了，他醒來，沒事了，我得趕快走，我沒回來之前，你不準離開他半步，小心那老狐狸會再回來。」

狄心蓮格地一聲笑，兩道眉兒也笑彎了，說：「老狐狸成了師姑，不能再去迷人了，一定氣死啦。」

薛紅道：「便是昨晚輸在他劍下，差點連性命亦不保，不報此仇，不……」她瞧了陸羽一眼，又皺了一下眉頭，道：「這是打那兒說起，我們不是護送他，倒連累他了。」

陸羽明白說的是他，忙道：「姑娘怎出此言，便是互不相識的，亦不能袖手，何況是兩位姑娘，請放心吧，諒她不敢再來。」

薛紅眉頭不展，道：「你那會知道，只怕你從此多事了，偏是你現下又得躲着人，不能露面。」

狄心蓮眼兒越睜越大，道：「師姊，你說，那老狐狸若是瞧出他的來歷，從他的劍法上，知道他是誰，會不會……會不會……」

薛紅道：「你明白就好了，所以我眞担心，希望這一兩日中沒事就好了。」

望望天，雖然門窗都關閉着，但窗下的日影更短了，薛紅道：「記住我的吩咐，盼能在日落時候趕回來。」

幾乎話聲未完，已急忙忙走了，現在，屋子裏只留下了狄心蓮伴着他，陸羽倒好生過意不去，昨晚兩個姑娘也曾有言，南來也是爲件急要之事，怎可爲了他，誤了人家的事。

忙道：「狄姑娘，我眞不要緊了，頭上原是舊傷，其實無碍，姑娘有事在身，豈可爲了我……」

狄心蓮在屋子裏轉來又轉去，臉兒竟然沒了笑容，轉到他床前，停下步來了，說道：「你可知道昨晚和你過招的人是誰麼？」

陸羽道：「我從沒離開過師門，江湖中人物，實是孤陋寡聞。」

狄心蓮道：「至少也聽說過，呸，江南道上，有個不要臉的媚娘吧。」

陸羽啊了一聲，不怪狄心蓮提起來，就呸了一口，而且把頭掉了開去，果然聽說過，江湖道上有個武功高强的淫蕩女子，不但武功了得，而且慣使離魂毒彈，據說她那一身功夫，全是她施展狐媚的伎倆，犧牲色相，從當今的幾個武林高手騙來的，因此一身功夫，兼有幾個門派之長，本身已武功高强，武林中好幾位高手又是她相好的面首，誰還敢招惹她，何況即使是在武功上能勝她的，也逃不過她的離魂彈，是以誰都怕她幾分，對她避而遠之。

「原來，她就是……」陸羽張大了的咀，再也合不攏來。

「就是那個不要臉的賤女人，」狄心蓮說，怎麼她用異樣的眼光打量起他來，似笑又非笑，道：「可惜昨晚天色太黑了，她啊，要是知道你是這麼英俊的少年郎，不用等到她敗在你劍下，你早離魂着迷了，這時候啊，你早不是躺在這裏，而是躺在她的……」她臉兒一紅，不但又掉過臉去，而且又啐了一口。

狄心蓮的意思，他豈會不明白，必是說已躺在她懷裏了，狄心蓮已是情竇初開的姑娘，這樣的話，在一個少年面前，自是說不出口。

陸羽正色說道：「姑娘休要取笑，却是昨晚這不要臉的女人，怎會找上你們來，我聽到夜半有人撬你們的房門，初時不知她是個女子，待得我一劍削落了她的頭巾……」

狄心蓮道：「我明白，當時不明白，後來才明白了，你因爲發現她是個女子，所以那劍沒落下去，幸是我們恰好聞聲趕到，否則你的小命兒已沒了。」

陸羽道：「原來兩位姑娘即時趕到，你們可是和她有仇麼？」

狄心蓮怒道：「我恨不得一劍把她剁成肉泥，我都對你說了吧。」

原來這媚姑娘姓胡，誰也不知她的眞名，不知是否因爲她淫蕩成性，媚惑過無數武林中人，還是她慣使離魂毒彈之故，江湖中人人皆以媚娘相稱，江湖道上，尤其是江南一帶，面首何止百數，任你是鐵錚錚的漢子，也當不得她媚眼兒一瞟，眞個是色授魂迷，不僅江湖中的敗類甘爲她賣命，且有無數武林中的名門正派高手，亦甘作她的不二之臣，她以色授，就無不甘心以武功絕技相授，甚至是不傳之秘。

這媚娘在江南道上，已出沒了多年，更沒人知道她的眞實年齡，人在江湖，風塵易老，這媚娘却駐顏有術，看去永遠如二十許人，妖媚如花。

狄心蓮切齒咬牙，道：「這賊女人偏看中了我家紫竹林，你聽說過紫竹林麼？就是在武昌東湖之濱，珞珈山上。」

陸羽啊了一聲，道：「天下劍派，九宮南面稱尊，宮九娘可就是令師麼？」

雲台十三門以劍術名滿武林，陸羽雖未離開過師門，天下的名門劍派，豈有不知的。

狄心蓮點了點頭，道：「九宮劍乃是師傅的家傳武學，本來不傳外人的，到了我師傅這代，只因一脈單傳，才收了我們姊妹爲徒。」

陸羽說道：「天南劍客程鵬，不知姑娘怎麼稱呼。我在雲台時，時聽大師兄提及。」

狄心蓮哼了一聲，面色一沉，倒令陸羽一怔，只道狄心蓮怪他出語不敬，忙道：「天南劍客劍術通神，我大師兄提及，好生敬重。」

不料狄心蓮再又一聲冷哼，道：「可惜壞了心腸，因爲師祖以他爲婿，有半子之誼，也把劍術傳給了他，我們對他也以師伯相稱，師傅和他本也恩愛，師伯在江湖上的名頭，倒蓋過師傅了，這也難怪的，因爲師傅少在江湖中走動，不料那賊媚娘看中了我們那紫竹林，又覬覦九宮劍法，和師伯勾搭上了，他他……竟忘恩負義，師傅差點命喪在這兩人劍下，還幸我姊妹冒死相救，也眞虧師姊有主意，即時刺傷了那賊女人，趁師伯顧住救那淫婦時，我們才即時救下師傅來，但師傅已經斷了左臂」

陸羽才知狄心蓮咬牙切齒之故，當眞令人髮指。

狄心蓮又道：「我們連夜把師傅送到雲夢，我們雖未見過，却知道師傅的外公在生時，也名震兩湖，師傅的舅舅也是响噹噹的大鏢頭，我們姊妹却見過，雖已年屆古稀，却仍健在，數年前才洗手回轉雲夢老家，却不料……」

狄心蓮又在咬牙切齒，原來她師門有這麼多恩怨變故，見她咬牙停語，倒把陸羽嚇了一跳道：「莫非令師宮九娘……」

那宮九娘既然斷了一臂，自然傷重得很。

狄心蓮道：「其實師伯雖然也傳了九宮劍術，却還勝不得師傅，倒是師傅念在夫妻之情，只道他一時被那賊淫婦媚惑，終有回心轉意之日，不料手下留情，倒被兩人所乘，但雖然斷了一臂，因爲我們救援得快，師傅的性命倒是保住了，那知師伯那時才知道師祖當年傳他的劍法，其實藏了私，留下了兩手絕招，若容師傅傷好了，必不饒他，因爲師傅斷的只是一條左臂，是以和那賊女人連手，跟踵也趕到雲夢，我們幸是也料到了這一着，時刻在提防，趁舅公抵擋住兩人，我們急忙又把師傅送上大洪山，却不料倒送了舅公的性命，你想，舅公那麼大的年紀了，即使單打獨鬥，亦不是他們任何一人的敵手，何況力敵二人，後來才知道，舅公已死在那賊女人劍下，說起來，多虧舅公有見識，舅公保鏢多年，走遍了大江南北，經歷過多少大風大浪，本就是舅公料到兩人爲除後患，必會跟踵趕來，因此早作了安排，命我們繞道把師傅送上大洪山他的一位友人處，同時故佈疑陣，派人套車，往東走麻城，揚言把師傅送去麻城了。」

果然令人惱恨，不怪狄心蓮要咬牙切齒，陸羽問道：「令師的傷可大好了？」

狄心蓮道：「師傅的傷若不好，我們敢離開她身邊麼，那桐柏山叢嶺，果然隱密，但是師傅缺少了一條胳膊，劍術施展開來，威力自然大減了，何況那賊女人離魂彈厲害，任你天大的武功，亦防不勝防，昨晚你不是着了她的道兒麼。那離魂彈即使在你近身之處，炸裂開來，毒粉隨風飛揚，只要吸入些少，便會立即迷昏，若是吸入多些，可眞會離魂了，從此長眠不醒。」

陸羽想到昨晚那離魂彈在他頭頂炸裂，他吸入了那麼多，不禁駭然，道：「這麼說，豈不是無人能制她了麼？」

「除非備下解藥，」狄心蓮道：「即使你是一個接打暗器的能手，你也休想破得了她這離魂彈，因爲她能連珠打出，你接得下近身的毒彈，只要一顆在上風頭炸裂，你也逃不了，這還是遠攻，若近身過招，她袖中藏着迷魂帕，只要輕輕向你面上一抖，你就會躺下了，昨晚她必是輕敵，萬萬料不到你的劍法會勝她一籌，眞有僥天之幸，恰好我們取了解藥來，否則也救不醒你來了，你可知道，你已昏迷了六個時辰，現在，你雖然醒來了，你且試一試，是否渾身仍然軟弱無力。」

可不是軟弱無力麼，適才若不是掙扎起身，只不過上半身稍稍抬起，便又軟弱無力倒下，他也不會碰痛頭上的傷口了。

「眞是萬千之幸，」狄心蓮又道：「我們終於知道了，那賊女人的離魂彈，亦是使用她一慣的狐媚伎倆，得自山西那位毒魔。」

狄心蓮又在切齒咬牙，道：「你一定沒聽說過，其實那人是一位醫術通神的神醫，任何毒症到了他手中，莫不藥到病除，而且專長割刮切除之術，病人竟會感覺不出痛楚來，原來他在施術之前，把病人痲醉了。」

陸羽愕然，道：「怎生你稱他爲毒魔呢？」

「那該死的賊女人，」狄心蓮道：「把那個活人無數的神醫，變成了毒魔，雖然他不會武功，也不害人，但却替那賊女人製出離魂彈來，死在這賊女人離魂彈下的人，雖已不少，却總還有數可計，最毒也最可怕的是，江湖上，武林中，多少成了名的高手，受制於她這離魂彈下，被她支使，聽命於她，你且想一想，好人也成

了壞人，而且被她選中的，莫不是名聲响，武功高强。」

陸羽接連打了幾個寒噤，不是因爲狄心蓮的牙齒咬得格格作聲，而是想到無數名重武功高的受制於這媚娘，聽命於她，作起壞事來，那還了得，那自是較之壞人作壞事，爲害更烈了。

他當然也明白，狄心蓮雖然說不出口來，他也能想得到，被這媚娘選中了的人，即使不爲她的美色所迷，一旦迷於她的迷魂帕下，還會不任由她擺佈麼，總之，終歸會迷於她的美色。

狄心蓮又說了，道：「眞是僥天之倖，我們探查出那神醫的踪跡，終於被我們尋訪到了，那媚娘若不是狡獪之極，聰明也絕頂，豈會從救人濟世的神醫身上設計出這絕招來，把一個救人的神醫，變成了毒魔，原來她知道了那醫生療毒，使用的是以毒攻毒，痲醉病患，痲肺痲肢體，同樣是毒，只不過份量上有異差罷了，她知道了解毒性，配製毒藥，當今天下，不作第二人想，於是，故伎重施，這這……這賊賤的女人。」

陸羽說道：「於是，那神醫作了她裙下不二之臣，甘爲她所用，製出那些毒彈來。」

「不，」狄心蓮說：「只是配製出毒粉，那媚娘原本是個打暗器能手，一個狡獪狠毒的下賤女人，有了一身功夫，還有不會暗器麼，而且會多種多樣的暗器，她用白蠟包裹着毒粉，製成了這離魂彈，據說，還是那神醫天良未泯，堅不用劇毒研成粉，只是用毒性較溫和的，但若吸入得多了中毒的時候久了，也是回生乏術。」

「原來兩位姑娘丟下令師宮九娘北上，是爲了尋訪那神醫。」陸羽皺了眉頭，那毒當眞厲害，他已醒了這一陣，他又暗中再試了試，手脚上竟然半點力道也使不出來。

狄心蓮道：「師傅雖然廢了左臂，武功可沒廢，只不過一時間不那麼靈活，但也不怕他們，却是知道媚娘的離魂彈厲害，若不是尋到解藥，被他們尋到了，我兩姊妹便留在師傅身邊，亦是無濟於事，眞是天可見憐，我們訪着了那神醫，你知道我們爲何答應那雪峯老人，暗中護送你麼，這番可眞要感謝老人家的指點，才把那神醫尋訪，我師傅言道，在大河以北之事，雪峯老人沒有不知道的，呂梁山的極峯，長年積雪，雪峯不難尋找，尋到老人，就能找出那神醫來，果然我們才上雪峯，不用尋找，老人家已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敢情師祖在生時，曾在那雪峯之上，和老人家論劍整整一日夜，師祖終其一生，對雪峯老人好生推崇。」

陸羽一陣心跳，道：「姑娘，令師一定知雪峯老人的門派來歷了？」

狄心蓮搖了搖頭，道：「據師傅說，老人足跡從不到江南，連她也沒會過，只怕不露得，不過麼，我們倒知道一些。」

陸羽霍地一伸手，把狄心蓮的手握在掌中，而且那麼緊，心急氣也促了，道：「姑娘，當眞你說過，你和那老人家過過招，姑娘你更是見多識廣，你說，那老人家可是雲台十三門的尊長麼？」

狄心蓮的眼兒越睜越大，連被緊握着出手，竟也沒縮回，一個不自覺的握着她的手兒，一個也不自覺地任由他握着。

狄心蓮愕然，道：「他分明使的是風雷劍，和你的招術一模一樣，自是你的尊長了，而且，要不是你的尊長，那老人家會管你的閒事麼？老人家本來和我們一道南下的，便因順道往雲台一行，眞不知怎會那麼巧，偏遇上你師傅被害，這才獨自留下來。」

「是。」陸羽心下大慰，既然那老人家是本門尊者，不但相信他不是弒師的孽徒，而且救了他，那麼，他的蒙寃，必有水落石出之日，師傅之仇，也早晚可報，而且，他再也不是孤苦無依了。

「喂！」狄心蓮滿面通紅，顯是陸羽心下一喜，抓住她的手也搖幌起來，狄心蓮這才發覺她的手被握在陸羽掌中，而他是個英俊的少年郎，而她，也已是個大姑娘了。

狄心蓮啐了一口，使勁一摔，奪出手來。

陸羽不但滿面通紅，而且惶恐，心下一急，那臉更紅得像猪肝一般，說：「我我……我怎麼，我該死。」

一聲噗嗤，瞧着他惶急的樣兒，怎會不可笑，何況她本就是個愛笑的姑娘。

陸羽鬆了一口氣，那麼人家沒生氣，却是那狄心蓮忽然不笑了，咦了一聲，瞧瞧她的手，又瞧瞧陸羽，說道：「你的手上有勁了，快試一試。」

可不是有勁了，陸羽一掄胳膊，忙不迭把牙關咬緊，也把那一聲幾乎叫出口來的噯喲嚥了回去。

狄心蓮好生失望，道：「分明適才你手上有勁了的。」

陸羽緩過那口氣來，道：「果然臂上有勁了，是眞的，只是我的頭。」他嘆了口氣，才又說道：「那晚夜黑雨天，我一頭撞在崖石上，又從數丈高處跌落下去，若不是那位老人家相救，我早已死去了，正因此故，也才瞞過了大師兄，姑娘你想，這傷有多重，偏是昨晚又跌正傷口。」

狄心蓮道：「我和師姊兩合力打退那賊女人，顧不得扶你，誰知你頭上有重傷你用頭巾掩蓋住了，我們一直不曉得。」

陸羽道：「姑娘放心，有個半日，就會沒事了，却是我有一言，姑娘，原來你們身有急事，你不說，我也明白，薛姑娘一定不放心令師，趕回大洪山去了，姑娘你師伯被那媚娘惑住了，何況知道若憑武功，不是令師的敵手，必然四出尋訪令師的下落，那媚娘既然到處都有她替她賣命的相好，而今又在此間出現，若然尋上門去，令師可是人單勢孤。」

狄心蓮道：「你可猜錯了，我留下來，不是全爲了你，我師姊也沒……」

說着一飄身，脚未點地，已推開了虛掩的窗門，倒把陸羽嚇了一大跳，急忙抓起劍來。

但窗外無人，狄心蓮一滑步，已溜到了門邊。

門外亦無人，陸羽才知她不過是加一分小心，其實並無警。

回到他床前，狄心蓮道：「這賊女人果然厲害，我師傅隱藏之處雖未敗露，但至少她已知道我師傅已北上來，你不想想

，我們會那麼蠢麼？那賊女人昨晚全身而退，你倒中了她的毒彈，論武功，我姐妹的雙劍，也許不輸於她，但別忘了，這賊女人最厲害的看家本領，乃是那懷中的迷魂帕，和她離魂毒彈，她可不知道我們已求得解藥。」

陸羽道：「是了，她一定假裝敗在你們劍下，其實並未遠去，用意是想從兩位姑娘身上，找出令師下落來。」

「我們可也不傻。」狄心蓮道：「我留下在這裏，師姊不是回大洪山，而南下去了。」

她眉頭兒揚，臉兒上又現了笑靨，說道：「想到那賊女人在巫山上暈頭轉向，喝够幾日西北風，我就樂了，我對師姊說，咱們爲何不將計就計，如此這般，那巫山中隱居着師祖的一位好友，師伯是知道的，師姊不用上巫山，只要朝那個方向兜一個圈兒，就怕他們不上當。」

陸羽讚道：「果然妙計，姑娘眞個絕頂聰明。」

狄心蓮嫣然一笑，說道：「其實有這兩月工夫，師傅的獨臂劍必已運用自如了，雖然那賊女人的毒彈厲害，但若搶到上風頭，知所趨避，脫身也不是太難，只不過難敵他們人多勢衆，喂！你瞪着眼瞧我幹嗎？」

陸羽啊了一聲，心慌又臉紅，一定紅透了，因爲感到像火燒一樣，急忙轉過臉去。

她淺淺地笑起來，笑靨倒更深了，也出奇的美，眞美極了，不自禁瞧得他的眼也直了，他怎會如此，若是她知道爲甚麼，她一定會惱的。

「說啊，」狄心蓮說：「你怎不回答我。」

他惶恐，但他不是慣於說謊的少年，低下頭去，說道：「你笑起來……眞美……」

「是麼，」她噗嗤一聲，又笑了，一點兒也不惱。

陸羽敢抬起頭來了，狄心蓮一雙眼兒直翻，是眞的，一點兒也不惱，她在想甚麼，想甚麼呢？

她忽然又喂了一聲，道：「我問你，喂，瞧着我，師姊也這麼說，她說……喂，你說啊，可是眞的麼？」

陸羽道：「薛姑娘怎麼說呢？我不知她說甚麼？」

「她說，」狄心蓮說：「她說……說我是個小妖精，她生氣的時候，我常常惹得她生氣的，她罵我小妖精，高興的時候也叫我小妖精，她說……喂！你可得老老實實回答我，不准騙我。」

「不敢，」陸羽說：「薛姑娘說甚麼啊，你可沒說出來，教我怎麼回答你。」

現在，他敢不轉眼瞧她了，她是這麼活潑，而且天眞無邪。他不也心下一點兒邪念也沒有麼，爲何不敢瞧她。

「你說眞不眞，」狄心蓮道：「師姊說，我笑起來眞迷人，眞的，她眞這麼說，說我長大些……」她突然啐了一口，不笑了，臉兒繃緊了，道：「說我長大了，比那賊女人還要厲害，眞氣人，你說是不是，師姊竟拿我和那賊女人相比。」

「當然不，」陸羽說：「你這麼純潔又天眞，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師姊說我比那賊女人更厲害，」狄心蓮噘着嘴兒，氣道：「她說，我不用離魂彈，也不用迷魂帕，對人一笑，就會勾魂攝魄。」

「那是眞的……」陸羽脫口而出，心下慌了，連忙說道：「我是說，她眞的是說笑。」

不料狄心蓮一股正經，說道：「她不是說笑，要不，她怎會生氣時叫我小妖精，高興的時候，也叫我小妖精呢，適才你望着我，怎會直勾勾，不轉眼呢？你你……你笑我！」

寒光陡閃，陸羽一抖手，手中劍往前一送，那脫出的劍鞘像疾矢一般，向窗外疾射出去。

「有人！」陸羽一躍下床，狄心蓮也明白了，才知適才入耳的那聲冷笑，是從窗外傳來的，旋身更先撲出。

窗外是耀眼的陽光，中午時候，微風也不生，連人影也沒有，短牆外，遠山如黛，晴空萬里。

狄心蓮從短牆上跳了下來，哼了一聲，說：「一定是那個賊女人，跑啦。」

「當眞這是甚麼地方啊，我還忘了問你。」

狄心蓮道：「雖然我們知道一定躲不過，但若是回到客棧去，可也不便，店裏人客那麼多，動起手來，可了不得，所以師姊把你揹到這裏來，這是一個農家的後院。」

原來是薛紅把他揹來的，陸羽好生過意不去，人家可是個大姑娘，也不過才年長得三兩歲。

狄心蓮低聲道：「我們一時不能回去師傅那裏，又要等師姊回來，可又不能住在客棧裏，幸好找到這個落脚的地方，這賊女人眞厲害，昨晚一定跟下來了。雖然也在我們意料中，可惜白費心機。」

陸羽明白她的意思，道：「不，沒有白費心機，我猜，那媚娘一定跟下薛姑娘去了，這不是那賊女人，而且不是女人，我聽得清楚。」

「莫非是師伯？」狄心蓮又咬緊了牙兒，雖然她恨，但仍沒改口。

陸羽點頭讚道：「姑娘，你們眞聰明，眞是料事如神，你那師伯和媚娘，一定想從你們身上，找出令師來，故而躲着不現身。」

狄心蓮哼了一聲，又樂了，道：「早知如此，我們該假裝沒聽到，來，我們回去吧，這可好了，眞沒料到你會這麼快就復原，你不知道，昨晚可眞把我們嚇壞了，你啊，像死了一樣。」

陸羽心下也喜，若是沒復原，適才他也不能飛出那劍鞘了。

他尋到了劍鞘，回到房裏來，狄心蓮索性把窗開了，說：「你等一等。」

她出去一轉，一會取來了飯菜，道：「師姊昨晚給了這人家幾兩銀子，說好供應我們一日三餐，你餓了吧。」低聲在他耳邊又道：「明知暗中有人監視，我們裝做不曉得，像沒事人兒一樣，可惜你再不能假裝臥病了。」

陸羽不說，其實他頭上的傷口又痛了，適才一陣騰躍，怎不會牽動傷口，只不



過並非痛得不能忍受了。

× × ×

既然他沒誤兩個姑娘的事，而他亡命江湖，又無目的地，陸羽不但安心了，而且還有說不出的喜悅，若是他能長伴在狄心蓮身邊，那多好啊。

他沒有忘記師妹石梅，他怎能忘記兩小無猜，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師妹呢，甚至面對着狄心蓮，他不禁就連想起師妹石梅來，想到師妹的爹，他的師傅死得不明不白，石梅哀痛欲絕，而又孤苦無依，他就難過悲傷，但石梅，這和他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師妹，却在尋訪他的下落，要取他的性命。

他曾在師兄的追捕之下逃出來，面對着兩位師兄，在兩人的拳劍之下，他也能逃出來，但他却逃不出師妹的劍下，因爲他知道，在師妹的劍下，他絕不會還手，因爲從小，他已習慣了對這位可愛的小師妹千依百順，不是因爲她是師傅的女兒而對她好，不是小師妹劍上的功夫比他更高强，而是他心甘情願，因爲她可愛得令人不忍拂逆她。

她的小拳頭打在身上，也會很痛的，但後悔了的石梅，也就是她最可愛的時候，她會摟着他求饒，更多的時會滾在他懷裏撒嬌，之後，有好久好久，任性的師妹成了最溫順的石梅。

從小到大，他已習慣了不還手，從不，爲何他要還手呢？難道他不願小師妹更溫柔，更可愛，這些日來，他有足够的時間去冷靜地想過了，雖然在小師妹面前習慣了不還手，不還手並不等於石梅揮劍時引頸就戮，但不還手，他能在師妹的劍下逃得出性命來麼？雖然在她身邊，他不自覺成了個哥哥，她更像個小妹妹，其實，石梅比起狄心蓮來，更年長些，和他原本不相上下，論劍上的功夫，亦不比他低。

石梅，他可憐的師妹，現在多麼的痛心欲絕，孤苦無依，但他非但不能留在她身邊，而且還得躲着她，除非他的寃情水落石出。

他並沒有忘記這個可愛又可憐的小師妹，狄心蓮，多像石梅啊，面對着狄心蓮，他就不禁想起小師妹來，可是相同年齡的姑娘，都是一般任性麼，不，這狄心蓮比起他師妹來，可懂事得多了，他又多喜歡看她粉紅的笑臉，笑起來，眞的，比起石梅來，她更美了。何況師妹在追殺他，而面前的狄心蓮，却爲他而留了下來，看護他，而且保護他。

他沒有忘記三月後去武昌見那位雪峯老人，但至少在三月後了，而這三月中，他仍天涯茫茫，江湖亡命，天下之大，沒有他的去處，也沒有他相識之人，除了這薛紅和狄心蓮姊妹。

若能長伴在狄心蓮身邊，那多好。

「喂！」狄心蓮說：「你想甚麼？又是嘆氣，皺眉又搖頭？」

「我想……」陸羽說：「我沒有到過江南，也沒有去處，也許我能……我是說，不知我可不可以跟隨你們。」

「你能帮助我們。」狄心蓮喜道：「你已帮助過我們了，若不是你，只怕我們已落在那賊女人手中了，說眞的，師姊說的一點也不錯，原來風雷劍果然了得，那晚你和那幪面人過招，我們雖然在近處，那但天色那麼黑，我們只見到你打退了那幪面人，現在，我再不……」

狄心蓮竟然也會羞赧，陸羽心下明白，她未說出口的話意，是說再也不目中無人，不再小看他了。

狄心蓮又道：「你知道，師傅斷了一臂，無論如何，即使傷好了，劍上的功力也大減了，以前不怕師伯和那賊人，現在，即使我們已求取到了解藥，最多也只能和他們打個平手，雖有我姊妹，但那賊女人只要飛個媚眼兒，江湖上，多的是替她賣命的。」

她心下一喜，那笑臉也發起光來，是更明媚了，說道：「眞要動起手來，我和師姊也許還不怕那賊女人，但你一人一劍，却差點要了她的命，你能帮助我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先多謝你。」

「不，」陸羽喜孜孜，眞的無限歡喜，說：「是我多謝你們。我我……」

「我知你要說甚麼，」狄心蓮的眉兒一蹙，說道：「我們倒是想暗中護送你，却是你救了我們，現在，我們又救回你了，咱們彼此彼此，就算拉直了，我不喜歡人家婆婆媽媽，今後休要提起。」

陸羽道：「姑娘說得是，令師的臂傷好了，必要回轉珞珈山，我却從來未到過江南，正好同行。」

狄心蓮道：「你猜錯了，那賊女人的一身功夫，其實了得，正因她集各門派之長，以往，我們輕視她雜而不純，後來才知道，因爲她竊取自各門派的，皆是精奇絕招，雜亂施展開來，那詭譎也倍增了，

那日在珞珈山，我師傅勝她也不易，不料你這風雷劍，倒是她的剋星。」

陸羽啊了一聲，却是狄心蓮一言，提醒了他，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了，姑娘說得是，不瞞你說，若是那晚我未和那幪面人過招，昨晚只怕也佔不得上風，那那……那幪面人……」

昨晚他把風雷劍八九兩招顚倒施爲，便是學自那幪面人，當眞那幪面人是誰，倒是來指點他的劍術了，因爲顚倒施爲，那穿心一劍無異暗藏在雷天大壯之中，因詭譎而威力倍增了。對付這媚娘，倒成了以詭制詭。

狄心蓮瞅着他，斂了笑容，道：「若然得你同行，有你來對付這賊女人，我們便不怕她人多勢衆。」

原來這狄心蓮，這個驕傲的姑娘，也有求於他，陸羽心下雖喜，亦不敢形諸於面。

不料狄心蓮一瞪眼，說：「你別得意，我可不是求你，也不是非你不可，也別以爲只有你才能勝得那賊女人。」

陸羽慌了，道：「我沒有啊，得兩位姑娘攜帶我同行，感激不盡還來不及。」

怎生她眼裏又出現了笑意？說道：「要你和我們同行，不過是兩全其美，我得提醒你，你可知道，昨晚你已種下了禍根麼，那賊女人更不放過你了，但你別怕，不是殺身之禍，而是……這話兒怎麼說的啊？」

陸羽一怔，她說話，他怎知是甚麼話兒。

狄心蓮道：「我想起來了，他們是這麼說的，是了，是……」

她怎生臉兒突然紅了，啐了一口，才說道：「江湖中人都求之不得，也許你也是，被那個賊女人看上了的男人，都說是飛來艷福，歡欣若狂，要不，也沒那麼多人心甘情願替她賣命了，甚至連我那師伯，那麼大的年紀了，也被她迷着了，你會麼？」

陸羽也脹紅了臉，急道：「姑娘休要取笑，她怎會看得上我，我不過是……」

臉兒紅紅的狄心蓮，眼中笑意更濃了，道：「怎麼不會，你年青又英俊。」

「我……」陸羽不自覺伸手摸着臉兒，那臉好熱，這是她第二次這麼說了，這可是從來沒人對他說過的話，何況說的是個姑娘。

他眞如她所說的，他英俊麼？不，陸羽正容道：「這賊女人所行所爲，莫不令人髮指，當眞是人人得而誅之，若再撞在我手裏，我一定不放過她。」

心下却想，她一定言過其實，這媚娘既然淫穢江湖多年，年紀一定不小了，豈會人人見到她都會着迷的。

狄心蓮哼了一聲，道：「只怕她才不放過你。」

陸羽接口道：「是啊，昨晚我幾乎傷了她，她一定恨極了我。」

狄心蓮道：「你又錯了，正因她敗在你手中，她更不放過你了，你等着瞧吧，這話兒又是怎麼說的啊？呸，野貓兒見不得腥，她不但要你這個人，而且要你的武功劍術，你已知道她的一身武功是怎麼得來的了。」

陸羽終於明白她的話意了，可也眞難爲了她，這樣的話，可眞難從一個年輕輕的姑娘口中說出來，不怪她說得吞吞吐吐臉兒紅紅。

陸羽正容道：「姑娘放心，未奉師門之命，本門武功劍術，豈可輕易傳人，何況是這麼個淫賤毒惡的女人。」

「好，」狄心蓮道：「但願你不被她媚惑，不過，我可眞担心，你是沒見到她的眞面目。看來，你眞是沒事了，可不是麼？」

可不是麼，陸羽腿上臂上都有勁了，道：「不知薛姑娘何時回轉，爲了我，誤了兩位姑娘的行程，好生過意不去。」

狄心蓮見他沒事了，復原得這麼快，顯然極是高興，道：「你沒事了，我們也不怕了，說眞的，我眞担心那賊女人會突然出現，我一人可不是她的敵手，走，我們迎上去，記住了，一路之上，可不許回頭。」

他本就身無長物，只得一劍隨身，狄心蓮倒隨身攜帶着一個小包袱，出得門來，果然那是一個荒涼的大屋，繞到前面，亦不見一人。

陸羽瞧了瞧日影，知是往南，他緊記住狄心蓮的吩咐，不回頭，明知暗中有人，一定躡踪在他們身後，他眞想知道那是誰，是兩位姑娘的師伯，還是那媚娘，可惜今日晚了一步，連人影也沒見到，他多想瞧瞧那媚娘的眞面目，狄心蓮把她說的那麼妖媚，人人見到她都會着迷，雖然不信，却也因此心生好奇。

不，還有比狄心蓮更美，更可愛的麼，他眞不信，他也不自覺，也不祇一次把狄心蓮來和他的師妹石梅相比了，到底誰更美，更可愛些呢？他只覺得這狄心蓮笑起來更美些，也更活潑爽朗些，也許因這緣故，也更易令人親近了，何況經過了這一日夜的互相扶助救援，患難迅速消除了他們之間的陌生，石梅也許可愛，只是被驕縱得太任性了。

可憐的石梅，想到她是何等悲痛孤苦，就不由嘆了口氣，啊唷！

他埋着頭想，跟在狄心蓮身後，相距得那麼近，既然叫他不許回頭，不用說出來，他也明白，那自是有人躡踪在後，當然也可能在左，也可能在右，便索性頭也不抬，不料他一聲嘆息，狄心蓮霍地一止步，回身，陸羽收勢不住，不但撞個正着，而且撞入她的懷裏，臊得他面臉通紅，惶急道：「我我……不是有意。」

可不是撞個正着麼，他急忙後退，那狄心蓮非但不惱，且還抿着嘴兒笑，說：「好端端的，喂！你嘆氣做甚麼，可是埋怨爲了我們，惹禍上身了麼，要是，那就請便，我可不免强你。」

陸羽惶急地辯道：「不不，我是想起了……」

「想起了你師妹，是不是？」狄心蓮道：「對了，她叫石梅。」

陸羽不再惶急，却驚奇了，道：「狄姑娘你……怎會曉得？」

狄心蓮在遊目四顧，道：「怎會不曉得，而且曉得她要你的命，哼！你倒多情得很啊。」

陸羽心想，是了，他們原是和雪峯老

人同道而來的，怎會不知，只怕那晚救他，也有她們的份。

原來狄心蓮是借故回身查看，適才分明撞着了她，她也才不放在心上，道：「姑娘不要誤會，師傅師妹對我有恩，想到她悲痛孤苦，不免難過。」

狄心蓮道：「她要殺你，你倒對她仍然念念不忘，還說我誤會。」

陸羽道：「師妹和我從小一塊長大，情如兄妹，實無其他，早晚她必然明白，殺我師傅的，另有其人，這時候，誤會重重，那是難怪她的。」

這狄心蓮當眞絕頂聰明，怎麼他一言未出，她也知道他在想甚麼？想到昨晚揚揚眉兒，轉轉眼珠子，她便已看透了他的心思，還有甚麼能瞞得過她的，心想：在她面前，可不能有半點兒虛假。

狄心蓮衝着他嫣然一笑，攏攏野風吹亂了的頭髮，道：「你知道就好了，不過麼，你倒也誠實。」

可不是他心下想的，她又猜着了麼，陸羽好生佩服，道：「了不得，姑娘眞個絕頂聰明，却是我們那去啊？」

狄心蓮轉身就走，邊走邊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原來是那賊女人留下來監視我們，那麼，師姊只是把師伯引走了。」

陸羽知道她已發現了媚娘的踪跡，那原是在意料之中，難爲她却這麼沉着，道：「但我們，先前聽到的，可是男人的聲音啊！」

狄心蓮脚下不停，道：「她要斬草除根追殺我師傅，那會不帶上幾個嘍囉。」

陸羽駭然道：「那人的功夫好生了得，却還不過是她的嘍囉麼？」

狄心蓮道：「你怕了麼，放心吧，他們要下手，早就動手了，第一，她要從我們的身上，找出我師傅來，第二麼？」她格的一聲笑，回頭瞟了陸羽一眼，道：「非但無人敢傷害你，却是誰要敢傷害你一根毫毛，她也不依的。」

陸羽道：「這番你可猜錯了，哈，你也有猜錯了的時候，若不是你們即時相救，昨晚我早死在她手中了。」

狄心蓮道：「誰沒有錯兒，那時深夜，天色又那麼黑，她可不知道你原來是這麼英俊的翩翩佳公子。」

陸羽臉上又發燒起來，道：「姑娘又來取笑了。」

狄心蓮道：「那賊女人本就是色中的饞貓兒，準錯不了，再說，你在劍上勝了她，她也絕不會殺害你，何況你也不過昏迷罷了，離魂仍能還魂，你聽着了，前面那林子茂密得很，且山嶺綿延，且看你的脚下功夫如何。」

陸羽知道她要擺脫跟踪的人，道：「姑娘放心，也許我還跟得上。」

那天色已暗了下來，時已近黃昏，狄心蓮脚下並未加快，也不回頭，待得鑽入林子，才一俯身，把陸羽一拉，左手向上一指，騰身上了一株大樹。

那樹不但高，而且枝葉密茂，陸羽跟踪而上，脚踏橫枝，不料身子一幌，見那橫枝往下一沉。啊呀！

那一聲啊呀並未叫出口來，因爲頭上已伸落一隻手來，硬生生把他提了上去，陸羽借力騰翻，落在一個樹椏上，已是滿頭冷汗。

慚愧，是狄心蓮拉了他一把，那橫枝約有手臂粗細，不料一踏上，身子竟忽然沉重起來，人家狄心蓮攀着的一橫枝，却更細小，怎不令他慚愧。

陸羽羞得抬不起頭來，道：「我……我……」

狄心蓮道：「其實你尚未復原，躺了一天才下床……別出聲，你不是想瞧瞧那媚娘是怎麼個美人兒麼，好，趁天色未黑，還瞧得清楚，讓你瞧個够。」

陸羽本已羞愧，那臉上更加紅了，可不是他想瞧瞧，那媚娘端的有多美麼，竟能媚惑天下武林人。這一路行來，他連頭也沒回一下，不料心裏想的，也瞞不過她，了不得。

陸羽那敢否認，道：「我我……不過，好奇。」

狄心蓮一擺手，眉頭兒皺了起來，瞪着來路的眼睛更大了。

來路上不見有人追來，却聽林子裏傳來了話聲，狄心蓮哼了一聲，低聲道：「好狡猾的賊女人。」

陸羽也不由一怔，心下也同時一凜，來路上無人，林中却傳出一個女人聲來，不，是陡然現身，不過分明是由林中出來的，而且左右相隔不足三丈，又有兩個男人跟着現身來。

陸羽到底沒法看清，狄心蓮不但拉回他來，而且迅速用手掩住了他的咀，才在他耳邊有如蠅語般說道：「別出聲！」

若不是狄心蓮出手快，不也是被那女人發現了麼？陸羽又暗叫了聲慚愧，心下也劇跳起來，啊……唷！他摸着劍柄的手，也急忙縮了回來，因爲狄心蓮在他的手上擰了一下，其實，再重些，也不痛，只不過出其不意吧了。

他倒希望她擰的重些，永不放開手，他感覺得出她的呼吸來，就在頸後，原來他縮身在狄心蓮懷裏，她圈過臂來，掩住他的咀，怎不縮身在她懷裏。

她並不放開手，雖然看不見下面，他也明白，一定是下面有人在向樹上張望，適才若探出頭去，早被下面的人發現了。

他感覺得出，狄心蓮在屏着呼吸，那頸上痲癢的感覺才輕微了些，他也使得出勁道來，把身形穩住，要不然，即使不跌下去，也會發出聲響來。

只聽下面的人喝道：「滾下來！」是女子的聲音。

甚麼，仍沒瞞過下面的人，被他們發現了麼？

但狄心蓮仍然掩住他咀，摟緊住他，毫不動彈。

隨聽有人笑着說道：「不過是兩個娃娃，媚娘你把他看得太高了，必是往前面去了。」

另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倒是快快追趕，別瞧他們年小，脚下倒快。」

那女人一定是媚娘了，話聲遠了些兒，分明已不在樹下了，說：「你們休要小看了他們，那丫頭是鬼靈精，連我也上過她的當，說出來你們也不相信，也不服氣，只怕你兩人遑起手來，也不是他的對手，不瞞你們，昨晚我一時大意，幾乎傷在他的劍下。」

只聽兩個男人齊聲道：「眞的。」

媚娘，那麼，果然是媚娘了，道：「這又不是甚麼光彩的事，我不得不警告你們，這才坦言相告，早晚你們必要遇上，那時你們就知道厲害了，不過，千手如來，可不准你用暗器傷他，你那暗器上的劇毒太厲害，救得遲了，就會要了他的小命，我要活的，你要是傷了他，小心我要你的命。」

那人乾笑了半聲，道：「原來媚娘你……哈哈，你媚娘看中了的人，任誰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傷害他半根毫毛。」

媚娘媚聲媚氣地笑道：「你明白就好，少不了你的好處，你可得記住了。」

「還有我呢？」另一人說：「我雲中雁雖然不使劇毒的暗器，沒功勞，可也有勞苦。」

陸羽噯了半聲，說道：「你爲何又擰我。」

就在他心下微微一蕩的瞬間，狄心蓮又在他臂上狠狠擰了一下，擰得那麼重，眞痛極了，要不然，下面的人雖然走遠了些，他也不敢叫出聲來的，儘管那叫聲只有狄心蓮才聽得到。

哼！狄心蓮說：「原來你也不是好人，爲什麼擰你，你心裏明白。」

他明白，若不是狄心蓮摟得他那麼緊，耳後頸上的如蘭吐氣，令他早巳心旌搖搖，那媚娘的笑聲再嬌媚，他也不致心中一蕩的，正因狄心蓮把他摟得那麼緊，他心下一蕩，身子難免一顫，絕頂聰明的狄心蓮，怎麼感覺不出來，陸羽好生惶恐，因爲狄心蓮又狠狠啐了一口。

下面的話却又去遠了些，只聽那媚娘道：「好，這就要瞧你的了，任誰也不及你的脚程快，趕快替我追趕，只道那丫頭使狡獪，不料眞穿林而去了，我們隨後追去，快，你打前面走。」

其實話聲落時，已難辨聞了，三人已去遠了，好厲害的媚娘，果眞名不虛傳，適才若不是狄心蓮機警，更在危急間不避嫌，幾乎被三人發覺了，這時，陸羽鬆了一口氣，也才發現那藏身之處，枝葉其實並不十分密茂，不過身下交叉重疊的橫枝，恰好擋住了下面三人的視綫，正因如此，下面的人才會忽略了。

「還不快走。」狄心蓮白了他一眼，晚霞更添了她面上的羞紅，她當先飄身下樹。

待得陸羽脚尖點地，狄心蓮巳反身出林去了，他急忙追上去，怎又走了回頭啊？但他可不敢問，轉過山脚，狄心蓮一閃身，好俐落又美妙的身形，陸羽愕然問，她巳伏在草叢中向他招手了，並指了指身旁，示意他上去。

原來那是一個不長樹林，只有亂草的小山崗，當眞任誰也不信上面躲得有人，因爲前面就是茂密的林子四外有山溝，樹林也不少，多的是藏身之處。

要藏身在草叢中，非躺下不可，陸羽躺在她身邊。

狄心蓮低聲說道：「靠過來些，你那麼瞧不見，好教你瞧瞧，那賊女人有多狡獪。」

甚麼？那媚娘和千手如來雲中雁，不是穿林而去了麼？難道又回來了？

陸羽再靠近些，可就和她挨肩並頭了，但不如此，就瞧不見前面。

那小山崗近着林邊，相距不過數丈，夕陽暉裏，只見林中走出一個女子，衣袂飄飄，站在樹下。

陸羽一見，那一雙限兒就直了，天下間，竟有這般美貌的女子！正因披着滿身晚霞，也愈增明艷，雖相距三數丈，也看得淸淸楚楚。

不，一定不是媚娘，晚風吹不亂她堆叠的雲鬢，却飄飛起她的衣袂來，好一個清麗絕世的美人兒。

狄心蓮狠狠地瞪着他，就在咫尺之外，他亦不覺，不，一定不是媚娘，一個淫穢江湖多年的媚娘，豈會這樣年輕，看來這女子不過才二十許人，也許比雪裏紅年長些，但最多不過長約三兩歲，不，甚至給人感覺的是，並非年長，而是更成熟，更多少女所缺乏的風韻與萬種風情，美得嬌艷欲滴。

噯唷！陸羽差點兒又叫出聲來了，這一下擰得他眞痛了。說：「你爲何又擰我，這女人是誰啊？」

狄心蓮說：「不擰痛你，你的靈魂兒要飛上天去啦，現在，讓你看淸楚啦，這賊女人要不是天生尤物，又豈能役使天下高手，只要她飛一個媚眼兒，伸出根指頭兒，就有那麼多人替她賣命。」

「原來……」陸羽心中一凜，道：「她眞是……媚娘！」

「不要臉的賊女人。」狄心蓮說：「喂！你可小心，要是這賊女人對你也飛個媚眼兒，你……會不會……」

陸羽道：「不，一定是你認錯人了，照你說來，那媚娘沒四十，也該是三十許人了，但這女子不過比薛姑娘大些兒，最多不過二十來歲。」

狄心蓮道：「要不是她駐顏有術，豈能把我師伯也迷惑住了，讓你瞧瞧，這賊女人有多厲害。」

「有多厲害？」陸羽想，心下在狐疑，這走出林來的女子，在晚風與斜陽暉裏，只有萬種風情，眞瞧不出有何厲害來？

狄心蓮道：「先前我們在樹上，其實，一定，她早瞧見我們了，却假裝不知，我明白了，她把那兩人支使開去，却來對你賣弄風情，哎呀！不好，我們躲在這裏，一定也瞞不過她。」

狄心蓮向四外迅速瞧了一眼，陸羽也四外望了一眼，她說的不錯，只有這山崗後，山崗上，才能藏得住人，不錯，若然她知道他們並沒走，一定知道他們藏身在這裏。

「但她不是追趕我們麼？」陸羽說。

「她只是要躡踪我們。」狄心蓮道：「想從我們身上，找出我師傅來。」

陸羽道：「若是怎又現身出來，姑娘，這番你可猜錯了，既明知我們藏在這裏，只有暗裏跟踪我們，怎會現身出來？」

狄心蓮一側頭，就和他面對着面，陸羽心下一陣劇跳，他和她近得豈祇呼吸可聞，而且直拂到他的臉上，適才在樹上，還不過噴到他頸上，而今却面對着面，這麼近。

「你要曉得爲甚麼嗎？」狄心蓮說：「看來你倒不是個傻小子，只不過不很聰

明罷了，喂！望着我，我要你老老實實說一句，這個賊女人是不是令你着了迷？你說，她美，還是我美，看我啊，你爲何躲開我。」

不不，她只是天眞無邪，更好勝而已，他在雲台時，和師妹石梅耳鬢厮磨，也時常面對着面，相距得這麼近，但石梅的呼吸拂在他臉上，他從未如此心跳過，因夕陽的斜暉照亮了的狄心蓮的臉兒，美好令他不敢逼視。

他抬起頭來了，道：「這媚娘怎可與姑娘相比，姑娘玉潔冰淸，咦……」

他迅速掉過頭去，才發現林邊的媚娘不見了，巳不知去向。

狄心蓮道：「你驚訝甚麼，這賊女人最會賣弄風情，也最會選擇時刻，這綠林青山，再披上滿身晚霞，誰會相信她是個淫賤的賊女人，第一眼，最近的印象，總是最難忘的，她要不是這麼狡獪，她也不能淫亂武林，迷惑那麼多名門正派了，傻小子，她是故意現出身來，選擇這地方，這個時刻，讓你認淸她的面貌，現在，你見到了，她還不走麼？」

陸羽心想：這狄心蓮小小年紀，怎會懂得這麼多？可不是麼？這媚娘踏着晚霞，步出林中，美得像個林中仙子，晚風中飄飛的衣袂，像要乘風飛去，任誰也不信她會是個淫賤的女子，初時他不是也不信她就是媚娘麼，難道眞如狄心蓮所說，這媚娘竟然……

陸羽臉紅，又心跳了，狄心蓮怎麼說呢？說媚娘不但要他的人，而且看上了他的劍術，這媚娘既然一身武功，是以迷惑武林高手騙取來的，他既然在劍上勝了她，當然就不會放過他。

陸羽心中一凜，狄心蓮對媚娘知道得最清楚，又說得合情合理，他如何不信，當下再又說道：「狄姑娘，你放心，我决不會上她的當。」

狄心蓮哼了一聲，道：「你心裏巳在害怕了，還說教我放心。」她坐起了身來，而且離開他遠了些，才皺起眉頭，道：「我可眞担心，她要是連你那雲台十三劍也得到手，只怕再無人能制得住她了。」

陸羽從她面上，見到了從未見過的肅容，眸子裏也再無一絲兒笑意，陸羽那敢言語，他心裏想的，總是瞞不過她。

狄心蓮又在說了，現在，是她在躲避他的目光了，道：「甚至我和師姊交談時，也說不出口的話，也對你說了，適才我……我是迫不得巳，不得不令你分神，你要明白，我可不是媚娘。」

原來適才她是故意和他親近，原來用心良苦。陸羽忙不迭也肅容道：「姑娘不但天眞無邪，更玉潔冰淸，我不但明白，更敬重有加，現在，姑娘也該明白我陸羽的爲人了，也該放心了。」

狄心蓮點了點頭，站起身來了，嘆了口氣，道：「這媚娘實在太可怕了，你是不知道，我師伯爲人本來極其正派的，在江南一帶，亦人人敬重，和師父巳是多年恩愛夫妻，不料亦被這媚娘迷亂了本性，竟對師傅也下起毒手來，你想，這媚娘有多可怕，其實，我對這媚娘知道得也不太多，却淸楚我師伯是怎麼被她迷惑的，今日我見她又故技重施。我才替你担心起來，現在，本是不能啓齒的，我也對你說了，你能明白，總算我沒白費這番苦心，現在，我得走了。」

陸羽慌了，她不是說我們，而是說她得走了，如何不着慌，道：「姑娘不是要我……」

狄心蓮道：「你放心，我們只是分道而行，這賊女人並不是眞走了，我得把她引開去，現在，天色黑下來了，來，把你的外衣脫下來。」

原來狄心蓮和薛紅先巳約定，待陸羽能起身了，即刻往東，逕奔大洪山，回去她師傅身邊，不料薛紅只是把她師伯引開去了，萬不料媚娘反倒一心一意，要把陸羽得到手，狄心蓮本不是要往南來的，沒法兒，爲了擺脫媚娘跟踪，不得不才往這條道上走來。

「你明白麼？」狄心蓮道：「不料節外生枝，這賤女人雖然急得要從我們身上找出我師傅，現在，因爲昨晚你露了那一手，今日又見到你的眞面目了，顯然她更急着得到你。」

陸羽這才放下了心，一面脫下外衣，一面說道：「那麼，我和姑娘在何處相會呢？」

狄心蓮說道：「我穿上了你的衣衫上路，你一見那賊女人追趕我去了，你即刻往東，順着大路走，不到夜半，就可見到一個市鎭，地名叫做張家集，那裏巳經是大洪山西麓了，等到天明，若是不見我來，不可停留，即刻翻過山去，在東麓的三里崗那鎭上等我，記住了，在山上不可停留。」

陸羽緊記在心，見狄心蓮巳披上了他的外衣，道：「姑娘何不等天色再黑些才出去？」

狄心蓮道：「天色再黑些，她也能見得到我，只怕你就見不到她了，你放心，她狡猾，我也不蠢，我這就去了。」

她長起身來，把聲音提高了些，說道：「不用望了，那賊女人一定去遠了，我們也該上路了，我打前面走，你隨後跟來，記住了，遠遠跟在我身後。」

陸羽明白她是說給暗中潛伏的人聽的，忙道：「說得是，小心駛得萬年船，姑娘你先上路吧。」

狄心蓮又說低了聲音，讚道：「好，你眞還不是個傻小子，我走了。」

狄心蓮走了，迅速消失於夜色蒼茫中，眞會一切都如她所料麼？

驀見山溝裏竄出一條人影，可不是那媚娘麼，這一回倒把陸羽嚇了一跳，萬萬料不到她竟在近處，那林子與山溝之間，並無掩蔽，竟不知道她怎生避過了他們的耳目，竄入那山溝中潛伏，幸是他和狄心蓮一直是以耳語交談，否則豈不被她聽了去。

是了，沒發現她溜入山溝的，只是他，一定沒瞞過狄心蓮。

媚娘也迅速消逝於夜色中了，陸羽才鬆了一口氣，心想：這媚娘再狡猾，看來還不及狄心蓮，不，應該說是不及狄心蓮聰明，就在那瞬間，他明白了從前不明白的一個大道理，其實，狡猾與聰明並無分別，分別在邪正，聰明用之於邪，就成爲狡獪了。

他不敢大意，媚娘一行三人，還有兩人呢？一個令人聞名喪胆的千手如來，還有輕功絕世的雲中雁，但天色更黑了，始終未見再有人現身，是了，這兩個武林高手，都迷戀媚娘的美色，被她迷惑得神魂顛倒，作了她裙下不二之臣，媚娘若眞如狄心蓮所說，要得到他，不怕那兩人生妒麼，必是先前借故把兩人遣走了。

陸羽不自覺摸着那發熱的臉，他眞如狄心蓮所說的英俊，甚至英俊得令媚娘也迷戀他麼？他不自知，因爲從來沒有人這麼對他說過，從小一塊兒長大的石梅沒說過，看着從小長大起來的三個師哥，也沒說過，師妹倒也有一面銅鏡，但他却只從水中，照見過自己的面影。

他溜下了山崗，他不該分心的，但又禁不住感到一陣喜悅，不由他不想到狄心蓮，打從昨晚和她相見，不過才一個對時罷了，但這位可愛的姑娘，倒比和他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師妹更親近，眞像相識了多年一般，她對他多好啊，不但一路暗中護送他，昨晚更救了他的命，而這一整天，都伴着他，而且，願意和他結伴同行，正當他走投無路的時候。

並非因爲他的脚下加快了，但心兒却又劇跳起來，在樹上，還有那山崗上，那情景，他永不能忘，他感到和師妹耳鬢厮磨時從未感到過的心悸，在樹上時，還可說媚娘在下面，但在那崗上呢？敵人可不在身側，爲何她仍然和他那麼親近，是不是她已對他生了情愛。

不是有了新人忘了舊人，他和師妹石梅只是兩小無猜，何況師妹現今在追殺他。而狄心蓮却是保護他，還救了他的命。

路不錯吧，他從小就會辨認星辰，方向不差，他順着大道走，不錯的，他繼續奔馳，雖然只有朦朧的月色，但他確知沒有人跟踪，那是眞的，雖然他分心，念念不忘狄心蓮，正因如此，他恨不得早早到達張家集，狄心蓮熟路，輕身功夫絕妙，也許繞道也會早到的，怎生才分手，他就這麼渴望再見到她，這一路狂奔而來，誰能跟得上他。當眞她和媚娘相比，誰更美呢？嘿，他這是怎麼啦，他答覆她的先前說的是眞心話，怎可拿那淫賤的媚娘來和她相比，對狄心蓮，豈非是不敬的冒瀆，何况她玉潔冰清，美得那麼清新。

洪山途中　追尋敵踪

未到半夜，他已來到了一個市集，因爲前面已是峻嶺崇山人烟已稀少，左近不會再有市集的。

他站在冷清清的街口，把身形顯露出來，若然狄心蓮早到一定會見到他的。

那不過是只有百十戶人家的小小市集，甚至連燈火也見不到一盞，那會有人。

有人，來路上傳來了脚步聲，陸羽才一怔，若是狄心蓮，怎會倒走在後面了，不料他尚未見到人影，手腕一緊，已被人拖到了暗處。

雖然無月有星，但夜半星光倍明，空曠的路口，看得清清楚楚。慚愧，只是前後之差，適才他立身之處，已站定一人，那人張大了咀喘氣，陸羽才認出是千手如來，驀見人影一幌，打集子裏又竄出一人來，陸羽可就不僅是慚愧了，而且駭然。

來的是雲中雁，顯然兩人不但一直跟踪他，這雲中雁還繞到他前頭，若不是巳到了地頭，他停下步來，只怕他還發覺不出，豈僅慚愧，更惶急，當眞七分武功，還得三分歷練。

慚愧，惶恐麼？他心下却又昇起更多喜悅，他不用回頭，也不顧回頭，也知道是誰把他拖到暗處來了，因爲他又被人摟在懷裏，因爲那人既要扣住他的手腕，另一隻纖纖玉手要從他肩後伸過來，捂住他的咀，他就成了被那人摟在懷裏了，就像日落前在那樹上一樣，一模一樣，不用問，甚至不用回頭，他也知是誰了。

但願路口的兩人別走，正因這兩人只在丈許處，相距得這麼近，摟住他的人才不敢放開手，才不動彈，因爲不敢出聲，千手如來出名的心狠手辣，雲中雁在江湖上也名頭高大，更非浪得虛名之輩，相距得這麼近，那敢出聲。

只見那兩人一碰頭，那雲中雁咦了一聲，道：「是你，那小子呢？」

千手如來上氣不接下氣，說：「好小子，再追下去，這兩條脚就不再是我自己的了，你走在前頭，怎倒問我？甚麼！憑咱們兩個大人，倒把一個娃娃丟了？」

雲中雁搔起頭來，道：「眞不中用，怕不是你大聲喘氣，被那小子發覺了，躲了起來，不過你放心，兩個娃娃若不是約定了，在這裏會合，這小子豈會一直奔向這裏來，有我雲中雁，不怕他們逃得出我的手去，不料你這麼不中用，坐下來歇一會吧，咱們來個以靜制動，不怕他們不現身出來，你過來。」

陸羽被那人拖得退後了些，因爲這兩人也走向暗處來了，那是街口傍邊的一個草寮，後面是山坡，顯是人家用來堆放雜物，左前面就有人家，草寮緊接着後園。

兩人走過來了，在柴門下坐了下來，雲中雁道：「就裏最好，道上來去的人，瞧不見我們，却躲不過我們的眼睛。」

陸羽大氣也不敢出，頸後溫暖的呼吸更柔和了，別說和這兩人相距太近了，而且身後是山坡，退無可退，總算天黑草又深，不出聲，不怕被兩人發覺，他閉上了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

這是甚麼時候，强敵當前，尤其是那千手如來，一身暗器歹毒無比，他倒享受起那份溫馨來，不，那不是要享受，而是不能拒絕那份溫馨，在她溫香軟玉的懷抱中，他怎麼拒絕呢？何況他不敢動彈，那狄心蓮正因不讓他動彈，不許他出聲，也才這般如此。

只聽那千手如來道：「你走在他前頭，倒把人丟了，別是你故意放走他吧？」

雲中雁道：「哼，你還說呢？你跟在他身後，人在你眼前，怎倒沒了踪跡。」

千手如來道：「罷了，現在我才相信，媚娘不許我傷他，另有緣故，媚娘說他劍術了得，不料脚底下的功夫也不差。」

雲中雁道：「你是說，媚娘不但愛他英俊年少，而且愛上了他的一身功夫，哼！小小年紀，他的功夫能高到那裏去，我不信，你說另有緣故，這句話才不錯。只不過我們不知是甚麼緣故吧了。」

千手如來道：「我却曉得了，因爲我

已瞧出這小子的武功門派來，你記得我們接到的那張帖兒麼？襄陽武景隆傳下來的那一張。」

「甚麼！」雲中雁顯然大吃一驚，道：「你是說，這小子是雲台十三門下，就是那個弑師的孽徒？但媚娘怎麼又不許我們傷他呢？」

千手如來道：「還說你聰明，原來是蠢得很，其實，也不怪你不曉得，天下武功，媚娘看得上眼的，數得出幾家來，雖說天下武功，源出少林，但多有青出於藍的。」

雲中雁道：「我明白了，媚娘一身功夫，集各家之長，不容她不捨難取易，純是苦練而後有成的功夫，她都棄而不取，原來是看上了雲台十三門的武功劍術，這就不怪了。」

千手如來道：「雲台十三門因爲當年出了一個孽徒，背叛師門，這事大概你也知道。」

「我曉得。」雲中雁道：「那十三門遍佈中原，門徒衆多，收徒一濫，難免良莠不齊，便因出了那一個叛徒，從此這一個當年威震天下的大門派，便沒沒無聞了，其實，再也不是雲台十三門，應該稱洛水雲台門才對。」

千手如來道：「你眞還不孤陋寡聞，正是這緣故，雲台門的人自從長一輩的一個個死了，人丁越來越少，因爲除了掌門人，一律不准再收徒，早年那接掌雲台門的石雷，也還在江湖中走動，近十年來，也絕跡不在江湖上行走了。」

雲中雁道：「你這叫做班門弄斧，提起這石雷，我不但會過，而且當年還同在保定府陸翼的家盤桓過幾日，石雷便是那次從保定府回洛水後，便絕跡江湖了，你知道爲甚麼嗎？你不知我却最清楚！」

陸羽心頭一震，這雲中雁提及的陸翼，正是他的爹，他師傅石雷，便是把他從保定府帶回洛水來的，那時他不過還是六七歲的小孩兒，只知道爹死了，孑然一身，家鄉連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忽然間，兩個師哥的話又上心頭，他二師哥唐堯怎麼說？說他爹是師傅石雷殺死的，因爲這緣故，說他是弑師的孽徒，才都深信不疑。

陸羽却不信，師傅把他撫養成人，恩重如山，更把風雷劍連環三絕招也傳給他了，分明是師傅百年之後，要把掌門之位傳給他，又怎會是他的殺父仇人，但兩位師哥的爲人，他豈有不清楚的，都正派得很，話出必有因，他不信，可不能無疑。

一隻手又悄悄伸了過來，輕悄悄地握住了他的手，因爲他心下激動，身子也不禁一陣震顫。

狄心蓮緊挨住他，怎會感覺不出來，是以才放開的手，又伸了出來，不過不再是扣住他的手腕罷了。

這雲中雁當時竟在他家中，既然眼見，當然最清楚了。

他恨不得跳出去，問個明白，幸是狄心蓮的手即時伸了出來，阻止了他。

他盼望這兩人往下說，那千手如來又說了，却轉變了話題，道：「你却不清楚，媚娘費盡了心機，也沒結交上一個雲台門下人，因爲雲台十三門中人，近十年來，和江湖中人斷絕了往來。」

「你說錯了。」雲中雁道：「石雷的大弟子，和武林中人多有往來，信陽黃大江，南陽白水門的掌門人白逸，和他就時有往還。」

「你是說奔雷手石開山？」千手如來乾笑了一聲，說道：「我還知道，他和這襄陽的武景隆最相好，要不，我們昨日也接不到那張帖兒了，但這三人雖然不時去探望奔雷手，他們往，那石開山却不來，我是說，雲台門下人不在江湖走動了，你想想，媚娘又怎能結交得上雲台門的人，每一提及，媚娘都好生失望，却不料這小子竟是雲台門下，現在，你都明白了吧？明白爲何媚娘不許我傷他了。」

千手如來說到這裏，那語氣中，透着得意，又道：「現在來說，是前天晚上了，媚娘若不是幾乎傷在他的劍下，還不知道他，就是雲台門下，以往她只是耳聞，現下既知風雷劍果然名不虛傳，饒是她集各家門派的功夫於一身，也幾乎傷在他手中，她還不把他當作寶貝麼，爲甚麼媚娘只是不許我傷他？雲中雁，我不是小看你，因爲媚娘知道，憑你手底下那點功夫，是傷害不了他的，但任他風雷劍了得，不用近身，我千手如來就能要了他的命，嘿嘿。」

兩人不言語了，夜風也像靜止了，好生失望的陸羽想：原來狄姑娘所說，句句是眞，眞是絕頂聰明，凡事莫不聞一知十，不，簡直是未卜先知。

但陸羽心下激動，却是因他爹的死，這雲中雁看來不是說假話，那麼，當今世上，這雲中雁是唯一眼見他爹死去的人了，難道眞是他師傅所殺？不，是說死在師傅劍下。那麼，師傅收留，撫養他，是爲了贖罪了，不怪師傅帶着他回到雲台，從此就絕跡江湖，甚至不談武學了。

雲中雁又在說了，道：「原來，原來如此，不怪媚娘倒把跟踪那兩個丫頭之事，放在次要了，倒責成咱們兩人暗中保護他。」

千手如來道：「因爲昨日接到武景隆那張帖兒，媚娘才變更了主意，雲台十三門的掌門，順理成章，現在由奔雷手石開山接掌了，由於以往和武林中人少了交往，故爾託白水門的白逸，信陽的黃大江，和這襄陽的武景隆，遍邀各門派的掌門，那意思是，要來一個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正位大典。」

雲中雁道：「這麼說，雲台十三門，又要重振聲威了，看來奔雷手石開山，想出來創一番事業，只不過放着這個弑師的孽徒在逃，門戶也未曾清理，師仇也未報，不怕江湖中人齒冷麼？」

千手如來道：「就我所知，說來也是巧了，昨日傳遞那帖兒的，你已見過了，那是武景隆的師弟，你和他雖沒交往，可也見過數面，但和我却是莫逆之交。」

雲中雁道：「你是說千手佛，哈哈，你們一個千手如來，一個千手佛，一般兒心狠手辣，臭味相投，不怪相交莫逆了。也不怪你知道得比咱們多。」

兩人越說聲調越高，甚至打起哈哈來，狄心蓮暗中在他臂上捏了一把，那掩住他咀的手，又已放開了。顯是示意他，仔

細聽眞。

不錯，要說江湖中的事，陸羽所知，眞是少之又少，但這武景隆時與他大師兄石開山往來，是以對千手佛也有個耳聞，哼！甚麼千手佛，千手魔才是眞，這武景隆師兄弟的功夫，並無過人之處，之所以在江湖上闖出萬兒，是因兩人所使用的兵刄，最是陰毒厲害不過，那是一種奇門兵刄，形似短叉，但攻近對方時，能彈出鉤刺，鎖拿對方兵刄，那左右的叉頭中，更會射出暗藏的毒針，就是說對方能躲得過那中間叉頭彈出的鉤刺，也躲不過那細如牛毛的毒針，既然近身發射而又無聲，對方萬難躲過。是以，武林中人對這兩人都避而遠之，漢江上下，也由他們稱王稱霸了。

陸羽早有耳聞，是因他師傅說兩人左道傍門，邪惡歹毒，不許他大師兄石開山與兩人結交，一次這武景隆去雲台相訪，被他師傅撞見了，事後對石開山嚴厲申斥，陸羽因此才對這兩人有所聞。

那千手如來不以爲忤，笑道：「你還不知道，他們那叉中的毒針，還是我配煉的，先前兩人的叉中，僅能彈出橫鉤豎刺，自從兩隻橫叉中改裝毒針，威力也更大了，就此你可知道，他們和我是怎麼個交情，即使是不可告人之事，也不會瞞我，何況是這點小事，不，這事對雲台門中來說，乃是一件天大的事，你要是知道了，必然大吃一驚，別說你萬萬想不到，便是我昨日聽千手佛一說，也難以相信。」

雲中雁道：「端的說甚麼，瞧你這般神神秘秘，我倒要聽聽，且看會不會大吃一驚。」

千手如來道：「石開山知會天下武林，無異發出了武林帖，弑師的孽徒，人人得而誅之，是不是？但你却想不到，石開山並非想要他的命，原來石雷在生時，那石開山雖然從小由石雷收養長大，有如父子，而且隨石雷姓了，又是首徒，但石雷却有意把掌門之位傳給這姓陸的小子。」

雲中雁顯然一怔，道：「可眞是想不到的，古往今來，上自朝廷，下自咱們武林門派，莫不立長不立幼，立幼亂必生，不怪石雷會慘死了，啊啊……」

千手如來道：「我知你在想甚麼，其實，我也這麼想，只怕殺石雷的，另有其人，必不是這姓陸的小子，也許就是……嘿嘿嘿！」

「石開山！」雲中雁道：「但奔雷手石開山怎又不殺這姓陸的小子呢？殺了他，豈不就鐵案如山了，若眞是他嫁禍於這小師弟，便有人懷疑，人死了，豈不就死無對證了。」

陸羽心頭一震，那狄心蓮又握住了他的手，他也不覺，雖然握得那麼緊。

殺死他師傅石雷的，難道會是大師兄？不會啊，怎麼會呢？師傅對他恩重如山，但對大師兄奔雷手石開山，更是恩比山重，比海洋更深，因爲師傅和石開山無親非故，從小撫養成人，眞個是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

却聽千手如來道：「第一，不用殺了這小子，也是鐵案如山，因爲這小子的爹死在石雷手中，子報父仇，自是千信萬信，無人懷疑，何況殺死石雷的短劍，乃是雲台門歷代相傳，雖非權劍，但歷代皆因掌門人配帶之物，石雷把劍賜給了這小子，那是衆人皆知，還用再對證麼？」

雲中雁說道：「但這小子若非殺死石雷的眞兇，留下他來，對石開山仍然有害無益，石開山不怕有朝一日，會水落石出麼？」

千手如來呵呵一笑，說道：「局外之人，那會曉得許多，那石開山要想轟轟烈烈，創一番事業，少不免要打天下，萬兒是闖出來的，不憑眞功夫，拳劍上見眞章，各門派不口服心服，這萬兒能立成起來麼？眞虧他想得到，他安坐雲台，連手也不用伸一下，便有人替他打天下了。」

「啊！」雲中雁道：「你是說，這姓陸的小子？」

千手如來道：「你倒也不蠢，你想想，石開山撒出了武林帖來，天下各門派，都已得到了知會，弑師的孽徒，人人得而誅之，是以這小子走到那裏，任何人也不能袖手，好啦，你且想一想，連媚娘也幾乎傷在這小子劍下了，能制服這小子的，天下能有幾人。」

拍的一聲响，是雲中雁拍了一個掌，說：「妙啊當眞妙極，眞虧奔雷手想得到，這小子逃遍天下，也就打遍天下了。」

千手如來道：「最妙不過的是，這小子不過是雲台十三門中年紀最小的徒兒，誰都會以爲他的功夫即使得到了眞傳，也還不到火候的，却已如此了得，那奔雷手身爲大師兄，自然更加了得了，還愁萬兒立不起來，連手也不用伸，很快就揚名天下了麼。我且問你，當你得知媚娘也幾乎傷在這小子劍下後，你有何感想？是否也驚訝，即使咀裏不承認，心下也驚讚風雷劍天下無雙？對那奔雷手石開山，以往你所知不多的，現下是否也另眼相看了。」

「原來……原來……」雲中雁道：「不過，話又說回來，雲台十三門中人，不在江湖上走動已多年了，都說風雷劍了得，以往眞還不放在心上，聽說還是眞有點道行，這姓陸的小小年紀，已然如此了得，那奔雷手石開山，就可想而知了。」

千手如來啞着嗓門兒，又一聲笑，說道：「這奔雷手拳劍上有點眞功夫，倒也不假，我看啊，他的心計才更了得。據千手佛說，石開山不殺這小子，只怕還另有緣故，只不過連他也還不明白而已，好了，現下你也該知道，媚娘費了這麼多心機，好不容易才發現了那兩個丫頭的踪跡，却在這緊要的時刻，倒分出人來，必要把這小子得到手中了。」

雲中雁道：「現下大江南北，誰不聽命於媚娘，現又佔據了珞珈山，連三湘也在她的控制之下了，三月後正聖姑之位，就要北入中原，那時不怕大河南北的武林，不聽命於聖姑，却不料這時候，闖出個奔雷手石開山來，若然石開山也眞雄心萬丈，要轟轟烈烈創一番事業，豈不是和聖姑分庭抗禮了。」

千手如來道：「如何不是，據千手佛說，奔雷手的正位大典，也正是聖姑正位的那個時候，正因這緣故，媚娘更要把這小子得到手中，她雖沒說，我可明白，第一，這姓陸的小子落在她手中了，不讓他在江湖上露面，石開山利用這小子揚名立萬之計自也落了空，對江南武林來說，雲台十三門，仍舊是個默默無聞的門派，奔雷手的正位大典，也就熱鬧不起來，更不要說轟轟烈烈了，啊啊……」

一言未了，陡然間香風入鼻，兩人身前，已站立一人，悄沒聲，忽然現出身來，別說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嚇了一跳，便狄心蓮與陸羽也吃了一驚。

媚娘！香風陣陣，衣袂飄飄。

媚娘對兩人點了點頭，道：「好一個千手如來……」

那千手如來和雲中雁已站起身來了，千手如來更是惶恐，道：「咱們可沒說你半句，眞沒有……」

媚娘媚聲輕笑，說道：「原來你只這點胆量，諒你也不敢說我半句壞話，我是說，不枉我對你另眼相看，這麼多人不差遣，却把你們兩人喚來，我的心思，竟然瞞不過你，好極了。你適才已把我的心意說出來了，倒免我多費唇舌，現在我問你們，人呢？那小子在何處？」

兩人低下頭去，雲中雁惶恐道：「我在前，他在後，奇怪，不料到了這街口，我兜截回來，却失了那小子的踪跡。」

千手如來道：「那小子脚下可眞快，但在我前頭，也不過半箭之地，絕逃不了，正因不見了那小子，又明知他不會遠去，故爾隱身在這裏窺探，媚娘，你放心，我猜，他一定藏身在近處，遲早會現身出來。」

媚娘道：「你這話說得是，不瞞你們說，我跟踪那丫頭，也在這裏失去了那丫頭的踪跡，雖然不見了那丫頭，但一發現你們隱身在此，我倒放心了。千手如來，既然我的心意也瞞不過你，你且說說看，爲何我一見你們，倒放心了。」

千手如來吐了口氣，媚娘沒責怪他們，竟似皇恩大赦一般，道：「這有何難明的，既然兩人都同時在這裏失了踪，顯然兩人事先約定好了，在此會晤。」

媚娘道：「好，這兩個娃娃必在集子裏，千手如來，你去集子右面等候，雲中雁去集頭，記住我的話，只要跟踪，不准你們傷害他，把這响鈴拿去，若我猜得不錯，九宮娘就在這山中，快去快去。」

兩人應了聲是，各自接了一個响鈴，如飛去了，這媚娘也落下了山坡。

却不料一隻手又伸了過來，掩住了陸羽的咀，狄心蓮在他耳邊低聲道：「這賊女人狡猾得很，別出聲。」

陸羽把那口尚未吐出來的大氣，又嚥了回去，他有多少話要說啊，可不是差點兒開了口麼，果然，那媚娘並未走遠，不，是繞了個圈兒，又溜了回頭，但顯然不知兩人藏身在崖下。

狄心蓮耳語道：「咱們假裝不見，快，趁她正望着街口，過去。」

溜過草寮左側，狄心蓮咦了一聲，聲音也提高了，說道：「奇怪，分明見到這裏有人，怎麼不見了？」

一見狄心蓮在草寮前面現出身來，便明白了，這媚娘顯然已疑心他們藏身在此，不如此，如何瞞得過她。陸羽溜遠些，像是隨後來的，也現出身來，向狄心蓮身邊走去，道：「天色這麼黑，只怕你一時眼花了，更深夜半，那有人來。」

狄心蓮道：「說得是，有道是疑心生暗鬼，我被那賊女人追得失魂落魄，雖然擺脫了她，兀自心驚胆寒，快走吧。好不容易擺脫了他們，倒別眞又遇上了。」

陸羽嘆口氣道：「狄姑娘，我已是有家歸不得，天下雖大，已無我容身之地，我們那去啊？却是我無暇問你，你和我約定在此相會，必有緣故。」

狄心蓮在他臂上擰了一把，雖然星光也不明，但他們相距得那麼近，她那發亮的眼珠兒又那麼黑白分明，是以也看得出她眼中的笑意，顯然讚他聰明，問得好。

狄心蓮也眞格的一聲笑，說道：「那賊女人跟踪我，不過是要找出我師傅的下落來，這麼一來，嘻嘻……」

陸羽道：「他們一定以爲你師傅藏身在這大山之中了，任她再聰明，再狡獪些，不怕她不上你的當，虛虛實實，眞是好主意。」

陸羽竟然……竟然也在她臂上擰了一下，和這麼個天眞又活潑的姑娘相處久了，不自覺陸羽也活潑起來了，何況他原本也是個活潑潑的年齡，何況也不由他不讚賞狄心蓮這份絕頂聰明的機智，不如此，如何騙得了這個狡獪的媚娘。

狄心蓮一聲輕笑，她原本愛笑，靜夜之中，那清脆的笑聲，眞像大珠小珠落玉盤，說道：「這麼一來，他們找啊，找啊，即使那賊女人再去喚來十個八個人，也得十日八日，才能找遍這大洪山，我却早已溜回頭，去和我師姊相會了。」

陸羽一直在暗中留神，雖然那媚娘沒動靜，但既然沒現身，自是仍然潛伏在側，忙道：「聽你這麼說，你師傅是眞躲在

巫山裏了，但你一些兒也不担心麼，你師伯一直躡踪在你師姊身後。」

狄心蓮又格的一聲笑，說：「爲何我說和師姊相會，不說去見師傅呢？他們狡獪，我們也不傻，剛才你說對了，這也是實實虛虛，師姊在那山脚下打一個轉，却又折而往南，假裝不知師伯躡踪在後。」

「妙啊。」陸羽說：「妙極了，這麼一來，你師傅明明藏在巫山裏，他們反倒不信，却在這大洪山裏找啊，找了又找，那麼，咱們快走吧，趁現下擺脫了他們，休要又被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踪跡。」

「不，」狄心蓮道：「誰說我要擺脫他們。」

陸羽是眞的一怔，奇道：「那是爲甚麼？」

「因爲那賊女人太狡獪了，」狄心蓮說：「我們若不在山裏現一下身形，讓他們瞧見我們眞入了山，他們也不會千信萬信。」

陸羽道：「你好大胆，不怕被他擒住麼？」

狄心蓮道：「我才不怕哩，在這平陽之地，咱們也輕易把他們擺脫了，何況在山裏，走吧，來，我們假裝他們已走了，假裝不知他們仍在這鎭上，我們却大搖大擺，順着大路走，過山到了三里崗，再折而往南，去和師姊相會。」

她眞不是小姑娘了，那聰明與機智，更勝過常人，但怎生比起和她同樣年齡的姑娘來，却更天眞無邪？她又握住他的手，是携着他的手，落下小山坡，上了大路，在她眼中，陸羽倒更像是她的姊妹，而不是相識還不到兩天的少年郎。

他們手牽着手，走了，陸羽可一直在提心吊胆，若然媚娘更聰明些，瞞不過她呢，豈不是弄巧反拙？

「別回頭。」狄心蓮用他僅能聽到的聲音，耳語說：「假裝他們沒跟來，我們一入山，你瞧吧，他們也就再不會跟在後面了。」

當眞他担心甚麼呢？在他的前途，横亘着凶險，甚至每走一步，都可能有凶險，遇到的每一個人，即使是不相識的，都要他的命，因爲更多的武林中人，都會接到大師兄所發出去的武林帖，因爲他是人人必得而誅之的弑師叛徒，但現在，目前，這媚娘非但不會殺他，甚至不許千手如來傷害他，說眞的，他不怕那雲中雁，但手中劍却擋不住千手如來的歹毒暗器，甚至連狄心蓮也怕了千手如來幾分，至少也忌憚幾分。

但現在可不怕，狄心蓮絕頂聰明，料事如神，就算他後知後覺，也巳明白了，即使媚娘這賊女人要把他擒住，也不會即刻下手的，因爲他和狄心蓮在一起，那媚娘雖要把他得到手，但也要從狄心蓮的行踪上，找出她師傅的下落來。

他頭也不回，瞧瞧狄心蓮像沒事人兒一樣，既然眼前毫無凶險，他倒畏怯麼。

他反而把狄心蓮的手兒，反手握在掌中了，當眞他一個男兒漢，倒不及人家姑娘洒脫麼，未免也太不出息了。

明知眼下沒有凶險，甚至把狄心蓮的纖纖玉手握在掌，他的心兒也不再跳得那麼厲害了，忽然，他想笑，他是眞笑了，只不過是狄心蓮看不見的，無聲的笑，因爲他忽然想到，這那是逃亡，那是像當今天下最最邪惡厲害的敵人就在身側，他和她，像甚麼？簡直像一雙併肩携手，夜遊的情侶。

多麼可笑，又多麼可佩，難爲狄姑娘小小年紀，竟能這麼沉着，竟能作到眼前有敵，而心中無敵。

不，她心中是有敵的，若不是心中有敵，她又怎會和他併肩携手，在山道上夜行，只不過她料事如神，料敵如指掌，而且把最最邪惡厲害的對頭，玩弄於股掌之上。

但願黑夜無盡，永不天明，但落下山，越過一條山溝，上到那嶺的最高處了，東方天際，現出了曙光，遒勁的清晨的涼風，把他們的衣衫吹得飄飛起來。

狄心蓮放開了手，大大地伸了個懶腰，說：「天亮啦。」

陸羽見她並不回頭望，也不敢回頭，他知道那三人一定跟隨在後，他也要假裝不知身後有人，道：「這是那裏啊，我們走了一夜，你一定倦了。」

狄心蓮遙望着東方天際，道：「雖然辛苦奔了一夜，總算把那賊女人擺脫了，你瞧，這就是大洪山的最高處，打從這裏起，我們就下山了，三里崗就在偏南近山脚處。」

陸羽道：「低聲些，你不怕被人聽了去麼？你說的那個賊女人，既然狡獪，我眞担心她欲擒故縱。」

他回頭望了，但未明欲曙天，只見到薄雲瀰漫中，樹梢在勁風裏搖曳。

狄心蓮脆生生大笑，道：「瞧你這點胆量，不瞞你說，這半夜中我一句話也沒說過，初時也眞担心，是以一路行來，無時無刻不在留心，若是身後有人必瞞不過我，你放一百個心，別說說話不會有人聽聞，即使打哈哈打得再响些，也不過驚起林間的宿鳥。」

陸羽道：「我還以爲你粗心大意，原來不動聲色，其實一路小心。」

狄心蓮道：「現在我可以對你說了，我爲何要去那三里崗？」

陸羽道：「你不說，我怎會明白。」

狄心蓮道：「因爲大洪山東面山路，只有三里崗這麼一個市集，那賊女人失去了我們的踪跡，必然以爲我們巳進入了大洪山，以爲我師傅就在這山中了，你想想，他們在山裏找啊，找啊，若然沒吃的，怎麼辦，山裏又沒人烟，不用說，就會到三里崗去備辦乾糧，我們去三里崗轉上一轉，現一現身……」

「他們就更信我們在山裏了，妙啊。」陸羽說道：「萬萬想不到我們却往南走了。」

狄心蓮道：「離了三里崗，我們却得日夜兼程，快快趕去洪湖和師姊相會。」

陸羽道：「啊，原來你師傅藏身在洪湖。」

狄心蓮道：「現在不怕告訴你了，那日我們護送師傅，故意北上，兜了個大圈兒，其實又往南邊去了，我們藏在船中，由水路入洪湖，你想想啊，我師傅斷了一臂，怎受得了那大車的顚簸，水路行舟，又令他們無踪跡可尋，那洪湖中沙洲又多

，湖上漁舟往返，又不怕被人生疑，豈不是絕妙的藏身之處麼。」

「果然妙極了，」陸羽道：「你要是不累，那麼，趁天色未明，我們快快上路吧。」

狄心蓮道：「誰說我不累，跑了一天一夜，身子又不是鐵打的，現在我們身在山頂上，不怕他們上山來，即使上山來，那時天亮了，我們老遠就能發覺，我眞想瞌一瞌眼兒。」

狄心蓮不是瞌眼，而是在眨眼兒，陸羽點了點頭，明白她這一陣言語，不是說給他聽的，若不搭腔，可就不像了，道：「別說姑娘你，便我也倦得很。」

說着，大大打了個呵欠，才又說道：「狄姑娘料事如神，你猜想的準沒錯兒，不如我們都瞌瞌眼兒。」

狄心蓮把他一拉，鑽入一叢灌木，道：「快，把衣衫脫下來。」

陸羽面紅耳赤，他的外衣早脫給狄心蓮了，日落前她假扮陸羽，把媚娘引開，現在仍在她身上，再脫，他就要赤身露體了。

狄心蓮見他窘極，噗嗤一聲輕笑，道：「我倒忘了，外衣在我身上。」

她急忙脫了下來，先脫陸羽的，再脫她自己的，她這是做甚麼啊？

狄心蓮折斷兩根灌木，分別用兩件外衣包好，道：「你說，像不像啊！」

陸羽明白了，道：「眞像，眞像我們在草叢裏睡熟了。」

「倦極了，」狄心蓮道：「一瞌上眼，豈會醒得來，我不過加多一份小心，也許他們早下山，在山口守候我們了，快溜下山去，趁天色未明，山林間起了霧。」

她打前面走，他在後面跟，東面的山路更陡些，走起來可也快了些，莫約辰初時候，巳溜過了山口，巳來到一個市集。

陸羽一怔，只道狄心蓮先前的一席話，是說給那看不見的三人聽的，不料她眞到三里崗，她說過，東麓只有一個市集，當然這就是三里崗。

狄心蓮回頭望了一眼，現下出了山，雖還不是平陽地，但巳可看得遠了，十數丈內，山道上見不到有人。

陸羽說道：「我們，眞要到市集上去麼？」

他瞧了瞧自己，又向狄心蓮身上望。

狄心蓮道：「怕甚麼，又不是衣不蔽體，窮鄉僻壤，沒那麼講究的，走罷，大大方方進去。」

只賸下貼身內衣的狄心蓮，那身段兒更窈窕了，她眞不是小姑娘了，成熟得令陸羽不敢把目光在她身上多停留。

狄心蓮買了兩大包乾糧，付了錢，對店家說道：「你猜，我們姓甚麼，我姓狄，他姓陸。」

店家是個老人家，道：「兩位少見得很。」

狄心蓮道：「我們是外鄉來的，要到山裏去，少則三五天，多則五七天，我們又會來的，一回生，二回就熟了，還沒請教老爹你貴姓？不瞞老爹說，後面還有我們的同伴，若是問了來，就說我們進山裏去了。」

店家道：「我姓王，這三里崗大半人家都姓王，原來兩位還有同伴，老漢記住了。」

別過店家，出了街口，不等陸羽開口，狄心蓮巳說了，道：「這樣才是實實虛虛，她以爲偏不上我的當，其實上了我們的大當，正因那賊女人太狡獪了，反倒不信人家說的眞話。」

陸羽道：「我說呢，怎生你倒自報姓名，原來要她眞以爲我們是故佈疑陣。」

狄心蓮嘻嘻一笑，道：「即使她先前仍然不信，跟踪到三里崗來，也才不會在山裏找啊找啊，而是向南跑啊跑啊，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她脚下不停，陸羽心下也不停在想：「若說那媚娘狡獪，這狄心蓮豈不更……不，聰明與狡獪，不僅有正邪之分，而聰明令人敬佩，狡獪却令人怕。」

他對狄心蓮越更敬佩，媚娘和那兩個武林高手，分明巳被她玩弄於掌上，她仍一再小心又小心，虛實並用，周全又細密，他，眞是望塵莫及。

怎生她仍不入山，仍然往南，甚至遠離了山麓？

來到了一個岔路口，狄心蓮望望天，太陽巳升得很高了，他的身上都見了汗。

「你信不信，」狄心蓮說：「他們會在那樹下歇歇脚，繞過崗後，快溜到樹上去。」

陸羽繞過小崗，縱身上樹，狄心蓮却沒跟來，他沒見狄心蓮的踪跡，却見來路上奔來了三人，雲中雁當先來到樹下，揭起衣襟來抹汗，東張又西望，對後而來的媚娘道：「路有兩條人却不見了，嘿！當眞是三十老娘，倒綳了孩兒，這一日夜，被兩個娃娃愚弄得昏頭轉向。」

媚娘用手一指，道：「那不是麼，東面山道上，那丫頭不是歇在樹下麼？」

怎麼一會工夫，狄心蓮巳去了那麼遠，顯然她在和人說話，只不過聽不到話聲，但看得出她在指指點點。

隨後而來的千手如來張大着咀喘氣，道：「現在你們該信了，那丫頭是個鬼靈精，也只不過那點年紀，能有多大點道行，她所說的一點都不假。」

雲中雁接口道：「還是媚娘有見識，宮九娘若眞藏在山裏，這丫頭豈會在鎭上留下姓名來，總算沒上這丫頭的當。」

媚娘冷笑一聲，道：「只怕不搜山，才上了這丫頭的大當，你們聽着了，這丫頭實是靈精，我可不信她的話，不搜山，只不過是改了主意。」

千手如來道：「甚麼，你仍然相信九宮娘是在這山裏？」

媚娘瞧了兩人一眼，道：「我只相信，九宮娘這兩個徒兒，無緣無故，絕不會在這大洪山左近現身，其實宮九娘巳斷了一臂，珞珈山巳落在我手中了，我早巳不把九宮娘放在心上。」

千手如來和雲中雁都不由一怔，齊聲道：「那麼……爲何……」

媚眼道：「尋找出宮九娘來，不過是除後患而巳，却是那日我才知道，她那老公並未得到九宮劍法的眞傳，你們明白了麼？」

雲中雁啊了一聲，道：「原來媚娘你要尋找的，不是宮九娘而是九宮劍法。」

媚娘揚着眉兒一笑，道：「千手如來，我的心思總瞞不過你的，你且猜上一猜吧。」

千手如來啊啊連聲，眼珠子直轉，道：「好，猜上一猜，那日你和宮九娘過招，才知九宮劍法，非僅名不虛傳，而且異常了得，宮九娘斷了一臂，和你仇深似海，她那老公既未得到劍法的眞傳，你只能求諸她的徒兒了。」

媚娘點頭道：「總算你一點便透，宮九娘這兩個徒兒中，這小的一個鬼靈精，也必得到宮九娘更多喜愛，她既然最聰明，九宮劍法的秘奧，也必多領悟。」

雲中雁道：「原來你不是要找出宮九娘來，而是這一日夜跟踪的這小丫頭。」

媚娘道：「那也不是，找的仍是宮九娘，你們想想，宮九娘斷了一臂，珞珈山的祖居被我佔了，要報仇，怎麼辦？」

千手如來道：「把不傳之秘的劍術秘奧，也傾囊轉授她這兩個徒兒，原來……原來你的目的在劍，不在人。」

媚娘道：「武林之中，各門各派，莫不如是，掌門人若不私藏下三兩手絕招，何能服衆，宮九娘這兩個徒兒年紀都還小，傳授心法絕招，本來都不到時候。」

千手如來讚道：「媚娘，我是對你口服心服啦，你不是人間的聖母，簡直是天上的菩薩，不用屈指一算，你總是瞭如指掌，我替你說了罷，宮九娘必要在兩個徒兒中擇其一，傳授本門心法，本來都不到時候，現今她一臂已斷，又知你在追殺她，自知朝不保夕，隨時隨刻都會喪命，她那本門心法與絕招，必然要及早傳授。」

媚娘道：「那日我本來可以取她性命，她一臂已斷，只要加上一劍，就結果了她，若不是看在她這九宮劍法上，我豈會手下留情。」

雲中雁笑了半聲，說道：「媚娘，千手如來說你是菩薩，那眞是一些兒也不假，雖然沒普渡衆生，但武林中人，却普沾妳的甘露，都盼望得到妳的慈悲，却不料你對宮九娘也慈悲了呢？憑你媚娘集天下武功於一身，要殺宮九娘，還會不易如反掌，你說她斷了一臂，倒從你手底下逃了去，原來……哈哈，原來你又愛上了她的九宮劍法。」

媚娘道：「這宮九娘在我手底下，竟然走了三十多招，你說對了，我對她的劍法，越鬥越愛，是以才一念慈悲，現下你們該明白了，你們也該知道我的心意，不待那宮九娘把她本門心法與絕招傳授給她這徒兒，你們不准傷害她的性命，這早晚我們就會找出她來，這時候，我不得不告訴你們。」

千手如來說道：「這徒兒……妳是說，宮九娘會把她那本門心法，傳給這個丫頭。」

他向狄心蓮一指，坐在那道傍樹下的狄心蓮，仍然抱着膝頭，說個不休，眞像她對面有一個人，啊啊，陸羽明白了，她是要這三人以爲她對面有人，這人，當然是他了，這三人既知狄心蓮和他就在眼下不遠處，自是不疑心樹上近處有人，這會言語無忌。

好一個……聰明絕頂的狄心蓮，知道到了這岔路口，這三人一定會停下步來，她坐在那當眼處，這三人一見，自然也停下不追，還怕他們不交談，不說出眞心實話麼？

媚娘在做甚麼，目不轉睛，望着狄心蓮的一雙眼兒，瞬也不瞬，啊，咦！

陸羽像是陡然間才發現，才把這媚娘的眞正面目看得眞切，若是換一個地方，陡然間單獨與這媚娘見了面，他會不會把這媚娘認作是狄心蓮？這媚娘豈僅像極了狄心蓮，而且年紀看來也大不了多少。

要知陸羽眞還是第一次在白天，認出媚娘的眞面目，其實昨晚相距得更近些，但那是在星光之下。

這媚娘眞像狄心蓮麼，不是，只不過他見過的美貌的女人太多了，而美貌的女人，看來都有些相似的，他又是那麼個一見女人就靦覥的少年，別以爲他也曾和狄心蓮在燈下同席，這一日夜又那麼親近過，其實在她面前，面對着面，他從不敢正眼相看，莫不是目光才一接觸，他已急忙掉開頭去，因爲狄心蓮美得令他不敢逼視，偏是那狄心蓮面對着他，那麼爽朗，那麼言笑無忌，其實，若然再看清楚些，這媚娘再是駐顏有術，眼角上的那十分顯著的魚尾紋，已刻劃出了的年齡，看來相似，其實相差大了。

媚娘這是做甚麼，那一雙眼兒眞迷人，但看不出有一絲邪惡來，千手如來與雲中雁也覺出來了，也在疑惑地望着她。

媚娘說：「也許就是緣份吧，你們猜，怎麼着，我還是眞喜歡這丫頭，你們說，她不是有些像我麼？」

她說像，那兩人那會不趕快奉承，千手如來道：「當眞有些兒像。」

「我說不，」雲中雁道：「媚娘美得天下少有，人間無雙，再說，那丫頭不過是個雛兒，那有你媚娘迷死人的風韻，更沒一些兒風情。」

媚娘嬌媚地，嫣然一笑，說道：「我是說，這小丫頭精靈，那份聰明，不在我之下，長大了，怕也不是個美人兒，我還是眞喜歡她。」

雲中雁啊了一聲，道：「憑你媚娘的身手，昨日在那農家，你就可隨時隨刻取她性命，現在我才明白了，原來你喜歡這丫頭。」

千手如來笑道：「因爲喜歡，故爾才不擒住她來逼問，媚娘只要伸出一根指頭兒，還怕她不招出來麼，倒要費這麼大的勁做甚麼，雲中雁，論輕功，你是第一，不過太蠢了些。」

媚娘瞟了千手如來一眼，說道：「我就知瞞不過你，待得找出她師傅來，待宮九娘把她的本門心法傳給了她，那時我再收服這個丫頭也不遲，故爾我不許你們傷害她。」

「還有他，」千手如來道：「妙啊，那時一雙金童玉女都有了，聖母身邊，豈能沒金童玉女。」

「當眞妙極！」雲中雁拍一下手掌，道：「金童留下來自用，嘻嘻，媚娘你分身不暇時，玉女却可替你代勞，妙啊，妙……」雲中雁不再搓手了，但也不垂下手來，而且退半步，再退一步。

原來媚娘面上凝霜，目中發出冷芒，嚇得雲中雁話未說完，已急忙停住了口。

陸羽眞不明白，這雲中雁也是湖上出了名的人物，怎生會對媚娘怕成如此？

他也無暇明白，心頭火起，雲中雁的話中意，他豈有不明白的，簡直下流無恥，涉及狄心蓮，更令他惱怒。

只聽千手如來道：「快，那妞兒站起身來了，快走。」

媚娘一擺手，道：「既已知道她們確實往南，那就不用追了。」

千手如來道：「你的意思是，我們逕赴洪湖？」

媚娘道：「這一日夜中，你們想想看，她佈下了多少疑陣，這丫頭實是個鬼靈精，若被她發現了我，倒打草驚蛇，逕赴洪湖守候，豈不更妙，她不見我們跟踪，便不再小心防範了。」

雲中雁道：「好主意，媚娘你實是高人一等，這就叫做欲擒故縱。」

媚娘冷冷地說道：「我又不要擒她，縱甚麼。走吧，她走東，我們走西，過穿大洪山那險口南下，走洪湖倒是捷徑。」

雲中雁討好媚娘不成，不料又把話說錯了，自打了個咀吧，道：「我該死……喂，等一等我。」

那媚娘在前千手如來緊隨其後，早已連接兩個起落，眨眼間，雲中雁亦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陸羽大大地吐了一口氣，啊喲！誰在他頸後吹一口氣！

他未回頭，一隻手已伸出來，按住了他的肩頭，同時傳來格格連聲嬌笑，說：「又嚇了你一跳，眞沒用。」

是狄心蓮。陸羽皺了眉兒，道：「這三人才走，你來得太快了，眞不怕被他們見到麼？」

「怕什麼，」狄心蓮說：「雖然費了些手脚，總算把他們擺脫了，人家已去遠了，你瞧，現在已不是我們躲着他們，而是那賊女人生怕被我們發現了她的行踪，你瞧那山上，他們去得有多快。」

山上，因爲是山上高處，也才能見到，其實已在一里地外了，那雲中雁已追上了兩人，三人正越過一個石崗，落在山那面去了。

狄心蓮抱着樹身，道：「現在沒事了，我倒眞倦了，喂，我這計兒，你說妙不妙．我歇一會兒，你把聽到的，說給我聽聽。我要你親耳聽到，那賊女人把你當作心肝寶貝兒，怎生對你着迷。」

她格的一聲笑，陸羽的嫩臉被她笑得紅透了，狄心蓮就是這一宗兒不好，這麼大的姑娘了，仍然言語無忌，這樣的話兒，她竟然毫不在乎地就說了出來。

她半閉的眼兒瞅着他笑，但忽然大睜開來，說：「你笑？笑甚麼？」

他笑了麼，那是眞的，雖然臉紅，但心裏眞想笑。「沒有啊。」他說，把頭掉了過去。

她怎會想到，這一番，她却猜錯了，這三人適才提起他，却是在談論她。若然她知道了，一定會羞極，也惱極了。

不，不能告訴她。

「你非說不可！」狄心蓮雙腿勾在樹上，霍地垂下半身來。

啊喲！他坐在樹椏上，躲無可躲，他壓根兒不想避開。說道：「你，放手。」

「你說是不說，」狄心蓮擰着他的半邊耳朵一扭，說：「你瞞不過我，那賊女人一定說了我甚麼，一定不是好話，你快說了便罷。」

「我說，你放手。」眞痛，要知她垂下半身，半身的力道也就集中在她手上，怎會不痛。

但他說的不是眞心話，他是不願她放開手的。

「怕你不說。」狄心蓮却放開了手，格的又一聲笑，說：「你要不說眞話，我還要擰的重些。」

陸羽道：「我不瞞你，適才他們說的眞是你，原來，那媚娘也喜歡你，說你伶俐又精乖。……」

狄心蓮啐了一口，道：「怕我不曉得，她罵我鬼靈精，昨晚她已經這麼罵過我了。」

「但她眞是讚你，不是罵你。」陸羽一本正經，說：「那媚娘還道，要把你收留在身邊，那意思，要你作她的徒兒。」

狄心蓮更狠狠的啐了一口，道：「她死在眼前，還作夢哩。等到我師傅的獨臂運用自如了，就要她的命，咱們再也不怕她的離魂彈了。」

陸羽道：「正是呢，她還說了，原來她還沒得到你們那九宮劍法的心法，說你師父一定還留下了不傳外人的絕招。」

狄心蓮哼了一聲，道：「這賊女人的一身功夫，原本就是用……用……」她又啐了一口，到底也還有她說不出口的，道：「從各門派騙來的，無不是精絕奇詭的絕招，但任她厲害可也不是我師父的敵手，她又怎會不對我門中的劍法眼紅。」

陸羽當下把媚娘自道的心思，和千手如來猜出來的說了，自然隱瞞那不堪入耳的言語，道：「現下我才明白，不僅我，她也不許他們傷害你，她還說，在你和薛紅姑娘之中，你師父一定更喜歡你，早晚要把你作爲她的傳人，傳你心法絕招。因爲這緣故，這才只是暗中跟踪你，不願擒住你們來逼供。」

狄心蓮道：「原來那賊女人是這個主意，說眞的，我和師姊又担心，又疑惑，這賊女人又毒又邪惡，有甚麼事作不出來的，若然我們落在她手中，必然要吃盡苦頭，眞要動起手來，我和師姊可不是她的敵手，何況她狡猾又陰毒，明鬥已不是敵手，暗箭更難防，何況還有師伯帮助他，千手如來更是厲害。」

她大大的舒了一口氣，跳下樹去，叫道：「下來啦，現在我們不用躲藏。大胆走路，我計算時日，師姊已該入山了，只怕已到了師父身邊。」

× × ×

火光照亮了狄心蓮的臉，紅紅的嬌艷欲滴，他又想起了媚娘，艷陽下的媚娘，眞和狄心蓮有些相似。

狄心蓮眼光一瞪，說：「你瞧着我不轉眼幹嗎？」

當然她不是惱，她怎會惱呢，這靦覥的少年，雖然和她只相處得兩日，她已對他太清楚了，她是假裝惱，心下却在奇怪，爲何他不敢正眼瞧她的陸羽，非但不轉眼，而且咀兒微張，分明在訝異？

陸羽垂下頭，把那火堆撥弄起來，說

：「沒甚麼，我不過想起那千手如來的一句話來，他說：你像媚娘，敢情眞有些兒相似。」

狄心蓮啐了一口，說：「好哇，你說我像那淫賤的賊女人，我不依。」

陸羽道：「但是眞的，眉目之間，鼻兒咀兒，眞有些相似，甚至神韻，今日我才把她瞧得清楚了。若是……若是……」

他又抬起頭來了，不但不避開她的目光，而且也把眼睛睜大了。

狄心蓮說：「若是甚麼？」

陸羽說：「當然不會，不，不會的，今日我沒離開過你。」

狄心蓮奇道：「究竟你說些甚麼？」

「我是說。」陸羽道：「讓我把你瞧得清楚些，好不好，我眞怕，若是那媚娘忽然來到我面前，而你又不在我身邊，我眞怕會把她認作是你。」

狄心蓮看的出來，陸羽面上掠過一抹恐懼的陰影，若不是心裏害怕，又怎會形諸於色。

她怔住了，難道她眞像那賊女人？當眞她從來就沒面對面，清楚地瞧過媚娘。珞珈山上初遇媚娘，是夜晚，但一見面就拚鬥得你死我活，前晚才是第二次見面，却天黑又沒燈光，今日倒是看得清楚些了，但隔着一個山溝，沒十丈也有七八丈。

那麼，她眞像那賊女人了，她奇怪又氣惱。

「我不信。」狄心蓮說：「即使眞有些相似，我不信你會分辨不出來，那賊女人多大年紀了，我不信你會蠢到分辨不出年齡來。」

陸羽道：「奇怪的是，看來她不比你年長多少，你們倒像是姊妹同胞，不，以年齡來說，該是母女。」

狄心蓮又狠狠地啐了一口，道：「你越說越不成話了，好吧，就讓你認清楚些吧。」

迎着火光，面對着走近來的陸羽，仰着臉兒，說：「我眞不信有這樣奇妙的駐顏術。」

驚奇克服了他的靦覥，他走到狄心蓮面前，不料她忽地一躍而起，寒光陡閃，把陸羽嚇了一大跳，說：「你……你！」

「是我。」未現人影，先已聞聲：「是眞的，他說的一些兒也不假。」

狄心蓮把撥出一半的劍還了鞘，叫道：「師姊，噯呀，原來是你。」

「你們好大胆。」從林中現出身來的雪裏紅說：「不去見師父，倒在這裏生起火來，你不怕把那賊女人引來。」

火光照耀下，薛紅的紅衣更像一團火焰一般。又道：「我在山上見到林中的火光，跑來查看，原來是你們。那個賊女人呢？」

狄心蓮說道：「我不先去見師父，却在這裏生起火堆來，就是要把那賊女人引來。」

薛紅道：「你敢是瘋了。」她按着劍柄，四下裏望。

狄心蓮道：「我是說，若那賊女人跟踪進了山，我寧願未見師父之前，先誘她現出身來，我一點也不瘋，你倒是想想看，現在我倒放心了。」

陸羽道：「狄姑娘也太小心了，原來你在這裏生起火來，是這個緣故，這時候，那媚娘早在百里外了。」

狄心蓮道：「未見師父，不知師父的武功復原了沒有，怎能不小心，何況還有一個雲中雁，再加上一個邪惡的千手如來。師姊，你是不知道，那賊女人原來還有兩個帮手。」

當下把這一日夜的經過說了，薛紅道：「却也虧了你，我就知你這鬼靈精一定能擺脫得了那賊女人，快走吧，把火熄了，快去，師傅在等你哩。」

踏着山月，薛紅在前帶路，落山又過澗，穿林再又越過一道山嶺，聽薛紅一說，才知她未到巫山，半路上已把她那師伯擺脫了。

雪裏紅道：「其實，走到半路，已不是他跟踪我，而是我躡踪在他身後了，既然他已上了當，眞以爲師父在巫山裏，我費事再耗時間，今日天沒黑，早已回到師傅身邊了。」

狄心蓮忽然低叫了聲：「小心！」

三人一錯身，只見朦朧月色下，一人阻住去路，那人道：「這時候才小心，不是太晚了麼？隨我來。」

狄心蓮叫了聲師傅，原來是宮九娘，陸羽見到了她那虛飄飄的左袖。

陸羽一路之上，先還在小心辨認方位山路，荒山何來道路，連方位亦早失了，唯一能辨認的，是前面宮九娘傍身之處，是山崖中僅見的高崖下，再辨認清楚些，原來是個霧鎖雲封的山谷，兩面高崖矗立，谷中樹木參天。宮九娘在谷口回身過來，才對狄心蓮道：「你先安頓了他，紅兒隨我來。」

陸羽待要上前拜見，那宮九娘已帶着薛紅，忽忽走了。

狄心蓮暗中把他的袖管一拉，道：「這不是講虛禮的時候，顯然師姊已稟過了，師傅早已知道你是誰，快隨我來。」

不錯，這宮九娘在道上忽然現身後，曾對他凝視了一會，分明還點了一點頭。

陸羽道：「狄姑娘，你師傅好生慈祥，看來已大好了，先前她來到左近，我們竟然都沒發覺，端的好身手。」

「噓！」狄心蓮說：「別出聲，你沒見師傅低聲說話麼，她一定帶着師姊巡查去了，若是她大好了，武功已完全復了原，她就不會這麼小心了。跟我來。」

進入谷中，抬頭已不見星月，簡直就是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一路行去，更是牽衣掛袖，可知谷深林密，若不是狄心蓮牽着他的手，幾乎難以舉步。

不多一會，狄心蓮停下步來，說：「到啦，進來。」

陡然眼前一亮，他被狄心蓮一帶，幾乎被門檻絆了一跤，待他看明白，身已在一間石室中，狄心蓮正放下簾子，原來那簾子是用未去毛的獸皮所縫製的，又厚又重，遮擋住了燈光，不怪到了門口也不見光。

狄心蓮道：「這裏原本是沒人居住的，不過是早年入山打獵的獵人就崖下的石洞，砌出來歇脚的，是以簡陋得很，有時也用來存放些獸皮，你是沒有見到，那皮簾上也長出青苔來了，和崖下的石頭也一模一樣，若不是有人指點，到了門口，你

也不會知道這裏有石室。」

狄心蓮把油燈撥亮一些，可不是很簡陋麼，靠着天然崖壁，用石砌了個石桌，裏面隱約可見有石床，甚至也不是油燈，不過是崖壁上挖出個小洞，燒着松油，是以冒出大股黑烟，不過把石室照得好不明亮。

狄心蓮進去又出來，說道：「師傅的舅舅有個朋友，原是在此打獵爲生，這石室就是他早年砌的，後來年老，不打獵了，也就棄置了，師傅年輕時候，跟他舅舅來過，知道有這麼個地方，因爲那獵人也用來收藏些獸皮，當然就沒告訴人，是以山下的人也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

陸羽道：「果然隱秘得很，那谷中的樹木又那麼密茂，草又深，有路也不會被人發覺。」

「路是人走出來的。」狄心蓮道：「那獵人早已絕跡不入山了，那會還有路，你平日進出可要小心，別弄斷了樹枝，也別踐踏山草，今晚是帶着你，要不然，我們總是高來高去。」

陸羽道：「我記得了，不怪你一路行來，都小心翼翼。」

火光陡然一閃，陸羽急回頭，只見門口已進來了兩人，狄心蓮道：「沒人吧，這時候，那賊女人早在百里外了，任她狡獪，也被我騙得昏頭轉向來，」她向陸羽伸出手來，說道：「把你那袋乾糧給我，這就是假假眞眞，那賊女人以爲我故意買乾糧，騙她上當，那會知道，我們眞用得着。」

薛紅說：「師傅，你瞧她有多得意，你這小鬼頭，待她知道上了你的當，回頭來你就知道厲害。」

「待她回頭來，」狄心蓮眉兒一揚，道：「那得多少時候，才能尋遍方圓數百里的洪湖，你不想想，洪湖中有多少沙洲，又有多少個漁村，原本是只能騙她於一時。」

進得門來，一直對陸羽含笑凝視的宮九娘道：「心蓮說得不錯，江湖上替她賣命的人這麼多，除非我們遠走高飛，早晚也藏不住的。」

狄心蓮的眉兒揚得更高了，氣道：「那時候，她不找來，我們也要去找她算帳，那時候，也該是雪峯老人約定的時候，師姊，你對師傅說了沒有？」

她狠狠地啐了一口，又道：「師傅，師姊，你們猜，那賊女人爲何要佔我們的珞珈山，眞眞不要臉，無意中，我倒探出她的用心來，那淫賤的賊女人，竟要當聖姑，要在我們那珞珈山上，正聖姑大位，還要受人朝賀，眞教人噁心。」

薛紅哼了一聲，說：「師傅早曉得了，原來那雪峯老人之所以約定我們在武昌見面，也正爲這件事，只因我們不在江湖行走，少與武林中人往來，才不知道。你想想，既然她要正聖姑之位，又要受到武林中人的朝賀，自然江湖上早已轟傳開去了。」

狄心蓮道：「啊，原來師傅早已曉得了。我眞不明白，爲何武林中這麼多高手，又都是各門派成了名的人物，倒都甘心受她指使，拜倒在她裙下。」

宮九娘面色一沉，道：「女孩兒家，休問許多，却是你們這一日夜，也够辛苦了，快來坐下，坐下好說話，客人在此，也不讓坐。」

宮九娘進得門來，三人就說個不休，陸羽這才上前拜見，狄心蓮道：「師傅，你萬萬想不到，那賊女人竟差點傷在他劍下，他也沒去處，所以我和師姊商量，才帶他來見師傅。」

宮九娘把陸羽拉起身來，讓他坐在她身邊，說道：「其實，那雪峯老人雖未明言，但既命你二人暗中護送，也就有此意了。」

狄心蓮道：「莫非師傅早和雪峯老人相識？」

宮九娘道：「老人指峯爲名，你二人又得他相識，並以護送相託，我已知他是誰了，但老人家既不明言，自有緣故，早晚你們再見老人家，自然就知道了，這時休問許多。」

陸羽聽她們提起那老人家，只道宮九娘會道出老人的來歷，不料好生失望，因爲他日思夜想，總覺這老人和他必有淵源，怎生偏不明言呢？

宮九娘對陸羽道：「我這徒兒已把那晚你們中發生的事故，對我言說了，我也知你尚不知那老人家是誰。」

狄心蓮道：「師傅我替你說了吧，那雪峯老人和他必有淵源，否則豈會這樣對

他盡心又盡力，其實，我早已這樣對他說了，只不過他想不起本門中有這麼一位尊長。」

宮九娘瞪了她一眼，道：「多咀，老人家既不明言，自是他負屈蒙寃，眞象尙未大白，此時說出，多有不便，妳休要多咀。」

狄心蓮眼睛又亮，哈了一聲，道：「老人家若不是他本門尊長，有何不便的，因爲他現下是雲台門叛師的孽徒，眞象未大白之前，他仍是待罪之身，若不是本門中人，他顧忌甚麼呢？師傅，你這句話倒提醒了我，其實那老人家已無異承認是雲台門中人，是他的尊長。」

那雪裏紅也插咀道：「師傅，不怪師妹多咀，那晚若不是我們親眼見到，他那師傅被殺之時，他實是不在當塲，擺明着如山鐵證，怕不也會寃枉他，他早沒命了，師傅你是沒見到，他有多可憐，眞是死而復生。」

狄心蓮道：「是眞的，雪峯老人抱走他時，我們眞以爲他已死了，可憐他已成了個血人，北地春寒，加上連夜雨，全身又已濕透，那會不僵硬，却也幸虧這麼一來，他那大師兄和師妹，也才以爲他已沒命了，也才放過他。」

薛紅道：「那時我們在崖上，天色那麼黑，山崖又那麼陡，地勢又不熟，便有通天的本領，救他也來不及了，眞是天可見憐，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不免心寒。」

宮九娘不再阻止，滿眼憐惜，望着陸羽。

低着頭的陸羽，早已淚流滿面。

狄心蓮又道：「偏有那麼巧，若不是我們懇求雪峯老人救助，他不點頭，我們就死纏不休，也不會跟在老人家身後，也不會去到雲台，也不會親眼見一切。」

「雖然不知誰嫁禍他。」薛紅道：「但他師傅死時，我們却親眼見他在練功夫，和他師傅居住之處，相隔一重院落。」

狄心蓮道：「他練了不下一個時辰，那老人家也偷偷地瞧了一個時辰，我們却偷偷地跟在老人家身後，時間那麼長久，師姊差點兒睏倦得睡着了。」

「誰說我睡着了，」薛紅說：「我不過閉着眼睛養養神，你不想想，靠在那牆角，個多時辰不動彈，我問你，你睏是不睏，我眞不解，老人家既然也是雲台門中人，本門武功，怎生也瞧得津津有味。」

宮九娘瞧着陸羽不轉眼，說道：「我却曉得。我也明白了。」

兩個姑娘睜大了驚奇的眼睛，薛紅說：「啊呀，師傅，莫非你也暗中跟隨北上了？」

宮九娘道：「你們不是說，媚娘那賊女人，幾乎傷在他劍下麼？就憑你們這一句話，我已知道了，那雪峯老人救他，是因爲和他有淵源，而且還是非管不可，老人家在呂梁山頭現身出來，指點你們去尋訪神醫，又豈無故無因。」

狄心蓮喜孜孜，說道：「原來老人家和我們也有淵源，那可好了，那麼我們的事，他也非管不可。」

宮九娘道：「雖非深厚的淵源，但當年老人家和我爹，你們的祖師論劍三日，成了莫逆之交，是以我對雲台門中事，知之甚詳。別說老人家不信他會弒師了，便我沒眼見，我也不會相信。」

宮九娘忽然嘆了口氣，道：「廢長立幼，致亂之由，上自朝廷如是，小之武林門派，亦所難免，眞是聞之足戒，你們不用猜疑，我足未出山，只不過雲台風雷劍，十有三招，除掌門之外，一般門徒，僅傳其十，當年雪峯老人和你們的師祖論劍，三日夜不曾分得勝負，乃是我親眼所見，他……」

宮九娘對陸羽點了點頭才又說道：「你們想想，他多大一點年紀，能有多大功力，那媚娘便也勝來非易，他豈是媚娘的敵手，除非……」

狄心蓮把手兒拍了一下，說道：「我明白了，他師傅把只傳掌門的那餘下三招，傳給了他，因此才招致了殺身之禍，他也才被人嫁禍，是……是了……」

「住咀！」宮九娘喝道：「這也是我們外人能插咀的麼，雪峯老人在雲台留下來，也爲此故，眞兇是誰，雪峯老人必能找出，休得胡言亂語。」

滿面淚痕的陸羽，把嘴張大了，顯然這師徒三人的一席話，觸發了他的回憶，往事湧上心頭，這麼說，難道他大師兄，那奔雷手石開山，竟是弒師的兇手，而且，他不止一次，見到石開山對他切齒咬牙，目露兇光，而且總是他和師妹在一起，師妹石梅天眞無邪，和他親近總不知道避人耳目，每當那時候，被石開山見到了，他就會切齒咬牙。

陸羽怎會不明白，雖然石開山和師妹年齡相差了一大截，大師兄對她，却不懷好意，他也知道，石開山對他因妒而恨，而且恨極了他。

陸羽淚未乾，已又滿身冷汗，是驚恐，還是心寒，不，他不敢想，更不敢承認，這怎麼可能，若說師傅對他有恩，那麼對石開山，更是恩如山重，因爲師傅和他非親非故，收養他，而且從師傅姓了，無論恩與情，都有如父子！

一隻手伸過，撫着他的肩頭，是宮九娘，說道：「你不用傷心，不白之寃，早晚就有水落石出之日，何況有了雪峯老人替你出頭作主。」

狄心蓮道：「師傅，有一事，連師姊也還不曉得的，那石開山已請託友好，撒發出武林帖來，宣告了他的罪狀，請各門派的人協助緝拿他。」

薛紅嗤的一聲笑，說：「哼，我就曉得了，那日我往西去，在雷河那店中打尖，已聽得兩個江湖中人傳言了，說是襄陽武景隆請託各路朋友，助雲台十三門清理門戶。」

狄心蓮却笑得格格連響，道：「我且問你，自家的門戶要請人家相助清理，那石開山不怕丟臉麼，師姊，你不曉得的，還多着哩，原來他師傅一死，因爲尚未立下掌門，他以大師兄的身份，順理成章，接掌了門戶，更要轟轟烈烈，大開拳脚，揚威江湖。」

薛紅道：「師傅，你聽聽，這小鬼在自打咀吧了，既然清理門戶也要請人相助，還揚啥威？」

狄心蓮道：「你那會想到，原來他想坐享威名，要他，」她向陸羽一指，才又說道：「原來要他去打天下，你們想旣然撒發出了武林帖，他走到那裏，人人義不容辭，攔截擒拿，不用說，他走到那裏，就打到那裏，想不揚威也不行。」

薛紅說：「啊！當眞，他那晚幾乎傷了媚娘，若然傳揚開出怕不天下揚名。」

狄心蓮道：「啊呀！他不過是雲台門中武功劍術還未到家的小徒弟，已然如此厲害，石開山是他大師兄，那還了得。」

「當眞，好主意，」薛紅說：「那石開山高坐雲台，連手也不伸一下，果然就坐享威名了。」

「於是，」狄心蓮說：「多年絕迹江湖的雲台十三門，威名遠播了，提起雲台門，誰也知道掌門人石開山。」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宮九娘亦不阻止，不言也不語，只是默默地點頭。不，她三人一些兒也不像師徒，更像母女，陸羽好生羨慕，多慈祥的母親啊，若然他也有這麼個慈愛的娘。

「原來……原來如此。」宮九娘點着頭，開口了：「好一個厲害的石開山，他這一石，何祇兩鳥？」

狄心蓮道：「他這一擧，不祇三得，而是四得五得，石開山揚名天下，却也把他的罪狀佈告了天下，更不怕他爭奪掌門之位了，他的罪證如山，那石開山的掌門之位，也更穩如泰山。」

「故爾才不追殺他，」薛紅道：「任他亡命江湖，原來……現在我才明白，石開山怎會不殺他滅口。」

「他亡命江湖，」狄心蓮道：「師傅師姊，你們等着瞧吧，那石開山豈僅不殺他，待他走投無路的時候，那石開山就會出現在他的面前了，且會示恩於他，收容他。」

「哼！」薛紅說：「那賊子也會有好心腸。」

「不是好心，」狄心蓮道：「是看在風雷劍那餘下三招份上，那時候，這傻子感恩圖報，不怕他不把那三招奉獻給石開山。」

宮九娘站了起來，道：「別再往下說，你們越說越遠了，眞象未白，不許你們妄意猜測，好在雲台門中已有尊長出頭，早晚會水落石出。」

狄心蓮却仍往下說了，道：「我還明白了雪峯老人的用心，明知我們有事在身，却爲何命我們護送他。」

「當眞，」薛紅說：「老人家明知我們在躲避媚娘那賊女人的追踪，明知江湖中有那多高手替那賊女人賣命，對頭聲勢那麼浩大，我們自身難保，倒把他交給我們護送？」

宮九娘道：「再明白不過了，雪峯老人便是要你們把他帶到我這裏來，把他交給我，因爲除此之外，你們都別無去處，因爲老人家知道，既然我們的對頭聲勢浩大，竟也找不出我的藏身之處來，可知我這藏身之處，隱秘之極，是以，天下雖大，在我身邊，倒更安全了。」

狄心蓮道：「師傅說得是，我們雖然身在險地，若任由他亡命江湖，又何處無險，何況他少了歷練，對江湖中事，茫無所知，在師傅身邊，倒有了照顧。」

宮九娘道：「該說是我們也得到了一個大好幫手，雪峯老人必已知道他已傳了雲台門那餘下的三招，却是你，心蓮，既已明白了老人的心意，却爲何仍說個不休，而不善體老人家的心意。」

狄心蓮喜在心裏，笑在臉上，道：「是，裏面有多餘的獸皮，我去給他鋪一個床。」

宮九娘目送狄心蓮去了，對陸羽道：「這裏雖然簡陋，却遮得風雨，委屈你了，且在這裏安心住下，雪峯老人既已替你出頭了，昭雪何愁無日，你也休再急苦，這兩日來也够辛苦了，有話明日再說。」

薛紅已帮手把獸皮捧了出來，鋪在地上，石室一間，無分內外，那燈火一熄，却有黑夜垂下帷幕。

是宮九娘急忙把燈火熄了，因爲兩個姑娘不時瞅着陸羽，咧着嘴笑，笑他靦覥，被笑的陸羽，也愈加靦覥了。她生怕兩個姑娘再取笑他，這可憐的少年。

才是呵欠連聲，鼾聲已入耳，雖然鼾聲那麼輕微，但夜是那麼靜，外面的夜風像靜止了，陸羽却辨得出來，那是倦極的狄心蓮發出來的鼾聲。

他也倦極了，但他的眼睛却睜得大，淚也早乾了，却又感到眼眶熱起來因爲他心中充滿了感激，不再是爲了急苦，不再是爲了傷心，熱淚又爲了感激而流下來。

只道天下雖大，無他容身之地，却不料有了這麼個安身之處。雖然他是躺在泥地上，但感到無比的溫暖。

再不是痛不欲生，傷心欲絕，甚至再不愁苦了，夜，是那麼溫馨而又寧靜，因爲他心中也充滿了溫馨與寧靜，若然他心中也還有波瀾在起伏，那也是感激之情，和欣慰掀起來的漣漪。

不，不是的，那是宮九娘慈愛的眼波，是狄心蓮的嬌笑之聲在蕩漾。

他分辨不出來，也不願去分辨，也再不能分辨了，因爲只剩下了夜的溫馨。

但親臨着慈愛的目光，耳際蕩漾着笑聲的夜，也才是溫馨的，江湖的波瀾却是險惡的，更何況是亡命江湖。

這不過是他首途亡命，擺在他前途的江湖，更加險阻重重。

這不過是亡命江湖第一章。明天，他又將江湖亡命。

（本段完）

新篇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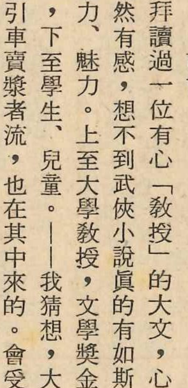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將帥風雲」

龍乘風・著

琥珀宮遽生巨變，大火併震撼江湖，豪性浪子，重義劍客，聯手痛懲黑道羣魔，精采百出，本文氣魄雄偉，情節激壯，結局尤爲出人意表，佳作當前，值得鄭重介紹，敬希留意刊出日期。

武松打虎

水滸補遺——武松傳／鐵翅．文圖



乘醉闖荒崗　山君拳下喪

前言

拜讀過一位有心「教授」的大文，心中喟然有感，想不到武俠小說眞的有如斯之魔力、魅力。上至大學教授，文學獎金得主，下至學生、兒童。——我猜想，大概連引車賣漿者流，也在其中來的。會受影响。也難怪，武俠小說作「家」之收入驚人，進一步而引人欣羨了！

有心人士的剖析、指示，大有見地，事實上；武俠小說之災梨禍棗，又着實可驚！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有那麼多的讀者在啊！明知是不切實際，甚或有不少上焉者之讀者，邊看邊罵。可惜，消閑文字，祇不過供讀者發一個不須勇氣的夢而已。還有，大批的武說作者是並無遠大之雄心壯志的，拿我來說：「寫稿僅為稻粱謀」。決不敢「妄」想成為××文學獎得主，××大文豪。即使做夢不須勇氣吧！心中總該有些良知。

「求變」，我敢担保，除非作者不想撈，另有高就，如果一日執筆，就得構思。而第一個念頭，一定是：創新，「創新」也者，勢必求變。不管變得如何不合理，變得駭人聽聞，我們一定會想到；總是這一套，讀者不膩。你自己也該膩了！不過，變得如何好，高，妙，這該是另一回事，甚或越變越壞，越變越好……他媽的，又是無可奈何。我以為，任何「變化」，總會引起人們的不同反應！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高明者，「成功」！不高明者，受人笑，活該！如果；標新立異，一定要如何如何，或者自高身價，倒不如老老實實的來個明抄。我是拜讀「教授」與一位被尊之為××祭酒的相互問辯的文章後，為「水滸傳」三字而心有所喜，為什麼？因為；兩位的大文，令我有了一條路！抄「水滸！」這就是重新編寫水滸的來由！

記得在很久年前——似乎有十來廿年了！我曾經在本刊寫過武松之死。在另外一本刊物，寫過蛇蜺錄，更記得為蛇蜺錄中的王進、周侗的來歷，與某同文有留難，其實，當時的我，稱是暴出道，也不知天高地厚，心中已有依據民間口頭創作藝術的藍本，編寫「水滸補遺」！就因為這一個打岔，束諸高閣！

實在，這該是個不錯的構思，因為；水滸的年代背景，正是遼、北宋全已踏入了滅亡之年。女直的完顏氏族，經已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直接威脅着大遼、北宋的國運。又何況，北宋之腐朽，昏庸的統治皇朝，唯恐送之不澈。賣之不盡，一連串的倒行逆施，將大宋的國本、元氣拚命戕斲殆盡，如果不是這些英雄，敢於反抗，敢於呼號，那麼，南宋皇朝之是否可以建立，可以苟延殘喘，尚在未知之數。

水滸傳中一直提起的老種經略相公，他是北宋名將種世道。這位延綏經略使，一方重鎭，朝廷柱石，在民間傳說中，他是槍王、槍祖宗。而他的大師弟是完顏皇朝的開國柱石；完顏阿骨機！三師弟——也是種世道最為關心的王進，在他的安排下，得任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四師弟；是江湖上有名的鏢局總鏢頭，人稱大刀余環，余家獨門暗器；蛇蜺鏢為當時暗器第一。

這幾個人，在水滸傳中，只是提提起了王進、與老相公，而在說岳全傳中，却提起了梁山後人。其實，說岳是承繼了水滸一脈而衍傳下來的。

岳飛是王進——即周侗的關門弟子。

余化龍——大戰康郎山時的主將，正是大刀余環的後人。岳元帥後期所得的第一驍將楊再興，就是青面獸楊志的後人。大刀關勝曾出面守常州，雙鞭呼延灼也大戰金兀朮，甚至於岳飛的水軍頭領，乃是阮氏三雄的子侄。

這是民間傳說，再加雜了正史的傑作。是中原百姓不甘為奴的妙着，所謂「借故諷今」——

誰也知道；施耐庵是元末人，可是，又有誰知道，施耐庵曾經被當時人目之為第一流人才的。朱元璋曾由劉伯溫之相伴，希望拜聘其出山為帥！就因為一部水滸傳，將他的雄才大略，埋沒了！

劉基是看過水滸傳，據說，朱元璋與施耐庵抵足深談，談了一日一夜，他們談完了，劉基將施耐庵所編訂的水滸傳也看完了。他發現施耐庵已為反叛主義所佔據了他的全部思想，他怕將來會打亂了這個所謂正統，皇權制度，因此，他向朱元璋說明了原由，施耐庵就只能以水滸傳之編撰者，出現在歷史舞台上。不克以功臣、將相之面目佔得皇朝一席位！是可悲？抑或可憐？請各自下判斷吧！

不過，無論如何！在元末出現這樣一部巨著，是難能可貴的！更可以佩服這些口頭創作者的苦心孤詣。他們是敢於借古諷今，而這股精神的發展結果；是毀了元皇朝，還我漢江山！

也因此，水滸傳雖說是施耐庵所集撰，十分明顯，其中不少是民間口頭創作者的集體思維結晶！東京夢華錄、武林瑣事，就連東坡先生也提說過，有宋年間的說話人之技藝可觀！

而北宋年間，說話人最多說的是「說三分」，也就是三國演義……

東坡（志林一六）謂：「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的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當然以目前之眼光來看，以劉為君子，曹為小人是該有所斟酌，不過，可以想像得到，當時說話教人的表演藝術，感人之一斑。

其實；說話人—說故事人是在春秋時已開始，而在兩廣或者是較少，在江南，近也重新興旺起來了！這就是評彈。評是評話，彈是彈詞，現在，評彈的場子，當然不是宋時汴梁的瓦舍，也有着舞台的裝備，不過，所用的桌子，一定是半桌——所謂半桌，就是一張八仙方桌的一半，這就是繼承歷史的明證。

「趙氏孤兒」各位或者有些聽聞過的吧！公孫杵臼與程嬰為了救護故主後人，更不想累及無辜，一捨親兒，一捨性命，令趙武脫出屠岸賈的魔掌。就在這件宮闈血史開始時，由於趙家對晉國立功數代，今為宵小所陷，死盡死絕，這就引起公憤，也有人公開的在茶館酒肆說時事，說的就是「趙、屠岸」兩家的仇寃事！

其時，屠岸賈權勢薰天，發覺人心不服，肆無忌憚的在公衆地方，大肆攻擊，又何甘心，引軍前來，禁止再說，但是，當時雖然說是封建專制之時代，却比現在講民主，只要不是奴隸，百姓有權尋歡作樂，再說聽說時事，實不犯律，你阻，由你阻，講則由我講！屠岸賈老羞成怒，揮劍斬桌，桌分為二，他老人家就揚言，「如再說事，就似此桌！」在他意思，再說就是一劍，桌如何，人也如何！他那裏想得到，當時的百姓是相當幽默與狡智，他們非但不作反抗，却是依然照說不誤。不過，說話人所憑持的是一隻半桌！也就是說：「經已遵命辦理，用閣下親口所說，親自所准的桌子！繼續開講——」

然後是流傳，然後成專業，然後在幾千百年的積累中，「話本」成為了另一種小說的支派，而說話人也開始了新的發展。然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民間藝術；民間口頭創作文學。

水滸傳是這個情形下的產品！並且，歷代有新的發展，有新的加入，水滸傳在民間流傳，施耐庵或者羅貫中是保存了這個民間傳說的流傳。可是，誰也相信，他們一定有所取捨，待到自命不凡的金喟——聖歎先生，大刀闊斧的刪了一大截，水滸傳就變得有些畸形了。

民間口頭創作，一到了自命為大人先生，博雅君子的手中，就得遭殃，這是的而且確，肯而定之的事實。

但是，在民間却依舊在豐富着這些英雄，賦於他們更多的血和肉，對大人先生們提出了挑戰！

這不是說；大人先生一無是處，不過，不得不說，民間的東西，依然得回到民間去！為民間接受，為民間承繼。

就如作者所寫的；它們也無雄心壯志，它們也不希望步入廟廊，受人膜拜，它們只希望與民間共呼吸，與大衆共哀樂，如此而已！

「水滸補選」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寫出來的，當然，我得感謝「教授」、「祭酒」的文章，我更得感激於主編鄭兄的熱情，他是如此相信我，支持我，我得鄭重的聲明；我只是個改寫者，如果，有紕漏與不是，那是我的記憶、功力有問題，絕不是水滸本身之失錯，至於儆倖有些可觀之處，那麼，列位；我相信，你是已越來越接近了中國，越來越接受我們祖先所留傳的一切；民氣、民智、民德，與及民本了。

因為，我寫過「武松之死」，我不得不再將這個奇男子當第一個要人介紹——介紹他的一生，他的人品，他的武功，他的缺點，他的過失……

不過，他無論如何不是某些名作家所描述的，他暗戀潘金蓮。事實俱在，武松是個在理學之風極盛的社會背景下出現的，而「義」的一字，對他有極大的影响，又何況；同胞手足之情。他是深深體會的

，一個無用的、老實而近於怯懦的武植——大郎，要將個血胞胞的兄弟——並且是孤兒養大，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武植出身寠家子，更可以想像到武松的童年是如何的艱辛，弟兄相依爲命的一切，是深印在武松的心田中，也因此，他會拚命學武，也因此，他痛恨恃強淩人的惡漢，因爲，他一定親身經歷過這些苦難。

武松之英雄性格是武植培養、敎育出來了。因爲，武植是一面活鏡子，也是一本活課本，讓兄弟看清了「男兒當自强」的因素。所以，武二爺即使是威名遠播，但是，他對兄長之尊重，禮敬是出自本心的！別以爲三寸釘，穀樹皮，甚或矮銼銼，在武二爺的眼中，他是「偉大」的化身！武二是人，不是神，不過，人，總該有人性。憑這些，試問：英雄的武二，他會暗戀自己的嫂子？

武松一生的大缺點：好使氣，好貪盃，除此之外，他是英雄，是豪傑。希望我沒有將這個英雄人物，描述失據。我更不希望將他寫成了不吃人間烟火的超人，歷代的藝人是豐富了英雄的面目，我希望我能寫出一個眞正的英雄，有血、有肉的英雄，供列位欣賞、欣賞……

可能，我會失敗！希望列位高明，隨時指正，不吝賜敎，而我則憑仗了列位的見解，有更新的精神，灌輸於這篇「武松傳」中！

十分眞誠地，恭候列位有心人的指敎，即使不能令「武松傳」有所成績，也不希望糟蹋了這位民間的英雄——

（一）

自從離開了滄州橫海郡柴王庄，武松他是歸心似箭的向陽穀縣趕來！

列位要問：武二爺他是那裏人氏？北直、廣平清河縣人氏。好！既然是清河縣人氏，爲何趕奔陽穀縣來？這不是跑錯了碼頭，投錯了站麼？不！此事得先表敍一下。

原來，武二爺在清河縣時，仗了一身本領，專好管個不平，這就闖了個大禍。

二爺出身清貧，自己的兄長却是個可憐人兒。幼年間，二爺人小氣弱，時時看到兄長爲鄉中惡少，欺凌毆打，有時，連個賣燒餅的攤子，也讓惡少拆的拆了，拋的拋了。可憐的兄長，人矮身小，打是打不過，跑是跑不了，吃打、挨揍免不了！二爺是個小孩子，爲了救護兄長，他只得扒在武大的身上，代挨揍、代受打！兄長哭，是爲了痛心弟弟，弟弟哭，因爲受了打！不過，兄長是忍氣忍痛更忍得了苦，弟弟可不行，他咬牙，他切齒，心中打定了主意，自己長大了，非但不容再挨打，他還得設法令得窮苦子弟也不再挨惡人的打——

人，怕立志，人更怕一個死心去求，武二爺就是這樣。他將自己鍛練得身子似石塊，更且他生性聰敏，對武事更是一看即會，還有個奇處，他非但一看即會，並且，一會即化！

十六歲開始，咱們的武二爺已成長得氣宇軒昂，威風凜凜。自那年開始，二爺已不受人欺，不受人打，並且，打了幾場惡架，打得武大郎是心驚肉跳，目瞪口呆，可是大老爹沒法阻得住二爺的好鬥！

有一次，在那麼初更時分，武二爺才步履蹣跚的走回家，武大幾乎叫出聲來，從來沒看見過二爺這個模樣，怎見得？但見二爺是混身鮮血，衣衫破爛，掌了燈看看清，這個刀傷，少說也有十來廿處，有幾下可還挺深的，血，那得不流得令人驚啊！

大郎是手顫顫、心震震，又氣苦，又傷心。一邊覓水治傷，一邊可就得嘮叨：

「第八個——大郎稱兄弟就是這樣，唉！外人稱武松爲二爺，因爲，武家只有兄弟二人，而老大稱兄弟爲第八，是中間有六個兄弟姊妹，可憐窮人孩子多不了，多了就會餓的餓死，病的病死。因此，武松在老大的眼中，是第八個——你這是圖個什麼啊！第八個，你看，你……你……唉！我拉扯你長大，不容易啊，可是你……」

「大哥！」現在的武松，已聲嘶力竭，說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不過，英雄依然是英雄，雖然說話困難，語氣中還是充滿了豪氣！「我圖什麼？我圖的是代我們窮哥們爭氣。欺壓窮人，在我眼前就是行不開，那怕你是爲官作吏，那怕你是銅頭鐵骨，你敢動窮哥們一根汗毛，武二就敢動你們身體。」

「你打得過人家啦！」

「打不過也得打！」

「你這不是在找死？」

「大哥，你我又有什麼捨不得了？」

「我可捨不得你啊！第八個！」

「小喜子家人們，就捨得了他？大哥，不能讓那些個惡奴任意橫行，得打！啊！」一聲慘叫，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幾個黑衣人，武二的血漬尚未清理得乾淨，又有人來偷襲，來打冷拳，武二爺是傷上添傷，他只是哼了一聲，可是，武大却大聲慘叫！

「別！別打！你們，要打，要打就打死我吧！」武大是可憐啊，人矮身小，他只能一扒，護住了武松的背部，而那幾個强徒，那會可憐你們！照樣打！武松心痛如絞，却恨自己精疲力盡，他突的想起了，原來；自己還不行！

「砰」，「嘭」，「啊呀」！幾聲重物墮地聲，夾雜了有人慘叫，呼痛聲。武松是身上一輕，燈光搖曳中，武二爺眼前只見多了個慈眉祥目的蔴衣老人，兩眼神光微閃，看住了武松！二爺是個聰敏人，知道來了救星。

「別客套，待我看看你的傷勢！」老人雖說面目慈祥，可是，語氣森嚴，武松本來想下跪，叩拜，却讓老人的說話，嚇得乖乖的，坐着不動，奇怪，武松自己也不明白，他那會如此聽話的！

武松只覺得百節百骸有一股熱氣在鼓盪。本來，他是强忍傷痛，不願在惡人面前示弱，連哼也不哼一聲，現在，他算是眞正的輕鬆了，武松是個玲瓏人物，已知道老人在救自己，待等氣運十二宮，血也止了，人也精神了！他是先看清了武大的傷勢，發覺大哥只是受了些皮肉之傷。他放心了，然後，他扒下，他叩頭——

「幹什麼？」

「爾師父老人家慈悲！」

「我還不慈悲？我已救了你，代你療了傷，你還想些什麼？」

「師父敎我！」

「喔，要學本領！嗯！讓你再去打人麼？」

「是，我得打人，打那些惡徒，壞人！」武二爺可是理直氣壯的在說：「師父！你該看到，那些沒毛豹，爪尾鷹，還有什孫七，田大狗子！他們仗了有些本領，也有些爪牙，他們橫行鄉曲，有些更指黑爲白，包攬公事，害得那些苦哈哈，百上加斤，苦上加苦！師父！你就忍心讓那些大伯，老叔受這些……」武松簡直是聲淚俱下的敍說着，老人的面色越來越激動。

就這樣，武松跟了老人習武功，三年後，老人走了，臨別時，老人是看出了武松的激動神情，三年中，老人發現了武二的很多長處。老人是文武秉質，雖說武松生性好武，對文章，詩賦，不太喜愛，但是，字是識了幾個，而應對、禮節之上，他可說是天賦的合體，合理。

好施氣，好打不平，但是，天性極厚。見了他的矮哥哥，他必得跪地叩頭，請安。見了老人，更是尊敬，隨便什麼事，武松可以說是，先意承志。任何訓示，武松非但絲毫毋違，更且信守不渝，一個英雄是被培育成功了。

但是，老人却對武松致歉：「松兒！到今日，爲師的不得不講明我的姓名來歷，老夫姓蘇，名鳳！江湖上人稱鐵韋護！」武松不由嚇了一大跳，到底他是個學武人，在當時的武館，鏢行中，他也混過一個時期，小時候作小馬伕，帮鏢局子伙計套車、卸馬的，也因此學得些拳脚，也聽聞那些伙計的閒談，他是聽說過江湖上老輩的英俠而鐵韋護蘇鳳是有名高手之一。

「你以爲你已學得了我的功夫了？不！唉！你祇不過打下了個極好根基而已。由於我的武功，與你不配！我這才與你分手，當然，現在，憑你的功力，普通的武師、鏢客，他們不是你的對手，如果打打不平，救救苦人，總有能力，可是，想就此闖蕩江湖，揚名立萬，松兒！你得小心，實在不夠，切記切記！」

「是徒兒的天賦不夠！」

「不！」

「是徒兒的心腸太兇！」

「非也！」

「是徒兒好勇狠鬥！而令師長你不滿了。」

「不！松兒！你不必胡思亂想，實實在在，你是個好漢子，你眼中有眞是非，你能急人之急，你更辦事精練，我萬分喜愛你，只可是，各家各派的武功，有各家各派的人才承繼，你是與我的功夫不合，我所擅長的是小巧、輕身，快而靈活之功夫，而你，應該學得是實功硬架的武藝，而這門功夫，以關西魯氏爲獨一，我希望你留意，將來如能機緣巧合，遇見魯氏後人，愛徒！這可是你的大幸，千萬不可錯過……」

老人走了，武松萬分傷心，但是，他一直聆師命如玉律金科，故而，他是絕不强求，絕不嚕囌。不過，他心中掛念着關西魯氏的功夫！自此之後，他打聽，他尋訪，前後，他得到了風聲，魯氏後人原來是經略相公種世道的左提轄！名叫魯達，他想到陝西去，可憐，家寒，那來這盤纏，還有贊敬？

後來，他探清楚魯氏家傳武技有三，一、瘋魔杖法，二、八仙醉打，三、金鐘罩。又傳來一個消息，魯氏武功，不傳外人，武松不禁嘆了口氣。

突然，有了個令其震驚的消息，這個魯達　爲了救助歌女，打死了關西有名的土豪鄭屠，犯了人命，闖了大禍，可憐他拋了軍籍，出走流亡，武松爲了此事，他大聲叫好，當夜，他喝了個酩酊大醉，武大郎問兄弟爲什麼？他的回答是：眞是個好漢子！

從此，他與魯達算是神交之友。

在離今四年前，嗨嗨！武松見了個大和尚，肩扛月牙鏟，胸前斜跨唸佛珠，一手提了個黃布包袱，這大和尚自動找到了武松，更自名爲魯智深！人稱花和尚。原來，正是關西殺人的魯達！

武松本來對他是心中佩服，夢魂相望，今日一見，那可高興得就如天上掉下了顆明珠來，竭其所有——武二爺現在算是清河縣中的地面上人，有些個收入，除了孝敬大哥外，却也可招呼些朋友

花和尚好酒，這更對了武松的脾胃，三日後，魯大師自動提出，授藝，不過，他可以先授其金鐘罩，第二，傳授八仙醉打……

總以爲金鐘罩的內功須二年收功，不想；武二爺在三個月中已習成，魯大師是十分高興，他也不問其原由，毋到做到，八仙醉打開始傳授！

首先；魯大師揹來了一個石人，植立在一個荒廢的祠堂中，叫武松脚尖輕點石人的要穴，然後，命其在一口氣中，得飛點十三穴道。再後來，魯大師是邊喝邊點，不許稍有錯失。這時候，魯大師是十分嚴厲，稍有失誤，大和尚的鬍鬚會似鋼針般挺直，武松做對了，這鬍鬚就會蜷曲似螺絲般緊貼面頰。這鬍子有個名堂，叫做羅漢鬚。

武松在練八仙醉打時，苦吃得不少，有幾次幾乎攤了架，可就讓個花和尚，罵了個狗血噴頭。武松却已發現了，魯大師的武功，實在深奧萬分，並且，更看出來，魯大師看來兇惡嚴謹，其實，他是太關心，更是太喜歡自己，因此，他督促得如此緊嚴。

八主式，三十二化式，武松已學得神似，尤其是他這條腿，隱隱然已可與魯大師並駕齊驅——按：將來，武二爺的八仙醉打，竟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爲什麼？這因爲魯大師不善虛僞，而八仙醉打却是招招引敵入彀的殺着，魯大師却是不善利用，反而是武二爺將此門絕技，發揚廣大，而威震江湖。

魯大師是心滿意足，這可看出大師爲人的光明磊落。可是，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帶來的黃布包袱是越來越小，看一看清，不由得叫聲「盡了」！好！他與武松會面時，就提出了：「洒家去休！」

武松不禁大吃一驚，追問情由，大師才說明，銀子用完，不得不走，原來，這二年已到的時間，師父非但不收束修，還得代徒弟張羅衣食！武松發現　對，還想設法挽留，大師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再說，我也可算是還了老蘇的情了！」

什麼老蘇？唉！是蘇鳳。武松不禁眼涙盈眶。突然，他叩在魯大師面前，拜了八拜，又再向東北角，蘇鳳是由此方向與他分手的——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道：「武松有生一日，決不敢忘了兩位師父的成全之德！」

花和尚是飄然而去，武二爺直送出了清河縣境！然後是洒涙而別。

二年前，武松又是爲了打抱不平，將個新來清河縣的土豪武紳甄大昆一拳打死了！

傷個把土豪，打個把地痞流氓，甚或有勢、有力的惡霸，那還不至於出事，出了人命，不過，這個甄大昆與本地　縣尹，又有些關係，那可出了大事。尚幸，爲了甄大昆漁肉鄉民，今天又是强搶民女，所以，有不少人在塲，與甄大昆評理。武松不憤，一拳打去，那想到甄大昆是酒色淘空了身子的人，經不起這雄壯的精拳頭有力的一擊。大昆是死了，衆人是素來敬仰武松，在乘亂中，放了他走，來個大家不承認，也就是說，大昆是一拳致命，可是，捉不出個眞兇來。官司是得打，武二爺就此走出清河縣，避禍橫海郡——

尚幸武大是出了名的老好人，全縣公認；一等奉公守法之好人！因此，官司沾不上他的身！

官司麼，算是不了而自了！

三個月後，武大郎成了親！可憐，不成親倒也罷了，一成親，逼得他走投無路。與渾家辦個總交涉，渾家是願意離開清河縣，到陽穀縣找她的姨母！決定走。可憐，沒盤沒纏，怎能走得了！

巧事來了，山東鄆城縣，義名佈四方的及時雨宋江因憤殺閻婆惜，出門避禍，經過清河縣，宋江一生好結交天下英雄，清河縣的好漢，人稱灌口二郎神的武松，他是聞名已久，既然經過，就得拜會，武松俠義之名近來在全縣有名，宋江才一提起，就有人數說着二爺之事。拳打甄大昆。避禍橫海郡……宋公明聽了更爲欽敬，至其家瞻仰一番，與武大郎見了面。

宋江的義贈盤纏，武大郎遷居陽穀，臨分手時，武大郎知道宋公明也去滄州橫海郡，柴王莊避禍，正好。自己兄弟在彼，故而托宋江帶個口信，希望兄弟來陽穀縣與他團聚。

宋江來到柴王府，武松剛剛在落難。這因爲武二爺太重正義，而柴王府中，大周王室之後的小旋風柴進，因家有鐵劵丹書，雖然，他本人不想仗勢欺人，並且，江湖有名，人稱小孟嘗。可惜，人品流雜，難免有不屑之徒，做出些被出豁的事，武二爺是英雄，那能忍得住，也怎禁得他不管？這一管閑事，柴進却偏信宵小之言，對武松未免有所冷淡。柴王爺那想得到，是群小謟英雄，不是英雄有不是。這一來，可就苦了武二爺，心中抑悶，又自不小心，得了個瘧疾症候。唉！英雄只怕病來磨啊！武二爺幾乎讓這　個小人，擺佈了個死！

天幸宋江來到柴王府，更天幸是，宋江英名在外，柴進萬分的敬重，大排筵席，力請盡醉而返。宋江是却不過主人之意下，多吃了幾盃，爲求暫避一盃酒，他託言「更衣」，走入了後院。那料到黑夜之中，醉步未免踉蹌，一個不愼，在走廊彎處，脚下挑起了一盆火，而這盆火將個英雄受了驚，狠狠狽狽的，將火星撲滅，英雄已出了身冷汗，病況減輕了一大半——

宋江發現闖禍，而胸口已爲人抓緊，面前只見一個面黃肌瘦的大漢，雖然憔悴，不減英氣，並且，這語聲依然高爽。

「兀那瞎眼賊……」

「不可無理！」遠處有人聲呼喝，正正是柴王親自引人來到，柴王那會這樣快來到此地？原來，宋江避席，柴進怕其一去不回，這豈不掃興，故此，立即趕來，就算宋江更衣，他也可乘機方便，總之，得挾宋江歸席。

這就來得巧，宋江已讓英雄抓住胸口，揚手欲打，柴進怕得罪了貴客，故而出聲喝阻！

那擁在柴王身後有不少馬屁精，眞小人，見此模樣，哼哼，還不乘機火加油！

柴王是面色難看的，走到了英雄之前沉聲叱道：「武兄！你可算是胆大妄爲了！」

「不見得！」英雄是昂然而立，毫不退縮。

「你竟敢在某府中，毆打貴客。」

「他竟敢在爾府中，侵犯病人……」

柴進可讓此人，釘了個密不通風！

一時間，那些小人雖七咀八舌，紛紛斥責此人之不是，什麼强横啦，蠻惡啦，不識抬舉啦，好管閑事啦，亂糟糟，聲囂囂，弄得宋江是萬分尷尬。

「住口！」一聲粗豪的喝叫，可奇怪，將那些利口囂囂輩全鎮住了。「——若不是武某有病在身，立時走出這個虛其有名的所在……」是如此坦然，更是如此的凜然，宋江不由越看越敬重！

「柴王爺！在下多謝你，這年來的照顧，或者是武某沒福，也可能是武某之不幸，不能與王爺你全始全終，姑不論如何，王爺，須知善名難葆，小人走了之後，更請稍事留意，多加整頓，別爲宵小，毀了王爺英名。好！各位請便，武某要再休息了！」語聲畢，他已橫身臥倒，將那條棉被，蓋住了頭！不理會他們了！

柴王爺算是僵住了，尚幸宋江前來，打了個圓塲，將一行人勸走，宋江繞過了此人睡臥之地，解了手，再入大廳，但是，宋江是看了又看，這個蓋被的壯士。

「王爺！此人叫什名字！」在書房中，宋江誠懇地詢問着這位大周宗室，小旋風柴進，柴王爺……

「唉！此人眞是個討厭胚子……在本藩府中，住了有年餘了，本來，小王是不敢怠慢，青眼相待，不想，他得罪人多，恭維人少，並且，好言相勸，他非但不聽，更且逞兇使氣，惡言相向，唉！宋大哥，試問，這可是爲了什麼？而小王又是何苦來？」

「啊呀……王爺千歲，我可是問這大漢的姓氏來歷啊！你却數說了一大堆。」

「唉……此人清河縣人士，姓武，名松，好像有個外號，叫什麼灌口二郎！」

「是他！眞的是他！」

「兄長！你認識他？」

「認識他，他也不會罵我，還想打我了啊。不過，王爺啊，不知我這番話，該

說不該說！」

「這，又是爲了什麼？」

「唉……小可也曾經過清河縣……」

「喔！原來如此！」

「我可是特登繞到清河縣，爲什麼？我就是慕名拜訪這位俠名震江湖的眞英雄，眞好漢，灌口二郎武松的，可惜，我是緣慳一面，不過，在清河縣，我看到多少貧苦無依的人家，他們提起了武二爺，個個眼中有淚，個個神色激動，就像談論自己親人那樣，有的哭訴，有的托帶口信，還有……」宋江由懷中取了一個小巾包，很小心打開。裏面有一條顏色黝黑的綉帶，上面的顏色是光怪陸離，是會家行功用的腰帶。宋江很小心的送交給柴王，柴王看了這綉帶，上面的彩色在由不少種顏色絲綫綉成。他莫明其妙，他看視了宋江……希望他有個說明。

「……這不是一條普通的綉帶，是清河縣中的一位巧手娘子綉的。至於這綫啊，布啊，是她兒子東找西揀得來的，所以這條帶子，並不光鮮，但是，這是她與家人的心意，知道我可能見到這位大英雄，再三拜託我，交給這位大英雄，希望這位英雄，身體越來越健壯，功夫越來越好。因爲，只有這樣，他們這些貧家子弟，還有些個希望，希望不受惡人欺淩！」

啊！宋公明的說話是十分的誠樸，事實俱在，他看到了是誠樸的表現啊！柴王爺心情又如何，當然大受感動，不過，也僅僅是受感動而已。

「唉，王爺千歲，你是永不會明白的了！」

「本藩有何不明白？」

「窮人之苦啊！王爺你是出身世家，蓆豐履厚，過的是一呼百諾的日子，但是，窮人求個一年四季溫飽，亦是難如登天，如果，不……實在有這些可惡的兇奴、賊徒，他們恃勢欺人，他們逞强害衆！這位綉帶子的大娘，如果沒有武二爺，經已受辱而死，死了大娘不要緊，那三個孩子，勢必也得餓死！王爺，你該明白了，這條帶子的眞正用意了吧……」

「喔，兄長，你是教訓小王了！」

「不敢……」

「可是，這位武朋友，在我莊中，却沒半個人說他好話，這又是爲什麼？」

「唉，王爺，想想他的說話，他講什麼，他希求什麼？他請你稍事留意，多加整頓，別爲宵小毀了你！並不是我去徧帮武松，我是怕這些朋友，賓客，他們是成羣結黨的把持你，利用你！」

「恃勢欺人？」

「難道沒這個可能？」

啊！柴進面孔變了色，半响無言，漸漸的，他對宋江的說話詳加咀嚼，到底，一個王室後裔，除了生來富貴不知窮之外，他得做過什麼大壞事，至於柴王之家訓是，萬事謹愼，忍禮爲先。這也說明了，大宋是篡奪了大周之天下後，大宋並不會輕易放過了他們，除非乖乖的，吃你的皇糧，稍有異動，哼哼，柴氏一系，立可斷了宗祀。爲了這個原故，柴王府在有宋一代，並無多大之不幸事發生，就全仗柴王太妃之預見，判斷有力。也因此，柴王府中人，越是王親王屬，越是奉公守法，柴進也是如此。

不過，下人又如何？宋江口中的惡奴、賊徒，自己莊中有沒有？現在，聽了宋江這樣一提說，他那會沒個數，王孫始終是王孫，一有所悟，可就等不及的要求個清楚明白。一長身，叫人提燈開道，他是極快的，走到了那迴廊彎處，對那個被蓋包，雙膝跪地，誠聲叫道：「武二哥，請你醒醒，武二哥……」

武松剛才驚出一身冷汗，再睏了一陣，心中感慨萬千，神思恍惚中，聽人叫武二哥，不禁奇怪，睜眼一看，咦！是柴王爺，又見他矮了一截，這可令武松又是一凜，連忙翻身而起，雙手托住柴進的手肘道：「王爺，你這是爲什麼？做什麼？」

「柴某有眼無珠，柴某昏庸無能。」

「不可這樣講，王爺，你如此舉動，請問成何體統……請起身，請起身……」

好容易將柴進扶起身來，却看到了柴進滿面涙容，武二爺大爲納罕！

須知，唯大英雄有眞感情，武松並不是個忘恩負義之輩，雖然，柴進爲宵小讒言所中，對武松禮遇不週，但是，武松依然記住了初進莊中之情景，當時，柴進對武松是殷勤照拂，並且一力承担武松之官司牽累，有始無終，雖說是柴進之不是，可是，武松之不願解釋，更不肯攻訐他人，令宵小之讒言得逞，武松也有三分不是，尚幸，武松是不念前愆，今夜，柴進屈膝行求恕，就已令武松心神激動，在他心目中，柴進！還是他的朋友，至於他的週圍，他既無力代其清除。也不可插手清除時，他抱了個主意是；走之乎也！

今夜，他看得出，柴進是有所覺悟，突然，他想到了那個踏翻火盆的人！武松見事極快，已有所覺，今夜是仗了此君之助力，不過，他與自己，素不謀面，他怎會說動了柴進！

「王爺千歲，適在是武某粗鹵，得罪了好朋友，不知此君現在何處，可否允我一拜，以作謝罪！」

「武二弟，你拜我作什？」

正是那個宋江，他已跟踪而到！

「這位兄長，高姓大名，粗劣不才，清河武松拜見兄台，見恕某惡言相向——」武二爺是推金山，倒玉柱的跪拜在地，宋江是慌忙搶上幾步，也是跪倒在地，抓住武松雙臂道：「二弟！何必如此言重，宋江慕名已久，專程清河拜會未遇，今夜在此相會，怎不喜煞小兄！」

「你老是宋江。」

「正是下走……」

「你老眞是宋江？大哥，小弟若不爲這惡疾所纏，我早已前來，恭聆訓示了……大哥……」

這已是所謂「肝胆相照」。更可以說是：「一見如故」，英雄們有共通的言語，英雄們有共通的感情交流，宋江是深慕武二爺的所作所爲，而武松也久聞山東呼保義的義行俠爲，武松在柴王莊受人排擠，他第一個念頭，就是投奔宋江，不想今夜在此相見，試問他那會不喜出望外……

柴進也是性情中人，一見宋、武兩人之締交，是如此之自然，又是如此的扣人心弦，不禁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只是個井底蛙，小頑童而已！什麼小孟嘗，哼

哼，是拿我來開玩笑而已……」

可是，宋江是制住了他的自卑自賤，武松原是坦誠的提說了柴王之可貴之處。三人重新訂交，三日之後，柴進幾乎想自殺！

事實俱在，三日的暗中查訪，竟然發現那幾個巧言逢奉的貴客，恃勢欺人，逼人田地，遷人屋舍，有幾個更爲逼姦不遂，而鬧出了人命。可是，他們仗着柴王莊中人，即使有海捕公文，也難以入莊搜捕，惡人作惡，又可逍遙法外，憑什麼？自己大周宗室這塊招牌。請問：柴進豈不是幾乎給氣煞！

是自己偏聽，是自己在養奸爲患，受害者有自己幾代的佃農，有善良的鄉民，有天眞的孩子，有純潔的婦人，可是，睜說小人作惡，而罪魁禍首實在是自己啊！

如果不有宋、武兩人的再三勸慰，柴進眞可能讓那些小人毀了。現在，在宋江的策劃下，好在他長於公門，熟於刑律，柴王的一角移文出，這幾個犯了重科嚴律的小人，全部得到了應得的報應！

武松的病，現在有專人的料理下，復原極快，宋江也就將大郎託轉的口信，告訴了武松，並且說明，官司經巳不了而了，大可放心歸去，又何況；你哥哥經巳遷居在陽穀縣！

武松離家巳有二年，他那會不想念自己獨一的兄長，所以他辭別了柴王，再與宋江結義爲兄弟後，開始直奔陽穀縣了！

（二）

在臨行分手之時，宋江他對武松是萬分的看重，就因看重，故而對他關切殷勤，結爲金蘭，就可以以兄長的名義，對他進幾句忠言，千叮萬囑，要武松氣不可濫鬥，酒不可濫飲。武松是個極重義氣，情份之人，又何況宋江是善言勸解，他當然是奉命唯謹，不過，你若問，武二爺是否銘記於心，我看極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個性所定，若能眞的隨便更變，英雄也不成其爲英雄，而個性也不成其個性了！

姑不論如何，現在，武松是一橫實心的，向山東地區進發，朝行暮宿，有時候，走得興發，也就放個夜站。武二爺個性豪爽，性子又急，現在，一入山東境界，直恨不能一步走入了陽穀縣境……

現在，巳是十月之中旬，雖是晚秋時分，依然有秋高氣爽之感覺，爲了趕路心急，連放幾個夜站，看來巳進入了陽穀縣地界。其時太陽巳大偏西，計算行程，從此地走入縣城，約莫二十餘里路，幾天沒打個好尖，也別說飲酒，現在，應該找個地方，打個尖，飲幾盃酒，然後，入城。唉！還得去縣城中好好打聽打聽呢！

爲什麼要打聽？嗨嗨……這還是在前日才想起的，原來，武大郎托宋江帶信，只說搬去陽穀縣，可是沒個準地址，事實俱在，當時，連武大也說不出有個準落脚點，說的是囫圇吞棗，而聽的也馬馬虎虎，傳來的就是一句囫圇馬虎的說話。一個陽穀縣，週圍百餘里，問，也有段時間問呢！又何況，武大又不是人傑、地靈，更不是聲名顯赫，一個窮挑担的，試問，要找他，就不算海中撈針也可算萬中覓一！

腹中實在餓得可以，口中也巳淡出鳥來，處於目前之境地，就得尋找打尖的所在，就在此時，抬頭一望，只見前面好一座鎭市，好，有鎭有市，必有酒家，走，走，武二爺是將斜跨在胸前的黃布包袱緊一緊，一手提了哨棒，飛步前進。

面前巳看到扁磚直砌到頂的，一座圓圈鎭門，橫額上嵌有一塊白磯石，上面三個紅子「——景——陽——鎭——」武松喝了一聲采。爲什麼，他依稀記得，有慣於走這條通道的過路說過，進景陽鎭，走出不遠，就是景陽崗，一過景陽崗，只幾里路，就可進入陽穀縣城，哈！看來巳走近了地頭。

現在，打尖的念頭更爲濃烈，嗨嗨，再一前看，不由得又喝了一聲采。原來，右手邊有一排店屋，在第七間，有三間齊整嶄新的茅屋，屋簷下伸出一支嶄新的青竹竿，竿上掛一方嶄新的藍布酒旗，旗上貼一角嶄新的梅紅紙。

紙上五個嶄新大字：「三碗不過崗。」再看看店內，只見嶄新的鍋灶，新的案板，新的桌櫈，新的櫃台，連人，也是簇新！人，那來新舊？有啊！這店是新店，連掌櫃的是個廿歲出頭的新店東，跑堂是個十八九歲的小輩人，常言道得好，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因此，人！小輩新出道，也該稱之爲新！

其時，剛剛午市收，晚午未上，青黃不接，所以店中無人，武松來到相近，嘿，這就是新人的好處，做事巴結，當那個新小二，一看武松的神色，嗨嗨，他就巳看出來，是個主顧。所以，滿面帶笑的，搶步到了武二爺面前，哈腰引手，口中說道：「爺台！看來走得興發，錯過了站頭，這就算是財神爺照顧小號！請！」

武二爺本來有些猶疑，怕的是爐灶巳歇，人家不想招呼自己，一見小二如此乖巧，心中先是一歡，然後，他是平聲和氣地：「俺是來打個尖！」

「更好！哈！爺台！打尖有高粱飯，粟黍粥，鷄蛋，薄餅，還有包子，哈！小店的東西好，價錢又巧，請爺高抬貴步，請！」

「且慢，可有好酒！」武二爺素來好酒，來打尖，總算有枱有櫈，不是放夜站，就得啃乾粮，喝酒，可不浪費了！不過，還有個担心，景陽鎭是個小鎭集，恐怕沒有好酒，有酒而差，不如無酒，所以，他緊釘一句：可有好酒！

不料，這個小二實在會做生意，一聽武二爺如此發問，他可算對準了心竅。拱手陪笑道：「爺！別的東西，小店或者言過其實，至於這個酒，小店是獨有的上品，而且，就因爲小店的酒够身份，那外面人給了八句詩！」

「倒要聽聽——」

「好！請聽了！

造成玉液流霞？

香甜美味堪誇？

開壇隔壁醉三家！

過客停車住馬。

洞賓曾留寶劍，

太白當過烏紗！

神仙愛酒不歸家！」

「啊！到那裏去了？」

「……醉倒在西江月下！」

「好酒！」武松一聽，大爲得意，果然是好酒啊！你想，開壇醉倒三家，仙也醉臥西江月下，這個酒還要怎樣好？即使是小二誇言，打一個七折八扣吧，酒，總歸不會是摻了水的淡口酒了。就這樣，武二爺算是讓小二請進了店。穿店堂，過屏風，進腰門，來到第二進一個草廳上，起坐極好，由於過了午市，只有二爺一人吃獨桌！

武二爺坐定後，將包袱解下，哨棒放好！

「爺台，用什麼？」

「好酒好看多拿點來！」

小二應聲而下，一瞬間，來了一大盤老鹵牛肉，切得極薄極薄的片，上面用老鹵汁一洒，觸鼻噴香，一大盤鷄蛋，大約有十來廿個！一盤包子，一盤薄餅，武松最重要的是酒，過了一陣，小二總算拿了一壺酒，一個酒盅，武二爺看，枱面上的東西，覺着不錯，酒壺一起，「啊」一聲，倒了一盅，一看！唉！顏色不太對！用鼻嗅！酒香無，吃了一口，淡而無味，上當了！

「小二！」

「爺台！別使性！」小二看出有些不對！

「這就是你口中誇稱的好酒？」

「不，不！這是中等酒！」

「爲何不拿好酒來？」

「再要好？那就是小店出名的『三碗不過崗』！」

嗨嗨，武二爺是看見酒旗，當然也看見旗上梅紅紙上五個字。喔！原來，這是酒名！該問個明白，爲什麼叫做三碗不過崗？

「嗨！爺台你問爲何有這樣個酒名，那因爲，離小店七八來里路，有座山崗，叫做景陽崗，在小店吃了這個好酒三碗，那麼，就爬不上，翻不過這個崗了。所以，外人送了這個酒名，叫三碗不過崗！」

「如此好酒，拿來！」

小二是應聲而下，走時，將那劣酒撤下，也不算慢，一壺新酒上來。武二爺斟了酒，一看，好！綠黝黝的顏色，酒香撲鼻，而且這酒厚重，差不多凝到了酒盃邊，一盃入口，好！口勁滾圓，一條直綫，直透而下，好酒落肚，還有客氣，第二盃斟上，嗨，來了一只手，按住了二爺的酒盃！

「爺台！並不是我阻你酒興，瞧你樣是非喝了三碗。」

「豈止三碗！」

「爺台今夜在小店留宿？還是要趕路啊？」

「要趕路！」

「要趕路，可只能到此爲止！」

「爲什麼？」

「怕你翻不過景陽崗啊！」

「你亂講什麼？笑天下人沒酒量！去！俺今日非得飲卅碗，挺身上崗，與你看看！」

「什麼？你……」

「不必嚕嗦，取酒來！邊說，二爺巳飲，斟，又飲，好！一壺酒巳沒有了。

別看酒壺大，這是他店中的規矩，這個壺只限三盃酒，多一滴也沒有！武二是個好酒客，有酒而不過癮，這可比作弄他還難受。因此，他看了看四週，小二不在，喔！大約去取酒了……看看牛肉不壞，吃！用筷子夾，太細氣。簡單明瞭，二雙半，手！一把抓來，往口中捺！一抓一捺，吃了兩三口，咦！小二還不來，酒與既巳引起，沒酒豈能罷休，二爺在頂門頂調的叫了聲：「小二！」

小二可像是讓雷公打進來的，嚇得面色雪白，說話更帶有些抖音：「爺……台！幹……什麼？……」

「酒吶！」

「來！來……來了，」小二實在是好心，這酒實在不能多吃，所以，他是故意不來服侍。現在，既然好心犯了惡意，又看出來二爺目露威光，而且，身高體壯，兩隻拳頭，直接似兩個鐵鎚，如果應對方稍有不善，嘿嘿，眞可能給他打了個面青鼻腫頦子歪。再加上這一聲吼，連那些擺來作陳設用的空酒甖，也在嗡嗡作响。試問，此人之聲勢如何？他要酒，讓他吃，醉倒了是他的不幸，其他！又何必淘這些個閑氣！認狠！拿酒！

第二壺，第三壺，富貴不斷頭，五壺十五盃，吃了個淋漓盡緻，牛肉、鷄蛋、包子、薄餅，吃了個氣吞山河。鷄蛋似流星趕月的往口中投，牛肉是一把一把往嘴中捺，包子、薄餅一齊來，那裏像人吃，簡直是狠吞虎嚥。五壺酒下來，唉！其實，照武二爺的量，五壺剛剛好。不會醉，也過了癮，這就該見好就收啊。可惜，武二爺心有不甘，不！應該說，他的個性所限！他可不能就此下台，他還要吃！爲什麼？因爲，他對小二說過：「笑天下人沒酒量，俺吃卅碗，挺身過崗！」在他以爲丈夫言必有信，說到那裏，勢必得做到那裏。其實，二爺！你與個小二講什麼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可是，他就是這個樣，此之所以謂英雄也！或者如此！

「小二！」

「在！你老別……別太大聲！」

「酒來！」

「是！」又是酒來。斟下，喝乾，又是五壺，果然飲了卅碗，這一來又如何？唉！你可以看到了咱們的英雄的尊容了，本來，一張挺俊美的紅白的臉，變成了一片紅，就像一幅大紅布。眼神也散了光，舌頭更好，宛如鑲了滾邊，這就可明白，鑲了邊的舌頭，說話勢必有了牽制。不太靈活了！

「小……小二！」

「嗨！在！」

「飲了可有……卅！碗！」

「有了，有了……」

「够……够了……」

「你瞧！這兒五把酒壺，這裏四把，你手中一把，共計十把，齊了！齊了！」

「笑……笑天下人！沒！酒量……爺吃三……三『四』——分明是個十，口齒不清了——碗，又！又如何……哈……算帳！」

「你！」小二本想有所勸阻的，但是，一想到二爺的頂門頂調，他縮住了。算帳就算帳！「請爺台到櫃面上……」這也是小二的試探性，在他認爲，二爺非但無法到櫃台，簡直，他連這個二進廳也走不

出！

不想：武二爺是一手抓了小包袱，一手提了哨棒，脚步是有些踉蹌，可是，他走出腰門，過屏風，走到了店堂，小二不禁暗暗點頭，佩服！眞好酒量。而二爺已來到了櫃台前，依然放了哨棒，解開包袱，小二不得不報惠帳數！「喂！前頭櫃台上聽着！來客會帳四錢五分銀子啊！」

小老闆是應了一聲，二爺的包袱中有多少銀子。柴進送了他五十兩銀子的盤纏，現在，他大概用了一半不到，包袱中有二三十兩銀子，全是碎的。你說二爺醒了嗯！醉了，銀子可有數目？說實在話，二爺要是有數目，我可以賭咒！不過，一無知覺，也是不對。現在他是在碎銀中，揀了一塊一兩五錢有零的銀子，朝櫃台上一放道：「稱來算！」

「嘔，好的！」小老闆是隨手在帳桌上取了一把戥子，戥花一理，銀子放在戥盤裏，一抬手，這個小老闆就望着了二爺：「爺台，你老這塊銀子是一兩——嗯！還欠一分！」嗨嗨！在大宋年間，生意人作興壓秤！可是，這個小老闆，你看他是個新人啊！哼！他的心可眞比漆還黑哩！所以，他這個報數，分成了二截，他是有備而欺秤的，爲什麼？他看了二爺面色，然後說一兩——下邊不說下去了，這就是他的可惡，酒徒最易騙，不過，酒醉三分醒，故而他不說九錢九，因爲，你說死了，客人萬一有個心數，鬧出事來沒法帶舵，沒法圓場。現在，他說一兩，如果你有數。你一定會吵起來，我這塊那裏只止一兩！好！你出聲招呼，他帶過舵來了：「一兩是一兩，下面還有五錢！」這樣他可下台，今日，武二爺沒回應，他可以狠了，還欠一分——

二爺上文已說過，他根本是無法掂分計錢，一聽小老闆這樣陰聲怪氣，他是萬分的不耐煩，又何況，胸中在發燒，酒性已慢慢上衝！故而，他是問了聲：「會帳可够！」

「够了！够了！還有多！」

「多的，就賞給了小二！」

「謝……爺台！」嗥，就因爲二爺一聲多的賞給小二，好，叫小二忘了件重要事。現在，小二可一心一眼的看準了這塊銀子，爲什麼？武二爺是沒分數，銀子是白的，小二是看得清楚明白啊，這塊銀子只有九錢九，殺了頭他也不會相信啊，餘下的賞我，哼！我就讓你吞沒這許多？……二爺才出門，小二却像隻老虎般，撲了上來。「小老闆……慢慢！你別性急將銀子朝銀匾子裏摞！」

「小二啊！你這是幹什麼啊！」

「嗥，小老闆，你是聽得清楚明白，客人說餘下銀子賞給我，我們跑堂的，所靠的就是客人下賞。東家是不派領賞的！好，你銀子給我，我代他會帳！」

「喲！王二啊！你又何必這樣多此一舉！這塊銀子九錢九，客人吃了四錢五，我找你五錢四，不就了事！」

「不！不！我收銀子，我會帳！」

（三）

「我找你五錢四！」你爭我奪，這塊銀子弄得東家與伙記幾乎開了火。好了，就在此時，這間店的老東家來了。老人是將店交給了兒子，他算是安居納福。不過，有時要來溜躂溜躂，解解悶，順便來看看店中情形，心裏有所點拔、指引。不料，今日才踏進店堂，就聽到了兩人在爭吵！老人是忠厚長者，可就大爲不滿！

「你們吃飽了！什麼？沒事做，淨吵架，爭什麼，吵什麼？自己人，一個鍋子中吃飯的，吵！而你！小兔子。你是個東家啊！不讓讓伙計？豈有此理！」

「爹！這件事……」

「老老闆！你來評評這個理。」一長二短，老人聽出來了，自己孩子壓了秤，「唉！小兔子啊！生意人壓秤是難免，上下也不過二分一分，便宜了小二，也不爲過……」他以爲兒子壓下個二分一分。那想到小二說不止！到底多少？待到明白一兩五錢啊，兒子怎的沒良心的算人九錢九，老人幾乎氣得閉過氣了！

「唉！小兔子，不！你比景陽崗上的老虎更狠了啊！」

一提起景陽崗老虎，老人面色大變，他突的顫聲問小二道：「這位客官現在何處？」

小二也嚇呆了，爲什麼？現在，他可是想起了這個老虎了！而他忘了警告那個客人，如果不是這一塊銀子，搞到昏天黑地，武松醉得脚步踉蹌，醉得銀子不分輕重，他是應該想得到那隻老虎的！事關，陽穀縣是有煌煌告示在外，由於最近景陽崗出現老虎，吃人無饜，因此，已經不准來往人等，隨意過關。每日只限巳、午、未三個時辰通行，還須行人結伴，地保鳴鑼，多帶木棒，護送過崗。本地人當然可以等到時間，依示而行，可是，此地是個來往路口，外來客人，又怎能知道這些。故而特別再下命令，萬一有上鎮打尖，發現外路人，這店中人不論東伙，就該對他們說明，甚至於阻攔，如果發現，店東不阻，伙計不攔，果然這行人爲虎所傷，非但店東、伙計得受處分，連里甲保正也受牽連。

店小二是一則被武二嚇傻了，狠了心，第二：則是這一塊銀子弄得他昏了心，矇了神，待到發覺不對，時已遲了，現在，老東家算是好心，叫店小二馬上去追回這個過路客回來，如果追得回來，老店東發個狠，這一兩五錢的銀子，全算是他的了！

所謂重賞之下有勇夫，小二是奉命飛奔，跑得比兔子更快幾分。你要問，可追得上追不上？還未出鎮門口呢，小二已眼見前面，武二爺在搖啊搖，晃啊晃的在走他的之字步，折徑路！

武二爺走路不快啊？唉！平常，他是走得不慢，今日，他却是走得不快，實在，這酒是好，並且，性子慢發而長，到現在，酒已開始向他頭上衝，脚步踉蹌的，搶出鎮門！

小二看得準切，他可是如同覓得件活寶。一邊加快脚步，一面是大聲呼叫：「爺台，客官，慢慢走啊……」叫聲不算响亮，可也已將個練功夫的武松留住了。他止步回頭一看，別看他酒醉，還有三分醒呢！他認得，是店中的小二，二爺心中越有思疑！

「小二！你來，幹什麼？」

「爺台，我…我…」可憐他，氣喘得可憐：「我是來！來……請你回去啊！」

「請俺回去？」

「就是！」

「爲什麼？」

「前面，現在走不得！」

「爲什麼走不得！」

「前頭景陽崗有老虎！」

「啊……有老虎！爲何……你先前不講！」

「先前……」小二又不能說，因爲看中了你的銀子，忘記了老虎，他只能說：「先前是小人一時大意，忘記了……」

「哈…我明白了。」

看官；你們問武二爺是否明白了？嗨嗨，如果他能明白，我還是一句話：「可以賭咒！」那麼，他又怎會一本正經的講一句，我明白了？原來，武二爺多了心，而一心疑到了夾層中去了。

武二爺望了小二一眼，心中有話，啊哈！要死了。一定是看我惠賬時，包中銀子不少，你們動了心，你們想叫我回去，以爲我醉，將我安排睡房，然後，三更半夜，開了暗道門，將我一刀殺了，取去我的財物。哼哼；你們要死啊！原來開着黑店。本來，我大可乘機扒了你們的店基，可是，現在，一則沒精神，二則沒時間，我不回去，我打定主意，我就走！

如此一說，我們的武二爺，疑心也太大了啊！不！列位看官，須知；現在是宋徽宗在位，用的是淫棍小人，再不就是無能昏庸的權臣，皇帝是混蛋，所謂物以類聚，朝廷中佈滿了奸宵之徒，在荒淫無道之統治下，弄得民不聊生，天下紛亂。因此，三十里一個山頭，五十里一個寨子，十里八里打悶棍、剪徑、賣蒙汗藥酒的，可說是司空見慣，家常便飯。走得不巧，失去財物還算便宜。一個不得法，這人還得變了牛羊，給那些大王當作了牛肉、羊鍋來出賣呢！所以，這又怎能怪武二爺多心！

「哈……小二！你可知道俺到那裏去麼！」

「爺台，姑不論你到那裏去，你現在是向西走，不錯了吧。」

「呵呵……」

「有什麼好笑的？」

「爲什麼我不在你家吃晚飯？好！你不知道，我就講給你聽，今晚，俺是來赴約！」

「啊！」小二可給弄糊塗了…誰約這位飲了卅碗而不醉的客官的？

「是景陽崗的老虎，請俺吃飯晚！」

「你！你說什麼？老虎請你吃晚飯，唉！人命關天，你可不能將條命，當玩笑的角兒啊，我眞怕你，讓那隻老虎當作了晚飯呢！」

「好混賬，你代我滾了吧！」武松說罷，一回頭，又是搖搖晃晃的想走了。小二那肯放他走，他一走，這一兩五錢多的銀子，可就泡了湯。得迫他回去，唉！最好辦法，抓住他的小卅袱，他怕盤纏被搶，勢必會跟隨上來。對，就是這個辦法。因此，小二一邊叫住武松，一邊向那武二爺的肩頭抓來——

小二啊，你這樣可算是犯了大忌，我早已說過，人醉三分醒，再說：二爺已經有所疑心你是心懷不軌，你千不抓，萬不抓，在抓他的包袱。二爺是誤會更深一層，心道：「好，要死了！來搶了，」哼哼！你既可搶，我就可打，並且，二爺的出手，來的極快，即使如此，二爺他還是記得了一句話，不到萬不得已，切不可多傷人命。因此，他只是用兩隻手指，一回身，一卸小二之勁，就勢向前一點。可憐，小二在耳邊聽得二爺一聲喝：「代我滾了吧！」「吓」的一聲，可憐的小二，不讓他不成，「啊咦喂！」一聲叫中，朴隆通，吓嘎…咚…聲音十分熱鬧。小二是爲這一點，直向一間已上排門的舖頭，跌了進去，朴隆通，人跌進了門，吓嘎是跌進了半掩門，將門撞開的聲音，咚的一聲是，有個老人一嚇，摔了手中個茶盃托子！

尚幸他跌在此地，有人看到他，否則，他眞能在街上躺一個半個時辰，現在，他讓這間舖子中的老闆，叫了幾個伙計，將小二送回了酒舖。老闆見得如此情形，心中担上了老人心事，直到二爺打死老虎，見官領賞之後，老人才算放下心事，他倒是言而有信，將個銀子全送給小二，可惜，小二是無福消受，這一點之傷，却正好耗了他這些醫藥費，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現在，武二爺是點倒了小二，再不怠慢，搖搖擺擺的，向那景陽崗走來。上到大路，其時明月升空了，如同白晝，迎面吹來的西北風，令他大爲高興，身上發熱，酒性已上，這陣風一吹一壓，令他微壓了壓酒氣。這個天氣放夜站可太好啦！二爺是一聲長嘯，脚步一緊，走……現在，比較的清醒些了——

這一走，走了三里多路，路旁有一座土地廟，東面牆上掛着件東西，什麼名堂？搶步上前，抬頭觀看，其時皓月當空，看得明明白白，原來是張告示。乃是陽穀縣出的，上面寫的是：

特授山東東昌府陽穀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史爲出示普諭事；查得城東景陽崗地方，乃係通衢要路，來往客商必由之地。不幸今秋突出猛虎，攔路傷人，本縣已差壯丁獵戶捕捉，至今未獲。除飭差外，合即示仰城鄉軍民人等，一體知悉，每日只准巳、午、未三個時辰，行人結伴，地保鳴鑼。多帶木棒，護送過崗。倘有私自單行，店東不攔。地保不阻，被虎所傷，本縣查出，一並重究，決不寬貸。无違特示！宣和　年　月　日發景陽崗東土地祠實貼。

武松不見告示便罷，一見告示，暗暗的踩了一脚。

爲什麼？悔之不及矣！唉！自己實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小二是好意啊，而我却將好心當惡意，非但不領人情，反而打了他一交！人家實在不是開黑店的主頭，而我却認定了他們是賊……唉，如今又該如何？

該回去啊！可是，不行啊，爲什麼？我如回去，我如遇見了那小二，我這個臉又往那裏放？如果他陰惻惻的來問我：「客官！你爲什麼回來的！」我說見了告示，發現有虎，不想連累你們，我就回來了，算算答覆得不壞，但是，他會說：客官

，你不是對我說過，今晚老虎請你吃夜飯，什麼，現在你爽約了。」嗨，那時候我可該如何？

回去，絕對不能，不回去，又該如何？喲！難道我就眞的怕那隻猛虎了，難道我就不能够打死牠，代民除害？想到這兒，武二爺是挺了挺胸，走，老虎啊老虎，今晚你我如果相逢了，哼哼！好，我武二不及你，請你吃頓晚餐，你如不及我，那麼，對不起，請你歸了天，打出一條淸平路！對！武二爺突然想到一句俗語：「眞所謂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武二爺主意打定，他是背了包袱，提起哨棒，趁着酒興，再向前進，一走又是三里來路。現在，離開景陽鎭已有九里了，望望前面，迎面有道山崗阻路，此崗即是景陽崗。東西的大路，南北的高崗，是行人向西必由之地，必須要翻崗而過。二爺邁步上崗了。

要是在平日，這一里來高的山崗，憑二爺的脚力。一口氣，蹦縱竄跳，就可以過去了。現在，可不行了，酒吃多了，頭重脚輕，踉踉蹌蹌，免免强强的捱到半崗，酒意越來越重，而倦意也越來越沉了。不是沒氣力走，實在是沒精神支持。因此，捱過了個半山崗，看見路旁有一個老松樹，老樹根下有一塊青皮石，六尺多長，三尺來寬，一尺多厚，不知陷在土內的有多深。石塊倒干干淨淨。好了！二爺一見這樣個所在，第一個念頭是，好一個床舖，也就不加考慮的，將哨棒一放，包袱朝石頭上一擺，人坐上青石。不好了！一股懶勁上來，武二爺是就勢一倒，躺在石上，手肘子朝包袱上一擱，拳頭枕住太陽穴，嗨，嗨！一陣陣鼻鼾聲傳來，武二爺睡着了！

武二爺，此地有老虎啊！人在虎穴中，你就敢如此一無機心的睡着了！唉！難怪他啊，放了幾個夜站，又碰了這樣的烈酒，平常人，早已醉[illegible]在地，全仗二爺身强力壯，才算能支持到此地，一個神不聚，還有不睡着的道理。

列位看官，也大虧這一睡，算是令二爺有所解困。此時乃十月中旬的時令，雖說是秋風，在這四外空曠之所，可是夜晚時分，吹在身上，也有寒意，又何况這一方青皮石，冰涼澈骨，總算將二爺腹中酒吹的吹散，化的化消，不如此，也眞難解得這景陽鎭上的酒性呢！

人說二爺，酒後誤事，我以爲，這一誤誤得好。

還有這一覺，睡得不短呢，一直睡到了二更以後。這就令他養足了精神，即使老虎來，二爺可着實有精力與之一拚！

老虎來不來？那會不來之理。時間不到，牠不出洞，時間一到，孽畜就得出窠。正當月影微移，在那崗南頭一個沒有人到的山凹子裏。那裏有個間把房子大的山洞，洞口有一團枯草圍住，這裏就是那老虎的公館。現在，一陣虎嘯……嗚……啊……聲中，洞口立即捲起了一陣狂風，什麼風！這就是孽障引來的惡風，人言：雲從龍，風從虎。就是這個講究。至於是否老虎吼嘯，必有風伴，這一點，却是考究不得，事關，作者尚未領教有老虎出洞的經驗。可是，今晚，這陣風來得好！爲什麼，將我們的武二爺驚醒了——

（四）

虎嘯聲，武二爺依稀聽得，老實說：二爺還不想起身，實在困懶，難得如此一覺，睏得如此舒服，可是這陣風，却令他難忍。爲什麼，風尾巴有一陣刺臭的腥味，武二爺突的驚出一陣冷汗，腦中立轉清醒，二爺到底也是個久走山路之人，江湖上饒有閱歷。並且，經常與人相交，談些各人所有之驗經，二爺是知道這夜行山路時，突然來風，風尾有腥味，這就不是好風。不是有猛獸惡物，就是毒蛇兇蝎，又何况，現在，人已清醒過來，景陽崗上有虎之事，立即襲上心頭。那敢怠慢，立即翻身坐起，手一伸，早已捻住了哨棒，也不理那個包袱，身形一動，蹦跳竄縱，向山崗頭走去，來到了山崗之頂，右手搭一陰棚，四外一望，嗨，靜悄悄毫無動靜！

莫非聽錯了，莫非自己嚇自己……

不，是二爺疏忽，也是初入山境，又是夜晚，二爺讓老虎騙過。原來，就在他脚下邊，三四丈遠處，有一堆叢草地，就是老虎藏身之地。

現在，是深夜時分，草已入枯黃之時，而草之枯黃色，與老虎的皮毛色十分相近，武二爺他那會發現了這個老虎？不過，你見老虎，老虎却已看見他了，兀立崗頂，威風凜凜，老虎是做夢也想不到，今夜，他碰上的不是人，而是他要命的兇星！

現在，老虎是一見武松，在草叢中打了個「虎困」，「嗚啊……」一聲厲吼，又是一陣風起，這可就將個武二爺嚇了一大跳！也算是武松，換了第二三個，爲這猝然的一吼，不嚇死，也得嚇失了魂，武松現在是循聲而視，當然已看見這隻沒角魁牛的尊容了！

武松只見那隻吊睛白額虎，眉橫一王字，眼睛似銅鈴，隱泛藍光，二十四根鬍鬚，根根似鐵綫相仿，口中四大牙、八小齒，直如鋸銼鋼釘，更可怕的那四爪，一尾，爪似利鈎，而尾如鋼鞭，全身殺氣，狠狠的盯住了武松。

老虎心中也在奇怪啊！牠吃人無饜，也可說是人，也見過不少，可就從來沒見過這樣個人，在牠的怒吼聲下，兀立不倒已是奇，還敢死命看住自己，這就更奇。牠是一個心想吃人，見一吼不動，前脚一懸，後脚一頓，身子就如飛也似的，向武松撲到，其實，武二爺何嘗不是在尋隙覓縫，想結果這孽畜的性命？由於老虎一吼，踞地不動，這在學武之人看來，就不可貿然下手，這不是與人交手，講究什麼先發制人，對付猛獸，就該謀定而動，故而，二爺是雙手持棒，一團神光，全部貫注在老虎身上，如今老虎起勢一撲，好個武二，看準來勢，他是身子一小，一個偏身卸勢，這可好，老虎這一撲，算是撲了個空。武二爺看見老虎撲到了右邊，也就不再客氣，手中哨棒照準老虎的頭腦骨，一招「力劈華山」，奮力打下。說到底二爺打老虎是個外行，他根本不清楚老虎的全身結構，以頭、額爲最堅硬，俗語有話：「銅頭、鐵額、美人腰。」這就說明了，老虎頭不怕打，即使打也不見痛，不能致命——還有，牠最善於閃避，現在，這一

着算是攻敵之强，可就糟了糕了！

果然，老虎一撲不中，風聲响，見二爺棒到，牠是一閃頭，一個轉倒，虎口已咬住了二爺的哨棒，虎牙似銼，又何况！老虎也在盛怒之下，咬住哨棒，一悶吼，「喀喳」一聲响，二爺手中一輕，再看看淸，只剩下燒火棍那麼一截。一段哨棒已斷成了三截，二爺心中有火，「好孽畜！算你狠。」就手拋了斷棒，老虎也將口中的一段哨棒吐了，而人在眼前，虎頭一偏，兩爪一起，就想撲咬武松。現在：二爺已看出了老虎的厲害，好！他是稍一避退，斜身側勢，伸右手，居心想將老虎頭頂五花皮抓住。可是，你快，老虎也不慢，「嗚啊——」一聲叫，就勢一竄，從武二爺的脅底下，竄了過去！如此說來，老虎走了，嘿嘿！那有這樣的容易，牠已三日未吃東西，人是上餚，到了口的美食，牠肯放口？實在武松身手敏捷，老虎不得不另有計較而已！

可惜，我是不能送信給老虎，依我看，走爲上着。事實俱在，現在，武二爺已立於不敗之地了，爲什麼？因爲，老虎最厲害的殺着，二爺已三過其二。原來：老虎傷人有三威：第一威是一聲虎嘯，老實說沒點英雄心，好漢胆，憑這一吼，不是昏迷趴地，就是筋酥骨戰，也就是說老虎一吼，你就會任憑宰割。一威不成，這第二威就是一撲、一剪！一般人爲其雙爪撲中，虎爪似鈎，人那裏抵擋得住，不是筋斷骨折，也得鮮血淋漓，而這威又是三威中的首選，至於第三威，乃是牠那條長尾！虎尾似鞭，打到那裏，那裏遭殃，如果，避過三威，擋得住這三威，人的命算是保住了，也可以說：老虎已無能爲力了！

武二爺那裏知道，自己處於如斯境地，一見老虎竄掉了，他是一迴身，怒吼一聲：「孽畜，休要走！」拔脚來追。可是老虎也是心有不甘，一回身，「嗚啊——」嘯聲起。一個空心跟斗，來撲武松。二爺是伸鋼抓，想抓住老虎腹部，那想到來勢極勁，皮毛又鬆又滑，爲其堪堪跳過，而老虎是着地就勢一滾，又跟二爺對了面。還是這個姿勢，雙爪向二爺肩頭撲到；二爺依然是卸勢側身，這一次比第一次更爲容易避過，老虎却是苦了，二爺這一次是看得準，認得狠，力貫右手，五指箕張，似同隻鋼鈎相仿，喝一聲：「不要動！」好！這一次老虎是慢了時機，頭還未抬，頂門五花皮已爲重力所抓，二爺一聲哼！用力就勢一壓，老虎就此讓武二爺掀在地下，嘴臉啃地，無法移動。只剩下四隻脚爪，拚命用力，希望掙脫人手。現在，可就不成功了，武二爺非但不放手，已乘勢右腿一環，右脚一懸，以上視下，脚後跟對準老虎面孔，一脚踩下。老虎苦痛難受，却又叫不出聲來，隻聽得老虎竅內噴氣。武二爺這一脚可踩巧了，將個老虎右眼踩瞎了。

二爺心中高興，一不做，二不休，懸右脚向老虎左邊面孔，再來一下，好！「噗」的一响，鮮血直噴。看來，左眼也毀了，這就不壞，現在，你這只盲眼老虎，又能奈何我些什麼？

今日老虎之被打死，就是牠無應變之機巧，還有，爲二爺這一把抓，就勢鎖死了老虎的上半身，並且，一味强掙，忘了用尾掃人，雙眼被踩，吃了大苦。就越發亂了陣，就這樣，爲武二爺屢佔先機。

現在，老虎是橫了心，後半身拚力左右擺動，而那條虎尾，滑溜溜的豎了起來，向兩面直掃，東西亂打。打得山石紛飛，聲勢驚人，二爺一看，道聲不好，這尾巴可不能由其亂掙亂掃，一定得毀，這條東西，令其無法沾得了身！

二爺是左手用勁，按住虎頭，全身一起，右脚直立虎背，而左腿一懸，貫足了勁，左脚順勢而下，對準了這尾根部份，喝聲「着！」「吧」的一脚踩下。好！一條尾巴毀了，怎見得，要知虎尾現在豎起，挺硬挺硬，但是，就算硬，尾根部依然是脆骨！你不豎起，缺點不露，一豎起想打人，門戶洞開，武二爺一身好功夫，腿功更精，隱隱然已有小輩第一條腿的功力，試問：老虎又怎能吃得消。脆骨一斷，一條虎尾垂落在地了。

現在，武二爺是右脚一凝勁，右腿一偏，騎在虎背上，左手凝勁，掀住虎頭，右拳朝起一抬，老虎還想跑，微有擺動，武二爺就把襠下朝下用勁一磕，老虎可就更苦了，現在，頭部看來壓力微弱，牠是奮力一[illegible]，抖一口氣，還叫了半聲，就勢還想咬人一口呢。不想頭才抬，拳頭已到，右眉骨一陣劇痛，分明已爲來人打了一拳，並且這一拳的力度不輕，打得老虎昏天黑地，就勢一回頭，好，又再埋在那個泥坑中。

老虎已被制住，二爺還會客氣，舉起拳頭，朝老虎右邊軟襠，「嗒呷！嗒呷——」一連打了十幾拳。專朝一個地方打！嗨嗨，將來驗傷時，這個地方就只報一拳！其實，打了十幾拳！

武松這十幾拳打了，發覺老虎尚未死，心中一陣焦躁，略一尋思，嘿！打的不是致命之處，那會打得死，就算與人放對，也得找致命之處招呼啊。現在，找老虎的致命處……可就巧，老虎剛因武松一懈勁，牠又是痛得難受，微一抬頭，頭轉過來了。不想，這一來，耳門要穴對準了二爺，好！貫足了全身勁，大喝一聲：「去吧！」呼的一拳，直擊老虎耳門，這一拳一砸，老虎是一聲也未出，左邊地下，絲的一聲响，一絲血綫，噴出丈把長之遙。可憐，老虎的瘀血就此被强力所壓，在左邊迸出。試問：這老虎還能活不能活？

武二爺一歛神，慢慢的，跨下虎背，現在，他還是不放心，怕這畜生裝死，半响，不見老虎有動靜，英雄是抬左腿，一踢虎背，這龐然大物是萬分聽話，爲其一脚，踢翻了個身。「好！」喝采一聲，爲什麼，老虎果然爲我赤手空拳打死了！看看四週，山風微响中，靜悄悄，別無其他，二爺心中一高興，好！總算代行人過客，除了一害。「孽畜！爾的威風，於今安在！哈……」狂笑聲中，二爺是翻身下崗，來到大松樹下的青皮石邊，[illegible]起了自己的黃包袱，斜跨在身，現在，可就不想睡了，走！唉！這才想起，打死了老虎，自己也丢了根哨棒——寧一寧神，到底乏力，想到了景陽鎭上伙計，心中悠然有份抱歉之感。

翻山過崗！死老虎是不必再看，趕路

要緊，看時辰，如果走得快，可能等開城門呢！二爺是一提神，竄跳奔[illegible]！一瞬時，巳走了二里多路；天上月色未隱，天色未明，下景陽崗！可就來到了股三岔路口，現在可沒有行人、鄉民，問訊也不能問，亂走亂闖，可能撞失了路！正猶豫之間，耳邊聽得「沙啷啷」銅鈴響！咦，右手邊有一排樹林，再看看清，樹林口有兩個東西，啊！可是老虎！一隻黃，一隻黑！饒是二爺心雄胆大，現在，也叫不迭的苦。他不是怕什麼！怕的是，除惡未盡，而自己却不够精力來打發這兩老虎——

可是，事巳如此，不打也不成，正想抬步，不料，「沙啷啷」，「沙啷啷」銅鈴亂響。而身後勁風巳到。武二心中巳有些明白，這不是虎，是人。並且，萬分可惡，扮虎嚇人，意圖剪徑。後面的勁風，分明是「老虎」的同黨，武二爺是心神一定，出手就是重招，一聲喝：「着！」武松的避招還招，實在太快，至於來人，他根本還瞌睡未醒，那裏能擋得住二爺這一招，肩窩一痠，一痳，啊呀一聲，身子似隻毬一般的，滾下了斜坡，墮入溝中，倘幸無水，否則，眞可能把他淹死了的！

打了人，就算亂了一鍋粥，銅鈴聲中還有銅鑼響，人影紛亂，一聲吶喊中，武松身前多了頭二十個壯漢，手中有刀，有槍，有獵虎叉，有弓箭，武松見有人來圍，他是身子一小，就朝路旁的土墩子上頭一跳，轉過身來，虎目圓睜，看住了下圍之人！

兩隻老虎也上來了——原來是人扮的！武二爺心中有些後悔，我的打人出手，實在太快，這一下，又打錯人了，為什麼？現在，他巳看出來，這些人打扮，分明是山中獵戶，絕不是剪徑強徒，而下面的那些人，眞的是陽穀縣差來的獵戶！

為了捉那隻老虎，陽穀縣是差下這些獵戶，其實，獵戶又有多大的能力，他們捉老虎，無非是設阱、佈機，引虎入阱而巳。但是，老虎是來得乖巧，輕易不會上當，縣太爺立了限，逼得緊，令獵戶們不得不再用艮計，而這個計就是「以虎引虎」。這兩隻假虎，就是預備來引虎入阱的角色。可惜，老虎雖不來，他們也不敢去，這就說明了，這隻老虎之所以不死，是雙方僵住了。也可以說是：雙方有了個默契那樣，你不犯我，我不找你——

（五）

陷阱依然擺在那裏，希望有一日，老虎自己來上當，不想，這個陷阱幾乎將武松給困住了。原來，當武松觀看去路之時，如果你走小路，就會糊裏糊塗的走入那個陷阱中，兩隻老虎是看水望風的！他怕來人誤陷毒阱送了性命，所以搖動了項下銅鈴！那想到銅鈴聲是引動二爺注意，可也驚醒了他們一行人的頭兒——他本來靠在樹幹打瞌睡。銅鈴響，他以為老虎出現了，一長身，就手抓住了放在樹邊的棒杆，跳上坡頭，一眼看見二爺背的黃包袱，以為是老虎，出手就是一棍，可憐他就此捱了打，睡在乾溝中。

「兀那漢子，你從那裏來！」

「你們這多強人，胆敢來剪徑！」

「你說什麼？我們是強盜，我們這身打扮是強人？」

武松是硬說一句而已，這是遮遮自己莽撞之失的，而對方那個為首人又在說話了：「我們是獵戶啊！我們是奉官差遣的啊！」

「如此說來，你們是來捕虎的，既然如此，為何見虎不捕，養虎為患！」就手還指了指二隻老虎。

「哈，這位爺台，倒會說笑，哈哈，明明看出來是人扮的，我們是為了捕虎，不得不扮虎！哈……爺台，這八個字的罪名，也請璧還，我們如果一見官，被按上了這八字罪名，唉，可憐兒，眞能把我們打得死過去呢！」

「可是景陽崗上那一隻又該如何？」

「啊！你眞是從景陽崗來？」

「正是！」

「你看見那隻老……老……老虎！」

可憐，他提起老虎，口也抖了，連老虎兩個字也不能一氣說出來了，請教，這樣的獵戶，他們能捉得了虎？

「非但看見，巳為我打死了……」

「什……什……麼？你說什麼？」衆人鬨然了。

「景陽崗的老虎，巳為咱打死了！」

「爺台！你……」他們是橫看豎看：「老人家用什麼打老虎！啊……」

「咱空手打虎！」

「越說越玄，呃！你這個拳頭，不是肉做的，想必是鐵鑄的！」

「簡直是純鋼的，」「對，純鋼的，」「越說越玄！」「你信不信！」七嘴八舌，你提我問！將個二爺弄得萬分的不耐煩！他是頂門頂調一聲叫：「與我住口！」嘿，宛如半空打了個焦雷，將衆獵戶全震懾住了：「你們不信，好！我帶你們去看吧！」

這些人可敢去？老實說：個個是八成不敢去！為什麼，實在不敢相信武二爺的話，一隻老虎竟然讓個人，一對肉拳頭打死？簡直是不可思議嘛！尚幸在這個時候，那些獵戶可想起一個人來，誰？他們頭兒！有人一提起啊！這才發現，他的頭兒不見了！剛才還在的啊，那會不見了！有人想起來了，他們的大爺給武松打下了土坡，至少未見爬上來，別出事，快去找，可憐！他們的頭兒，讓武松打得躺在溝底，一股勁在撫擦肩窩！

頭兒聽說上面的大漢，打死了那隻吃人無饜的老虎時，他可有八成信了，為什麼，我只捱了一下，痛得半邊身子幾乎痳木了，此人實在有些名堂！他不敢看輕了這個來人，因此，他主張衆人去看個水落石出！

武二爺見衆獵戶肯跟他前去，再想想，也實在太對不起這位獵戶大爺，所以頭兒的話，他是有問必答！

「這位壯士，請問尊姓大名，高鄉何處！」

「在下姓武，單名個松字，排行第二，乃北直廣平府清河縣人氏！」

「原來是武二爺！你那會把這隻大蟲打死……」

二爺就依理直說，其時，一行人在武松帶領下，已來到了死老虎臥身所在，月光下，衆人巳依稀看到前面地上，毛呼呼的一團！睡在地上——

「你們看見了沒有？」

「哎！老大哥！看見啊，毛呼呼的睡在那兒！怕的是老虎……我們上……」

「且慢！且慢！你們與我站住，小心！一上去，我怕你們吃苦！」

「哎！老大哥，那能會吃苦了？」

「我，看看有些疑心難除。」

「有什麼可疑的心，巳經打死了！」

「打死了？唉！像他這個樣，一對肉拳頭，就把隻老虎打死了，我實在不敢相信，謹防他在說大話。吹牛皮，老虎現在睡在地下，我怕牠是熬了夜，吃了辛苦，在這裏打個瞌睡，好！乖乖！我們一上去，到了老虎面前，把老虎驚醒了，啊嗚一口，就把你我當了點心，這可是有苦吃了呢。」

好！這個獵戶，這樣的一說，將那些獵戶全鎮住了，誰也不敢貿然上去；武二爺看看好笑，這些人還說是獵戶呢，一隻死老虎巳怕成這個樣子，如果是活老虎，請教，他們又怎敢捉！為了消除他們的恐懼心，武二爺飛步來到了老虎身前，左脚一凝勁，右腿懸起，對準老虎軟襠一挑，老虎是一個大翻身，衆人一嚇，連氣也彆住了。而再看看，好！眞是死老虎，如果活的，牠有這樣安逸太平的，既然是死老虎，這些獵戶大爺可就上了勁，一叠撲上。全部哄到了老虎身旁。現在，可沒人怕，也沒人不相信，武二爺是空拳打虎了！

二爺對衆獵戶點點頭：「好了！俺少陪了！」

「什麼？二太爺，你不能走啊！」獵戶頭馬上上來阻住了二爺的去路！

「為什麼？」

「得請你二太爺，跟隨小的們進城，見知縣大老爺！」

「什麼！打死了老虎，莫非犯了命案！還有罪的？」

「那個說的？打死老虎何來罪名！」

「既然無罪，為何要我見官！」

「實不相瞞，非但無罪，而且有賞。我們大老爺在前時，出過一張告示，告示上寫的：無論軍民人等能將老虎打死，有五十兩信賞紋銀。現在，你老人家空拳打虎，理應到縣衙門領賞！」

「哎！咱素來不貪這意外之財。不要，咱不要！」

「你不要，如此，二太爺，可能够賞給了我弟兄分派分派？」

「可以！」這就是二爺的英雄肝胆，他打虎，一則是形勢所逼，二則是立下了為民除害的心願！至於信賞銀子，在他根本沒想過，他不要，可是，當那些獵戶提出想分，武二爺第一個念頭是「成人之美」！第二，他也看到那些獵戶，深更半夜，餐風宿露，眞個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為了這個原故，他是一口允承！

本來，他是不肯進城，現在，他可是甘心情願的跟隨衆獵戶進城了，為什麼，一則衆獵戶是忠厚人物，他們實在不忍心昧心冒功，所以，希望武松揚名道姓，二則，還眞可能沒了武松，上堂之時，應付不善，陽穀縣是有名的精細謹愼，可能有什麼破綻，他們答不上來，賞號沒領，板子是當堂發落，這可犯不着。所以，他們得請武松一同進城上衙門——

現在，獵戶頭兒是要獵戶們分頭辦事，找地保借門板、繩索、槓棒，為什麼？要抬老虎上衙門啊，這隻死老虎是眞憑實據啊。不過，老虎身體不小，一個人無法抬，二個人抬不動，四個人抬，不好走，八個人抬步伐不合，尚幸人多，來一個八抬八綽，老虎死了，牠福氣還不差。竟然把牠當作了朝廷名官，八抬八綽的，跟隨了頭兒與武松向城門走來——

「武二爺！」獵戶頭想起了一件事。

「怎樣！」

「你老人家進了城，見了我家大老爺，恐怕大老爺要問你打虎的情形，你預備如何回答！」

「咱就是這番說話，酒醉、闖山！」

「不！不！不！」獵戶頭是拚命的搖手：「唉！我就怕你這樣說啊，這一說，可我們，就算你也有不便。二太爺，我代你商量商量！就算是你帮忙我們苦弟兄，更改更改！」

「怎樣更改！」

「最好是如此如此，這等這樣……」

「有何分別？」

「大有分別！至少，你照我的話說，我們可以沾沾光，我們就感激不盡了！」

「好！」武二爺就是這樣個人，但得能帮助人，他無不樂意而為。而衆獵戶也有所發覺，全由心中感激這位空拳打虎的英雄，走是走得更快了，為了有信賞銀子可得，又且是得附驥尾，與有榮焉，所以，他們是得了勁，走得興奮！幾里路，很快的走過，陽穀縣的東城門在望，而天還未亮呢——

——本段完——

（請留意武松會兄刋出）

本文電視版權已由麗的電視公司購得，即將改編為長篇電視劇播出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敵門的公孫弘，奉師命送「禮」到武當，來到山麓的解劍岩處，被武當掌門的大弟子白石所阻，要其按「岩前解劍」的規定，解下佩劍，始得上山。但公孫弘自恃藝高，傲然不允解劍。由於雙方堅持己見，因此相持不下，最後只有訴諸武力。白石指揮七名道士，佈成北斗七星陣，圍攻公孫弘。雙方打鬥正酣之際，突然傳來武當掌門之命：不得阻攔公孫弘上山。衆道士奉命後，只得收劍罷戰，公孫弘也還劍入鞘，白石則默默在前引路……

武當掌門　接見無敵使者

公孫弘也沒有再說什麼，大踏步繼續往前行，衆武當弟子跟了上去。

又一聲鐘响，即時從山上傳下。

× ×

正午。偏殿中燈火輝煌，烟香繚繞，氣氛異常的嚴肅。

對門正中，是一座神壇，迷離在繚繞烟香中。神壇之前，左右各立着兩個老道士，鬚髮俱白，年逾七旬。那是武當派的四大護法長老。他們過去，左是赤松，右是蒼松，六人都俱一聲不發，赤松不在話下，就是蒼松也扳起了臉龐，裝出了一副凜不可犯的神態。

偏殿中只有這六個人。在殿外却聚着無數武當弟子，分列石徑兩旁，雖然這麼多人，都緊閉嘴巴，沒有發出任何聲响。

公孫弘從當中走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看情形就像是只等一聲令下，便一齊動手，將之剁翻。

公孫弘居然面不改容，腰身始終標槍般挺直，走過石徑，步上石階。

白石始終在前面替他引路。

他人如其道號，四四方方的一張臉，輪廓鮮明，就像是用一塊石彫刻出來，神態舉止也穩重如石。領着公孫弘來到偏殿門前，一側身，擺手。「請！」

「青松就在這裏頭等我？」公孫弘仍然傲態畢呈。

白石眉一揚，沉聲。「請！」

公孫弘仰天長笑，舉步跨進去。

這時偏殿中仍只得那六個人，神壇前那個蒲團仍然空着，公孫弘一步跨進，六個人十二道目光就像箭一樣射在他身上。

他若無其事的走至殿當正中，目光落在那個空蒲團，隨即問：「青松何在？」

四大護法長老齊喧「無量壽佛」。

赤松却一瞪眼，叱喝。「無禮！」

公孫弘大笑。「客人已進來，主人仍然未現身，豈非更無禮？」

蒼松右眉一揚，右眼一瞪。「我派掌門何等身份，肯接見你，已是你莫大的榮幸！」

公孫弘仰面大笑，洪亮的笑聲响徹殿堂，樑上的灰塵也被震得「簌簌」飛落。

赤松怒形於色，蒼松雙眉左一揚右一揚，四個護法長老却又齊喧一聲：「無量壽佛！」公孫弘的笑聲竟就被這一聲「無量壽佛」壓下去。

也就在這時，雲板聲响，一聲：「掌門到！」步履响處，兩個手執雲板的小道士從殿後轉了出來，隨即左右退開去。

脚步聲接又响起。兩個人的脚步聲，却有三個人從殿後轉出來。

當先是一個全眞羽士，一身鵝黃色道袍，步履如流水行雲，超然出塵，一些烟火氣味也沒有。他眉長過目，直鼻，五綹長鬚配合得恰到好處，已有些灰白，臉上也已有些皺紋，年紀應該在六十前後，却絲毫老態也都沒有。在他的身後又跟着兩個小道士，左執塵拂，右捧寶劍。

四大護法長老赤松蒼松一見合掌欠身，公孫弘雖然還是第一次見面，看情形，亦知道來的就是當代武當掌門青松。

青松也就在那個蒲團上盤膝坐下來，兩個小道士隨即分立在左右。

公孫弘看着青松坐下，嘴角綻出了一絲冷笑。「你就是青松？」

護法長老皆皺眉，赤松隨即一聲暴喝：「大胆狂徒——」

青松揚手截住。「少安毋躁。」轉向公孫弘。「貧道就是青松，來使——」

「公孫弘！」

「無敵的首徒？」

「我們沒有見過面。」

「沒有。」

「你却是知道有我公孫弘，看來武當派表面上雖然不問江湖上的事情，實則並非如此。」

青松淡然一笑。「武當無敵，世代成仇，武當雖然罷休，却是欲罷不能。」

「其實這也是簡單，只要武當派臣服無敵門，一切豈非就迎刃而解？」

「無敵門退出江湖，却是更簡單。」

「笑話！」公孫弘一揮右手。「無敵門在江湖上現在正如日當天，與武當派的龜縮山中，又豈能夠相提並論。」

青松毫不動氣，只是問：「無敵派你來，就是要你說這些。」

公孫弘搖頭，左手一沉，將錦盒遞向青松。「雁蕩一戰，距今已經又十年。」

青松眼蓋微垂。

「二十年前殺虎口一戰，你敗在家師手下。」公孫弘扯高氣揚。「十年前雁蕩之戰又敗一次，這件事，相信你還沒有忘記。」

「武當無敵，十年一戰。」青松語聲沉靜。「現在距離十年之期尚有三月。」

「可是到現在，武當派還沒有任何的表示。」

「無敵的耐性以貧道所知一向都很不錯。」

「問題在武當派這十年以來都不敢過問武林中的事情，一派衰落跡象，家師實在懷疑，武當派是否還敢再應戰。」一頓公孫弘才接下去。「所以特別吩咐我走此一趟。」

「帶來這些話？」

「還有兩樣東西。」公孫弘右手取過壓在錦盒上的大紅帖子。「一是戰書！」

語聲甫落，右掌一揮，那張大紅帖子「颼」的刀一樣向青松迎面飛去！

青松一抬手，「哧」的就將那張帖子夾在食中指之間，那張帖子猶自獵獵的不停震動。

公孫弘目光一寒。「果然不愧爲武當派的掌門。」

青松手一翻，將帖子抖開，那之上，用金漆寫着兩行字。

——九月初九卯末辰初

——東嶽觀日峯玉皇頂

公孫弘道：「九月初九，家師一定駕臨東嶽，至於你可以來，也可以不來。」

青松「哦」一聲。

公孫弘右掌落在錦盒之上。「戰書之外，家師還準備了這個錦盒。」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錦盒。

元孫弘右掌一牽，揭開盒蓋，放在盒中的竟然是一件女人用的紅肚兜。

四大護法長老勃然大怒，赤松的眼珠幾乎已瞪出眼眶，蒼松咬牙切齒，雙手握拳，已好像隨時都準備撲出。

青松修養即使再好，這時候亦不由生

出了怒意，雙眉一揚，目光暴射。
那兩道目光簡直就像是兩支利劍。
元孫弘與青松的目光接觸，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神態語氣却沒有變動。「你若是不敢前去，乾脆就解散武當派，穿上這件紅肚兜，從此退出江湖！」
赤松大喝：「住口！」
蒼松一個箭步搶出。「師兄，這小子肆無忌憚……」
青松揮手截住蒼松的說話，盯着公孫弘。「帖子貧道已經收下，至於那件紅肚兜，有勞帶回去。」
公孫弘冷冷一笑。「你還是考慮清楚好。」
青松淡應：「以貧道看，這一定不是無敵的主意。」
「你在說什麼？」
「無敵睥睨天下，叱咤風雲，一代梟雄，自有一代梟雄的心胸，又怎會想出這種這樣小家的主意來？」
公孫弘怔在那裏，半响才開口。「好，有你這番話，肚兜我帶走，只是重九之會，觀日峯不見人到來，這件肚兜，還是會再送來武當。」
語聲一落，「拍」的將錦盒闔上，轉身舉步。
四大護法赤松蒼松齊皆變色，青松的面色亦一沉，突喝一聲：「站住！」
公孫弘已走出三步，應聲停下，却不回頭。「我奉家師之命，前來送信，現在責任已了……」
青松截口道：「要來就來，要走就走，你當這裏是什麼地方？」
「武當山！」
「就是無敵親臨，也不敢在武當山上如此無禮。」
「家師也許比我更無禮！」公孫弘霍地轉身。
四大護法的右手已在劍柄之上。
公孫弘目光一掃。「要動手？哈！你們即管一起上，姓公孫的今日就是萬劍穿心，伏屍武當山上，也不會開口求饒。」
「兩地交兵，不斬來使！」青松的語氣態度異常冷靜。
「那待要怎樣？」
「你於解劍岩前，不肯解劍，直闖武當！」
「劍現在仍在我腰間。」公孫弘一拍腰間長劍。
「解劍規矩，乃是本派開山祖師訂下，數百年來無人非議，也無人不遵守。」
「現在我已經帶着劍上來了。」
「所以你雖然代表無敵門，代表獨孤無敵，貧道也只在偏殿接見。」
「誰管你們這許多規矩。」公孫弘一仰臉。「你叫我留步，就是要告訴我這件事。」
「貧道還要親自將你的劍在這裏解下來。」
公孫弘「哦」一聲，手落在劍上。「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個活人若是為一條死規矩變成死人，你以為這個活人是不是一個聰明人？」
青松很冷靜的道：「小心，我現在就將你的劍解下！」
「利劍無情，人有錯手，還是你老人家小心一點的好！」公孫弘「嗆啷」拔劍出鞘！
青松的身子即時從蒲團上飛起來，飛向公孫弘，雙膝竟然仍交盤在一起。
公孫弘身形亦動，一劍疾刺了出去。
劍急如流星，直刺向青松的小腹，青松若是原勢飛前去，一定被這一劍穿腹而過。也就在那刹那，青松的身子突然凌空倒翻，頭下脚上！
劍從他的頭下三尺刺空，公孫弘劍勢立變，追着青松的身形，連刺十三劍！
他劍快，青松身形更加快，凌空一翻，落在他身後！公孫弘的反應也算敏銳，第十四劍當頭劈下！
青松左手中指如劍，即時劃在公孫弘的右腕上，公孫弘刹那如遭電殛，右手一麻，劍勢一頓！
「叮」一聲，青松的中指接一屈一彈，彈在劍鋒上！
那支劍立時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離公孫弘的右手，飛上半空！
公孫弘接覺腰帶一緊，目光落處，劍鞘已經被青松解下。
青松的身形不停，離地三尺，倒飛而回，那劍鞘往上一挑，正好迎着凌空落下的長劍！
「嗆」一聲，那支劍不偏不倚，正好就落在鞘內，青松身形一頓，也正好落回蒲團上，盤膝如故，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身形的迅速，出手的敏捷，目光的銳利，判斷的準確，簡直就不可思議。
公孫弘當場目定口呆。
那刹那之間，他突然一身冷汗濕透，對方武功的高強，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對方若是存心要取他性命，無疑就易如反掌，彈腕奪鞘那刹那，最少已可以令他死上三次。
非獨他驚訝，就是四大護法與赤松蒼松，亦同樣驚訝。青松的身手，一樣在他們意料之外。
「拿回去！」青松隨即將奪來的劍拋回。
公孫弘慌忙接住，劍上一股內力衝來，當場就震退一步。他那張臉已變成紫醬色，瞪着青松。「好，姓公孫的今天總算領教過武當派掌門的武功。」
青松揮手。「你現在可以下山了。」
公孫弘也知道一時輕敵，才會敗得這麼慘，但亦不能不承認對方的武功，實在遠在自己之上。
他仍然瞪着青松，半响才應道：「姓公孫的技不如人，無話可說，至於……這支劍——」
「劍」字出口，他右手猛一揮，「颼」一聲，那支劍脫手飛出，飛向左面牆壁上。
「奪」一聲，劍鞘直插入牆內半尺，劍鋒竟然沒有震出劍鞘外。
「就留在武當。」公孫弘一字一頓。「終有一天，姓公孫的再闖上武當，將劍拿回去！」
語聲一落，轉身舉步，頭也不回，奔向殿外。
青松沒有再喝止，目送公孫弘離開，靜坐如山，面寒似水。

密議

山後比山前寂靜。
山後是武當派的禁地。一條白石徑由山前繞過來，徑盡頭，是一片竹林。
風吹過，竹濤一陣又一陣。
青松走在石徑上，心情亦有如竹濤一樣起伏不定。
竹林中也有一條小徑，前行數丈，就看見一道短牆。
迎着小徑，有一道月洞門，那之上的一塊扇狀橫匾，却寫着「妄入者死」四個字。
青松在月洞門前停下脚步，望了那塊橫匾一眼，才再舉步走進去。
短牆下仍然是竹林，小徑再前行數丈，隱約看見一座小石屋。
那座小石屋深藏在竹林當中，門戶緊閉，當前三級青石級，之下已長滿青苔。
青松沿着小徑一直走到石屋門前。
竹林清幽，竹濤聲中，偶然有幾聲鳥喧。
青松仰天望一眼，走上石階，屈指在石門之上叩了三下。
「進來！」一個聲音在屋內傳出來，並不響亮，却是非常清楚。
青松伸手將石門推開，一股令人極不舒服的臭味迎面撲來。他若無其事，舉步走進去。

× × ×

石屋內異常昏暗，左右雖然有兩個窗口，窗前却都擋着一道石屏風，空氣雖然流通，光源已被隔斷。
對門石壁之下，有一張石床，盤膝坐着一個老人。那個老人鬚髮俱白，虬結在一起，也不知已多久沒有梳理，一身灰布衣裳，亦是骯髒不堪。
他面容瘦削，身子亦一樣，但仍然可以看得出，骨節奇大，有異常人。
他背靠着後面的石壁，眼蓋下垂，整體透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懶惰意味，似乎還帶着三分病態。
青松反手將石門關上，朝着老人一欠身。
老人眼蓋一顫，一笑。「是你。」
「青松拜見師兄。」
「我們師兄弟之間，又何須如此多禮？坐——」
青松在床前石櫈坐下。
「方才我還以為是什麼人，身子竟然如此輕盈，叩門聲响，我才發覺。」
青松搖頭。「師兄見笑。」
老人目光落在青松的面上。「你的面色不大好。」一頓接問：「莫非山上發生什麼事？」
「方才無敵派人送來戰書。」
「無敵門獨孤無敵？」
「正是。」青松的語聲沉下來。「無敵武當勢成水火，一直以來，却都是我們武當派主動約戰，只有這一次是例外。」
老人沉思了一下。「你是担心這其中有詐？」
「獨孤無敵心高氣傲，相信不會詭計取勝，而且二十年來，我兩次敗在他手下，他實在犯不着使詐，也不會等到二十年之後的今日。」
「那就是表示，對於這一戰，他成竹在胸。」
「此外必定還另有陰謀。」青松嘆了一口氣。「近年來，無敵門一直招兵買馬，擴張勢力，前前後後已經吞併了不少帮會。」
「沒有人過問？」
「沒有——少林已中落，峨嵋亦一樣人才凋零，所謂九大門派，經已有名無實了。」
「所以就只有坐視勢大？」
「無敵當然也清楚，這一戰，只怕是計劃一統武林的第一步。」
「以你的意思？」
「一戰之外，別無他途。」
「你的來找我——」
「只是想清楚無敵所練的滅絕魔功的威力。」
「據知近這十年來，你一直苦練不懈，本門武功，相信已臻化境。」
「無敵若是十年前的無敵，我自信必勝。」青松嘆了一口氣。「十年後的今日，無敵當然亦遠勝當年。」
「十年前你戰敗回來，曾與我詳細討論過那一戰。」
「師兄當時肯定，無敵的滅絕魔功已練至第五重的境界，十年後的今日，應該已練至第六重，甚至第七重第八重。」
老人忽然一笑。「無敵門的滅絕魔功，從來沒有人練至第七重。」
「哦——」青松顯然是有些懷疑。
「夏侯天聰這個人你是知道的了，他是無敵的師父，聰明絕頂，十四歲已練全無敵門武功，十九歲已能將滅絕魔功練至第六重，可是到他八十歲去世的時候，亦只是第六重而已。」
青松沉吟道：「無敵却是在四十歲才能夠練到第五重。」
「所以現在無敵的滅絕魔功，最多亦只能夠練至第六重而已。」
「第六重的威力又如何？」
「你來見我就是要清楚這件事情？」
青松點點頭。
老人突喝一聲：「接住！」一手抄過放在床頭的一支古劍，擲向青松。
青松探手將劍接下。
老人接喝一聲：「拔劍！」
「嗆」一聲，劍出鞘，一股森寒的劍氣立時蘊斥整個石室。
老人目光落在劍上，漫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青松左手一揑劍訣，身形立即展開，人動劍動。
劍風呼嘯，人劍刹那間合成一體！
一刺三十六劍，再刺七十二劍，青松混身上下，都裹在劍光中，劍已化無形，人亦變得朦朧了，彷彿淒迷在一團霧氣之內。
老人的衣衫亦被劍風激得獵獵飛舞，他目不轉睛，嘴角悠然綻出了一絲笑意，右掌忽落，刀一樣將長衫一角削下來，接一揚，飛向青松！
那一角衣衫竟有如利劍一樣，曳着「嗤」的一下急激已極的破空聲！
青松劍勢未絕。那一角衣衫本有巴掌

大小，可是一飛近劍光，就消失不見，竟然被劍氣絞成粉碎。

老人看在眼內，縱聲大笑！

青松笑聲中收劍，淵停嶽峙，不過一刹那，竟能够由極動變成極靜。

老人大笑不絕。青松隨即雙手捧劍，走到床前。「師兄——」

「好——」老人笑聲一頓。「這十年以來，你就是不說，我也看得出你實在已下過一番苦功，兩儀劍法練到你這個地步，以我所知，還是只得你一人。」

青松未答話，老人說話已接上。「無敵的滅絕魔功，即使已練至第七重，也不是你的對手。」

青松半信半疑。

老人看得出。「師兄的爲人如何，你應該清楚，現在也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是——」青松垂下頭。

「無敵的滅絕魔功若是仍然在第六重的階段，這一戰你可以輕易取勝，就是已進入第七重，除非你大意疏忽，否則要取勝也應不成問題。」

「小弟一定會謹慎小心。」

「你本來就是一個謹慎小心的人。」

青松慚然道：「這是小弟與無敵的第三次決鬥……」

老人突然大吼一聲，道：「萬念紛紜是爲心魔，高手對敵，功力，招數，天時，環境，信心都會影响勝負，你未打先怯，已經輸一籌，你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青松不覺汗顏。

老人聲一柔，道：「這一戰，你放心去好了。」

青松終於吁了一口氣道：「是——」

老人的性格他事實清楚得很，現在的確也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所以他終於放下心。

可是在他離開石室的時候，心頭仍籠罩着一重陰影。

驅也驅不散的陰影。

也許就因爲他先後已敗在獨孤無敵手下兩次。

明爭暗鬥

午後。

陽光更輕柔，風也是，却已經足以吹皺池面。

這是天柱峯上的一個天池，不太闊，當中建了一座精緻的水軒，相連着九曲飛橋。也是青松常來的地方，很多時，他就在軒中召見弟子，接見來自遠方的朋友。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這座小軒之內解決。

× × ×

離開了那座石屋，青松就走向這個天池，在途中，已傳下他的命令。

所以他才在小軒坐下不久，赤松蒼松與四大護法長老便已走來。

還有他的五個得意弟子——白石、謝平、金石、玉石、姚峯。

白石始終還是那個樣子，穩如山，如石。

謝平半敞着胸膛，結實的肌膚在陽光下閃着古銅色的光澤。他行動一向勢如奔馬，脾氣亦有若霹靂一樣。

玉石是比較接近青松的一個。

姚峯身裁高瘦，好像隨時都會被風吹起來，五人之中，輕功也是以他最好。

金石與白石表面上似乎是同一類人，看來也像山，也像石。

× × ×

赤松蒼松先進入小軒。

青松輕歎了一口氣，目光落在二人面上。

二人好像有很多話要說，都還未開口，青松已開口道：「這兩天本座就要啓程前去觀日峯。」

一頓又說道：「這一去最少也要兩月，本座請你們到來，就是要商量一下，在本座離山之後，山上的諸般問題。」

赤松蒼松對望一眼，赤松道：「小弟認爲總該有一個人暫代師兄的位置。」

蒼松接道：「不錯，山中不可一日無主，立一個代掌門實在是有此必要。」

青松點頭：「兩位師弟以爲由那一個來做比較適合？」

赤松蒼松立時都緊張起來，赤松搶着道：「當然是要一個年紀輩份都相當的人比較適合。」

蒼松忙接道：「小弟却認爲，要打點那麼多的事情，一定要一個年紀比較輕的人才有足够的體力魄力應付一切。」

赤松道：「小弟認爲還是老成一點的好。」

蒼松忙又道：「還是魄力最要緊。」

「老成好！」

「魄力要緊！」

青松一笑，道：「兩位師弟不必爭執，各有道理，老成魄力同樣要緊，白石爲人老成持重，又年輕力强，應該就是最合適的人選了，是不是？」

赤松蒼松脫口一聲：「白石？」齊皆怔住。

青松道：「白石經驗也許未足，但有兩位師弟一旁協助，應該不成問題。」

赤松蒼松齊聲：「師兄——」

青松笑截道：「本座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可以代替白石。」接着便擺擺手。「沒有其他事，你們可以退下了。」

白石等五人這時已陸續進來，赤松蒼松無奈退下。

× × ×

過了九曲橋，赤松再也忍不住，嘟喃道：「分明早就已安排妥當，却故竟要找我們商量。」

蒼松哼了一聲，道：「老奸巨滑！」

赤松道：「都是你，怎也要與我爭着做代掌門，否則，又怎會這麼容易給他弄出一個白石來？」

蒼松悶哼道：「怎麼你又不讓我？」

兩人隨即又爭執起來。

神力

黃昏。夕陽無限好，雲飛揚走在夕陽之下，一些也不覺得好。他是從猪舍那邊回來，疲態畢露，垂着頭，走得並不快。

疲倦的，其實是他的心，强烈的疲倦，難以言渝的疲倦。

那種疲倦就像是毒藥一樣，在侵蝕他的脊髓。他雖然有些精神恍惚，却沒有走

錯路，繞過後殿的高牆，走向自己房間。

才踏進院子，他就給幾個人截住，那正是早上以暗器尋他開心的幾個。

他發覺的時候，一頭已幾乎撞上擋在路中心那個人的胸膛，總算及時收住了脚步。

那個人却立即捏住了鼻子。叫道：「好臭！」

雲飛揚一怔。

一人接問：「你那裏回來，怎麼這樣子臭？」

雲飛揚沒精打采的應了一聲道：「豬舍——」

「我還以爲你掉下了毛坑。」

雲飛揚悶哼。

「豬舍的滋味怎樣？」另一人接問。

雲飛揚也懶得回答，繞路走開，却立即被那個人攔下來。「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要知道還不簡單，你又不是不知道豬舍在那裏。」雲飛揚沒好聲氣。

那個人「哦」的一聲，望一眼其餘同件。「你們看，我們的雲大少爺去了豬舍回來多麼神氣。」

旁邊一人笑接問：「這麼臭的人，讓他走進來，有誰受得了？」

「不讓他進來，師父說不定又會怪責我們欺負他，你們說這該怎辦。」

一人立即嚷起來：「我們索性做好心，去替他洗刷乾淨。」

「好主意！大家先上去，替他將衣服剝掉。」

其他人應聲一湧而上，前後左右，有的拉住雲飛揚雙手，有的將雲飛揚抱一個結實，當然還有一個去剝雲飛揚衣服。

雲飛揚實在已忍無可忍，體內的怒氣就像是一桶火藥，突然爆炸！

他大叫一聲，用力一掙，抱着他，拉着他的人立時東倒西側，跌跌撞撞的飛跌出去，飛跌在地上。

「好小子，居然有幾斤牛力。」一個人好容易爬起來，撫着摔痛了的屁股，在他旁邊的一個，頭上更就起了一個瘤。

雲飛揚瞪着他們，怒氣仍未消。

「就算他天生神力，也不是我們的對手。」另一個跟着爬起身子，振臂大呼。

「兒郎們，索性揍他一個狠狠的，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衆人轟然應一聲，便要衝過去。

「什麼事？」一個聲音即時在月洞門外傳來。

是女孩子的聲音。

武當山中就只有倫婉兒一個女孩子，在月洞門外走進來的也果然就是倫婉兒，她杏眼圓睜，瞪着那幾個在磨拳擦掌的師兄弟。

她當然看得出那些人在準備欺負雲飛揚。

那些人看見倫婉兒出現，不由怔在那裏。

「怎樣了？」倫婉兒雙手叉腰。「你們又在欺負雲飛揚。」

「師妹，是小……是他……」

「你是說是他欺負你們？」倫婉兒瞪着那個師兄。「虧你還說得出口，你們十幾個，他只是一個，又不懂武功，如何去欺負你們，我倒要問問師叔——」

衆人傻了臉，一個急嚷道：「師妹，這些鷄毛蒜皮的事情，還是不要去騷擾師父他老人家。」

「再說，師父他老人家現在的心情不大好。」

「可不是——我們不過鬧着玩，師妹又何必這樣認眞？」

對於這個小師妹，衆人顯然都有些敬畏。

倫婉兒看了他們一眼，走到雲飛揚身旁，柔聲問：「你又怎樣了？有沒有受傷啊？」

雲飛揚感激的望着倫婉兒，訥訥道：「我沒有……」

「這件事……」

「我也有些不是，就這樣算好了。」

雲飛揚垂下頭。

「你不用害怕他們。」

雲飛揚只是搖頭。

倫婉兒轉瞪了衆人一眼。「你們還不走，難道還要等機會欺負他？」

衆人臉一紅，相顧一眼，一哄而散。

倫婉兒目送他們遠去，歎了一口氣。

「怎麼他們老是欺負你？」

雲飛揚苦笑。「我也不知道。」

「也許就是你好欺負。」倫婉兒忽一皺鼻子。「你怎麼這樣臭。」

雲飛揚只有苦笑。「誰叫我整天跟那些豬混在一起。」

倫婉兒又一皺鼻子。「這種事本不該你來做的。」

「嗯——」雲飛揚也不知怎樣說。

倫婉兒忽然像省起了什麼事。「我得走了。」

「嗯——」雲飛揚摸着後腦。

「他們若是再來欺負你，告訴我！」

這句話說完了，倫婉兒便自轉身，飛燕一樣來向路掠去。雲飛揚很想叫住她，說話到了咽喉，又嚥了回去，那刹那，心頭也不知什麼滋味。

他呆了一會，嗅了嗅自己的衣衫，嘟喃道：「不錯，打理豬舍這種事不是我做的，我上來武當，不是爲了學看豬，餵豬的！」

——！我要找主持，問一個清楚明白！

他吼叫在心中，放步奔出。奔向青松居住的地方。

這時候，夜色已降臨。

鳳玦

夜色未濃，雲房的燈火已燃亮。

青松背着燈光，立在西窗之下。窗外有幾簇芭蕉，早已被西風吹綻，搖曳在夜風之中，是那麼蒼涼。

夜色雖未濃，夜空看來却就更遙遠。青松的目光也很遙遠，彷彿已陷入沉思之中。他雙手却撫摸着一塊玉玦。

那塊玉玦其實就只得一半，有如半邊缺月，是齊中分開。斷口很齊整，是上佳透水綠玉，燈光映射下晶瑩透切。那之上刻着一隻鳳鳥，頭上仰，翅半展，紋理精細，神態活現，栩栩如生。

他撫摸玉玦，似乎並不是一種無意識的動作。

看來他現在沉思的事情就是關係這半邊玉玦。

× × ×

雲飛揚終於奔到了青松居住的雲房前面，看樣子他就要衝進去，可是還未到門邊，他的脚步便已經緩下，走到了門邊，更就像癱軟起來。

他也不知道爲什麼竟然會感覺恐懼。

本來他滿腔怒火，現在那股怒火也不知道已去了什麼地方。

他不由自主在走廊上逡巡起來，時間越久，那種恐懼就越濃。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小道士捧着一個木盤從那邊走廊走過來，木盤放着碗筷，還有幾隻蓋着的碟子。

雲飛揚一眼瞥見，已有了主意，忙迎了上去。

「長清哥。」雲飛揚堆着一臉笑容。

小道士長清看了雲飛揚一眼。「哦！是你？」

雲飛揚手一指那個木盤。「是師父的晚膳？」

「你這是明知故問。」

雲飛揚傻笑。

「噯，別擋着路。」長清一呶嘴。

「我……」

「你怎樣了？」

「這個木盤……」

「要偷吃，你不要命了。」

「你別誤會，我是想替你，將這個木盤送進去。」雲飛揚慌忙解釋。

長清看着他，忽一眨眼睛。「你是不是有話要跟師父說，又不敢進去。」

「就是這意思。」雲飛揚不由讚上一句。「難怪師父說，年青一輩最聰明的就是你。」

「少拍我馬屁！」長清雖知道是馬屁，仍覺得受用之極。

雲飛揚連隨伸出雙手，但長清却將木盤移開。「噓！你要對師父說那一個的壞話？」

「那一個的壞話都不說。」

「哦！那你要對師父說什麼？」

雲飛揚一攤手，沒有回答。

「不說就拉倒！」

「我是要問師父爲什麼……」雲飛揚只有直說：「只讓我做活靶子，盡給師兄們出氣。」

長清看着雲飛揚，搖頭。「你也是怪可憐的，好，我就帮你這個忙。」

雲飛揚又伸出雙手。

「你可要小心說話，莫要連累我。」長清一再叮囑。

「放心，你看我也不是那種人。」雲飛揚接住了那個木盤。

「看來的確不像是，却也莫要忘記我曾經帮過你這個忙。」

雲飛揚一疊聲「當然了。」

「其實這也是廢話。」長清一派老氣橫秋的樣子。「所謂施恩莫望報，再說，你不給我添麻煩，已經是無量壽佛，報答自然就免提。」

雲飛揚苦笑。

長清終於將木盤放下，雲飛揚接下這個木盤，脚步反而輕鬆起來。

「我現在進去了。」滴溜溜一轉，捧着木盤，走向雲房。

長清眞還够朋友，走過去替他敲了一下門戶。

「門沒有關着。」房內傳出青松的聲音。

長清伸手一推門，雲飛揚立即走了進去。

× × ×

青松仍站在西窗下，背向燈火。

他好像知道是什麼人進來，頭也不回的吩咐。「放在桌上可以了。」

雲飛揚將木盤在桌上放下，也就呆在桌旁。

青松眉一揚。「你出去。」

「主持——」雲飛揚終於叫出聲。

青松似有點意外，終於轉身，目光落在雲飛揚面上。「是你？」

「弟子雲飛揚拜見主持。」

「長清呢？」

「他有些不適，所以我……」

「方才我見他還生龍活虎，飛揚——年青人什麼不學，竟然學說謊，並不是一件好事。」

「弟子知罪。」

「你有話要對我說進來就是，用不着找藉口。找長清帮忙。」

「弟子以後不敢。」

「是了，你到底有什麼話一定要跟我說。」

「弟子……弟子……」

「說就說，吞吞吐吐，像什麼？」

雲飛揚一咬牙。「師父，我實在受不了。」

「你是說那一方面？」

「就拿練功方面來說，怎麼老是要我拿着那個木靶子跑來跑去？」雲飛揚雙手一攤。「這倒還罷了，那些暗器不射向靶子，却老是朝我身上招呼，若不是我作好了準備，便今天已難逃刦數，死在暗器之下。」

「你現在不是仍活得很好。」

「那是我的運氣還不錯，一個人的運氣可不是永遠都那麼好。」

「你的意思是……」

「要公平，不能够厚此薄彼。」

「武當派中，一向公平。」

「却是除了我之外，就沒有第二個活靶。」

「也許是謝平一時疏忽，你應該去找他說清楚。」

「還說呢，今天早上我一說，活靶是不用做了，却要我去看豬趕豬餵豬。」

「你別看其他的師兄弟現在很舒服，你做的工作他們有那一個沒做過，可是他們都沒有你這麼多說話。」

雲飛揚搖頭。「主持你有所不知，弟子巳受盡委屈……」

「我什麼都知。」青松語音安詳。

一頓接又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

「恕弟子不懂。」雲飛揚一再搖頭。

「簡單來說，這一切都是學習武當派武功必經的途徑。」青松的語聲始終那麼安詳。「就說做活靶，是訓練一個人的應變……」

雲飛揚截問。「看豬趕豬餵豬又訓練什麼？」

青松一笑不語。

「還要叫我小雜種，諸般侮辱又訓練什麼？」雲飛揚越說越氣。

青松的面上仍然有一絲笑容，却已顯得有些免强。「以後我會吩咐他們在說話方面小心。」

「師父，我看你老人家以後還是看穩一點。」

「他們並不是小孩子，而且每一個都循規蹈矩，沒有什麼不妥。」

「沒有什麼不妥？」雲飛揚手一指青松。「這方面主持你就沒有我清楚了，就說執法堂赤松蒼松兩位師叔，便巳是外和心不和，暗地拉攏人手，倘若師父你有什麼三長兩短，武當派一定四分五裂……」

「住口！」青松突喝。

「我是爲了武當設想……」

青松笑容一歛。「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

「你只是個下人。」青松一字一頓。「武當派怎樣也好，都用不着你饒舌。」

雲飛揚整個人呆住，那副表情，像就給青松在小腹上重重的打了一拳。他實在想不到青松竟然會這樣說，可是他又不能不承認，青松所說的實在很有道理。

「這裏沒有你的事了。」青松接喝一聲：「出去！」

雲飛揚只覺得一股氣直冲咽喉，悶哼一聲，轉身奔了出去。

奔出幾步，却又覺得這樣離開實在太無禮，脚步一頓，霍地回過身來，一抱拳。「師父，弟子告退！」

然後才轉身繼續奔出。

青松看着雲飛揚的背影消失，嘴角又綻出了一絲笑容。

是苦笑，隨又陷入沉思中。

身懷絶技

夜巳深。

雲飛揚在床上輾轉反側，思前想後，始終都睡不着。

只要一張眼，他彷彿又看見那些師兄弟輕蔑的嘴臉，彷彿又聽到那些極盡侮辱的說話。

他不由雙手抱着腦袋，整個身子都蜷縮起來。

小室簡陋，那張木床當然也不會太舒服，雲飛揚却巳習慣，只是今天所發生的事情實在不少，他受的侮辱也實在太多。

沒有燈光，從窗外漏進來的月色，冷得就像是水，就像是冰。

風吹蕭索，吹來了遠處的更鼓。

二更鼓响。

× × ×

「二更！」雲飛揚就像是中了箭的兎子一樣，突然從床上跳起來。

一滾身，脚沾地，隨即將鞋子穿上，再一動，人已經掠至窗前。

他的動作突然變得如此靈活。

窗外無人，院中死寂，這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巳經在夢中。

他仔細看了一眼，閃身到門邊，輕輕將門戶推開，肯定了沒有人，才躡足閃出門外，反手將門關上。

然後他穿過院子，往後山走去。他居住的地方本就偏僻，一路走去，都再沒有其他房間。

院子再過，是一片小松林。

走過了這片松林，就是崎嶇的山野。

沒有路，對於雲飛揚來說，却並無影响，他走在亂石草叢中，脚步始終那麼輕快！

翻過了這一片亂石草叢，是一片平坦的草原，雲飛揚吁了一口氣，身形突然展開，箭一樣向前掠去。

他的雙脚彷彿並沒有沾地，身形簡直就像是凌空從草地之上掠過。

但武當派年青一輩之中，以豼峯的輕功最好，但他現在若是在一旁看見雲飛揚的身形，一定會大吃一驚，一定會承認，年青一輩之中輕功最好的並不是自己，是雲飛揚！

雲飛揚那來這一身卓越的輕功？

× × ×

夜風吹急，雲飛揚有如卸風飛行，身形飛快！

掠過草原，再穿過一條崎嶇的山路，越過一片濃密的雜木林，在一片空地之上，雲飛揚終於收住脚步。

那片空地也有數畝方圓，三面樹木，一面斷崖，說秘密，實在是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雲飛揚脚步一頓，突然發出一聲長嘯，身形陡然往上拔起來，一拔竟然有三丈，掠上了一株大樹的橫枝上。

他脚一勾那條橫枝，以那條橫枝爲軸，「霍，霍，霍」一連三個風車大轉身，身形才「呼」的飛離！

凌空又三個翻滾，他的身形才着地，落在那片空地的正中。

他的拳脚隨着展開，貓穿狗閃，兎滾鷹翻，松子靈，細胸巧，鷂子翻身，踩子脚，輕捷而迅速。

若說他完全不懂武功，竟然就是日間飽受侮辱，飽受欺凌的那一個雲飛揚，又有誰相信？

× × ×

月正在中天。

凄冷的月光下，雲飛揚的雙拳彷彿化成千百，風聲呼嘯，衣袂激盪。

他練得很起勁，到他停下的時候，一身衣衫巳經汗水濕透。那滿腔悲憤，滿腔屈辱，亦彷彿巳隨汗水流盡。

他坐了下來，用力的喘息。

喘息聲遠傳數丈，傳入了一個人的耳裏。

那個人身裁高瘦，一身黑衣，整個頭亦用黑布袋籠着，只露出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現在正瞪着雲飛揚，他也正向雲飛揚走去。

身形飄忽，起落無聲，這個黑衣人簡直就像是一個幽靈。

現在豈非也就是幽靈出沒的時候？

× × ×

雲飛揚背向着那個黑衣人，只顧喘息，並無所覺。

突然有所覺，他「霍」地回頭，那個黑衣人距離他已不過七尺。他一呆，脫口一聲：「是師父！」

他的一身武功，絕無疑問，就是傳自這一個黑衣人。

黑衣人目光一垂。「你很累？」

他的聲音與他的身形一樣飄忽，聽來不怎樣眞實。

「不累。」雲飛揚立即搖頭。

「我老遠已聽到你的喘息聲，再說，不累又怎會我到了你身後已不過七尺你才發覺。」

雲飛揚方待回答，黑衣人又道：「來的若是你的敵人，你就是有十條命，現在都怕已死光！」

他雖然是在責怪雲飛揚，聲音並沒有任何變化，是那麼平淡，是那麼單調。

雲飛揚吃吃的道：「我……」

黑衣人打量了雲飛揚一眼。「是不是又吃了什麼人的虧。」

「不就是那些武當子弟；老是拿我尋開心。」雲飛揚的怒氣又來了。「總有一天，我要叫他們知道厲害。」

黑衣人沒有作聲。

雲飛揚越說越氣。「我就是不明白，青松那個老頭兒打的是什麼主意；既不肯收我這個徒弟，知道我受盡侮辱；又沒有什麼表示。」

「也許他還不知道。」

「總之不收就算了，他教出來的徒弟，也不見得本領，我發力一掙，他的幾個徒弟便變成滾地葫蘆！——」說到這裏雲飛揚才發覺說漏了咀，語聲一頓，誠惶誠恐的望着那個黑衣人。「我只是將他們掙脫，並沒有施展出一招半式。」

「我只希望你穩記答應過我的條件——在武功未練成之前，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你有一身武功。」

「弟子時刻記在心，」雲飛揚這句話出口，不禁心頭一凜。

當時若不是倫婉兒經過，繼續下去，他實在不敢肯定會不會闖出禍來。

「不識武功裝做識武功，固然不容易，識武功裝做不識武功，却更是困難。」黑衣人一沉聲。「但你既然答應我，就必須遵守諾言。」

「好幾次我實在忍不住，想揍他們一個落花流水的了；只是省起師父你的說話，才忍氣吞聲；沒有與他們計較。」

「你若是武功未有所成，被武當派的人發覺，一定會追問你的武功來歷，結果實在不堪設想，輕則將你逐下武當山，重則挑斷你的手筋脚筋，將你的武功完全毀去。」

雲飛揚聳然動容。

「你當然知道，我並非危言聳聽。」

雲飛揚點頭。

「我希望你是眞的明白。」黑衣人仰天嘆息。「憑你現在的武功，縱然被發現，要闖下武當無疑不成問題，只是你以後，也就休想再學得我的一招半式了。」

雲飛揚拜倒地上，他眼中雖然充滿了疑惑，却也不敢再多說什麼。

黑衣人語聲一轉，柔聲問：「你還累不累？」

「不累，」雲飛揚霍地跳起來，連翻了兩個觔斗。

「很好！」黑衣人點頭，身形一動，掠向旁邊的樹林，一瞬間，又掠了回來，雙手之中已多了一大綑松枝火把，還有一支丈八纓槍。

「接住！」他將纓槍拋向雲飛揚，連隨探懷取出了一個千里火，迎風剔亮，迅速燃着了那綑松枝火把的一端！然後他就將那些火把向雲飛揚拋過去，一支緊接一支，刹時間，火把漫天飛舞。

雲飛揚纓槍急展，彈出一團團槍花，將飛來的火把挑飛上半天。

七七四十九支火把飛舞半空，蔚爲奇觀！

火把飛起又落下，雲飛揚纓槍急又將之挑起來，四十九支火把此起彼落，交織成一道火網。

雲飛揚也就飛躍在火網之中，身形不停，槍勢不絕！

火光閃亮，眩人眼神，差一點的人，只看這火光，眼光就花了，何況還要將落下的火把在着地之前挑回半空中？

這非獨要目光銳利，定力過人，身手還要相當敏捷。

雲飛揚居然能够應付得來，却似乎也很吃力。

一支火把終於失落在地上，雲飛揚纓槍急救，顧此失彼，到他將這支火把挑回半空，已失分寸，已又有三支火把失落地上。他慌忙搶救，那知道他的心越急，纓槍就越發失準，失落地上的火把就越多。

黑衣人看在眼內，忽然歎了一口氣，身形接展開，一陣急風也似繞着雲飛揚一轉。

火網刹那間消散，黑衣人回到原來位置，那七七四十九支火把却都已在他雙手之中。

火把仍在燃燒，使得他看來，就像是一個混身在發光的怪物。他身形一頓，雙手突然一揮，捧着的四十九支火把一齊飛上了半天，流星般四散。

「颼」的他身形再動，手一探，已將雲飛揚那支纓槍奪過來，旋即倒退回凌空急落的火把下。

「哧哧哧」一陣亂响，無數槍花繞着他的身子彈出來！

落下的火把刹那又飛上了半天，漫空飛舞，又組成一道火網。

黑衣人纓槍在火網中閃起了一道槍網，槍無虛發，火把久久無一落下。

雲飛揚呆在一旁，一臉的徨恐之色。

這幾年以來，每一夜二更過後，他都走到來這裏苦練武功，風雨無歇。

黑衣人有時來，有時不來，每一次都是黑布幪面，到現在爲止，雲飛揚還沒有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

他既不知道黑衣人的來歷，也不知道黑衣人爲什麼要教他武功，只知道，黑衣人的確出於一番誠意，所教的，也是上乘的武功。

每一夜的時間並不多，他的辛苦可想而知，可是他忍受得住。他的上武當，原就是爲了要練成一身武功，要出人頭地。

但由於他的出身，他一直只能够做一個下人。

—未完—

「英雄槍下美人血」因續稿未到，暫停一期。

捨生取義感人故事

鬼魅江湖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不換和蕭三到鮑家祠取情報之時，突遭暗器的襲擊，原來是何風設計的圈套，要置金不換蕭三於死地，金不換蕭三都中淬毒暗器，蕭三因服了解毒藥而無恙，而金不換無藥可服已昏倒在地，敵方正在攻擊，蕭三在情急之下取出黑美人珠才止退了敵方，何風仍不甘心，正當他想施暗襲之時，高小紅適時趕到，並放出「天香豆蔻」使何風斃命，高小紅見金不換昏在地上，急忙把黑美人珠揑碎，放入金不換口中，同時告知蕭三太湖上「鸞鳳生死之戰」正在進行……

絕代雙嬌娃　懸崖鬥生死

蕭三道：「金老弟內功修爲，極其深厚，既服功能解毒的『黑美人珠』珠粉，應該很快就袪毒復原，怎的還未甦醒？」

這位「龍鍾鬼魅」，邊自說話，邊自蹲下身形，爲金不換診視脈象。

不診還好，蕭三的右手三指，才搭上金不換左手「寸關尺」部份，兩道眉頭，便立時結在一起！

高小紅見狀，芳心大震地，失聲地問道：

「蕭老人家怎的如此神情？難道我金大哥……」

蕭三目注高小紅道：

「高姑娘，你是怎樣聽說『黑美人珠』的珠粉可以袪毒？」

高小紅應聲答道：

「我是無意中聽得林門主的背後之言，說她對金大哥極爲垂青欽慕，曾化名凌公子，一贈貂裘，二贈『黑美人珠』，尤其那粒珠兒，除了是她信物，可以使金大哥安然無阻，勝遊江南，並可在萬一遇上災厄時磨粉吞服，無傷不痊無毒不袪！」

蕭三苦笑道：

「高姑娘，你來替你金大哥診診脈看，照說背後之言，必非虛語，但金老弟爲何仍昏迷不醒，脈象中也顯示有一股類似『劇毒』的奇異力量，在他體內亂闖，似欲發作？又似欲奪關而逸？」

高小紅一診金不換脈象，覺得果如蕭三所言，不禁星眸盈淚，悲聲說道：

「蕭老人家，我不懂這是甚麼原因？我……我們該怎麼辦呢？」

蕭三微一尋思，皺眉答道：

「從壞的方面來說，是藥不對症，毒力將發！從好的方面來說，則是高姑娘只知藥效，不知藥力，一時情急地，把整粒黑美人『珠』所化珠粉，全對金老弟餵服，以致使他眞元將竭之際，受補太強，才會發生這種有股奇異力量，在他奇經八脈中，到處亂闖跡象！」

高小紅連點螓首道：「對，對，我認爲一定是服藥過多，但却必需趕緊想個補救辦法，因……因爲我覺得金大哥都快沒有脈了！」

蕭三苦笑道：「在一無神醫，二無妙藥之下，我想不出其他辦法，似乎只得『賭上一賭』。」

高小紅急急問道：「怎麼樣賭？」

蕭三答道：「先找個清靜所在，由我或高姑娘，隔體傳功，以本身眞氣，導引那股奇異力量，周游金老弟的經脈臟腑，賭一賭那奇異力量，究竟是『藥力』？抑或『毒力』？是藥力，金老弟必將立即痊癒，是毒力則……」

蕭三說至此處，因見高小紅珠淚紛流，有點說不下去。

高小紅銀牙一咬，朗聲說道：

「自古好人無惡報，由來急病亂投醫！賭就賭一下吧，萬一賭輸，我願陪金大哥同下黃泉，以性命作爲賭注……」

蕭三也覺除此毫無別策，遂目光一掃四外，皺眉說道：「這裏不行，我們找個安靜避風，而不虞人擾的秘密所在！」

高小紅道：「船上如何？」

蕭三喜道：「船兒容與波中，易絕俗擾，自是將息療病的絕佳之處，但一時之間，却去那裏找船？……」

高小紅不等蕭三再往下說，便自接口道：「蕭老人家大概還不知道，此處距離太湖湖岸，並不甚遠，我就是得訊金大哥和你在此，划船疾駛，匆忙趕得來的！」

蕭三道：「這樣說來，高姑娘的船兒還在？」

高小紅點頭道：「我因想邀同金大哥趕去『西洞庭山』，排解『降雪仙娃』長孫姊姊與『幽靈門』林門主之戰，故而捨不得丟棄一條業已購買下來的不太小的船兒，命船家停在湖岸僻靜處等我！」

蕭三大喜道：「那太好了！高娘姑請帶路，我來抱金老弟，上船後，立即緩駛『西洞庭山』，倘若這場孤注一擲的豪賭賭贏，則金老弟含笑還魂之際，豈不便正是長孫宮主與林門主干戈平息之時……」

高小紅一面聽得連連點頭，一面接口道：「蕭老人家惡鬥甚久，不宜過份勞累，我來抱金大哥吧……」

她根本不顧金不換滿身血汚，一俯身把這位「江湖敗子」輕輕抱起。

但才一入抱，高小紅便失聲叫道：

「金大哥的腿上還有一隻鏢呢，怎麼還未拔出？」

蕭三嘆道：「那叫『倒鈎鏢』，極爲歹毒，鏢上倒刺入肉，若想拔鏢，至少也要帶上杯口大小的一塊血肉，我因金老弟奇毒未祛，情況危殆，不敢使他失血過多，等到了船上，看情形再動手吧！」

高小紅見金不換傷毒如此，心疼得珠淚漣漣，悲聲說道：「『紅斑人豹』鮑南山的『倒鈎鏢』也是絕毒之物，不宜任它長留體內，上船後，還是爲金大哥立即拔出的好，至於失血過多一節，倒不必攷慮，因我身邊帶有對止血收口，最具神效的『冰蓮散』，和『白獺髓』呢！」

蕭三慰然道：「高姑娘身邊有此妙藥，自然再好不過，尤其那『白獺髓』屬於傷科聖品，功能接骨生肌……」

高小紅邊行邊自嘆道：「『冰蓮散』是先師遺賜，『白獺髓』則是『蓬萊蕊珠宮』中之物，我身邊有一小瓶，便是『蕊珠宮主降雪仙娃』長孫姊姊送給我的。」

蕭三猛然想起月夜深山的相士之卜，不禁「哎呀」一聲說道：「哎呀，原來『懷珠則安』那個『珠』字，竟有『黑美人珠』和『長孫玉珠』等雙重涵意，看來冥冥中數旣前定，金老弟的這次災危，雖極凶險，總還過得去呢！」

高小紅自然莫明其妙，一頭霧水地，詫聲問道：「蕭老人家，甚麼叫『懷珠則安』？」

這時，蕭三已瞥見遠遠有一片水光，知道已近湖岸，遂在舉步問把金不換此問週卜之事，告訴高小紅，並向她含笑問道：「高姑娘，你旣與長孫宮主訂交，可知她族中有位長老，叫『永臥之龍』長孫子房！我和金老弟均判斷那位仙風道骨的高年相士，多半就是他呢。」

高小紅苦笑道：

「我和長孫姊姊，雖然訂交，却根本無暇互作深談，那裏知曉她長孫一族中，有無這麼一位精於風鑑長老……」

說至此處，業已馳到湖邊，高小紅向蘆荻叢中，低聲一嘯。

果然，不多時後，櫓聲微聞，從蘆葦深處，搖出一條中型畫舫。

蕭三見不單有船，還是條華而中型畫舫，心頭自然暗喜。

船距岸邊，尚有三丈開外，高小紅已施展絕世輕功，抱着金不換，縱上船去。

蕭三自更飄身隨登，高小紅立向船尾搖櫓的舟子說道：「甘老三，你將船駛向『西洞庭山』，但請儘量保持平穩，我們要在艙中，爲人療傷治病！」

船尾的搖櫓舟子，連聲應諾，立刻掉轉船頭，如箭駛去。

蕭三進得艙中，因金不換所中「倒鈎鏢」，是在左腿近股處，雖知高小紅乃金不換紅粧膩友，兩人已可不避嫌疑，但有第三者在側，仍不宜要她動手，或使高小紅過份尷尬。

故而，他不爲金不換褪却中衣，只把傷處衣褲，撕去一片，向高小紅含笑說道：「高姑娘把『白獺髓』和『冰蓮散』，準備妥當，我要替金老弟挖肉拔鏢了，千萬莫令他失血太多才好！」

高小紅連連點頭，取出一隻小小玉瓶，和一包粉紅色的藥粉。

蕭三見金不換中鏢之處膚色，已有酒盃口大小一片，完全紫黑，遂取柄小小玉刀，覷準傷口四週，電疾一剜一挑！

他的手法够快，但金不換的傷口四週皮肉，仍是一陣急遽顫動！

金不換在肉痛，高小紅在心痛！

這位刁蠻鐵胆小龍女，如今是毫不「刁蠻」，「鐵胆」也變成了「仁肝慈胆」，心疼情郎的滾滾珠淚，從大眼眶中，不住滴落！

跟着，一股紫黑血液，從傷口狂噴而出，蕭三遂趕緊大聲叫道：

「高姑娘，上藥！」

高小紅早就在等此信號，一聞蕭三發話，先向金不換左股那令她觸目傷懷的血窟窿中，先滴了三滴「白獺髓」，然後又是一包「冰蓮散」，敷了上去！

這兩樣都是難求罕睹的武林聖藥，自具莫大靈效！

狂噴鮮血，立告停止，雙目緊閉的金

不換似也流露一種痛苦已失的舒泰神色！

蕭三笑道：「來，高姑娘，我們各凝內力，爲金老弟隔體傳功，引導『黑美人珠』藥效，使歸正路。」

於是蕭三掌貼金不換後心，高小紅掌貼金不換頭頂，內力眞氣不絕由「脊心穴」，和「百會穴」部位，緩緩傳入。

起初金不換仍昏睡沉沉，毫無感應！

約莫頓飯光陰以後，蕭三突地霍然喝道：「高姑娘小心，金老弟的體內，有一股絕大潛力，似乎卽將蠢動，我直到如今，仍拿不準究竟是『紅斑人豹』鮑南山的獨門奇毒？抑或是『黑美人珠』的罕世藥效？……」

這是由於蕭三掌貼金不換後心，遂容易發覺他體內情況，並不是高小紅大意粗心，或功力有所不逮。

蕭三語音方落，高小紅苦笑道：

「這原是椿博命之事，如今更說不上不算，只有一試天命！總之，金大哥若有三長兩短，高小紅立卽相從地下，不令他黃……泉……寂……寞……」

說到最後四字，高小紅的語音，突告顫抖起來……

因爲，她那隻玉手，雖然貼在金不換頭頂「百會穴」之上，也覺察出有股氣勁，在金不換體內急遽不停地，游走……膨脹……

果然，迹象越來越明顯了，金不換目仍未張，口仍未開，但臉色却在發紅，身軀却在發抖！

蕭三與高小紅，交換了一瞥眼色！

這眼色中，有驚疑，也有詢問。

他們沒有開口，但從彼此的「堅毅眼色」中，業已獲得默契，就是咬緊牙關，繼續下去，賭一個是禍？是福？

臉上的紅度，越來越深！

身上的抖度，越來越大！

又是頓飯左右的光陰過去，金不換的一張俊臉，業已三度變色！

平素，他是面如冠玉，但白裏透紅，堪稱風神絕世！

身受重傷，中奇毒，加上失血過多，他的俊臉，遂第一度變色，變得毫無血色，其白如紙！

但上得船來經蕭三，高小紅各凝眞氣，爲他隔體傳功，身軀開始發抖後，臉上便第二度變色，是越來越紅，彷彿皮下在大量充血。

如今，不是紅，成了紫，並有點腫，有點脹了，故而應該說是第三度變色！

高小紅嘴雖在硬，心却在跳！她是無可奈何，才不得不如此作法……

牙關雖咬得緊，眼淚却望肚裏吞！

看了平時的白面書生，這回也幾乎已變紫面厲鬼！高小紅的牙關終於也咬不住了……

先是一陣強忍已久的如傾情淚，濕透她胸前紅衣，然後，悲聲叫道：「蕭老人家，我……我看……」

她語音帶顫的「我看」兩字才出，情況又生急變！

金不換一向是無法開口說話，睜眼看物！

如今却突然睜開雙眼！

不睜眼還好，這一睜眼，却把高小紅睜得珠淚狂傾，芳心盡碎！

因爲金不換的一雙俊目，平時是太美了，對女人，他的目光中，是一片情，對男人，他的目光中，是一片義，對整個世界，他的目光中，是一片愛……

如今，這雙俊目，這對星眸，却一點不美，簡直瞪得宛若銅鈴，十分可怕！

目光中的情、義、愛，均告蕩然無存，變成了一片火！

以「火」形容，應該十分恰當，金不換從雙眼中，所流露，所噴射的，全是一片赤紅！

慢說按在金不換頭頂的那隻高小紅的玉手，早已收了下來，連貼在他後心的蕭三那隻手兒，也顫抖着垂了下去！

情況又變！……

金不換先睜了眼，又開了口！

世間事，往往有適度配合，在金不換目光中，充滿情，義、愛時，他口兒一開，不是義士之歌，便是英雄之笑！

如今，他目光中充滿血紅烈焰時，口兒開處，所發出的，便是一聲悽厲怒吼！

當空一片紅光！

不是金不換的火般目光，化爲實物，而是從他口中噴出了大量鮮血！

血噴，人飛！

金不換平衡中的身體，突然躍了起來，但絕不是甚麼「鯉躍龍門」的內家身法，而是像一具活殭屍般，直挺挺地，一躍而起！

砰！嘩……

撲通……撲通……

「砰」和「嘩」，是整個艙頂，都被金不換的身軀撞碎之聲！

「撲通，撲通」是他身軀冲出艙外，墜入太湖之聲！

奇怪！一人落湖，怎會有兩聲「撲通」呢？

高小紅眼看金不換這情況，知道自己空自餵了金不換整整一粒「黑美人珠」，仍難爲他縮魂九幽！

他的奇毒已發，他的肝腸已裂，他的一世英名，已化南柯一夢！

自己有言在先，倘有三長兩短，立卽泉下相隨，决不使金大哥九泉孤獨！

金不換有如此紅粧摯友，委實死而瞑目，他眞是一點都不寂寞，都不孤獨，第一聲「撲通」才响，第二聲「撲通」隨來，高小紅穿窻赴水，幾乎是摟抱着她的金大哥，一同作了波臣！

這是金不換和高小紅的情況，蕭三和那位船夫呢？他們都在翻白眼！

船夫是吓的直翻白眼，蕭三是急的直翻白眼！

他也是江湖義俠，不是捨不得與金不換，高小紅，一齊死，而是不相信蒼天不佑吉人，在猛翻白眼，盼望奇蹟！

奇蹟會出現麼？

這位「龍鍾酉魅」，嘯傲風塵，列名當代武林的二十頂尖高手，人又足智多謀，平素幾乎事事順遂，極少碰到這等極端不利，束手無策，只有在那裏猛翻白眼的情況……

故而，應該讓他多翻一陣白眼，應該多給他一點時間，讓他去等待奇蹟！

西洞庭山！

西洞庭山，又稱洞庭西山，與洞庭東山，是太湖之中的兩大名山。

它又稱「夫椒山」，又稱「包山」，根據「吳地記」所載，說：「包山下有洞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如今，在這洞庭西山靠東面的一片山坡之上，有位白衣儒生，迎風負手，眺望着萬頃滄波，口中喃喃說道：「她巳獨霸江淮，還想奴役百派，顯然雄心百丈，是位一代女傑，應該不會食言背諾……」

這位喃喃自語的白衣儒生，論年紀，約莫在二十一二，論相貌簡直太漂亮了，縱令宋玉再世，衞玠重生，也一定比不上他的秀美！

尤其，在極端秀美中，另有一股尋常美男子所無的英姿，使他格外精神抖擻，容光煥發。

就在他自語的「食言背諾」四字才一出之際，一片朗笑，突然凌空飛墜！

白衣儒生大吃了一驚！

因爲他不相信有人能瞞過自己的耳力，悄然到了峯頂。

他側目旋身，瞥見有一條如仙白影，從六七丈以上的峯頂飄降。

來人的輕功身法，美妙得幾乎巳罕世無儔，卻未引起白衣儒生的太大注意。

一來，他早就知道，前來赴約之人，應該具有絕世身手。

二來，有一樣更吸引他注意的東西……近峯頂處，有個黑黑洞穴。

剛才，他所立角度不同，看不見峯頂有洞。

如今，臨湖觀波，負手閑步，變換了所立位置，才在不同的仰望角度下，有此發現。

既然發現洞穴，白衣儒生遂知對方是比自己到得更早，而不是身法高明使自己莫測行迹？

這時，白影巳落地。

他是位白衣儒生，論年齡，與另一位互相彷彿，論貌相，也英挺秀美，約略相等。

縱或略有上下，也是春花秋月，各擅勝場！

先來白衣儒生，心神微定，目注從峯頂飄降的後來白衣儒生，揚眉問道：「尊駕就是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麼？」

後來白衣儒生點頭笑道：

「說得不錯，尊駕應該就是東海蓬萊『蕊珠宮』的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了？」

先來白衣儒生低「哼」一聲，頷首答道：「你也猜得不錯。」

妙極了！

這兩位原來均是名震當代武林的巾幗奇英，偏偏又不約而同，均白衣儒冠，作了男子打扮。

長孫玉珠道：「林門主，你約我一會，是爲了何事？」

林如雪道：「不單是我約你，你也約了我，可見得我們是各有心事。」

長孫玉珠目光向四外一掃，軒眉笑道：「好，四顧無人，滄波萬頃，長孫玉珠願意在這樣環境下，與林門主一傾肺腑，說上幾句心腹之言。」

林如雪在冠玉雙頰上，展現了美得撩人的嫵媚笑容，點頭笑道：「眞人面前，莫說假話，你約我的用意，多半和我約你，完全相同，我是爲了『江湖敗子』金不換……」

長孫玉珠似乎吃了一驚，接口問道：「爲他？怎會是爲了金兄？」

林如雪頰上飛現了兩片淡淡紅霞，雙眉一挑，朗聲答道：「你我均非世俗女子，不妨說句不害臊的話兒，金不換文武兼資，瀟洒脫俗，是位男子中的男子，我對他業巳情有獨鍾，不希望花容相貌，絕藝高名的『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再作他紅粧蜜友！」

長孫玉珠「哦」了一聲，搖頭笑道：「原來如此，那我約你的原因，和你約我的原因，根本完全不同。」

林如雪從目中射出驚異光芒，盯在長孫玉珠臉上，詫聲問道：「根本完全不同？是你不在乎我或妳是不喜歡他？」

長孫玉珠坦然答道：「我喜歡他，但卻不在乎你。」

林如雪憤然道：「爲甚麼不在乎？是覺得我容貌醜陋，武功平凡？」

長孫玉珠搖手笑道：「林門主，男女情愛，不在容貌，更不在武功，只在兩心相合，兩意交融，『江湖敗子』金不換確有英雄胆色，瀟洒風神，是位罕世難得的美男子，俏丈夫，但我們與他相識得似乎略略遲了一點，在你我之前，他巳有了『鐵胆刁蠻小龍女』高小紅，以及散處南北東西的好幾位紅粧膩友。」

林如雪挑眉道：「管她甚麼高小紅，高大紅？叫她們一齊立卽退出……」

長孫玉珠不等林如雪往下再說，便搖頭笑道：「那是暴虐之愛，自私之愛，不是溫柔之愛，公正之愛，我們既與金不換相識略晚，失却先機，便應該在不損害他人的情況下，儘量表現自己長處，讓他有所選擇，萬一他竟難拋難捨，一視同仁，便由其兼收並蓄，也是武林佳話……」

林如雪連連搖頭，應聲說道：「辦不到，辦不到，我沒有長孫宮主這等超凡度量，我的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

長孫玉珠笑道：「好，道不同，不相爲謀，但是我還要奉勸林門主兩句話兒，那就是『自古英雄逑淑女，由來寬厚勝剛强』……」

林如雪白了長孫玉珠一眼，冷冷說道：「多謝你的贈言，如今請說你約我的來意。」

長孫玉珠笑道：「『幽靈門』中，份子複雜，『玉面飛狐』胡小莊，『紅斑人豹』鮑南山等，全是刁猾的窮凶極惡之輩，我想奉勸林門主解散『幽靈門』，莫再圖霸江湖，武林中萬派一源，應該互相平等，光榮共存，精研健體强身之道，何必多生甚麼主從關係，杲一派定欲高踞其他門派之上？」

林如雪靜靜聽完，「哼」了一聲道：「我創設『幽靈門』，弄成今日這等局面，可說是相當不易，你要我毁棄我所費心血？」

長孫玉珠笑笑說道：「我是站在旁觀立場，略進規言，期望免得使武林間一片血腥，釀成浩刦，是否採納，仍由林門主卓奪！」

林如雪嘴角微披道：「長孫公主，你憑藉甚麼勸我？難道就是你兩瓣紅唇，一條巧舌？」

長孫玉珠鳳目中異采一閃，揚眉一笑，道：「林門主這樣說法，莫非有賜教之意？」

林如雪冷然道：「『天外一珠』久震江湖，『幽靈門』主，心雄萬丈，我對你早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今日既在這『洞庭西山』相會，應該各盡所能，分出高下，痛痛快快地鬥上兩陣！」

長孫玉珠道：「爲甚麼要鬥兩陣？」

林如雪道：「第一陣是爲我而鬥，第二陣是爲你而鬥……」

長孫玉珠笑道：「林門主莫用玄機，話要說得明白！」

林如雪目光如電地，盯在長孫玉珠臉上，一字一字，緩慢正色說道：「第一陣，你若得勝，林如雪便從此退隱江湖，否則，『幽靈門』的事兒，便請長孫宮主，量力少管，但我也不會不知自愛，定盡力約束胡小莊，鮑南山等，不讓他們作出甚麼傷天害理之事。」

長孫玉珠頷首笑道：「好，第一陣便如此決定，第二陣呢？」

林如雪朗聲道：「第二陣，你若得勝，我便强揮慧劍，永斷情絲，否則，請長孫珠玉莫再與『江湖敗子』金不換，互相繾綣！」

長孫玉珠笑道：「好，在這兩陣之上，只要分了勝負，均無問題，萬一其中有一陣，或是兩陣均和，却又……」

話猶未了，林如雪便高傲絕倫地，仰頭接道：「和算你勝。」

長孫玉珠搖頭笑道：「林門主太驕傲了，慢說我『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就是『蕊珠宮』中的任何人物，也不會接受這種不合理的便宜！」

林如雪心中暗佩對方氣度，口中却淡然問道：「依你之見呢？」

長孫玉珠笑道：「若是成和，便應該將賭注保留，另約時地，再作第二次的較量。」

林如雪「哼」了一聲，點頭說道：「你說不接受我『和算你勝』之語，便只好如此，但話要先行說明，和上一次，便再鬥一次，和上十次，便再鬥十次，總而言之，『絳雪仙娃』與『幽靈門主』之間，非分出個强弱勝負不可！」

長孫玉珠知道對方如此妙齡，便身負絕技，作了一門之主，號令羣豪，自然心性特別高傲，遂含笑說道：「辦法既定，我們如今是否該鬥第一陣了？」

林如雪道：「立刻開始，但主題要再行說明一遍，第一陣是爲我而戰，我若得勝，林如雪不談武事，永隱江湖，否則，請長孫宮主『蕊珠』嘯傲，自葆眞如，少管『幽靈門』的閑事！」

長孫玉珠笑道：「好，我不會忘記主題，我們在軟硬輕功，掌法，兵刃，暗器，玄功中，究竟鬥那一樣呢？」

林如雪道：「這一陣，既是爲我而鬥，應該由你出題！」

長孫玉珠搖頭道：「不行，我不出題，因爲我們的賭注下得太大，勝負之間，必須光明磊落，不能夠有絲毫貽人口實之處。」

林如雪向長孫玉珠看了兩眼，默然不語，突然伸手一招。

四片樹葉，凌空飛來，林如雪伸手接住，用指甲在葉上劃出了「玄功」「兵刃」「掌法」「暗器」等字樣。

然後，把葉背向上，和了一和，遞向長孫玉珠道：「長孫宮主，我們誰也不願佔絲毫便宜，抽籤決定如何？」

長孫玉珠一面伸出玉手，隨意拈片樹葉，一面左掌突揮，把數尺以外的一方巨石，擊成粉碎！

林如雪詫異道：「長孫宮主，這是何故？」

長孫玉珠笑道：「林門主凌空攝物，取葉爲籤，我也應該和你一樣，先消耗掉一點內力。」

林如雪銀牙微咬，目注長孫玉珠道：「你倒眞够驕傲。」

長孫玉珠笑道：「面對驕傲絕世之人，若不也驕傲自尊，便等於是看不起這位對手！」

林如雪嘆息一聲道：「快動手吧，再若不動手時，我都快喜歡你了！」

長孫玉珠含笑說道：「有可愛的敵人，也有可恨的敵人，有可殺的敵人，更有可恕的敵人，就在這『愛恨殺恕』四字之間，天驚石破，盪氣迴腸，足可寫成一部教孝教忠有血有淚的江湖豪俠傳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翻轉手中樹葉，只見葉上所劃的是「掌法」二字。

林如雪見長孫玉珠對那片樹葉皺眉，遂訝然問道：「長孫宮主皺眉則甚，莫非竟不擅掌法？」

長孫玉珠笑道：「掌法是百藝之基，只要是武林中人，誰都必加研練，我皺眉之故，是在想應否加個招數限制？或一直鬥到有一方失招落敗，或精疲力竭，非分勝負不可？」

林如雪想了一想，揚眉說道：「長孫宮主說得有理，本來是分出勝負最好，但因還有關係更大的第二陣待決，不宜在第一陣上，便弄得精疲力竭，兩敗俱傷，還是加個招數限制較好。」

長孫玉珠道：「林門主認爲限制多少招呢？這沒有甚麼便宜可佔，你不必再客氣了。」

林如雪毫不思索答道：「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愚夫蠢漢才動輒千招，拚命死鬥，我認爲若在一百招中，分不出輸贏上下，則彼此間的相差，也就極爲有限，不妨留到下一次，用別的方式解決。」

長孫玉珠道：「好，我完全同意，我們的第一陣，就以百招之數，作爲極限，林門主請！」

話完，略一抱拳，氣定神閑，看似未擺任何架式，其實足下不丁不八，巳站好『先天無極』之式，靜候林如雪發招。

林如雪笑道：「長孫宮主，此處是何所在？」

長孫玉珠一怔道：「太湖之中的洞庭西山，林門主何以有此一問？」

林如雪笑道：「『幽靈門』開府江南，在這『太湖』動手，林如雪身爲主人，

好意思先發招麼？」

長孫玉珠秀眉微軒道：「常言說得好：『不是猛龍不過江』，又道是：『强龍不壓地頭蛇』，林門主既自居『主人』，便應懂得『主隨客便』，不要驕傲得太過份了。」

林如雪笑道：「好一個『主隨客便』，林如雪遵命放肆，長孫宮主接我一招獨創精研的『幽靈請客』！」

語音了，掌勢發，踏中宮，走洪門，一掌向長孫玉珠當胸拍到！

既已出手，這一招若是虛應故應，屬於佯攻，便失了「幽靈門主」身份，也構成了對長孫玉珠的莫大侮辱！

故而，這招「幽靈請客」，雖然踏中宮，走洪門，看似有點大胆欺人，但有蘊藏七種變化，含有莫大威力。

長孫玉珠自然識貨，一見之下，朗聲笑道：「好，林門主，我承認你是位可愛對手，長孫玉珠以一式『南海朝香』領教林門主獨創絕學！」

語話聲中，向林如雪合掌一拜！

這種招式，不單精絕，並含有向對方相當禮敬之意！

就在長孫玉珠合掌低眉之際，林如雪一聲嬌叱，當空已幻出了七隻玉掌，拍向長孫玉珠前身七處大穴！

雖然七幻，當然只有一眞！

但這一眞，可隨林如雪的心意控制，攻向長孫玉珠前身的七穴的任何一穴，至於如何變換，以眞爲幻，以幻爲眞，則完全看對方的閃避招架情況而定！

誰知林如雪掌勢方幻，長孫玉珠的身法亦幻！

眼前彷彿有七個合掌低眉的「蕊珠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分別迎向林如雪七隻「幽靈鬼掌」！

幻掌易，幻身難，這種精純造詣，使林如雪眉峯立蹙！

她大驚之下，不再賣弄，漫空幻影齊收，實胚胚地一掌擊向長孫玉珠，當胸「將台」重穴！

長孫玉珠合十當胸的左手一收，右掌翻處，硬接一記！

好位「絳雪仙娃」，她要矜持她「蕊珠宮主」身份，不肯以雙手接單手，竟在百忙之中，還撤回了一隻左掌！

她們雖然誰都自傲，却也誰都不敢小視對方。

在十二成力之中，都是以兩成力，留防不虞，以十成力發動攻擊！

妙了！

長孫玉珠與林如雪的年齡大小相若，容貌美艷難分，性情高傲類似，連功力也强弱不判！

這一掌十成力的硬接，震得雙方都微退半步！

微退之後，人影立合！

這一合，是在鬥快，不過轉瞬之間，已是四十照面。

又妙了！

前十合，林如雪佔了先機，採取主動，不斷發掌猛攻，但在第十合上，便被長孫玉珠搶回先機，在第十一合上，轉取守勢。

但長孫玉珠猛攻十招，也未佔得便宜，在第二十招上，先機又轉。

所謂「先機」，也就是「主動出擊」的控制機會，恰好是十合一轉，在四十招中，她們每人都兩度獲得這種機會，却兩度均毫無成就！

既是鬥快，則招術之奇詭巧妙，必然已極度施爲！

四十一招開始，情況立告不同！

所謂「不同」，不是分高下强弱，而是突然由快轉慢，慢了下來！

適才快得如石火電光，令人目不暇接，如今却一招一式，緩慢得不似比鬥，像在餵招！

以火爆好看的程度而論，自以前者爲優。

但以凶險程度而論，却是後者遠勝前者！

因爲在這緩慢沉重的一招一式之中，兩人均凝聚了極强內力，藏蘊了無窮變化，和無限殺機！

只要誰稍爲疏忽一點，或在功力上弱了半分，極可能便是「生死之判」！

「蕊珠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在「可遇天鷹，莫逢人豹，寧對狼嗥，不聽狐笑，寰中十劍，天外一珠，飄香雪刄，鬼魅江湖」等二十高手中，向稱最爲神秘，最爲高明，聲名猶在最傑出的「江湖敗子」金不換之上！

「飛鴻仙子」林如雪的一身功力，若不出類拔萃，妙化通神，也不會被「紅斑人豹」鮑南山，「玉面飛狐」胡小莊那等蓋世魔頭，擁爲「幽靈門」的「門主」。企圖奴役武林，統一百派！

故而，她們之間，慢說是有了生死之判，便是有了些微彼强我弱的勝負之分，也將是足以震撼武林的驚天動地大事！

關係太大，愼重異常，誰也不肯把震世威名，付諸流水！

每一招，每一式，愼重拆架，每一拳，每一足，小心施爲，速度之間，怎得不慢？

剛才，那四十招，快得嚇人！

如今，這六十招，慢得驚人！

她們是黃昏時在洞庭西山見面，互相協定後，前四十招，轉瞬即過，後六十招，却整整鬥了一個漫漫長夜！

第一百招拆罷，仍然秋色平分，毫無勝負。

但東天曙色已透，朝陽欲起！

林如雪架式一收，透了一口長氣，向那鬢間與自己有同樣汗漬的長孫玉珠，揚眉叫道：

「長孫宮主，百招已滿，這第一陣『爲我之戰』，彼此成和，你若想令林如雪解散『幽靈門』，消却胸中雄霸江湖之念，只好等待下一次了！」

長孫玉珠笑道：

「好，下一次的約會，是否應該如今便定？」

林如雪點頭道：

「當然……」

她說了「當然」二字，微一思索，然後目注長孫玉珠道：

「你和我，確實是極好對手，在拳掌方面，誰想勝誰，也非要下點苦功不可！由此而論，三月後的天方黎明，仍在洞庭

西山如何？」

長孫玉珠道：

「是不是仍鬥百招？」

林如雪道：「倘分勝負，百招足够，若是仍無上下，便彼此再練三月，總而言之，我們三月一次，每次百招，非鬥到分出高低不止！」

長孫玉珠笑道：「這既是『爲你之戰』，長孫玉珠自然悉依林門主的尊便！」

林如雪鳳目中精芒一閃，揚眉說道：「第一陣的『爲我之戰』，業已暫告結束，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第二陣的『爲你之戰』了！」

長孫玉珠才一點頭，林如雪又道：「這一陣要鬥得特別一點，似應有個先行準備動作……」

長孫玉珠惑然道：「甚麼叫做準備動作？」

林如雪笑道：「第一陣的『爲我之戰』，可以說是你爲天下武林之戰，也可以說是爲『義』之戰……」

長孫玉珠道：「不錯！」

林如雪又道：「第二陣的『爲你之戰』，可以說我爲『江湖敗子』金不換之戰，也可以說是爲『情』之戰……」

長孫玉珠方投過一瞥詢問性的目光，林如雪繼續又道：「既是爲『情』之戰，所謂的『先行準備動作』，便是，『恢復本來』，我覺得我們既爲『江湖敗子』金不換拚命，就應該恢復女孩兒家的本來面目，彼此也好看看這生死情敵，究竟是甚麼模樣？」

長孫玉珠失笑道：「妙極，林門主是一位具有奇思妙想的妙人兒，恢復女孩兒家的形貌也好，我們就互相來個對日理紅粧吧！」

話完，這兩位易釵而弁的絕代俠女，竟彼此摘去儒冠，披散雲髮，恢復玉笑珠香的嬌娃本相。

不恢復本相還好，這一恢復本相之下，竟把林如雪，和長孫玉珠二人，互相看得呆了！

看得互相發呆之故，自然是由於對方太美！

林如雪覺得長孫玉珠，美得如瑤台仙子，而長孫玉珠覺得林如雪美得如月殿嫦娥！

林如雪首先開口，長「嘆」一聲說道：「除了武功以外，這是我第二次慨嘆『既生瑜，何生亮』了，我們兩人，委實不能並立，必須一個爲情而生，一個爲情而死！」

長孫玉珠笑道：「如此佳人，我見猶憐，我們除了生死一拚之外，難道就沒有另外一條妥協途徑？」

林如雪搖頭道：「沒有！在你說來，或許有，但在我說來，却絕對沒有！」

長孫玉珠詫異道：「林門主，此話怎講？」

林如雪妙目中，精芒電閃，朗聲答道：「胸襟狹隘，是我林如雪性格上的唯一缺點，我已說過，我的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換句話說，我寧可抱着一團完整的恨，也不願獲得一些殘缺的愛……」

語音頓處，目光精芒更亮地，盯着長孫玉珠道：「故而，長孫宮主要小心應付了，在這次爲『情』相爭的第二陣上，我不願意再有和局的出現，而要和你一死相搏！」

長孫玉珠突然秀眉蹙緊，注視林如雪有頃，搖頭微嘆道：「好花當今朝朝艷，明月何妨夜夜圓？月圓花好，畢竟强於花殘月缺……」

這回輪到林如雪詫異問道：「長孫宮主此語何意？」

長孫玉珠滿面神光，嫣然笑道：「不忍好花遭風折，莫教好月被雲遮！由我退出情場，自甘寂寞，把『江湖敗子』金不換，奉讓給林門主如何？」

這幾句話兒，含有大仁，大慧，不容易由一位初墜情網，妙齡女郎的口中說出來！

誰知林如雪偏不領情，把螓首連搖，斷然說道：「不必，常言道『當仁不讓』，當『情』更不能讓！何況我們除了『情』外，還要爭名，更何況林如雪一向認爲愛情中微帶辛酸，才够滋味！我不希望受人相讓，味同嚼蠟的甜蜜愛情，必需依賴自己，拚命爭取！」

她的話兒雖然微嫌偏執，却也不無哲理……

但語意中毫無妥協，臉上也如罩嚴霜，未免做得太絕！

長孫玉珠苦笑道：「林門主連讓都不許我讓，豈不逼得我……」

話猶未了，林如雪便冷然接道：「長孫宮主，你趕快把我視爲深仇大敵，再若存上絲毫對我憐惘相讓，便不啻對林如雪構成莫大侮辱，我要躍下懸崖，自盡於太湖湖水之中，把『江湖敗子』金不換，讓給你了！」

說至此處，話已說絕！

長孫玉珠微嘆一聲，果然不再多說任何開勸之語，目注林如雪道：「林門主，我們第二陣比鬥甚麼？」

林如雪伸手一指道：「我剛才寫好的樹葉還在，長孫宮主隨意再抽上一張，吉凶福禍便可憑天而斷！」

長孫玉珠聞言，無可奈何，只得舉步走過，在其餘劃有字跡的樹葉中，隨意抽了一張。

她與林如雪共同翻葉觀看，只見葉上劃的是「內力」二字！

林如雪點頭笑道：「好，較內力，這倒乾脆，誰也取不得巧，誰的內力先竭，誰就五臟齊崩，爲『情』殞命！」

長孫玉珠聽出林如雪的語意，不禁駭然問道：「林門主，你對於比鬥『內力』一事，竟要選擇定會分出勝負，但因雙方功力相若，不太懸殊，難於隨心控制，以致負的一方，雖告五臟齊崩，肝腸盡裂，勝的一方亦將蒙受絕大傷損，毫無僥倖的合掌較功？」

林如雪道：「不錯，只有這樣，才沒有妥協，我希望我們之間，一定要少掉一個，由一個月缺花殘，另一個才能月圓花好，否則，便圓也圓得不全，好也好得無味！」

長孫玉珠向林如雪深深看了一眼，默然伸出右掌。

林如雪搖頭道：「不，不在此處，我們去往霄邊……」

話完，便走到一個下懸百丈的極爲狹窄，並且突出湖中的崖嘴上，盤膝坐了下來！

長孫玉珠跟踪走過，向林如雪含笑問道：「林門主，你選擇這樣一個狹窄險惡的環境則是？」

林如雪微微一笑，軒眉說道：「長孫宮主，我們之間，已事事開誠直說，不必再有所諱言，今日這生死一搏之後，勝者，可能是天地間最快樂，最得意的人，敗者，則情已斷，名已毁，即令性命僥倖尚存，也已無顏無趣，復生於世，崖下百丈滄波，豈不是她埋香葬恨的絕好解脫之處嗎？」

這位「幽靈門主」，一面帶着剛毅而凄切的笑容，侃然發話，一面已向長孫玉珠緩緩伸出右掌。

長孫玉珠面對初發朝陽，臉上一片神光，但妙目却一度凝滯，彷彿曾作深思？

她不曾說話，在林如雪對面坐下，默然伸出右掌，欲與林如雪兩掌互接。

就在兩掌欲接未接的刹那之間，林如雪忽一縮手，目注長孫玉珠，朗聲說道：「長孫宮主，我恨極了你與我瑜亮難以共存的高超姿質，但也愛極了你的絕代風華，和蓋世身手，故而在這生死未判之前，打算對你作椿承諾！」

長孫玉珠眉梢略動，嘴角微掀，仍未發話，但却從目光中流露了詢問神色。

林如雪懂得她目光中含有詢問，遂如解釋說道：「這椿承諾就是，倘若勝的是我，死的是你，則年年今日，林如雪必與『江湖敗子』金不換來這個洞庭西山的臨湖崖頂，以香花素酒，一奠芳魂！」

長孫玉珠微微一笑，手掌又伸！

這回，林如雪右掌也伸，兩隻細得愛人，白得誘人，美得撩人，但却均具有斬蛟屠象，拔山扛鼎之力的荑柔素手，便互相接在一處！

這不是尋常的接合，等於是死亡的接合！

因爲在這兩隻手兒分開時，其中一方的愛情，威望，甚至於生命，便即宣告死亡！

她們兩人之間，開始是長孫玉珠表現得比較大方，曾一再欲加退讓，林如雪却狷介不允。

但到了末後，林如雪倒向對方作了承諾，長孫玉珠却只是微笑不語！

兩位絕代紅粧的武學修爲，均屬傲視寰宇，她們之間的內力之拚，那裏是短時間內，能見分曉？

日出，日中，日落……

月升，月朗，月殘……

已經鬥了整整一天，如今是空中起了風雲，滿天星斗無光，黎明之前的最最黑暗時刻！

一天以來，長孫玉珠眞像寶相無礙的觀世音菩薩般，神色安詳，靜如止水，垂簾闔目，幾乎連眼皮都未動上一動！

林如雪起初也和長孫玉珠未分軒輊，但到了此刻，心湖中突起波潮！

因爲武學修爲到了她們這等火候，當然有自知之明！

林如雪心潮波動之故，是自知內力將竭！

她經過仔細估量，斷定自己的殘餘內力，最多只能免强過這一段最黑暗時刻！

換句話說，天一黎明，東方透曙，「幽靈門」的門主「飛鴻仙子」林如雪，便將在武林除名，情海埋恨！

於是，林如雪的唇角上，展露了殘酷笑意！

所謂「殘酷」，不是對敵人「殘酷」，而是對自己「殘酷」！

因林如雪心胸雖稍狹窄，品格却甚高華，她不會在這將敗之時，另外用下流手段！

她自知將敗，也早就準備接受敗後的凄慘結果，但……

常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林如雪便是以這種心理，要作最後一搏！

她決定盡發殘餘內力，一震對方，倘若無功，立即縱身投湖，把愛情，威譽，統統讓給長孫玉珠，免得再受五臟寸裂之慘！

由於殘力無多，林如雪遂一經定策，立付實施！

她看出長孫玉珠神情安定，妙相莊嚴，自知這項打算，只是竭力而爲，十九成爲泡影！

但世間事，往往難料，世間人，也往往外强中乾！

長孫玉珠外貌雖妙相莊嚴，宛如慈悲古佛，竟似也內力早竭……

林如雪才一發力，便發現對方身上，起了種難以相抗的瑟瑟顫抖！

她大喜之下，瞋目開聲，全力一震！長孫玉珠一聲嬌呻，身軀被震得宛如脫弦之箭，斜斜飛出了一丈三四，墜向百丈以下的滄波湖水！

林如雪先是一喜，繼是一驚，終而一怔。

一喜與一驚的情緒，幾乎是相繼發生，但距離那「終而一怔」，却略有間隔！

因爲「一怔」的情緒之生，是由於林如雪目睹長孫玉珠的落水情況！

「百足之虫」旣能「死而不僵」，則「絕代嬌娃」自能「死而不醜」！

長孫玉珠是敗了，她「蕊珠宮主絳雪仙娃」的蓋代威譽，對「江湖敗子」金不換的百丈情絲，甚至於連她……自己的寶貴生命，均將在一落水後，宣佈死亡，但在死亡前的姿態，仍絲毫不醜，依舊那般曼妙，像隻白色魚鷹般，頭下足上，斜穿入水，並未激起了多大水紋，多高波浪！

林如雪看見了這種情況，心中的情緒，才由「一驚」轉爲「一怔」。

「一怔」之後，還有連鎖性的驚人反應！

當然够驚人了，林如雪於「一怔」之後，失聲「一嘆」，然後，突縱嬌軀，也自投百丈湖水！

她落水的情况，與長孫玉珠可不同了，她是全身觸水，「嘭」的一聲，激起了龐大水紋，和高高波浪！

前文曾經交代，「洞庭西山」又稱「包山」，下有無數洞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載見縣志，稱爲「地脈」。

如今，不是在「洞庭西山」之上，而是在「洞庭西山」之下。

「洞庭西山」之上，由於「絳雪仙娃

」長孫玉珠，和「飛鴻仙子」林如雪，先後飛墜百丈湖水後，已沒有了人。

「洞庭西山」之下，也就是那些縱橫交錯的水洞之中，却不知是否由於潮水漲落之故，漂來了一具胴體。

既然洞穴玲瓏，互相串通，其中總有些高出水面的陸地。

那具胴體，隨水漂來，便停留在一片方圓決不逾丈的小小陸地之上。

這具胴體——是女人，是具曲綫極爲玲瓏的美妙女人胴體，除了「絳雪仙娃」長孫玉珠，和「飛鴻仙子」林如雪外，別個姿色稍庸女人，眞還不易擁有，但究竟是她們之中的那一位呢？却不知道。

胴體漂來時，一動不動，彷彿是已死之人？……

但停在那小小陸地上，約莫頓飯光陰後，却突然動了一動！

這女人既動，自然顯示了人並未死，適才是暫時暈絕，此刻業已甦醒。

甦醒後，她有兩項連續動作……

第一項動作，是先把自己狠狠擰了一把！

第二項動作，是伸手向身邊亂摸！

這兩種動作，都不難理解！

她先擰自己之故，是想證明她自己未死！

她向身邊亂摸之故，是想摸人，假如她是長孫玉珠，則便想摸林如雪，假如她是林如雪，則便想摸長孫玉珠！

道理極簡單，她們落水的時間，情況都大致相同，自己既脫大難，對方也未必死，會不會同樣隨水漂流到了這水洞中的小小陸地之上。

摸到了……

這是時間湊巧，此刻之前，她還身邊空空，如今，却被她摸到了另一具胴體。

雖然，這另外一具胴體，是剛剛隨水流到！

她摸到了另一具胴體後，心中是喜是驚？

兩種情緒都有，是先喜後驚，但驚甚於喜，是大吃一驚，驚得非同小可！並在驚中帶有羞澀意味！

使她大驚，大驚中帶羞之故，是由於性別關係！

第二具胴體，居然是個男的？

不論長孫玉珠也好，林如雪也好，一個貴爲「蕊珠宮主」，一個執掌「幽靈門」，均有高貴身份，不是甚麼下流輕賤的路柳牆花，她們怎肯與甚不相干的男人，睡在一起？

如今，高貴的身份，有點被屈辱了，她的身邊居然躺着一個男人，而這個人居然被她異常親暱地，摸了一把！

換在平時，這女人若是林如雪，這男人便早就死無葬身之地！

這女人若是長孫玉珠，這男人也必飽受斥責，落得灰頭土臉！

但如今情况不同，那位摸到男人的女人，雖在驚怒交迸之下，却有另一種情緒的份量，比這「驚」「怒」二字都重！

這種情緒，就是奇詫！

怎會這麼湊巧，在自己落水未死，漂流水洞的情况下，也漂來了一個男人？

這男人至今尚昏迷不醒，足見也是落水後，隨波漂至。

在這陰寒水洞之中，這男人的身軀，爲何像烈火烤灼般，熱得有點燙人？

幾種奇詫情緒，使得這位女人不矜身份地，湊近嬌軀，要對這個男人，看個仔細！

不看還好！……

一看之下，所有的情緒，都集中起來，變成了驚，而且驚得令人掉魂！

因爲這男人不是尋常的男人，竟是長孫玉珠與林如雪都對他深深私戀，甘心爲他「捨名」，甚至捨命的「江湖敗子」金不換！

但如今的金不換，却毫不瀟洒，模樣兒反而有點怕人！因他口鼻中均在流血，臉色火紅，只賸下奄奄一息！

看清了是金不換，更看清了他已生命垂危，一隻纖手的三根玉指，便立即搭上了金不換的左手脈門。

這是當然之事，因爲不論這女人是長孫玉珠，或林如雪，都會對金不換極度關心，而這兩位胸羅萬有，藝參造化的絕代紅粧，也均深通岐黃醫道！

替金不換一診脈息，那女人也不禁呆了！

她診出金不換既無內傷，也未中毒，只是軀體中充滿了一蓬奇異力量，脹得血管將爆！

「這是怎麼回事？……」

她自言自語地，說了這麼一句，便閃動目光，在水洞中微弱光綫下，向金不換全身審視……

「呀」！

她的臉紅了，耳熱了，簡直有點羞不可抑！

因爲她在對金不換全身審視之下，突然發現了在不正常狀况中的男性象徵！

由於這一發現，她竟恍然頓悟，頓足失聲道：「糟了，他定是曾中奇毒，倉皇下把那粒『黑美人珠』，完全服食，而不知最多三分之一，便足解任何毒質，倘若服用過量，雖對眞氣內力方面，大有裨益，却會令人血脹欲爆，必須……發洩，變成別無他法可解的强烈春藥！」

「黑美人珠」是「飛鴻仙子」林如雪贈送金不換之物，長孫玉珠也深知此珠用途，只可惜她們都未面對金不換細述，也因時間匆迫，未對高小紅詳加說明，更由於閨閣身份，不會對高小紅解釋服食過量之害！

以致高小紅眼見金不換奇毒將發，命已垂危，芳心欲碎之下，急於求功地，把整粒「黑美人珠」，都餵給金不換服下！

如今，情况顯然，除非有位女子，能立與金不換繾綣一番，使他洩去藥力，否則，轉瞬之間，這位「江湖敗子」便將全身血管盡爆地，立遭慘死，化爲異物！

但眼前別無人在，除非……由自己獻身？……

這念頭本來極難決定，但時間方面，却不允許她再作絲毫猶豫！

於是，她牙關一咬，恨恨說道：「好吧，『命』和『名』，都可以爲他犧牲，又爲何不肯『犧牲』這女兒清白？反正除他以外，我不會……」

（未完）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玉劍傳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胡鐵花在一家飯館裏用膳時，楚留香從隔壁化裝成一個老頭子來到他桌前坐下，他雖然認出，但楚留香不理他，吃飽了付過賬就走，胡鐵花立刻尾隨追去，但他沒錢付賬，被夥計攔住，他自知理虧，只得坐回原處，等候楚留香回來替他付賬。不久，一位少女來到他桌前，願代他付賬，但少女要他跟着回去，胡鐵花無奈，就和少女一同離開飯館，登上一輛馬車。車上另有三位少女，原來這些少女就是以前同他在「狗窩」喝酒的那四位，她們見到胡鐵花，便亮出兵刃，要和他厮殺……

破了胭脂陣 又遭虎狼困

第五章

（一）蛔虫

魚是不穿衣服的。

這四個小姑娘現在穿的也只不過比魚多一點，很多不應該讓人看到的地方都被人看到了，尤其是在扭動翻躍踢蹴的時候。

這種情況通常都會使男人們的心跳加快，呼吸變急，很難再保持冷靜。如果這個男人能舒舒服服的坐在旁邊看，當然會看得很愉快。

可是對一個隨時都可能被一刀割斷脖子一劍刺穿心臟的男人來說，這種影响就非常可怕了。

尤其是胡鐵花這種男人。他也知道這種情況會對他產生多麼不艮的影响，可惜他就算不想去看都不行。

他一定要看着她們，對她們每一個動作都要看得很仔細，否則他的咽喉上很可能立刻就會多出一個洞。

她們手裏拿着的並不是玩具，而是致命的武器。

× × ×

最要命的是，胡鐵花的眼力又特別好，甚至連她們腿上肌肉的彈動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麼樣看下去，一定會讓人看得受不了的。說不定會把人活活看死。

胡鐵花又開始在盼望了，盼望楚留香快點來。如果是楚留香在跟她們交手，如果他能站在旁邊看，那就妙極了，就算要他看三天三夜，他也不會看厭的。

只可惜他左等右等，楚留香還是踪影不見。

「你不必等了，」大眼睛的小女孩說道：「那個忽然變成了老頭子的楚留香不會來的。」

「什麼老頭子？」胡鐵花居然也會裝糊塗，「那個老頭子？」

「你以爲我們不知道。」腰最細腿最長讓人看得最要命的一個女孩子冷笑着說：「我們正好親眼看見他走進崔大娘的店裏去，又正好親眼看見那個老頭子走出來，跟你坐在一起吃包子，」她說：「難道你還以爲我們看不出他就是楚留香？難道你以爲我們都是豬？」

胡鐵花希望她們說話，說的越多越好，無論誰在說話的時候，動作都會慢下來的。

所以他又問。

「你們怎麼會知道那個老頭子不會來呢？」

「因爲我們早就準備好幾個人去對付他了，如果現在他還沒有死，運氣已經很不錯。」

「你們要他死？」胡鐵花說：「萬一他不是楚留香怎麼辦？」

「那麼就算我們殺錯了人，」最溫柔的那個小姑娘說：「殺錯個把人，也是很平常的事。」

「那實在太平常了，就算殺錯七八十個也沒什麼關係，」胡鐵花嘆着氣說：「只不過以後你們想起這種事的時候，晚上也許會睡不着的，那些冤鬼說不定就會去拜訪拜訪你。」

「你放心，我們晚上一向都睡得很好的。」

「就算你們睡着了，也說不定會夢見那些冤鬼在脫你們的褲子。」

「放你的屁。」

「放屁？誰在放屁？」胡鐵花說：「如果有人在放屁，那個人絕對不是我，我從來都不會放屁的。」

「不可以，千萬不可以。」他們忽然聽見一個人說：「一個大男人怎麼可以騙小姑娘，你明明比誰都會放屁，怎麼能會不會，你不會誰會？天下難道還有比你更會放屁的人？」

胡鐵花笑了，大笑。

「我就知道你不會死的，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運氣比你更好的人，你怎麼會死？」

× × ×

江岸旁有塊石頭，楚留香就站在這塊石頭上，手裏還托着一疊帽子，最少也有六七頂。

剛才這塊石頭上明明還沒有人的，忽然間他就已出現在這塊石頭上。



四個小姑娘的臉色都變了，忽然出手搶攻幾招，然後就同時飛躍而起。

「快抓住一個，」楚留香大聲說：「只要抓住一個就好。」

可惜胡鐵花連一個都抓不住。

他本來已經抓住了腿最長的那一個，抓住了她的小腿，可惜一下子又被她從手裏滑走。

這些小姑娘簡直比魚還滑溜。

水花四濺，水波流動，四個小姑娘都已躍入了江水，江水悠悠，連她們的影子都看不見了。

× × ×

胡鐵花只好看自己的手，他一手都是油。

「這麼漂亮的小姑娘，爲什麼要把自己弄得像油鷄一樣，爲什麼要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抹上一層油？」胡鐵花嘆着氣。「如果我將來娶了老婆，只要她身上有一點油，我就用大板子打她的屁股。」

「的確有個人該打屁股，」楚留香說：「唯一應該被打屁股的人就是你。」

「對，我應該打屁股，我連一個都沒有抓住，」胡鐵花生氣了：「可是你呢？你是幹什麼的？你又不是沒有手，你自己爲什麼不來抓。」

楚留香嘆了口氣：「你爲什麼不能用點腦筋想想，像我這麼有身份的人，怎麼能去抓女人的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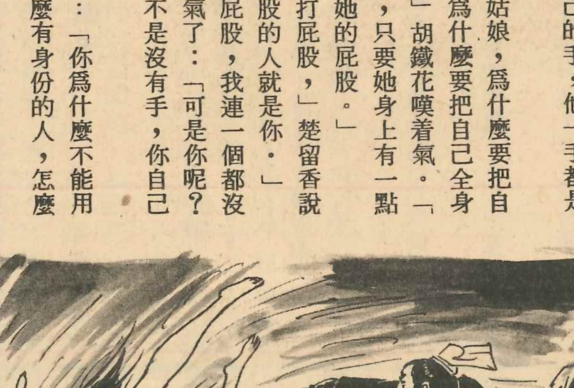
胡鐵花像個大公鷄一樣瞪着他，瞪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得連腰都直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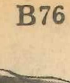
「你還有件事更該打屁股。」楚留香說。

「什麼事？」

「剛才你騙她們跟你說話的時候，你就有好幾次機會可以把她們制住的，最少也可以制住其中兩個。」楚留香問：「她們的招式間明明已經有了破綻，你却像瞎子一樣看不見。」

「我怎麼會看不見？」胡鐵花說：「只不過我雖然不像你這麼有身份，多少也





有一點身份的，怎麼能往一個光溜溜的大姑娘那種地方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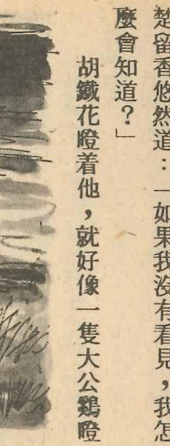
他本來一直在笑的，忽然間就不笑了，又變成像是個大公鷄一樣瞪着楚留香。

「你怎麼知道那時候我有機會出手的？難道那時候你就已經來了？」

「如果我沒有來，我怎麼會看見？」

楚留香悠然道：「如果我沒有看見，我怎麼會知道？」





胡鐵花瞪着他，就好像一隻大公鷄瞪着一條蜈蚣一樣，而且還在不停的冷笑。

「好，好，好，好極了，原來你早就來了，早就躲在一邊偷偷的看着，」胡鐵花搖頭、嘆息、生氣，「你的好朋友隨時都可能被人一刀割斷脖子，你却躲在那裏偷看女人的大腿，你慚愧不慚愧？」

「我慚愧，我本來實在非常慚愧，」楚留香說：「可是我忽然想到如果你是我，恐怕現在還在看，還沒有出來。」他很的愉快說：「一想到這一點，我就連一點慚愧之意都沒有了。」

胡鐵花又在嘆氣了：「你怎麼這麼瞭解我？難道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虫？」

（二）推測

車馬早就走了，帶着她們脫下來的衣服走了。

這四個小姑娘是什麼來歷？是誰指使她們來的？看她們身手和機智，一定從小就受到極嚴格的專門訓練，訓練她們來做這一類的事，能夠把這些十五六七歲的小姑娘訓練得如此出色的人，當然也是個相當厲害的角色。在她們的幕後，無疑是有個實力極龐大的組織在支持她們，指揮她們。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如果找上了一個人，是絕不會就此罷手的。

胡鐵花嘆了口氣！

「老實說，我自己也覺得我實在應該打屁股，居然讓她們全都溜走了，」他問楚留香：「可是你呢？你爲什麼不把剛才對付你的那個人抓住一兩個？却把他們的帽子帶了回來，難道你能從這幾頂帽子上看出他們的來歷？」

「我根本用不着盤問他們的來歷。」

「爲什麼？」

「因爲我本來就認得他們。」楚留香說：「他們都是鐵劍先生在上一次清理門戶時被逐出的弟子，在江湖中流落了幾年，志氣漸漸消磨，漸漸變得什麼事情都肯做了，這次他們只不過是被那四位小姑娘花了一萬兩銀僱來對付一個白鬍子老頭的，而且剛剛才把這筆生意接下，根本也不知道他們的僱主是誰？」

「他們知不知道這個白鬍子老頭就是楚香帥？」

「大概也不會知道，否則他們恐怕就不會接這筆生意了。」

「就在你走出崔大娘的老店，坐下來吃東西的那段時候，她們就能找到人來對付你，」胡鐵花嘆息，「這四個小丫頭的本事倒眞不小。」

「也許她們自己並沒有這麼大的本事，可是這附近一帶一定都有她們的人，」楚留香說：「這些人的神通一定都不小，所以她們無論要幹什麼都方便得很。」他拍了拍胡鐵花的肩：「所以我們還是應該分開來走，而且我還要先走一步。」

「爲什麼？」

「因爲這個白鬍子老頭已經被人認出來了，已經沒法子再混下去。」

「所以你又要去找那位崔大娘？」胡鐵花說：「難道她也是位精於易容的高手？我怎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你沒聽說過的事本來就多得很。」

「這次，你準備要她把你變成什麼樣子？」

「我不能告訴你，」楚留香說：「也許還是個小老頭，也許是個大腹賈，也許是個關東大漢，也許是個文弱書生，總之是個你從未見過的人，甚至連我自己都沒有見過，只不過我一定會在你附近的。」

他又說：「我這樣做，都是爲了你的安全，如果連你都不知道那個人是我，別人當然更看不出來了，這樣子我才好保護

你。」他嘆了口氣：「我對你實在比你對你的媽還要好得多。」

胡鐵花一直在摸鼻子。

他摸鼻子的動作和神態和楚留香簡直完全是一個樣子。

只不過楚留香摸鼻子時通常都不會笑的，他却忽然笑了，又笑得彎下了腰。

「你笑什麼？」

「我忽然想到了一件非常好笑的事，」胡鐵花說：「我忽然想到你如果要扮成一個大姑娘，說不定有很多男人都會看上你的。如果其中有個採花大盜，那就好玩了。」

（三）只差了一點點

天黑了，富貴客棧裏却燈火通明，照得客棧裏每個角落都亮如白晝。

他們不在乎這一點燈油蠟燭錢。

這家客棧的名字取得絕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們的價錢越來越貴，他們的老闆當然就越來越富了，所以才叫做富貴客棧。

這麼樣一家客棧怎麼會在乎這麼樣一點小錢？

× × ×

富貴客棧最好的一間房就是「富」字號房，這天晚上胡鐵花就住在這間房裏。

他身上還穿着那套花花大少的衣裳，他的氣派一向都大得很，有誰會想到這位大爺身上連一個銅錢都沒有。

這一類的事連胡大爺自己都常常會忘記，別人怎麼會想得到？

先把好酒好菜都叫進房裏來，擺滿了一桌子，一個人喝酒雖然無趣，他還是喝了不少。

——楚留香這小子現在不知道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了？這小子難道眞的以爲我會認不出他來？就算他燒成灰，我也認得出來的。

房裏有一面磨得很好的銅鏡，胡鐵花對着鏡子笑了。

爲了表示他對自己的佩服，他自己又敬了自己一大杯。



就在這時候，胡鐵花忽然嗅到了一股藥香。

× × ×

胡鐵花的酒量也是連他自己都非常佩服的。現在他雖然已經有了點酒意，距離喝醉却還差得很遠。

他的鼻子也不像楚留香的鼻子，他的鼻子一向靈得很，如果他有朋友在五里之外喝酒，他立刻就能嗅到。

只可惜藥香根本就不香。

那是種很奇怪的味道，是好幾種很特別的藥草混合成的味道。

這幾種藥草都是治療外傷的，如果一個人要把這些藥草都配在一起，配成一帖藥來治傷，那麼這個人受的傷一定不輕。

煎藥的地方好像就在隔壁一間房裏。

如果一個人受了重傷之後還要把藥罐子帶回自己房裏去煎，那麼這個人一定有不少很可怕的對頭，而且很可能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受了重傷已經是件很可憐的事了，沒有朋友更可憐。

胡鐵花忽然覺得很同情這個人，很想過去陪陪他，陪他喝喝酒聊聊天，如果他的對頭來了，說不定還會帮他抵擋一陣。

幸好胡大爺的酒量還沒有喝到這麼衝動的時候，還沒有忘記現在是絕不能再惹上這種麻煩的。

不幸的是，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到隔壁房裏傳來了「波」的一聲响，好像有個藥罐子被打破了。

藥香更濃烈。

胡鐵花居然還沒有衝動，居然還能忍耐住，沒有衝過去。

他也不必再衝過去了。

因爲隔壁的那間房已經先衝了過來，不是房裏的人衝了過來，而是整個一間房都衝了過來，「轟」的一聲大震，兩間房中間的牆已經被衝破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大洞，一個人忽然從洞裏飛過來，兩間房忽然就變成了一間。

胡鐵花第一眼看見的就是一根竹竿。

一根黑色的竹竿。

× × ×

這根黑色的竹竿被一個人用一隻青筋凸起的大手緊緊握住，這個人却已經不能算是一個人了，最多只能算半個。

他的右臂早已被齊肩斬斷，右眼已經瞎了，眼上還留着「廿」字形的傷疤。

現在他的左腿也斷了，是被膝蓋上面被砍斷的，而且好像是被他自己砍斷的。

因爲被砍下來的那截腿，此刻還在，



他倚着牆坐在床上，這半截腿就在他身旁，黝黑枯瘦而且特別長的大半截腿，已因傷勢潰膿而腐爛。

他左肩上的傷勢也同樣惡劣悲傷，傷口裏已經隱隱發出惡臭，刺傷他的那個人用的也不知是兵刃還是暗器？不但出手毒辣，而且一定有毒。

想不到他還是硬撐了下來，而且一直撐到現在，寧願再把自己一條腿砍斷，還要繼續撐下去。

這個人雖然已經只剩下半個人了，却還是一條硬漢。

現在他又已被四個人用六件武器圍住，四個冷靜而殘酷的人，六件在一瞬間就可以奪人性命的武器——一個人用蛇鞭，一個人用長劍，一個人用一雙薄薄的雁翎刀，一個人用一對分水峨嵋刺。

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他還是很硬，還是緊緊的握住他的黑色竹竿，還是連一點害怕的樣子都沒有。

剛才來的本來有五個人，第五個人本來是第一個撲上去的。却被他用他手裏的那枝黑竹竿頂了回來，一下子撞在牆上。

「富貴」和「堅强」本來就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所以富貴客棧的這幅牆一下子就被他撞破了一個大洞。

× × ×

胡鐵花並沒有想到這個人就是黑竹竿，也沒有去想黑竹竿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用眼睛的時候通常都要比用腦筋的時候多一點。他只看見了這個已經只剩下半個人的人是這麼樣一條硬漢。

他平生最喜歡的就是這種硬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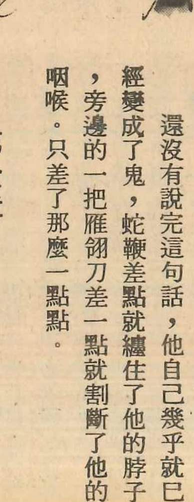
所以他忍耐不住了，順手就把一個酒罎子摔了出去。

「你們四個人來對付人家半個人。」胡鐵花大吼：「你們要不要臉？」

× × ×

一個酒罎子摔出去，六件兵刃中就已經有五件往他身上的要害攻了過來。

「問我們要不要臉？你要不要命？」



分水峨嵋刺雖然是在水中才能發揮最大威力的武器，不在水中也一樣犀利。

蛇鞭如毒蛇，雁翎刀翻飛如雁。

這些人的武功竟遠比胡鐵花預料中强得多，胡鐵花也不是一定會敗在他們手裏，可是他已經在叫了。

「姓楚的，你說一定會在我附近的，你在那裏？」

「姓楚的？是不是楚留香？」蛇鞭冷笑：「你是不是想用楚留香來嚇人？」

「我嚇什麼人？」胡鐵花也在冷笑：「你們根本連一個像人的都沒有，我嚇你們個鬼。」

還沒有說完這句話，他自己幾乎就已經變成了鬼，蛇鞭差點就纏住了他的脖子，旁邊的一把雁翎刀差一點就割斷了他的咽喉。只差了那麼一點點。

第六章

（一）好大的一個耳光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連一點都不能差的，就算只差一點點都不行。

所以胡鐵花還活着，不但活着，而且活得非常愉快。因爲他已看見楚留香了。

× × ×

沒有車、沒有馬，連轎子驢子騾子都沒有，胡鐵花只有走路。

從那邊江岸走到這家客棧，他看見了很多人，其中當然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一個滿面紅光的老公公，一個[illegible]不太高的大腹賈，一條滿臉絡腮鬍子的大漢，一位文質彬彬的文弱書生。（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虎·豹·龍·蛇(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馬亨在司馬洛的幾番巧妙安排下，不得不和司馬洛聯合在一起，同時也和他的上司林漢華決裂了，這天，馬亨的情婦夢妮因流血過多而入院治療，馬亨雖巳與她分手，也要到醫院看望她，雖知病房中早有炸彈在等着他，爆炸中，夢妮犧牲了，馬亨僥倖逃出了生天。

惡虎已除

復尋豹蹤

「仇遲早可以報的，」司馬洛說，「現在，我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拿到那個人的樣貌圖形。我相信這個放炸彈的人就是虎！」他把那個雜工的口供告訴了馬亨。又說：「他的形容和夢妮的形容一樣。」

馬亨搖着頭：「不能等了，我們不能等了！我們去！」他把那個替他包紮的女護士推開，就動手穿上衣服。反正現在巳經包紮好，那個女護士也不管他了。

「去？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到……」馬亨把嘴巴湊近司馬洛的耳邊，「林漢華那裏去。」

「你以為他會告訴我們什麼嗎？」司馬洛說。

「我們不是去求他說話，」馬亨說，「我們是去命令他說話。他是乖的，他就告訴我們，不然的話，我們就把他分屍八大塊！」

「先生，」那個女護士關懷地說，「你受了傷，你是應該在床上躺幾天的！」

「別多事！」馬亨大叫起來。

那個女護士嚇得退了開去。

× × ×

司馬洛和馬亨是直接到林漢華的寫字間去的。林漢華有一座規模很大的會計師樓，那裏經營着正當的會計生意。職員超過一百名。會計師樓佔據了一座大廈的頂層，林漢華則像皇帝似的佔着最裏面的一間私人寫字間的套房。

他也有兩個保鑣在那裏。

進去的時候只有司馬洛一個人。司馬洛首先進入了外面的辦公室，對總務出示一張工作證，說：「我是端氏冷氣工程公司的。你們這裏的冷氣機壞了嗎？」

這裏的冷氣機的確是有點不對。不對的，就是在林漢華的私人辦公室裏，那冷氣忽然變得不夠力了，裏面空氣不大好，使林漢華頭痛，所以他們就打了電話到端氏公司去投訴。他們當然不知道這是司馬洛在外面把電掣弄過了，而使冷氣機變成如此的。

由於他們的確打過電話到端氏公司去，所以他們自然也不反對司馬洛入內了。林漢華大部份時間是在裏面忙於講電話，他那兩個保鑣，則只是懶洋洋地靠在沙發上。

穿着工人服裝的司馬洛把冷氣機的蓋子拆了下來，弄了好一陣，然後嘆了一口氣，說：「不行，我得把整部機搬下來。你們二位可以帮帮忙嗎？」他是對那二個保鑣說話。

林漢華那兩個保鑣皺起了眉頭。其中一個沒好氣地說：「我們並不是幹這個的，你自己弄吧。」

「那我得叫個伙計上來帮帮手了，」司馬洛說，「我們在二樓也有一個伙計正在開工。可以借個電話一用嗎？」

「到外面去打！」那個保鑣說，「你看不到人家正在用電話嗎？」

林漢華的確是還忙着在那裏打電話。於是司馬洛就到外面去打電話，就在那個接待員的桌子用電話，打給他的另一個「伙計」。那接待員聽到他在說什麼，因此，當穿着工人服裝的馬亨也上來時，她就沒有制止他進入林漢華的辦公室了。

馬亨踏入那辦公室，大力把門關上了的時候，那二個保鑣才吃了一驚地把頭抬起來。

司馬洛他們不認得，馬亨他們却是無論如何不會不認得的。

林漢華嚇得把電話也丟了下來，那二個保鑣連忙要伸手拔槍。在後面弄着冷氣機的司馬洛十分快捷地跳了過來，手上一隻巨大的鐵鉗迅速地連揮了兩下。每個保鑣的後腦上各中了一下，他們沒有機會摸到槍柄，就巳經暈過去了。

他們的槍繳去了，而馬亨則巳到了林漢華的前面，替林漢華把聽筒放回了。

林漢華嚇得臉色蒼白，在那張大皮椅上縮作一團。他吶吶着說：「馬亨，你—

—你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馬亨吼叫道，「我巳差點給你炸成了肉漿還叫我不要亂來？你一定以為我巳經炸成了肉漿，是不是？」

林漢華呆在那裏。

馬亨的手一伸，執住了林漢華胸前的衣服，就把他從那張大桌子的後面提了出來，林漢華的地位雖然高，却是一個矮小的人，體重僅僅超過一百磅，所以馬亨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他提了起來，好像提一隻洋娃娃似的。

馬亨把他一丟，他就飛了過去，跌在一張給訪客用的沙發上。

林漢華震得兩眼翻白，呆在那裏。

內綫傳話機的鈴聲响了起來，表示外面的接綫生要向林漢華請示要不要接聽一個電話。

司馬洛也把林漢華揪了起來，向馬亨丟還過去，馬亨接住了，把他放回寫字桌後面的那張大皮椅之中。

「應一應吧，」馬亨命令道：「告訴她你有要緊的事辦理，今天不要接聽任何人的電話了。」

林漢華伸出發抖的手按了一隻按鈕，女接綫生的聲音從內綫傳話機裏傳出來，說：「林先生，怡泰公司來的電話，他們說那盤帳——」

「告訴他們我出去了，今天不會回來的，」林漢華說，「而且我今天也不要再聽任何電話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趕着做好！」

馬亨立即替他按了按鈕，就截斷了聯絡。

司馬洛則過去把門鎖上，於是他們就孤立在這辦公室的裏面了，外面的職員不會知道這裏面發生了什麼。他們下班時亦不會經過這裏面的。

林漢華很困難地咽了幾口涎沫，才能發出聲音來。他吶吶着說：「馬亨，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啪！馬亨的回答就是重重地給了他一巴掌。這一巴掌使林漢華的頭側到了這邊來，馬亨的另一巴掌又來了，擊在他的另一邊臉上，林漢華的頭又向這一邊側了回來。

馬亨一直不停地摑了十巴掌，林漢華的臉每邊挨了五掌，變得又紅又腫了，他的頭部差不多比平時大了三份之一。他只能呆在那裏。

「現在別浪費時間了，」馬亨吼道，「說出來，那傢伙在那裏？」

「誰——？」

馬亨又舉起手掌，司馬洛連忙喝止說：「好了，別打死他！快說，林漢華，去對付夢妮和放炸彈的那人，那個『虎』，他在那裏？」

「什麼虎？」

馬亨的手掌又揮動了，林漢華整個飛了起來，跌到地上，臉也歪了。也許他的牙床也給馬亨打歪了。不過他還是可以開口。

「不……不要再打了……」他嗚咽着，「我說……我說出來！」

「說吧！」馬亨吼道。

林漢華苦着臉：「他——他就住在船上，不過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否在那裏。」

「什麼船，」馬亨問。

「維基基號？」林漢華說，「停泊在港內，剛剛來了三天的。是從越南來的一艘貨船。」

「他就住在那上面？」司馬洛說，「這倒是很聰明的一件事。在一艘船上，我們是不容易乘人不覺而上去找他的。維基基號是什麼人的船？」

「我知道，」馬亨說，「是我們的貨船。表面上是運的土貨，但是，骨子裏是運我們的東西。」

司馬洛點點頭：「唔，那就像了。毫無疑問，這一次，運的是眞正的土貨了，再也沒有你們的好東西！」

「是不是？」馬亨用脚輕輕一踢林漢華的肋骨。

「是——是的，」林漢華說道，「是的。」

「很好，」馬亨說，「我們去吧！」

「用不着我們去吧？」司馬洛微笑，「我們可以去叫半打警輪去圍住，把每一個人都抓下來。」

「不！不！」馬亨說，「這一個讓我來！」

「我們不需要冒這個險吧？」司馬洛說。

「不，我一定要去，」馬亨堅持，咬牙切齒地，「別個沒有所謂，這一個，我非自己來不可！因為他殺了夢妮。他不需要殺她而殺了她！這使他變成和我有私怨了。」

司馬洛很明白他的感覺，因為同樣的情形，司馬洛自己也遇過不少了。明明可以派人去圍捕的惡人，只為了和自己有一點私怨，他就自己去捉。但現在事情發生在別人的身上，他又不大贊成了，他恐怕因為輕舉妄動而壞了事。

現在他忽然也明白老莫的感覺。老莫是一個叫S組的組織的頭子，這個S組，就是常常託司馬洛辦事的，就是司馬洛最不喜歡依常規辦事，所以老莫常常埋怨。

現在，他忽然明白老莫在埋怨時的感覺。

「你不去我去好了！」馬亨說，「我不要你帮忙，而且你聰明的就別阻我！」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答應馬亨的要求，雖然他知道這是一件傻事。

林漢華恐怖地看着他。雖然他不開口，他也知道可能會遭到什麼命運的。很可能馬亨會殺死他了。總之馬亨不會把他留下來，讓他有機會告密。

馬亨虐待狂地看着他。「當然，我們還要想辦法處置這個傢伙的。林漢華，你自己提議一個辦法吧！」

林漢華沒有提議什麼辦法，他只是跳起身要逃走，而馬亨也沒有制止他。馬亨和司馬洛兩個人各站在寫字桌的一邊，林漢華根本是無路可逃的。

馬亨微笑轉對司馬洛：「你來提議一個辦法吧！」

「我們乾脆殺死他好了，」司馬洛說，「殺了他，這是最安全的辦法了。」他說着上前一步。

林漢華尖聲叫了起來：「不要！請……不要！」

司馬洛的拳頭巳經揮動了。閃電般一

揮。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林漢華，他根本來不及閃避了。司馬洛的拳頭擊中了他的太陽穴，他翻了一個身，便仆在那張皮椅上，暈了過去。

「媽的！」馬亨說，「讓他死得慢一點。不應該讓他暈去的，應該讓他享受到最後一秒鐘。」

「我就是不想他死，」司馬洛說，「雖然警方和我合作，這也是有限度的。我不能去亂殺人。製造了一宗警方解釋不來的命案，警方就會不高興了。我遷就你，你也得遷就我！」

「我們總也不能就把他留在這裏的。」馬亨說。

「他當然也不會就這樣留在這裏，」司馬洛說，「我會打個電話，叫人來把他抓回去的。他起碼會給關七十二小時，接受盤問。他受了傷，又不能解釋他是怎麼受傷的，警方就有理由留住他了。而且，警方還可以在這裏大搜一頓。我相信，這寫字間裏是一定可以搜出很多有用的文件來的。以前一直沒有機會這樣做，現在有機會了。」

「唔，」馬亨點頭，「這樣也好。林漢華從來沒有給抓過上警局，這一次，就讓他嘗嘗滋味吧！你去打電話好了。」

司馬洛忽又靈機一觸。他說：「我打電話也不好，讓他們打電話好了！」

「什麼他們打電話？」

司馬洛看看錶：「現在也差不多是下班時間了！」

這樣說着的時候，內綫傳話機的鈴聲又响了起來。司馬洛走過去按了掣，問道：「什麼事？」

那女接綫生的聲音從裏面透出來說：「林先生——林先生呢？」

「林先生很忙，沒有空，」司馬洛說：「什麼事？」

「我們……要下班了，如果沒有什麼吩咐……」

「你們走好了！」司馬洛說。

那女接綫生遲疑了一陣，說：「好吧！」就把那傳話機關掉了。

馬亨不禁微笑。

現在他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了。

設身處地，如果他是那個女秘書的話，他也一樣會感到滿腹疑團的，由於回答她的乃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過了一分鐘，果然有人敲門了。

司馬洛過去把門開了一綫，粗聲問道：「什麼事？」

門外那年輕貌美的女接綫生懷疑地看着司馬洛這個修理冷氣機的人，一邊說：「林先生——？」一邊就向房內望進去。

她看到沙發上暈着的兩個打手，而馬亨又故意讓她看到他手上的槍。這已經夠了。她尖叫一聲，回身就逃。

司馬洛把門關上了，哈哈笑起來。

那個女接綫生逃過那已經空了的辦公室，衝出了大門口，衝進了升降機內，一面慶幸升降機並沒有在樓下。她乘升降機直下樓下，就用樓下管理處的電話報警。

不錯，正如司馬洛所說，這樣是好一點的。由林漢華公司裏的職員報警，就更有理由有大隊警探趕來了。

「現在我可以打這個電話了。」司馬洛說。

他這個電話就是打給老莫，告訴老莫應該隨着警方來這裏，以及來到了這裏之後又該怎樣做。自然，這件事情也還是由S組在背後主持的。

他們就在那辦公室裏等着，等到警方到達為止。

老莫當然是快如火箭地來了。

× × ×

司馬洛用望遠鏡望着那艘貨船維基基號。一艘很骯髒的貨船，又破又舊的，很久以前，船身已經要加一層新的漆油了，可是却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漆上去的。

因此這艘船看上去是毫不起眼的。一看就知道它不會是一艘有機會運載什麼貴重貨物的船了。自然也更加看不出，這船上會是載着像虎這樣重要的人物。不過，司馬洛却相信林漢華的話。對於虎來說，這的確是一個最佳的藏身之所，一個理想的虎穴。

虎穴是不需要裝璜名貴的，虎的本身是已經有威了的。

司馬洛在黃昏的斜陽之下用望遠鏡在注意着這艘破舊的貨船，而他自己，却是在另一艘貨船上。他所在的這一艘貨船則是比較新的，正停在這裏卸貨，大約要停一個星期。那艘維基基號，則早已卸好了貨，還要在這裏停留兩天，等另一批貨運到，起到了船上之後才離開。從望遠鏡上可以看到，船面上是靜靜悄悄地，沒有人在着。由於暫時沒有工作好做，所以船員們都到岸上享樂去了，只留下了必須的一羣在這裏值班。

司馬洛相信，虎現在是應該在這船上的。他顯然是乘這船而來，那麼再乘這船而去，也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他在這裏之的唯一任務就是把馬亨幹掉，而他以為他是已經成功了的。醫院方面的公佈是說死去了一男一女，並沒有提到馬亨僥倖逃生的事，而以虎本身來說，既然任務已經完成，也就無謂再在市面上逛來逛去，以招不測了。一流的高手，應該有這種忍耐性的。照司馬洛所知，如果真正的一流高手，都不喜歡在工作的時間一面享樂，工作兩件事情總是清清楚楚地分開，工作的時間不享樂，享樂的時候，則不會去工作的。

如果虎是在那船上，馬亨的工作，就應該進行得順利了。

馬亨現在正乘着一艘白色的小艇，由幾個緝私處的人員陪同之下，向維基基號駛過去。馬亨在這些緝私員的中間，看上去也像是一個緝私員，由於他是已經穿上了一套緝私員的制服。

司馬洛從望遠鏡中看到他們已經到達了那艘貨船的旁邊了。而此時船上就有一個船員出現。那是船上的二副。他是留在船上負責的人。

幾個緝私員到了船上去。

那位二副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貨都已經卸了，其他的貨都是過境的，還有什麼好查的呢？」

馬亨原來還是扮演這一羣人之中的領導人物。他對這二副作了一個同情的苦笑，聳聳肩：「我們只是奉命而行，上頭接到密報，下來一個命令，我們就不來也不

行了。」

「你們請便好了！」那二副一攤手。

於是幾個緝私員就在船上散開，馬亨則一直進入客艙。那裏走廊的一角落裏，一個什工模樣的人正在一綑繩子上打着瞌睡。他旁邊一間艙房的門開着，房內沒有人，看來是一間沒有人居住的房間。

馬亨一手執住那人胸前的衣服，把他拖進了那間艙房的裏面，關上了房門。那人清醒過來時，發覺自己已經是睡在一張床上了。

那人並不是一個强壯的人，而是一個相當老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他並不是馬亨的敵手。

而且，馬亨的身上是穿着緝私員的制服，所以他並不願意與馬亨為敵。他吶吶着說：「怎麼了？究竟這是怎麼回事？」

馬亨從懷中取出一把手槍來，遞上前去，指着那人的鼻子。

「你……你究竟想怎樣？」那人哀鳴着。

「我想問你一些問題，」馬亨說，「你乖乖地回答我，不要騙我，不然我會把你的腦袋轟掉！」

「你問好了！你問好了！」那人慌張地說着，一面還是有點懷疑他實際上還是沒有醒來，而是仍然在噩夢中。

馬亨的另一隻手取出來了一張照片。

「認識這人嗎？」

那照片上是一個用綫條勾成的男人頭像，就是虎的模樣了。這就是警方根據醫院那個什工的描述而製成圖的形。現在的科技發達，可以用機器把一個人的形貌繪畫出來了。

那人凝視了好一會，迷惘地。「我不認識這個人，我在這地方不認識什麼人，上岸去找的，也只是女人吧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馬亨很不耐煩地斥道，「我是說在這船上，有沒有這個人？」

那人聳聳肩：「你大可以去問二副的，所有的船員他都認識。」

「我現在是在問你，」馬亨說，「船員們的模樣，你一定也認識的。船上有沒有這個人？」

那人想了一會，搖搖頭：「沒有，我可以肯定！」

虎的模樣是很特別的，很有特徵。很容易就可以斷定，自己究竟是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乘客之中呢？」馬亨問，「有沒有這個人？」

那人的咀巴張大了。馬亨知道他一定有所記憶，於是槍在他的胸膛上輕輕一撞。「別騙我，快說！」

「有……有的，有這樣一個人。那就是胡先生！」

「他在那裏？」馬亨問着，狂暴地把他搖着，不讓他有砌辭掩飾的機會。

「在十號房——」

「現在在不在？」

「還在房裏！他很少出外的，老是躲在房間裏。」

「還有什麼人和他在一起嗎？」馬亨又問。

「沒有了，只是他一個人。」那人說道。

「你有跟他談過嗎？」馬亨問。

「沒有，他……是一個怪人，從來不和什麼人講話，只是老是吃東西。」

「你怎麼知道他老是要吃東西？」

「他一天到晚都打電話出來叫吃的東西，吃這個吃那個，總是吃不飽似的，把廚房也弄得煩死了！」

「唔，」馬亨點點頭，「很好，現在，你進那櫃子裏去。」

「什麼？」

「進去，」馬亨把他拉了起來，推向艙房中一隻狹狹的入牆衣櫃裏。那人給他推了進去，在櫃內蹲了下來。馬亨把櫃門關上了，在床上坐下來。

過了半晌，那櫃門試探地搖動起來了。那人見沒有什麼反應，就把櫃門推開。

那人一看見馬亨還是坐在床上，拿着槍對着他，就嚇得魂不附體，連忙縮回了櫃內，把櫃門關上了。

馬亨哈哈笑了起來：「我並沒有告訴你我要走！再有下一次這樣，我要你的頭上開一個子彈洞了！」

那人在櫃子裏發抖着，使那櫃子也整座抖顫起來了。

馬亨却就在這個時候悄悄溜出了房門，到了走廊之中。他知道這人是好一段時間不敢再出來的了。

他沿着走廊而行，到了十號房的門外，經過了，看見那房門是牢牢地關着的。他並沒有企圖開門，只是退了回來，退回了那間空房，站在門口等着，那間空房的門口是剛好可以看到十號的門口的。

等了幾分鐘，一個船上的侍役就來了，手上捧着一隻食物盤子，盤子上蓋了一隻蓋子的。那侍役就是來到了十號房的前面，伸手敲了敲門，然後說：「先生，你的三文治！」

過了一會，門就開了，只是開了一小半。馬亨連忙縮回了房間的裏面。幾秒鐘之後，他聽見十號房的門關上了，跟着，那個侍役便走回來，經過馬亨所在的那個門口。

馬亨微笑，繼續等着。過了十分鐘。櫃子內那個人還是不敢出來，馬亨則離開了那房間的門口，來到了十號房的門前。他伸手敲門。

「誰？」那房間裏一個男人的聲音不耐煩地問。

「收碟。」馬亨說。

「等一等！」那人說。顯然他是已經吃完了。接着，門就打開了，那人手上是拿着盤子和碟子的，他似乎不願意任何人進入他的房間，連侍役進去收碟子也不願意，寧願自己遞出來。

門一開，馬亨就一腳踢在門上。盤子和碟子「嘩啦」的掉在地上，馬亨已經衝了進去。

他就和虎面對着面了。一個矮而粗壯的人，現在身上正穿着一件背心和一條牛仔褲。他的面目是十分獰惡的，眼睛大而凸出，眉毛很濃，而且兩度眉毛並沒有分界，而且成為一字形，直通過鼻樑上的上面，和圖形上的頭像一模一樣的。

他愕在那裏，由於馬亨手中的手槍已經對着他了。

「好了，」馬亨說，「現在是虎落平陽了！」

那人還是在發愣。他吶吶着說道：「你……也許認錯了人了。我這裏並沒有私貨！」

「你一定以為我死了！」馬亨冷笑着，「但死的不是我，只是那女人，而為了那個女人，我要你死得很苦。死得很苦很苦！」

虎只是發愣地看着他。

「現在好了，」馬亨說，「我們的第一幕開始了！把褲子脫下來！」

「什麼？」

「我說把褲子脫下來！」馬亨吼道，「你有一件很厲害的武器，你這件武器把那個女人弄到要縫針，現在我就要看看它究竟有多厲害。我要看看，當一顆子彈射上去時，是子彈撞壞還是它變成肉漿！」

「不！」虎哀鳴地道。

「脫下來！」馬亨說，「讓我見識一下！」

虎一咬牙，毅然伸手到褲頭處，把扣子解開，拉開拉鍊。這樣做着時，插在褲頭小袋的鎖匙扣便跌了出來，掉在地上。

那是一條相當普通的鎖匙鍊，鎖匙扣部份的裝飾物，是一隻白色塑膠的救生圈。虎彎身拾了起來，馬亨說，「算了，放下！」

虎又把這東西丟下了。

馬亨說：「脫下來！」

虎很快把褲子脫了下來，踏出了褲子之外，把褲子向左一丟，人就很快地向右一跳，跳到了那張床上。馬亨的槍响了，虎的一條大腿上鮮血直噴，噴到了白色的床單上，而床的彈力却使虎繼續彈了起來，彈向床邊那個打開着的圓圓的窗洞。十分準確地，他從這個窗洞穿了出去。

馬亨的第二槍已經射了一個空了。

馬亨咒罵着衝前去，踏上了床上，也把上身伸出了那窗洞的外面，拿着槍。他看見虎躍下去在海面上形成的那個水圈正在開始平復。他把槍伸出去，對着那水圈。虎還在水底，但他始終要浮起來的，當他浮起來的時候，只要一槍……

就在這時，後面那隻救生圈就爆炸了。轟隆一聲，整條貨船都震撼了起來。馬亨發了一聲尖長的慘叫，手就鬆開了，那把槍也跌進了水中。

他就這樣掛在那窗洞處，是因為他的兩手都伸了出來，腋下擱在窗洞上，所以他才會掛在那裏的，不然，他已經跌了下去了。

虎浮上來了。但是馬亨已經不能對付他了。

馬亨的咀巴正在軟弱地動着。他的全身，就只有伸出在窗洞之外的那一截是仍然完好的，在裏面那一截已經變成血肉糢糊了。那隻鎖匙扣原來是一個炸彈，虎彎身去拾的時候一定已經按了一個掣，所以就爆炸了。原來虎的身邊是經常携着一隻炸彈的。

虎開始離開了船游向岸上。游得相當辛苦，由於他的一條腿上是已經中了一槍的。

他還是極力游着。

司馬洛在望遠鏡中看着他。司馬洛認得他的面貌。和那圖形上的一模一樣。虎的面貌是有着很強的特徵的，所以雖然是在水中，頭髮披散下來，也不會認錯。望遠鏡一直跟隨着他。

這副望遠鏡只是一副普通的望遠鏡，鏡上是沒有什麼的。後來，望遠鏡換了一副了，把虎捕捉在鏡頭之內的那副望遠鏡是單筒的，而不是雙筒，而且，鏡面上還有紅色的十字綫。這望遠鏡慢慢地移動着，那交叉點移近了虎的胸部，後來虎轉了一個身，那個交叉點就變成是集中在虎的背後，心臟的部份了。這個時候，望遠鏡就震了一震。

虎也大大地震了一震，他的雙手舉了起來，好像是要向空氣中抓住一件什麼似的。

他周圍的水忽然染得一片血紅，那血是從他的背上一個忽然出現的洞裏湧出來的。

虎的雙手在空中亂抓了一陣，然後身子就沉了下去，看不見了。

馬亨看着他沉了下去，却不能動，不能回到窗洞的裏面。他的下半截身子已經完全沒了感覺。他懷疑他的下半身是否已經給炸掉，而不存在了。

司馬洛放下了手中那裝了望遠瞄準鏡的長距離步槍。

× × ×

「馬亨，很對不起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你要死了，」司馬洛說，「醫生說還有三個鐘頭！」

這時馬亨已經在醫院裏，躺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也什麼都看不見，只是聽得到司馬洛的聲音，而認得那是誰的聲音。

馬亨苦笑，咀巴呆滯而緩慢地動着。「這是我自招的，用不着抱歉。如果不是我自己去，也不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只可惜，我不能陪你去找剩下來的幾個了。豹、龍和蛇。」

「你是不能幹那個了，」司馬洛說，「但是，還有一件事你是可以幹的。用你剩下來的時間告訴我一些對我們有用的情報吧！」

「其他的情報，相信林漢華終於會告訴你們的，」馬亨說，「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他可能也不知道的事情吧。去找……丁善明，在Q市。」

「丁善明？」

「你們不會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吧？」馬亨說，「在Q市那邊，丁善明是和我一樣的，他也是——你知道的，而且，他們也會對付他！」

「你是說，丁善明這個人，也是需要虎豹龍蛇去對付了？」司馬洛問。

「正是，司馬洛，「我告訴你這個，比較告訴你別的更好了，是不是？」

「是的，」司馬洛說，「是的。」

馬亨把他那反正看不見的眼睛閉上了，嘆一口氣：「好了，現在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去吧，當我死了之後，把我和夢妮埋葬在一起吧，她沒有伴，我也沒有伴。」

「好吧，」司馬洛說，「我答應你。這一點，我是一定要做到的。」

× × ×

丁善明在Q市是和馬亨在此此一樣大。比例上說來是一樣的，但是實際上，他却是比馬亨大得多的。因為Q市是一座大得多，發達得多的城市，所以在Q市做一個頭目，也需要掌握着很大的人力物力，比馬亨所掌握的就大得多了。

司馬洛不知道丁善明是什麼地方開罪了上頭，但是，馬亨的講法看來是不會錯的，由於那是馬亨臨死時講出來的話，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是沒有理由騙司馬洛的。

而且司馬洛一到Q市，就知道馬亨這話的確是有相當份量的。他是乘飛機到那裏去的。

他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才能與丁善明接觸，亦不知道怎樣說才能使丁善明明白他的誠意以及接受他的誠意。他只是決定到了那裏再算吧。

而當他一到埗的時候，他就受到了歡迎。

他下了飛機，通過了海關，提着那隻簡單的行李箱子步出機場時，就有一個女郎迎面走過來。

一個很美麗的年輕女郎，打扮很摩登的，穿着一襲露背喇叭褲，露出很嫩很白，如玉一般的肌肉。身裁高而豐滿。水準以上的美女，即使以司馬洛的水準來說也是如此。

司馬洛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就給她所吸引了。

她在他的面前停下來，對他微笑：「你是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承認着，有點詫異地看着她。

「我姓杜，」她伸出一隻手，「杜白麗。」

司馬洛也不由自主地和她握手。她那隻手掌是溫暖而柔軟的。

「請這邊來吧，司馬洛，」杜白麗說，「我的車子就在這邊。」

「你的車子？」司馬洛愕然。

那個女郎杜白麗又對司馬洛露出整齊的牙齒，作出一個明媚的微笑。「我是來接你的，司馬洛，是丁善明先生派我來的，他要我好好招待你！」

「丁善明？」司馬洛愕愕地看着她，「他怎知道我會來呢？」

那個女郎也略為表示詫異了：「怎麼，你不是和他約好了的嗎？」

「唔——呃——是的，是的！」司馬洛只好承認，並且又說謊道，「不過我是來得提早了一點，我還以為他不知道我來了。」

杜白麗拖着他向停車場中一架漂亮汽車走去。

「我們去見丁善明？」司馬洛問。

「不！」女郎說，「老板到外地去，過兩天才回來，所以煩勞你在這裏等等他了！」

他們上了車，司馬洛發覺她的駕駛術相當高超而且純熟。

他說：「現在，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們到你住的地方去，」那女郎說，「丁老板已經為你準備了一間屋子！」

「他還有說什麼嗎？」司馬洛問。

「他還說叫你放心在這裏盡情享受一下，」她說，「而且，我要好好地服侍你，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我要什麼你都會給我？」司馬洛頑皮地問。

「是的，」她說，「你要什麼，我都會給你！包括你所暗示的東西！」她對他做了一個鬼臉，「假如你是不嫌我醜怪的話——」

「不，一點不嫌，」司馬洛微笑，「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杜白麗。」

「謝謝你。」杜白麗說。

車子在沉默中前進着，過了半晌，司馬洛又開口：「我打算和丁善明談的話，可以跟你談嗎？」

杜白麗搖搖頭：「別跟我談，別跟我講生意的事情，這不是我的責任，我也不懂，我的責任是招待你，到丁老板回來時為止。」

「招待我，和給我任何我想要的東西？」司馬洛問。

杜白麗咭咭地笑了起來：「你不會是現在要那麼急色吧？」

「哦，這個可以等的！」司馬洛又不禁微笑了起來，「目前，我們還是找一個地方吃一頓晚飯吧！」

「你喜歡到館子去吃的話，我也可以奉陪，」杜白麗說，「但是我還是贊成你回到屋子去吃，那裏的廚子很好，而且，屋子有泳池。」

「哦？」司馬洛的眉毛抬了一抬，「這麼豪華的招待嗎？」

杜白麗點點頭：「是的，我們的丁老板很會招待客人。除非不招待，否則，他就一定要令客人絕對滿意！」

「唔，眞不錯！」司馬洛點頭，「游泳池。」

「私人的。只是你和我。」

司馬洛又看着她。她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女人，美麗而且有風度和教養，儀態美妙。他奇怪像她這樣一個女人，怎麼需要做這種事情？

她是為了什麼？為了錢？

× × ×

嘩啦，杜白麗好像一條人魚似的從跳台上跳下來，插進了泳池的水中，深入水底，後來就從池的中央冒出來。

司馬洛懶洋洋地坐在泳池的邊緣看着她。

他的身上也是穿着泳衣，手上拿着一杯冰在呷着，鬆弛而寫意的。

這是一座很豪華的別墅，那座泳池是心型的，池水十分清澈，他可以清楚看到她沉到池底，也清楚地看着她冒上來。

她以美妙的姿勢游到了池邊，然後爬了上來，在他的身邊坐下，把泳帽脫了下來，拿起一條毛巾，慢慢地在抹着頭上的頭髮。

司馬洛看着她，有點心不在焉的。他是在奇怪，這個丁善明葫蘆裏究竟在賣什麼藥，以及，這件事實在是不是由丁善明所指揮的。

「你不喜歡我嗎？」她有點失望地問他。顯然她也注意到他心不在焉的神情。

「不，不，」司馬洛連忙說，「我很喜歡你！」

她站了起來，擋在他的面前。那一具

修長的身上現在只穿着很少的衣服，一襲布料盡可能少的三點式泳衣。皮膚皙白。白得耀眼。

司馬洛微笑：「你一定是不常游泳的了。」

「不，」杜白麗搖頭，「我只是很少在陽光之下游泳，我喜歡保持皮膚的白。你覺得白皮膚是落後的嗎？」

「我並不注意潮流，」司馬洛說，「好看的就是好看的，即使不合潮流，也是好看的！」

「我也是這樣想！」杜白麗說，「我認爲女人的皮膚愈白，就愈顯得高貴。」

「你的看法是對的。」司馬洛說。

「到屋裏去好不好？」杜白麗問，「你一定已經很累了。廚子和僕人已經離開了，這屋子裏就只剩下了我們兩個人。」

「好的。」司馬洛放下杯子，從帆布椅上站了起來，她靠到了他的身邊，讓他摟住她的腰。

他們一起進屋裏，踏上了他的睡房。

「在床上伏下來吧，」杜白麗輕拍他的背，「我替你按摩。」

司馬洛在床上伏了下來，她輕輕在他的背上摸摸。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丁善明眞行，他怎麼能弄得你這樣聽話？」

「按摩並不是他的吩咐，是我自願的，」杜白麗說：「因爲我喜歡你。」

「謝謝你，」司馬洛說。

他笑着輕撫一下她的頭髮，然後說道：「告訴我，杜白麗，你本來是幹什麼的呢？」

「時裝模特兒。」她說。

「那爲什麼你幹這個呢？」司馬洛又問。

「丁老板要我幹的，」杜白麗說。

司馬洛皺眉道：「是不是丁老板逼你幹？」

「他沒有逼我，」杜白麗微笑，「他從來不逼人的。我只是在他屬下的公司裏工作。他從不逼我們的，但是有這種賺錢的機會，他總會給我們。他問誰要賺這錢，我們自願的就去，我從來不幹這個的，但這一次，丁老板却來找我，他要我幹這件事。」

「但不是逼你？」司馬洛問。

「不，」杜白麗說：「他只是求我帮他這個忙，她說這個男人，我一定會喜歡的，所以對於我來說，這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他說只有我才可以帮他這個忙，因爲，換了別個女人，這個男人不會認爲是合口味了。他倒是看得很準的——那是說，在我這一方面。」

「在我這一方面也是一樣。」司馬洛微笑。

× × ×

他們在一起過了兩天。後來，丁善明就回來了。

那天，當司馬洛和杜白麗正在泳池中游泳着的時候，丁善明就來了。

他乘着一部由司機駕駛的豪華大汽車來了，一個相當年輕的男人，年輕得使司馬洛感到意外，而且很英俊，打扮也很講究，一點也不像是一個黑社會，雖然他在此地是黑社會的大頭目，他看來像一個花花公子。

司馬洛和他握手，杜白麗則站在旁邊，負氣地呶着咀，大概她知道，她「失業」的時間來到了。

丁善明笑起來：「我看，你們已經成爲了好朋友，我的選擇果然沒有錯誤。」

「現在，」杜白麗說：「是否我得走了？」

「這個由司馬洛先生決定好了，」丁善明說：「不過暫時你還是先進屋裏休息一下吧，我和司馬洛先生有點生意要商量的，女人不懂的生意！」

杜白麗做了個鬼臉，走進裏面去了。

丁善明掏出襟袋處的袋巾，把一張籐椅拂了幾下，然後在椅上坐了下來，他說：「怎麼樣，司馬洛？這位小姐還滿意吧？她並不是一個妓女，我知道你不會喜歡妓女的。」

「謝謝你的招待，」司馬洛說：「不過，我不是爲了揩油而來的，你浪費了兩天時間。」

「這並不算是浪費，」丁善明連忙擺擺手。「我的確是有些重要的事情去辦的。我並不是要你。」

「我並不是來找你的麻煩的，」司馬洛說：「我來找你，是有一件對你有利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我知道，」丁善明說道：「你已經殺死了虎，現在，你又要殺死豹、龍和蛇了。」

「你怎麼知道？」司馬洛問。

「我的消息是很靈通的，」丁善明說，「而且，這也不是一件很難查出來的事，現在，已經有許多人知道這件事了，不過，我倒想問問你，你是怎會知道來找我的？」

「馬亨告訴我的。」司馬洛說。

「哦，馬亨。」

「你認識他嗎？」司馬洛問。

丁善明點頭。「我認識他，當然認識。我也早猜到會是他說的了。」

「他說的眞話嗎？」司馬洛問。

「他說了什麼？」丁善明還是很小心地問。

「他說你是下一個目標，他們會來殺你。」司馬洛說。

丁善明沉默了一會，然後點點頭：「是的，這是眞話。」

司馬洛奇怪，爲什麼丁善明也會有馬亨同樣的遭遇。

丁善明無可奈何地一攤兩手：「我們都是生活在互相懷疑之中，你知道的，我們的關係，只是建立在利益上，從來就不會互相信任，沒有利益的時候就衝突起來了。」

「問題是爲什麼我們不知道，」司馬洛說。

「也許是你們的消息不够靈通，」丁善明說：「也許是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總之這是事實。」

「爲什麼？」司馬洛問。

「爲什麼，這是很難說得清楚的，」丁善明說：「可能花上兩個鐘頭還是說不完，總之，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大略的情形，那就是利益上的衝突。你知道的，在此地的收益，我都要交到上頭去，我佔自己應佔的一份，把餘下的一份交到上頭去。

最近，交上去的數字縮小了，上頭感到不滿意。」

「爲什麼呢？」司馬洛說：「照我所知，你們的『生意』近來相當蓬勃的。會不會是你中飽私囊？」

「他們就是這樣想，」丁善明說：「其實那是寃枉的，我只是把資金調動，去進行一些新的發展。」

「而他們却不肯原諒你？」司馬洛說道。

「那些鄉下佬，他們不懂得這個，」丁善明咆哮道：「他們只是會看數字，他們認爲現在這樣已經够好了，不需要什麼新發展，這次，我就是去和他們討論了兩天。」

「當然沒有結果？」司馬洛說。

「沒有結果，」丁善明嘆息搖着頭：「他們不贊成，也不相信我，他們要我退休！」

「退休？」司馬洛不由得微笑。

丁善明則是苦笑：「你想想看，司馬洛，像我這樣一個人，如果退休了，我還有什麼好幹的？」

「所以你不願意退休，你要緊緊抓住這個地盤，」司馬洛說：「他們不要你，你就自己來？」

「正是這樣。」丁善明又點點頭，「所以虎豹龍蛇又要出動了，所以我要你的帮忙，我很歡迎你。」

「那我們的合作，是沒有什麼問題了。」司馬洛說。

「不，」丁善明微笑着搖頭：「相反地，我們的問題是多得很的。」

「例如怎樣的問題呢？」

丁善明作了一個冷冷的微笑：「基本上，我們還是敵人，司馬洛，你們要解決虎豹龍蛇，最終目的，也是爲了消滅我們這一類人的，是不是？」

司馬洛聳聳肩，不能不承認這句話，不過，他說：「目前我並不是來這裏對付你的！」

「我知道，」丁善明說道：「但是，將來呢？將來，假如我們已經把豹龍和蛇消滅了之後，難保你不會轉過來對付我的了。」

司馬洛聳聳肩：「這一點，我也不能作任何保證，主要是因爲，我作任何保證，反正你也不會相信我的了。」

丁善明從頭到脚打量着他，就像從外表就可以看出一個端倪來似的。終於，他說：「我們得首先作一個約定，司馬洛，那就是，我是要存在的，在這件事完畢了之後，我還是要存在下去。照現在的存在方式存在下去，我不會跟着你改過自新之類的。」

司馬洛微笑。「這一點，你倒是用不着担心的！」

「我不需要担心？」丁善明哈哈笑起，「我需要担心的，正是這一點，我是並不担心你的能力的，我深信我和你合作的事情一定會成功，我只担心後來，當你和我不合作起來的時候！」

司馬洛微笑道：「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說話，丁善明，我先告訴你一點，那就是，我現在雖然是在替S組做事，但是我並不是S組的人。可以說，我只是一個散工，而不是長工，我只是做這一件，其他的事情，我是不管的，無疑地，S組以後也許還會去對付你，但是，那不會是我的工作了。」

「你也不會一面進行傾覆我的工作？」丁善明側着頭看着他。

「不會，」司馬洛搖頭：「我的上級可能會要我這樣做的，但是我不會這樣做，同時進行兩件工作，會影响工作效率，尤其是兩件工作是矛盾的。如果引起了你的猜忌，那最重要的一件工作也就做不好了！」

「所以，」丁善明說：「暫時，我們仍然是朋友。」

「以後，我們也不會成爲敵人的。」司馬洛說道：「告訴你吧，要對付你這樣一個人，實在是並不困難的，那是在S組方面來說，他們有種種的方法來拑制你，把你毀掉，而不需要用虎豹龍蛇等等的辦法。」

丁善明苦笑：「你把我說得爲自己的前途担心起來了。」

司馬洛聳聳肩：「你的前途與我無關，我只是關心保存你的性命。」

丁善明只是在苦笑着。

好一會，司馬洛終於說：「怎麼樣，還是懷疑？」

「不！」丁善明搖頭：「現在我不懷疑了，」他伸出一隻手來，司馬洛和他相握。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工作，」司馬洛說：「最好不要浪費時間。你能告訴我豹、龍和蛇是誰嗎？」

「當然不知道，」丁善明說道：「如果我這麼容易知道，他們亦不會那麼可怕了。」

「我倒不覺得他們是太可怕的，」司馬洛說，「虎並不見得太可怕，虎來的時候，林漢華也見過他，那麼，餘下那三個，應該也有不少人見過的。」

「很可能有，但見過的，起碼也要像是林漢華那麼有地位的人，而像林漢華那麼有地位的人，並不會隨便向外亂說出去了，而且，就是虎沒有死，你去問林漢華也沒有用的，他不會知道虎在事情做好了之後會到何處去，他亦不知道虎叫什麼名字——眞名或者假名，只知道是虎。他只能够大略向你形容虎的面貌，單是面貌沒有用，世界這麼大，世界上人這麼多，難保沒有相貌相似的人，你往那裏去找呢？」丁善明道。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你也是帮不了我什麼忙的了。」

「我能帮你的忙。」丁善明說：「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告訴你我有什麼缺點吧，我的缺點就是不能親自動手，我却很會調兵遣將，就像一位將軍，自己拿槍上陣是不行的，但是，調遣兵馬却是優爲之了。」

「那麼呢？」司馬洛問。

「你得聽我指揮，」丁善明說：「你也要成爲我手下的一員猛將，不過，我會把最重要的任務交給你去做！」

「這不是我的習慣，」司馬洛說道：「我是不喜歡受人指揮的。我喜歡自己做事。」

丁善明搖着頭：「我最不喜歡的就是這一類人，不過，也不要緊的，我並不是絕對地指揮你，我祇是負責調查，搜集資料，這一點你是幹不來的，小人物可以做的事，我就叫小人物去做，等到大事來了，譬如說，我已經查出了豹是在什麼地方，我就派你去對付他，你要用什麼方式，我不會干涉。」

「這樣好一點了，」司馬洛說。

「那麼就是這樣了，」丁善明說着站了起來。

「什麼就是這樣了?」司馬洛愕然地問。

「你在這裏等我的消息，」丁善明說：「祇是等就行了。」

司馬洛苦笑聳聳肩：「等並不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你不會等得很悶的，」丁善明說：「有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陪你一起，這在許多人簡直是求之不得的，如果你認爲一個女人不够，或者要多添一個，或者換一個，或者每天換一個，都不要緊，我都可以安排的。」

「這用不着了，」司馬洛忙擺擺手，「杜白麗够好了。」

「我的選擇果然沒有錯，」丁善明對他擠擠眼：「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是善於調兵遣將的，我所選擇的配搭，很少會有錯誤，好了，我得走了，我還有一個重要約會，我會再和你聯絡的。你要找我的話，打這個電話！」他交給司馬洛一張名片。

司馬洛看了一看，把名片放下來。他已經記住了名片上的電話號碼，用不着再看這張名片了。

丁善明走了之後，杜白麗就從屋裏出來了，她已經穿好了衣服，楚楚可憐地走到司馬洛的面前，說：「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

「誰叫你走的?」司馬洛問。

「我……不要走?」她的眼睛睜大了一點。

「當然了，」司馬洛說：「如果你走了，我怎麼好?」

杜白麗高興地攬住司馬洛笑。

× × ×

床頭上，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在靜夜之中，那聲音是响得十分刺耳的。

「眞討厭，」司馬洛喃喃地罵着，「誰會在這個時間打電話來找你?」

「不是找我，」杜白麗聳聳肩，「沒有人會打電話來這裏找我的，即使知道我在這裏的人，也不會打電話到這裏來找我的!」

「那麼這是找我的了。」司馬洛說着就拿起了聽筒。

那果然是找他的電話，是丁善明打來的。

「你睡了嗎?」丁善明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睡得太多了，現在最沒興趣做的事情就是睡覺。」

「那最好了，」丁善明說，「因爲這件事情，需要你精神奕奕才能幹的。」

「什麼事情?」

「一個人，」丁善明說，「我要你去看看他。」

× × ×

那個人是一個中年男人，不很肥也不很瘦，不過很高，所以看上去就有瘦長之感了。這個人的面部輪廓很奇怪，充滿了尖角，下頷是尖的，鼻子是尖的，腮骨也有尖角，而眼角也是尖的。頭髮微灰，因爲巳經是接近五十歲的人了。他的身上穿着一套很貼身的衣服。

他現在正在全神貫注地玩着桌球。很小心地，他把球棒放好了角度，然後擊出去。「拍」的一聲，白色的球擊出去，與桌子的邊緣相撞，再彈回來，便以一條斜綫撞中了一隻綠色的球，把這隻綠色的球撞進了球洞。

司馬洛看着這個人，也看着這隻球進入了球洞。他發覺這人打的球是很準確的。他奇怪這人放槍或者行動又有沒有那麼準確。

那人站了起來，四面望望，不過却沒有看見司馬洛，亦不是在看司馬洛，他只是揮揮手，擦了擦手指，那桌球室中的服務人員就給他拿來了一瓶汽水。

他是不會看見司馬洛的，因爲，現在司馬洛是正在對街的一間公寓裏，一間黑暗的房間內，用望遠鏡看着他。

司馬洛現在的工作就是要判斷這個人是否豹、龍或蛇的其中之一。

這個人就是丁善明供給他的人了。丁善明原來巳經廣佈綫眼，注意着每一個入境的身份不明而可疑的人物。他找到了這個人，這個人是剛剛乘飛機來此地的。

他認爲這是一個可疑人物，但是他却無法肯定這人是不是豹、龍或蛇。當然可以把這人捉起來，但這還是未必能够肯定的。於是，他就把這件工作交給司馬洛來做。

司馬洛得想辦法分辨這人究竟是不是剩下來的幾個殺手的其中之一個，然後才能對付他。

怎樣分辨呢?初步的工作，就是觀察。觀察清楚。觀察他的習慣，觀察他會幹些什麼。現在司馬洛就是正在進行觀察。

這個人正在玩桌球。

他呷了一口汽水，休息了一下，然後又俯下身來打。這是一種比較特別的行爲，一個人打桌球。

通常玩桌球總是二個人或且二個人以上的，很少一個人。除非這個人是生性特別孤僻的。然而這人獨自一人在打桌球，却還是打得津津有味的。

司馬洛看了一會，微笑，放下望遠鏡，拿起床頭的電話聽筒來，打了一個電話出去。

幾分鐘之後，司馬洛所打的這個電話就生效了。有二個本來不在桌球室中打球的人出現了。兩個飛型青年。

模樣很普通的青年，好像賊一樣。現代的青年一代，打扮都是賊一樣，有好的也有壞的。只是外表變了，大多數都是賊模賊樣。也許這是受了電影的影响吧，銀幕上，他們的英雄偶像都是那麼低級趣味，賊模賊樣，賊眉賊眼。

這兩個人似乎並不是內心良善的青年。他們說話大聲，旁若無人的，而且所說的話裏，骯髒的字眼還多過乾淨的字眼。

他們似乎是到這上面來玩桌球的，而當他們發現沒有空桌子的時候，他們就遷怒到這修長的人的身上。

他們在旁邊看着那個修長的人打球，一面嘟喃着，發出怨聲。

「世界眞不公平，」其中一人說，「有些人會打球却找不到桌子，有些傻瓜呢，連球棒也拿不穩，就自己佔據着一張桌子!」

這是很富侮辱的話，然而那個修長人却是並無反應。

他還是自顧自在打他的球。這使那二個年青人老羞成惱了。

當那人一球擊出時，其中一個青年人忽然一手按在球桌上，而且還是按在那隻球心之路上。那隻球滾到了，撞在他的手上。

「哎喲!」那青年人大聲叫了起來，「你瞎了眼睛嗎?」

那修長的人聳聳肩，說：「對不起!」他並沒有指責那個青年人把手放到別人的球桌上是不對的。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燒營激將計

宋時，黨項作亂，經常侵犯邊塞，屢敗官兵，守邊將領都感到苦惱!

後來，狄青被任命爲延州指揮使，他的任務是消除寇患。

狄青就任之後，使出奇兵，打敗了黨項，並且乘勝進擊，直搗賊窩。樂得部下們都滿載金銀珠寶而歸。

賊頭子黨項逃入山谷，收拾殘衆，力圖報復。

狄青想斬草除根，把賊人一網打盡，但是部下們都驕傲成性，沒有鬥志，以爲賊窩子都破了，還何必打呢，可以高枕無憂了。

狄青假意地說：「是啊，只剩下幾個鼠輩，有什麼好担心的，明天我們就快快樂樂的出去打獵吧!」

軍士們聽了，都很高興。

第二天，狄青等所有人都出營打獵時，命令幾個心腹把營寨，珠寶完全燒毀。軍士回來後，只見得一片焦土，珠寶也不見了，個個傷心墮淚。

狄青安慰他們說：「黨項在山谷裏還堆積了更多珠寶呢，只要抓他所得恐怕不止十倍呢!」

部下們爲了珠寶，個個精神抖擻，準備出發，入山捕賊。黨項勢窮力盡，只好自殺，寇患才算是平息了。

免冠授首

兀朮存心要奪取宋朝的版圖，天天編練着强勁的部隊，除了拐子軍之外，還有所謂的鐵浮圖，是以三人爲一伍，用皮帶牽連着，每人頭上戴着鐵製的護套，這護頭的鐵面罩，管它叫「兜牟」，同時身上披着厚的鎧甲，列在前面的個個拿着長鎗，列在後面的每人握着快刀，大家都非常勇猛，凡是想和鐵浮圖作對的，只有敗退的份兒。

順昌之役，宋朝大將劉琦，領兵去抵抗，兩軍打得難分難捨時，兀朮親自率領三千個鐵浮圖，從後軍中突出，把劉琦打退了三十里。

劉琦紮營之後，在軍中下達個命令：「以後拒抗敵軍，執長矛的人站在前排，專門負責挑去鐵浮圖的兜牟，而後排拿刀斧的接着上前，專門砍下鐵浮圖的頭。」

隔天，兀朮又率着部隊來挑戰，劉琦領三千人嚴陣以待，兀朮立即指揮鐵浮圖衝陣，宋軍不再與鐵浮圖戰鬥，而專以長矛挑去鐵面罩，用大斧砍向敵人的腦袋，一連殺傷了一百多人，後面跟進的，心裏害怕，戰鬥力也就減弱了，終於被宋軍殺死了大半，其他的人拚命奔逃鼠竄。

焚火擋敵

侯景是南北朝時朔方人，率衆圍攻台城，先修造木驢準備攻城，台城的守將羊侃製造雉尾炬，投擲到木驢上，木驢馬上焚毀，沒一個完好的。

侯景又堆築土山，打算居高臨下以攻城。

羊侃又挖掘地道來破壞築土山的工事。

侯景沒辦法，又製作登城用的樓車，打算靠近城牆時，兵士能够站在樓車上發射弓箭。

羊侃向部下的將士們說：「敵人樓車太高了，而濠壍一無遮欄，風勢很强，那樓車一來，遇上勁風必會傾倒，我們可不必防備，靜臥着欣賞就可以了。」

果然樓車遇上大風都傾倒了，侯景又修築長長的圍牆準備圍困台城、作持久戰，使台城不得外援，最後自然不支而亡。

朱異等人建議出兵攻擊，羊侃說：「不可以這麼做，敵人修築長圍的用意，要引誘我們去投降他，如果現在出去攻擊，我們人少而對方人多，萬一失敗退回，城門狹小而護城河上的橋也不寬，來不及後退，必然遭到痛擊!」

朱異不同意，出兵與侯景相戰，果然大敗。

從此堅守城門不出。

隔些時日，連日大雨，城牆傾倒了丈餘寬。

侯景的部衆乘勢猛攻，羊侃趕緊下令在城牆的缺口多投擲些火把，一面趕快修築內城，敵人終於不敢冒火突入城中，情勢危急的台城因此得以保全!

新穎俠義奇情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最後一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桂天聲與桃花羅利易了容，由武漢去南海，路經九江，兩人想上岸一遊，豈料桂天聲探首艙外，却瞥見同學高寒在隣舟與人密談，於是桂天聲凝神細聽，得知東門瑜已帶了雙嬌四獸由西南來了中原。桂天聲爲探查東門瑜此次來中原之意圖，便與桃花羅利按址前往潯陽客棧去一探究竟。兩人到達客棧後，見到東門瑜正在食堂中用午膳，由雙嬌在旁侍候，而面目猙獰的西南四獸則環立四方守衞，東門瑜擺出那種「欵」，令所有的食客都爲之側目……

快意報師仇　萍逢同結義

如此一來，桂天聲倒是檢到一點便宜，因爲食堂之中已坐無虛席，只有靠近東門瑜的幾桌食桌空無人坐。

桂天聲揀了一張食桌招呼桃花羅利坐下，然後要了四色菜，一壺酒，慢慢飲用着。桃花羅利以傳音對桂天聲道：「瞧此人的行爲，必然不是一個好東西，如非爲了咱們自己，我眞是不想管他的閒事。」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是過於驕狂了一點，這種人必須碰上幾個釘子，才知道什麼是天高地厚。」

他們談話之間，店小二忽然向東門瑜送上一張紅色帖子道：「公子：有人送來這個，請公子過目。」

雙嬌之一接過紅帖，再請東門瑜瞧看，他竟然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小二……」

「小的在……」

「送帖子的人呢？」

「已經走了！」

「那人你可認識？」

「不認識，小的從來沒有見過。」

帖子擺在桌上，桃花羅利裝作替桂天聲斟酒，站立起來向那邊溜了一眼。

她目光銳利，這一眼已經將帖子上的字跡瞧得明明白白，只是她的面色也是一變，幾乎就要大叫起來。桂天聲道：「沉着一點，玉篁，妳到底瞧到了什麼？」

桃花羅利道：「那是一份挑戰書，你說氣不氣人！」

桂天聲道：「挑戰書？是向咱們？」

桃花羅利瞪他一眼道：「別胡扯嘛，戰書送到東門瑜的手裏，自然是向他挑戰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吹皺一湖春水，干卿底事？既是向東門瑜挑戰，妳緊張些什麼？」

桃花羅利櫻唇一噘道：「你知道挑戰的是誰？」

桂天聲道：「我怎會知道，總不會是咱們吧？」

桃花羅利道：「不幸得很，正是天生惡人桂天聲，桃花妖女玉篁！」

桂天聲愕然道：「會有這種事？」

桃花羅利吸吸嘴道：「這回你也輕鬆不起來了吧？」

桂天聲面色一肅道：「玉篁，這又是一件陰謀！」

桃花羅利道：「不錯，如若東門瑜再遭到他們的毒手，咱們可當眞要萬劫不復了。」

桂天聲道：「妳說咱們怎麼辦？」

桃花羅利道：「點穿魔教的陰謀，必要時再出手相救。」

桂天聲道：「如何點穿？他會相信咱們說的？」

桃花羅利道：「這個，哦，有了。」

桂天聲道：「有了什麼？妳快說。」

桃花羅利道：「你的金剛指是當代一絕，除了少數幾個佛門高僧，沒有人能練成此等獨步武林的指力，我的桃花透骨針，也是獨步武林的暗器……」

桂天聲道：「我知道妳的意思，不過這件事只有請妳去辦。」

桃花羅利道：「好，他們定於本晚四更在小南門外黃土坪了斷，時間還充裕得很。」

吃完午餐，桃花羅利去定房間，借機會跟店小二聊了起來。

「小二哥！還有上房麼？」

「有，你們是幾個人？」

「只有我們老爺跟我，一共兩個。」

「哦，你們要一間還是兩間？」

「一間，我們老爺年紀大了，隨時要人侍候，所以一間就夠了。」

「好吧，西跨很清靜，客官，你認爲可好？」

「好，哦，小二哥，那位銀衫公子是大官的兒子吧，咱們可不敢跟他們住在一起。」

「放心吧，他們包下了整個東跨院，你想跟他住在一起也不行。」

「那就好了，小二哥，你可知道黃土坪？」

「黃土坪？出小南門過了河向左一拐就到，那是一個亂葬崗，荒涼得很呢！」

「多謝你，小二哥。」

在西跨院，桃花羅利選了一間對着院門的客房，就一直瞧着東跨院，希望能夠見到雙嬌之一。

直到傍晚時分，終於被她守到了。

那是午間立在東門瑜左邊的一個，圓圓的臉兒，細細的柳腰，長得甜甜的頗爲可愛，只是一雙脚大了一點。

她由東跨院出來，桃花羅利立即跟上前去，道：「姑娘，小的有禮了。」

紅衣婢女一怔道：「你要作什麼？」

桃花羅利說道：「我想告訴妳一項機密……」

紅衣婢女道：「什麼機密？」

桃花羅利道：「有關妳們主婢生死的機密，不知道妳信是不信？」

紅衣女婢輕輕哼了一聲，一轉身逕向前院走去。

桃花羅利道：「不相信？如果別人在黃土坪設下陷阱，讓你們回不了苗山，妳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紅衣婢女停下脚步，一臉錯愕之色道：「你是誰？」

桃花羅利道：「咱們雖然素昧平生，至少不是你們的敵人，本於江湖道義，所以才告訴妳這項機密。」

紅衣婢女道：「你是誰都不肯說，我怎能相信你的話？」

桃花羅利道：「事關你們主僕的生死，你如何能夠不信？」

紅衣婢女略作沉吟道：「好吧，什麼機密，你快說。」

桃花羅利向前院瞥了一眼道：「有人來了，姑娘可以告訴貴主人，晚餐之後在下當登門拜訪。」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以浮光掠影身法，向西跨院一閃而逝。

紅衣婢女似乎從未瞧到過如此神奇的身法，如非前院當眞有人來了，她幾乎要跟隨過去。

晚餐之後，桃花羅利果然來到西跨院，東門瑜雖是接見了她，神態上却是一片冷傲。

「小書僮見過二公子。」

「唔，說。你有什麼事要見本公子的呢？」

「聽說今晚有人與公子約門，據在下所知，那只是魔教佈置的一個陷阱，在下不忍見死不救，特地來給公子一個忠告而已。」

「哦，你怎麼知道的？」

「怎麼知道的現在不便說，不過此事千眞萬確，希望二公子能夠相信。」

「我憑什麼相信你？」

「兩點，第一，二公子不妨在四更之前派人到黃土坪暗中瞧瞧，可能查出一點蛛絲馬跡，第二，桂天聲擅長金剛指，此等佛門絕藝會者不多，桃花羅利的桃花透骨針，也是獨步武林的不傳之秘，二公子可以叫冒充桂氏夫婦之人展露這兩項武功，就可抓出他們的狐狸尾巴了。」

「什麼，你說今晚向本公子挑戰的天生惡人及桃花妖女是冒充的？」

「不錯，令師虯髯王眞也不是桂天聲所殺。」

「你認爲我會相信？」

「桂天聲與令師素昧平生，他沒有殺害令師的理由，再說在下適才擧出的兩點，對閣下並無半點不利，閣下試試又有何妨？」

「你究竟是誰？」

「在下是誰，以後會告訴你的，告辭了。」

「哼，不交待明白就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不待東門瑜吩咐，兩名大漢已橫身擋住去路。他們是名震西南的四猛獸之二，有這兩人把關，桃花羅利就插翅難飛了。

四猛獸每一個都身材高大，壯如鐵塔，以桃花羅利那嬌小的身材相比，如同老鷹與小鷄，簡直不成比例。

不過這隻小鷄却胆大以極，她竟然向兩隻把門的老鷹動起手來了。

但見她纖掌左右一吐，以飛花三折擒拿手法猛扣二猛獸的脈門，再順手向兩邊一抖，二猛獸立即被她摔了出去，手法乾淨俐落，却又快得使人眼花繚亂。

然後，她向坐在椅上發呆的東門瑜撇撇嘴道：「在下是一番好意，閣下何必焚琴煮鶴！」

語音一落，擰身奪門而出。

沒有人再出手攔阻，桃花羅利適才顯

露的一手，似乎已鎮着東門瑜主僕。

西南四猛獸每一個都有一身十分不凡的功夫，縱然是東門瑜親自出手，以一敵二，也決無一舉制服他們的可能。

但桃花羅剎却像探囊取物的一般，只不過輕輕的一抓一抖，兩名功力驚人的西南高手，竟毫無抗拒的被摔了出去。

自然，東門瑜不見得就因此怕了她，但對中原武林却不能不重作估計了。

因此他長長一吁道：「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一個小小年紀的書僮，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適才被摔的二猛獸是馬關及黃竹，他們摔的雖是不輕，並沒有傷到那裏。

此時馬關噘着嘴道：「咱們只是冷不防，小的不相信就鬥他不過。」

東門瑜怒叱道：「住口，他在你們當面出手，怎能叫做冷不防？你們把西南的人都丟盡了，還敢在這裏强辯！」

馬關面色一紅，不敢再作分辯，雙嬌之一的雲烟却叫了一聲道：「公子，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東門瑜道：「妳說。」

雲烟道：「那書僮可能是一番善意，咱們要不要到黃土坪去瞧瞧？」

東門瑜沉吟半晌道：「好，妳跟寒翠去，但要當心一些。」

雲烟道：「是。」

寒翠也是雙嬌之一，她們結束了一下，立即推開後窗，雙雙穿窗而出。

黃土坪是一片山坡，孤墳遍地，野草叢生，是九江最荒凉的所在。

此時已是二更，除了孤魂野鬼，這黃土坪上只怕半隻人影也無法瞧到。

但出人意外的西南雙嬌竟瞧到了人影，而且還不止一個。

及走近仔細一瞧，敢情是有人在修理墳墓。

此地原是亂葬崗，修墳也沒有甚麼出奇。

只是那是新墳，而且竟有三個之多。

同時死了三個人，同時埋在亂葬崗，又同時在新墳之上加蓋草皮，這似乎太巧了一點。

更巧的是墳墓的後端竟然有人出入。

墳墓是安厝死人的，活人如何能够出入？

如果它是帝王的陵寢當然可以，在亂葬崗會有此等現象就有點不合情理了。

西南雙嬌雖然感到詫異，却不敢發出任何音響，直待那般人相率離去，她們才交談起來。

「寒翠，那小書僮說對了，這其中只怕有些蹊蹺。」

「不錯，咱們快去瞧瞧。」

她們身形拔起，像兩隻投林乳燕，向新墳之間躍去。

三座新墳成三角形，中間一片空場，可容十多人打鬥，如若墳中設下埋伏，在三面夾擊之下，場中的敵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雲烟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妳去那邊瞧瞧，可得當心一點。」

她們一左一右，分別撲到兩座新墳之後，那兒堆着不少野草及樹枝，偶然打量一眼，必然瞧不出什麼異狀。

及撥開樹枝一瞧，竟然發現有一道暗門。

她們拔出長劍，小心翼翼的將暗門挑開，目光向墳裏一瞥，不由神色一怔。

裏面沒有棺材，自然也沒有死人，空洞洞的，好像一個小小的房間。

別看裏面空間不大，擠一點也可以藏上四個大活人，不過它的作用不在藏人多少，用意只是施行暗算而已。

墳的前端是兩扇活門，可以悄悄拉開，外面有野草掩護，在淡月疏星之下，沒有人能發現墳墓之內會有伏兵。

然後他們無論是用兵刄，用暗器，都會百發百中，萬無一失。

「這太可怕了，走走，咱們報告公子去。」

雙嬌會合之後，立即馳返客棧，並將瞧到的一切，向東門瑜詳加報導。

然後，雲烟柳眉一揚道：「公子，那小書僮……」

東門瑜道：「我知道，咱們欠他一份情。」

雲烟道：「小婢不是說這個。」

東門瑜道：「妳說的是什麼？」

雲烟道：「小婢是說他眞正的身份，以及與天生惡人桃花妖女的關係。」

東門瑜道：「不錯，他武功之高，已達一流高手的境界，如果說他只是一個書僮，實在難以使人相信。」

雲烟道：「還有，他爲什麼要揭露魔敎的陰謀，莫非他與姓桂的是朋友？」

東門瑜道：「姓桂的能有他這樣一個朋友，必然不是常人。」

雲烟道：「公子說的是，否則魔敎就不會不擇手段的陷害他了。」

寒翠道：「公子：現在距四更已然不遠，咱們應該動身赴約了吧？」

東門瑜道：「好，咱們走。」

他們趕到黃土坪，遠遠就瞧到在一片空場之上，立着兩條人影，那片空場的周圍，聳立着三座墳墓。

東門瑜哼了一聲，脚下仍如行雲流水，毫不遲疑的直趨空場。

只不過他在空場的邊沿就停下脚步，雙眉一挑，冷冷道：「是你們找本公子決鬥？」

空場上立着一男一女，男的一襲藍衫，英朗絕俗，女的全身嬌紅，美如仙姬。

一聲長笑，藍衫少年道：「咱們遲早需要了斷的，在下此舉豈不正合了閣下的心意？」

東門瑜道：「本公子不懂你在說什麼，咱們素昧平生，有什麼需要了斷的？」

藍衫少年道：「怎麼，閣下前來中原，難道不是爲了報殺師之仇？」

東門瑜道：「哦，先師是你們殺害的麼？」

藍衫少年道：「天下武林，都知道虯髯蓮鈎是桂某夫婦所殺，閣下何須多此一問？」

東門瑜冷冷道：「也許先師當眞是你們所害，但決不是桂天聲夫婦。」

藍衫少年呆了一呆，叱道：「此話怎講？」

東門瑜道：「本公子說的已經够明白了，你既敢寄柬約鬥，爲什麼不敢現出本

來面目？」

藍衫少年這回當眞聽明白了，如果他不是戴着人皮面具的話，必然會變得面目失色。

不過此人究竟是一個奸狡之徒，他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東門公子是說在下冒充桂天聲，代人受過了，天下的怪事很多，自承殺人的倒不多見。」

東門瑜道：「你的確是冒充桂天聲，代人受過倒是未必，告訴我，朋友，你究竟是誰？」

藍衫少年哼了一聲道：「東門公子是在浪費唇舌了，你既然前來應約，桂某就不能讓你返回西南，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你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東門瑜道：「好吧，本公子如是不掏出你的狐狸尾巴，你必然不會心服口服，出招吧，朋友。」

藍衫少年始終站在空場的中央，雙方相距至少在五丈以上，他們如果站着不動，這一仗如何打得起來？

因此他們在向前移動，以縮短雙方的距離。只不過東門瑜走了三丈，藍衫少年只走了一丈二尺而已。

現在够上距離了，他們也不再浪費唇舌，在一聲叱喝之後，藍衫少年揮出了一劍。東門瑜也是用劍，只是他的內力似乎高過對方，適才雙劍相交，藍衫少年竟然退了兩步。

此後他們又連續力拚五劍，藍衫少年竟然退了兩步。

現在他們已經接近空場的中央了，藍衫少年忽然脚下斜跨，身形一轉，就佔了東門瑜原來的位置。

按說東門瑜應該迅速擰轉身形，才能免於背部受敵，否則他必然會陷於危險的境地。

東門瑜不傻，這點道理他自然懂得。

只是他沒有轉身，却足尖一彈，向空中拔了起來。

他在拔空而起的同時，忽然擲出三粒黑色的彈丸，十分準確的擊在三座假墳之上。

黑丸擊中假墳，發出三聲猛烈的巨震，只見塵土激射，血肉橫飛，聲勢之猛，眞箇驚人已極。

東門瑜完成了他的傑作，身形已然落在藍衫少年八尺之外，他沒有乘機出手，却以冷酷的口吻哼了一聲道：「沒有想到吧？朋友，我這霹靂烈火彈連山頭也可炸平，何在乎區區幾個伏兵，現在你該說實話了，你究竟是誰？」

當伏兵被炸之時，藍衫少年嚇得面如紙白，此時驚魂乍定，他反而穩了下來。

「在下的確沒有想到，東門二公子竟擁有如此威猛的暗器，不過就憑這一點要在下說實話，似乎還早了一點。」

「哦，這是說你還有什麼仗恃了？」

東門瑜語音甫落，一股淸朗的語聲忽然由兩丈之外傳了過來，道：「不錯，他的確還有仗恃，只不過他的仗恃，並不可靠。」

東門瑜擧目一瞧，那說話之人原來是一名年約五旬的青衣老者。

東門二公子眼高於頂，等閒人很難獲得他正眼一顧，青衣老者只不過一個陌生的糟老頭子罷了，這一眼之後，他必然不會再瞧第二眼。

不錯，他的確沒有再瞧第二眼，因爲這一眼瞧出，他就沒有收回目光，自然不必再瞧第二眼了。

因爲青衣老者決不是一個糟老頭子，他那洒脫的神韻，超人的風華，令人一目之下，就會由內心生出好感。

這是他沒有收回目光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青衣老者的身後還跟着一名書僮。

他欠這名書僮一份情，也見識過他那身超凡的武功，由僕及主，青衣老者必然不是常人。

再說別人是來幫助他的，由青衣老者手中提着一名黑衣大漢推想，這一點八成不會猜錯。

因此，自東門瑜以下，全都顯出歡迎的神色，很像故舊重逢一般，只差沒有迎接上去。

自然也有不表歡迎的。

不表歡迎的只有兩個，他們是藍衫少年及紅衣少女。

其實他們何止不表歡迎，簡直是面色大變，如喪考妣，臉色顯得難看已極。

此時青衣老者已經到達東門瑜的身前，他將手中的黑衣大漢往地上一擲，道：「這就是他的仗恃，一共十五個，此人是他們的頭兒。」

書僮也擧着他的右手，道：「還有這個……」

這個是什麼？他沒有多作解釋，但東門瑜明白，那是一隻唧筒。

不管唧筒內裝的是什麼，必然是一種極端歹毒的東西，如果讓他們悄悄接近，讓他們十五隻唧筒同時發射，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眼高於頂的東門二公子當眞服了，兩度受人恩惠他那能不服？

「大德不敢言謝，請教……」

東門瑜雙拳一抱，是想請教這雙主僕的姓名，但青衣老者却微笑道：「別忙，二公子，待此間事了，咱們再作長談。」

東門瑜說了一個好字，身形一轉，瞅着藍衫少年，道：「朋友：還要我再說一遍？」

藍衫少年道：「我說過，我是桂天聲，她是桃花羅刹，咱們言盡於此，信不信只好由你了。」

東門瑜冷哼一聲道：「你既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本公子只好成全你了。」

青衣老者道：「二公子不必浪費氣力，我可以叫他老實一點。」

語音一落，駢指急吐，藍衫少年果然老實了，連紅衣少女也一起被指力所制。

東門瑜面色一變，道：「金剛指？你是……」

青衣老者道：「在下被魔教嫁禍，弄得仇踪遍地，四海難容，才不得不這等打扮。」

他沒有說出他的姓名，東門瑜却已明白他是桂天聲，因而目光一轉，瞧向那名書僮道：「他……」

桂天聲道：「她是在下的妻子，失禮之處請二公子不要見怪。」

東門瑜道：「不敢，這般心存鬼域之

人，必然是來自魔教了？」

桂天聲道：「不錯，他們戴着人皮面具，二公子不妨摘下來瞧瞧。」

四猛獸之一的黃竹道：「讓我來掏出他們的狐狸尾巴。」

他走上前去，摘下藍衫少年及紅衣女郎的人皮面具，桂天聲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你。」

他是高寒，日間在船上桂天聲曾經聽到他跟冉東吳的談話，另一位姑娘眉目如畫，但却陌生得很。

高寒身入人手，却沒有半點悔意，雙目一翻，冷冷道：「姓桂的，你居然敢背叛本教，欺師滅祖，忘記在入教時所發的誓言了？」

桂天聲道：「我記得，背叛魔教要被五馬分屍，可是魔教違反人性的行爲，凡是有良知的人所不能容忍的，何況它還栽賍嫁禍，讓我四海難容，換到你，你該怎樣？」

高寒道：「這個……」

桂天聲道：「冒充桂某夫婦，暗算虬髯蓮鈎兩位前輩必然是你們的傑作了，我弄不懂，你們爲什麼要冒充桂某夫婦？還有，虬髯蓮鈎是前輩高人，憑你們兩位如何能夠得手？」

其實桂天聲不必問這麼多，有些事他早已明白，他所以如此，只是想解除東門瑜心中的疑惑而已。

他的確猜中了東門瑜的心意，只不過高寒却不願回答他的問題。

「不要得意，姓桂的，聖教教徒遍天下，今後你只怕要枕席難安了。」

桂天聲冷冷道：「不勞掛心，今後怎樣是在下的事，但閣下目前就落在咱們的手裏，徒報師仇，東門二公子只怕饒你不得。」

高寒哈哈一陣狂笑道：「勿怪你敢背師叛教，敢情你太小看聖教了，高某落在你們的手中殺剮聽便，你們想走出這塊墓地，嘿嘿……」

桂天聲一怔，道：「莫非你們還有後援？」

他語音甫落，一股冷酷的笑聲忽然在兩丈之外响了起來。

桂天聲面色一變道：「是魔教四大管帶之一的冉東吳，東門二公子，這兩人是殺害令師的兇手，要怎樣處置請快動手，否則就來不及了。」

東門瑜道了一聲謝，足尖一點，振臂急揮，長劍幻出一道凌厲的晶芒，逕向高寒及那位紅衣姑娘的頸項飛去。

他的長劍剛剛出手，一道黑影忽然向他凌空撞來，勢道之急，宛如雷霆乍驚。

東門瑜驕狂任性，在西南沒有人敢攖其鋒芒，他既已出手，就必須取得高寒他們的生命，任何後果，包括他本身的生命在內，決不顧及。

他這一劍的確可以使殺師的兇手雙雙飛頭，但那黑影的凌空一擊，他也將無法倖免。

因而雙嬌四獸紛紛撲了上來，刀劍並舉，向那條黑影全力猛撲。

他們功力够高，撲出的也够快，只是與黑影相較，還是慢了幾分。

慢的結果是可怕的，它的代價將是東門瑜的一條生命。

在這種形勢之下，桂天聲夫婦自然不會袖手旁觀，桃花羅刹一聲嬌叱，三枚桃花透骨針帶起一片寒芒，迎向那黑影，桂天聲同時雙手急吐，金剛指也全力而發。

黑影凌空揮袖，震飛了桃花透骨針，竟由空中栽倒下來。

他震飛了桃花透骨針，却無法逃避金剛指力，落地一個踉蹌，接連噴出兩口鮮血。

東門瑜剛好處置了殺師的仇人，此時旋身出劍，刺向那條黑影的前胸。

此人業已身受重傷，自然難當他這威猛的一擊，但桂天聲却出聲喝阻道：「東門兄請住手。」

東門瑜怔道：「桂兄：你這是……」

桂天聲道：「此人對在下有傳藝之恩，所以想向東門兄討個人情。」

東門瑜道：「好說，小弟放過他就是了。」

桂天聲道：「多謝東門兄，冉管帶，你可以走了。」

冉東吳向桂天聲瞧了一眼，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終於一言未發，轉身急馳而去。

桂天聲向那血漬斑斑的鬥場瞥了一眼，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吁。

桃花羅刹微微一笑道：「不要感慨了，咱們走吧。」

東門瑜雙拳一抱道：「請兩位暫留俠駕，東門瑜還有一點不情之請。」

桂天聲愕然問道：「什麼事，東門兄請說。」

東門瑜道：「小弟欠兩位的太多，大恩不敢言謝，但望以眞面目見示，也好使小弟一睹顏色，永銘心版。」

桂天聲哈哈一笑道：「東門兄言重了，其實咱們是爲了自己，往日替別人揹黑鍋，弄得天下都是咱們的仇人，那種彆扭就不必說了，現在無事一身輕，在下倒是應該感謝東門兄才是。」

東門瑜面色一整道：「東門瑜從來沒有服過人，但桂兄的武功及胸襟，都使小弟心服口服，撇開救命之恩不說，小弟希望交你這個朋友。」

桂天聲伸出右臂，與東門瑜雙手交握，這一對萍水相逢的少年，就這麼訂下了生死之交。

他們是同年，桂天聲較東門瑜大了三十九天，應該是兄長了，因而東門瑜長長一揖道：「桂兄比家兄小了兩歲，小弟只好稱你爲二哥了。」

桂天聲也高興的叫了一聲三弟，然後是東門瑜參見二嫂，雙嬌四獸參見新的二公子，這片景物凄厲的墳場，頓時揚溢着一片喜氣。

桂天聲道：「三弟：咱們將鬥場收拾一下，回客棧再作長談。」

東門瑜道：「好的。」

於是他們掩埋了屍體，除去了地面上的血漬，然後回去潯陽客棧。

東門瑜包下了整個後院，環境倒是淸靜得很，他一面吩咐雙嬌備酒，並指着一間臥室道：「這是小弟的房間，二哥二嫂先歇息一下吧。」

桂天聲道：「此處房間不少，何必要

小兄鳩佔鵲巢，還是換一間吧。」

雲煙道：「咱們反正在這兒不會太久，二公子二夫人屈居客房也無不可。」

桂天聲道：「好，請姑娘帶路。」

進到客房，待雲煙告退之後，桃花羅刹坐下來摸着她的小脚道：「差點悶死人了，這回我可得輕鬆一下了。」

他們除去裝扮，回復本來面目，桃花羅刹輕盈的一笑道：「總算不虛此行，洗了寃枉不算，還得了一個弟弟，今後呢？你怎麼打算？」

桂天聲道：「我很想念爹跟姊姊。」

桃花羅刹道：「南海咱們當然要去，可是此間之事未了，咱們不能不稍延些時日。」

桂天聲道：「你是說……」

桃花羅刹道：「如若魔教再對你三弟下手，他們還是可以替咱們扣上黑鍋，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

桂天聲懔道：「不錯，還是你心思細密，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桃花羅刹道：「當今武林功力最高，最得人望的是誰？」

桂天聲道：「應該是南昌世家的王四先生。」

桃花羅刹道：「不錯，南昌世家人材輩出，目前的四駿八驥，每一個都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咱們如果去見王四先生，將魔教栽賍嫁禍之事向南昌世家說明，就不必再怕魔教嫁禍了。」

桂天聲道：「好辦法，明天要三弟一道去。」

桃花羅刹道：「這個當然，如非三弟現身說法，南昌世家也不會相信。」

他們說話之間，寒翠正好來請：「二公子，二夫人，三公子有請。」

他們來到外間，廳堂上已擺好一桌豐盛的酒席，東門瑜向桂天聲夫婦打量一眼道：「二哥二嫂果然是仙露明珠，小弟當眞有點……」

桂天聲哈哈一笑，阻止東門瑜再說下去，道：「三弟是人中俊傑，怎麼也以世俗的眼光只看外表？來，爲咱們的訂交，小兄夫婦敬你一杯。」

東門瑜道：「多謝二哥。」

他們互相敬酒之後，桃花羅刹道：「三弟，適才我跟你二哥談到，咱們應該去拜訪一下南昌世家的王四先生。」

東門瑜道：「有事麼？二嫂。」

桃花羅刹道：「魔教派人暗算令師，你知道爲了什麼？」

東門瑜道：「聽二嫂的口吻，似乎除了嫁禍二哥還有別的。」

桃花羅刹道：「不錯，這是魔教的一石二鳥之計，除了嫁禍咱們夫婦，還要挑起西南與中原武林的干戈，然後坐收漁人之利，進而統治武林。」

東門瑜啊了一聲道：「好陰險的毒計，咱們幾乎墮入他們的計算之中了。」

桃花羅刹道：「是的，不過事還沒完，魔教不會就這樣罷手的！」

東門瑜道：「他們還能怎樣？」

桃花羅刹道：「如果咱們不讓中原武林瞭解眞相，他們還是可達到目的的。」

東門瑜不傻，略一沉吟不由面色一變，道：「小弟倒要鬥鬥這般牛鬼蛇神，看他們能够將我怎樣！」

桂天聲道：「勿意氣用事，三弟，魔教志在天下，擁有一股十分可怕的力量，咱們要跟他們鬥，但不能逞匹夫之勇。」

東門瑜道：「是，二哥，小弟只是嚥不下這口氣罷了。」

桃花羅刹道：「由於魔教捲土重來，天下武林已呈現一片風雨欲來之勢，咱們如若不能忍辱負重，必爲魔教所乘。」

東門瑜一怔，道：「有這麼嚴重麼？二嫂。」

桃花羅刹點頭道：「愚嫂久走江湖，知道的比你們爲多，據我的觀察，魔教似乎已滲入中原武林各派，具有左右一切的能力。」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妳根據什麼如此猜忖？」

桃花羅刹道：「虬髯蓮鈎兩位前輩剛剛在芷江遇害，武林各派就已趕到芷江，除了魔教從中作祟，還能有什麼解釋？」

東門瑜道：「二嫂說的不錯，這的確大有蹺蹊。」

桃花羅刹道：「此等事例，今後可能還會出現，我說出來是要你們心裏先有個底。」

東門瑜道：「如果南昌世家也有魔教滲入，咱們此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桃花羅刹道：「此等可能不是沒有，不過南昌世家是王姓的子弟兵，滲透比較困難，不管怎樣咱們不能因噎廢食，說什麼也要試試。」

東門瑜道：「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咱們天一亮就去南昌。」

桂天聲道：「現在已經五鼓了，咱們歇息一下吧。」

× × ×

翌晨桂天聲找到兵器舖選購了一桿短槍，現在既然跟魔教挑明了幹，他就不必再隱藏瀝泉神譜的武學了。

東門瑜爲他們夫婦添置了兩匹坐騎，然後沿官道南下，逕向南昌馳去。

× × ×

名滿武林的南昌世家並不在南昌城裏，它像一座巨山一般，聳立在縣城以東的鄱陽湖畔。

這天晌午時分，桂天聲等九人到達這幢形勢巍峨的府第，馬關向門上遞上了拜帖，由桂天聲夫婦及東門瑜共同署名。

他們立候半晌，才出來一名身材瘦長，年約二十四五的藍衫少年，他向桂天聲等瞥了一眼道：「那一位是東門少俠？」

東門瑜道：「在下就是。」

瘦長少年冷冷道：「跟我來。」

二話不說，身形一轉，逕向門裏走去了。

這般冷傲，不必說東門瑜了，連雙嬌四獸也承受不住。

桂天聲見東門瑜面色一變，急忙咳了一聲道：「咱們走在一道，難免使不明內情之人生疑，三弟快跟他進去，我想只要加以說明就不會有問題的。」

東門瑜道：「好吧。」

他跟着瘦長少年走入南昌世家，經過幾重院落，到達一座古色古香，氣[illegible]的大廳之上。

廳上坐着一名年約七旬的灰衣老人，

四名約莫四旬上下的黃衣大漢，分別立在灰衣老者的左右。

東門瑜想那灰衣老者必然就是王四先生，因而趨前幾步，抱拳長揖道：「晚輩東門瑜參見前輩。」

灰衣老者以銳利的目光打量他一眼道：「少俠不必多禮，你是否來自苗山。」

東門瑜道：「晚輩正是來自苗山。」

灰衣老者道：「少俠前來中原，是爲了令師遇害之事麼？」

東門瑜道：「前輩明鑒，晚輩的確爲查明先師遇害之事而來。」

灰衣老者道：「那麼老夫應該恭喜少俠了，其實你既已擒獲仇家，可以逕行處置，老夫不留你了，家駿代我送客。」

他左側立着的一名黃衣大漢，雙拳一抱道：「少俠請。」

東門瑜道：「不，晚輩還有下情要向前輩奉告。」

灰衣老者訝問道：「哦，你還有什麼事？」

東門瑜道：「晚輩已經手刃殺害先師的仇人，但不是桂天聲。」

灰衣老者一怔道：「會有這等事，倒是令人難以置信。」

東門瑜道：「不敢欺騙前輩，先師是魔教所害，冀圖嫁禍桂天聲而已，日前在九江魔教又僞裝桂天聲夫婦欲加害晚輩，如非桂氏夫婦出手援助，晚輩幾乎遭到魔教的毒手。」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道：「你上當了，少俠，這不過是天生惡人桃花妖女的詐術罷了，你如何能够相信？」

東門瑜道：「晚輩沒有上當，是前輩誤聽江湖流言而已。」

灰衣老者淡淡道：「如此說來少俠已經與天生惡人化敵爲友了？」

東門瑜道：「不錯，咱們不止是化敵爲友，他還是晚輩的二哥。」

灰衣老者道：「好，好，姓桂的如此不凡老夫怎能不見，江兒，你去叫他們進來。」

適才帶領東門瑜進來的瘦長少年王驥江，是灰衣老者王琰的孫兒，王琰就是名滿武林的王四先生。

王驥江應聲奔出，片刻之後果然將桂天聲等八人帶了進來。

桃花羅刹遠遠的就告訴桂天聲道：「那灰衣老者就是王四先生，穿黃衣的是他的子侄，江湖上稱他們爲南昌四駿，左首第一人王家駿是王四先生的獨子。」

桂天聲點了點頭，目光却在瞧看東門瑜。

「玉篁，看三弟的神色，好像有些不大對勁！」

「嗯，咱們要小心一點。」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來到廳堂，桂天聲夫婦抱拳一禮道：「桂天聲女玉篁見過前輩。」

王四先生擺擺手道：「兩位既已來到南昌世家，就不必別作無謂的客套了。」

他說話之際，身形同時站了起來。

這位王四先生實在令人莫測高深，他爲什麼要對桂天聲夫婦說那兩句話，再說對晚輩說話又何須站立起來。

只是他却站了起來，而且這一站竟發生了一項驚人的意外。

東門瑜決未想到名滿武林的南昌世家會不宣而戰的，因而當黃衫激蕩，勁風獵衣之際，他還不知道有人要攻擊他自己。

後來他知道了，但腕脈已入人手，同時穴道被制。

被攻擊的當然不止他一個，只不過別人沒有如此不幸而已。

在王家四駿之中，以四先生的獨子王家駿成就最高，襲擊桂天聲的正是這位四駿之首。

他以急逾狂飈的速度撲向桂天聲，左手直襲肩井，右手猛扣腕脈，一招雙式，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一般。

以王家駿那身高明的武功，任是何等之人，最起碼也會弄得手忙脚亂的。

只可惜他遇到了一個更高明的行家。

當年岳武穆習過一點瀝泉神譜上的武功，因而岳家散手威震江湖。

其實那只是瀝泉神譜上的一鱗半爪，經岳武穆創造增添的一種手法而已，如若與「流泉泛空」相比，相差就不止以道里計了。

「流泉泛空」是一種玄奧絕頂，威力無邊的擒拿手法，一般通稱爲「泛空手」，數百年來，武林中習得此項絕藝的眞箇像晨星那麼聊落。

桂天聲是天生異稟，智慧絕人，他不止習會了此項絕學，還盡獲其中的神髓，王家駿向他施展擒拿，豈不是孔夫子門前賣文章。

因此他的左手失了準頭，右手更是送往桂天聲的掌心之內，只覺得腕脈一緊，勁道全失，同時腰際一麻，就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呆在那兒了。

襲擊桃花羅刹的是四先生的胞侄王人駿，此人的功力雖是比王家駿差了一點，但練有一種開碑裂石的霸道掌力。

他的性格也十分火爆，是一個常走極端的人物。

對女人出手，一般人都會保留幾分，但王人駿並不如此，而且他認爲對妖女更應該痛下絕情。

因而他找上了桃花羅刹，出手一掌就盡了他平生之力。

這一掌的確霸道，但見氣流急旋，隱隱挾着雷鳴之聲，如是讓他一掌印實，實在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

但，他掌到中途，忽然一聲慘嚎，竟抱着手腕跳了起來。

敢情他掌心之上插着一枚桃花透骨針，他如何能够不跳？

只是這一跳可就糟了，他的身形還未落地，後頸已經被桃花羅刹一把抓着，跟着纖掌一翻，王人駿不止是爬了下去，而且全身穴道已有三處被制。

桃花羅刹可沒有桂天聲那麼好說話，她竟然抬起纖纖玉足，一脚踹上了他的後心。

王人駿經不起她纖足一踹，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鮮紅的血水已像噴泉般的奪口而出。

王四先生呆了，他決未想到南昌四駿竟是如此窩囊，簡直就像篾扎紙糊的一般，根本不堪一擊。

南昌四駿在王家是第一流的高手，除了王四先生，可以說無人能跟他們相比。

在江湖道上，南昌四駿也是响噹噹的人物，他們會過不少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是用實力闖出來的金字招牌。

估不到這塊金字招牌，就這麼輕易的被人砸了。

王四先生瞧見了桂天聲的手法當得是神妙無方，縱然是四先生親自出手，只怕在三招之內就會丟人現眼。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他服了，南昌世家甘願認敗服輸。

於是他揮退王家子弟，然後雙拳一抱道：「老朽適才失禮，不過這只是一場誤會。」

桂天聲冷冷道：「不管是不是誤會，你先放我三弟過來。」

王四先生道了一聲「好」，伸手拍開東門瑜的穴道，使他恢復了自由。

東門瑜彈身倒縱，回到桂天聲的身側，伸手向腰際革囊中一撈，抓出一把霹靂烈火彈道：「二哥，還等什麼？殺！」

桂天聲道：「慢點，三弟，我還有話要問問王四先生。」

王四先生是識貨的，他瞧到東門瑜手中那一把黑色彈丸，面上的顏色，立即變作一片死灰，豆大的汗珠已由額頭暴了出來。

不待桂天聲詢問，他已長長一嘆道：「少俠，老朽說過，這是誤會。」

他語音未落，一陣清脆的環珮之聲，忽然由內進傳了出來，他那原本不太好看的面色，再度爲之一變。

在南昌世家，王四先生是一家之主，具有極高的權力，但他爲什麼會對環珮之聲如此害怕？

環珮之聲表示即將出現的是女人，莫非王四先生還有季常之癖。

只不過王四先生的年歲，已是超逾耳順，近七旬了，難道他還如此懼怕他的老妻？

桂天聲這一夥都沒有再作進一步的行動，他們感到王四先生的神色有些古怪，想瞧瞧來的是何許人物。

最後來人終於出現了，人們的目光不由爲之一亮。

她是一個女人。

她自然是女人了，否則那來的環珮之聲。

不過她並不老，而且綺年玉貌，還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

這位美麗的少婦，約莫二十出頭，三十不到，她只能做王四先生的孫女，怎麼可能是他的妻子？

但……

「夫人，妳怎麼出來了，外面風好大啊！」

「不要緊的，老爺，咱們家來了貴客，妾身怎能不出來瞧瞧？」

「夫人說的是，這位是西南霸主東門磐的二公子東門瑜，那兩位是桂天聲少俠夫婦。」

「多謝老爺替我介紹，怎麼，你們動了手了。」

「這個……咳咳，只是一點小小的誤會。」

「老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咱們南昌世家，怎能担上欺負客人的惡名！」

「是，夫人，老夫也在後悔。」

這是王四先生與綺年少婦的一段對話，一樹梨花壓海棠，他們正是一對夫婦。

老夫對少妻，多半會由愛而生懼，王四先生畏懼他的夫人，並沒有什麼出奇。

不過，由王四先生的神情瞧看，其中只怕別有蹊蹺。

他決不是如對神明般的敬畏，而是戰慄觳觫，像是面對死亡一般的恐懼。

再瞧王氏弟子的表情就更怪了，有的面色慘白，有的青筋暴露，那等怪異的現象，使旁觀者如墜五里霧中，弄不明白他們的表情何以會如此奇詭。

桂天聲夫婦弄不明白，這位美麗的王四夫人也不許他們明白，因爲她已蓮步姍姍向他走了過來。

雙方還有八尺的距離，香風就已飄入鼻際。

直到三尺左右，她才停了下來。

她還沒有開口說話，先伸手摸摸她的鬢角，然後雙眉微揚，現出一個十分迷人的笑意。

這實在是一個天生尤物，舉手投足之間，都有一股令人難以拒抗的魅力，勿怪王四先生會如此怕她，其中果然有些道理的。

她那對明如秋月般的眸子向桃花羅刹瞥了一眼，然後注視着桂天聲道：「少俠好福氣，尊夫人不止是一個武功極高的俠女，而且還生得如此艷麗。」

桂天聲道：「多承誇獎。」

王四夫人道：「桂少俠，咱們似曾相識，好像在那兒見過？」

桂天聲冷冷道：「王四夫人說笑話了，在此之前桂某並不認識夫人。」

王四夫人道：「不要緊，見面就是有緣，我想向少俠討個人情。」

桂天聲道：「不要拐彎抹角了，王四夫人有話儘管直說。」

王四夫人道：「如果少俠不反對，我想將家駿人駿帶回去。」

桂天聲道：「好的，妳帶他們回去就是。」

王四夫人伸手一揮，她身後跟隨的兩名丫環，立即分別向王家駿王人駿兄弟奔去。

這兩兄弟穴道被制，一個呆若木鷄的站立着，一個躺在地上，業已身負重傷。

躺在地上的必須扶他起來，呆立着的一定要先解開他的穴道。

這兩名丫環身手不弱，對點穴都十分在行，只是他們一掌拍出，立即响起兩聲淒厲的慘呼。

她們面色一變，不敢再出手了，目光一抬，向王四夫人瞧了過去。

王四夫人的柳眉，輕輕挑了一下，回眸瞅着桂天聲道：「賢夫婦好高明的手法，能不能請你們高抬貴手，替他們解開穴道？」

桂天聲淡淡道：「好說，愚夫婦這點手法實在難入四夫人的法眼，比起妳那使毒的手法差得遠了。」

王四夫人微微一笑道：「我如若不仗恃一點毒技，南昌世家豈不就此栽到你們的手裏了，爲了保持王家百年聲譽，這是

無可奈何之事。」

桂天聲冷冷道：「仗恃暗中施毒，不見得就能保得南昌世家的百年盛譽，一旦傳之江湖，只怕還會令人大爲齒冷！」

王四夫人道：「咱們不談這些，你願不願用解穴交換解藥？」

桂天聲道：「願意。」

王四夫人道：「好，你出手吧。」

桂天聲道：「不，咱們先要解藥。」

王四夫人道：「你是不相信我了，南昌世家豈有失信之人。」

桂天聲道：「四夫人誤會了，解穴必須使用眞力，咱們眞力無法提聚，如何能夠替他們解穴。」

王四夫人道：「這個……」

顯然，這位王四夫人是芙蓉其面，蛇蠍其心，她適才一出來就冷不防暗中施毒，使桂天聲等上了一個大當，現在她要求桂天聲替王家駿兄弟解穴，却不願先給桂天聲等解毒之藥。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桂天聲縱有解穴之能，也不會輕易答允。

王四先生見雙方僵持不下，遂咳了一聲道：「夫人，他說的也許是實情……」

王四夫人道：「好，好，這件事咱們慢慢研究，驥昌，你帶桂少俠他們到聽濤小館歇息，交待門下，對貴賓不得有半點疏忽。」

王驥昌是南昌八驥中最小的一個，他應聲而出，向桂天聲雙拳一抱，說道：「請。」

桂天聲這一行九人，每一個都已身中劇毒，雖然不是當眞無法提聚眞力，但功力上已經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如若要硬行闖關而出，必然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倒不如暫時留下再想法子。

於是道了一聲「有勞」，便示意桃花羅刹及東門瑜，跟着王驥昌向聽濤小館走去。

這是南昌世家的別院，緊緊靠着鄱陽湖旁。

鄱陽湖水流不急，很難得聽見濤聲，但那粼粼波光，點點漁火，以及鳥飛魚躍的情景却可以盡收眼底，住在聽濤小館，倒是一個十分理想的所在。

此地有精舍七八間，他們九人居住自然寬敞得很。

侍候他們的有男女四人，茶水飲食供應得十分週到，當眞像招待貴賓似的。

晚餐之後，他們托辭安歇，早早的閉上房門，開始運功祛毒。

約莫頓飯時間，桂天聲已將劇毒除盡，雙目一睜，長身站了起來，及運目向桃花羅刹一瞥，不由大吃一驚。

敢情桃花羅刹汗流被面，神情上感到十分痛苦。

按內力，桃花羅刹較他還要高明幾分，何以她會有如此痛苦的現象。

忽然他心頭一動，暗忖：「莫非我所以能夠祛除劇毒，是因爲歐陽玲琅贈送一粒避毒珠的關係？」

於是他解下繫於腰際的珠囊，將它置於桃花羅刹的懷裏，然後盤膝坐於她的身後，雙掌貼上她的脊心，緩緩吐出一股眞力。

這當眞是石膏拌豆腐，一物尅一物，只不過片刻之間，桃花羅刹已霍然而癒。

「天聲，你這顆珠子倒是靈得很，快，咱們幫三弟去。」

「好的。」

有了這顆神珠的帮助，像是立竿見影一般，不到兩個更次，他們已全部恢復正常。

東門瑜忍不下這口窩囊氣，忿然道：「二哥，咱們找那個女人算賬去。」

桂天聲道：「別急，三弟，這顆珠子可以解毒，却不能防止中毒，王四夫人是使毒的高手，咱們不能再中她的計算。」

東門瑜道：「二哥之意……」

桂天聲道：「無論她解不解得開王家駿兄弟的穴道，明天都會與咱們見面的，咱們就裝着毒力未解，再出其不意的將她制住！」

桃花羅刹道：「對，只要制住這個女人，南昌世家就要聽咱們的了。」

東門瑜道：「好吧！」

桂天聲沒有猜錯，翌晨早餐之後，王驥昌果然奉四夫人之命前來相請。

「桂少俠，夫人有請。」

「好，請帶路。」

在內廳他們見到了王四先生夫婦，還有四駿中的邦駿國駿，以及婢女兩人。

王四夫人向桂天聲瞧了一眼道：「昨晚還睡得好麼，桂少俠。」

桂天聲道：「多謝夫人關心，咱們好得很！」

王四夫人道：「經過一夜歇息，少俠的眞力必然可以提聚了，是麼？」

桂天聲心頭一懍，暗忖：「莫非她已瞧出咱們祛除劇毒了？這是一個危險的女人，不要再中了她的暗算！」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不錯，在下的確已經能夠提聚眞力，妳的毒藥似乎並不高明。」

他說話之間，已經連續點出三指，王四夫人面色一變，却已動彈不得。

她絕未想到桂天聲身上會有一顆避毒珠，自然料不到他已祛除劇毒，這不是大意失荊州，只是她的運氣差了一點而已。

王四夫人主婢被制，王四先生被驚得站了起來，邦駿國駿立即摘下長劍，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式。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別緊張，在下不想動武，只是有點不解，想向四先生問個明白。」

王四先生擺擺手，制止王氏子弟蠢動，然後嘆息一聲道：「對不起，少俠，老朽是無可奈何！」

桃花羅刹撇撇嘴道：「咱們因爲你王四先生名動四海，才踵門求見，希望你能明瞭魔教的陰謀，號召天下武林對抗邪惡，也好爲千萬生靈供獻一點心力，你却貪生怕死，甘爲虎倀，還說甚麼無可奈何，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你這樣毀掉南昌世家百年盛譽，如何對得起王氏的祖先啊？」

王四先生面色灰敗的頹然道：「桂夫人責備的是，不過老朽也是爲了王氏一門數十口生命，才不得不委屈求全。」

桂天聲道：「說出你的困難吧，四先生，也許咱們能對你有點幫助。」

（未完）

精選兩期完武俠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神拳大盜（上）



老山羊與小山羊

五月初八，正午。

今天的陽光很好，連籠裏的相思也比平時神氣得多，從淸晨直到現在，一直吱吱喳喳的唱個不停。

這是城南老鄔的相思。

這裏是城南老鄔的雀鳥店。

老鄔喜歡雀鳥，尤其相思。

老鄔喜歡相思，尤其是這一隻名叫「露絲」的小寶貝。

×　×　×

下了整整十八天雨，總算「重睹天日」了。

老鄔坐在雀鳥店門外的一張籐椅上，他在晒太陽。

他以前從來都不喜歡晒太陽的，但自從他要了第十九房妾侍後，只要一有機會他就去晒太陽，使到他的皮膚黑了不少。

老鄔並不老，現在還不到四十。

他在這個城市裏有多少間商號，連他自己都不太淸楚。

這一間鳥雀店，並不是他自己動手開設，而是別「送」給他的。

把雀鳥店送給老鄔的，是個殘廢。

他本來並不殘廢，但有一天，有人問他肯不肯把雀鳥店賣給鄔先生，價錢是十塊大洋。

十塊大洋怎能買下這間雀鳥店？

而且，這間雀鳥店的老闆也從來沒有打算把店舖變賣。

他當然拒絕。

三天後，他斷了一條腿。

他的腿並不是自己摔斷，而是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給兩個來歷不明的人，用鐵棍打斷的。

他腿傷初癒，又有人問他肯不肯把雀鳥店賣給鄔先生。

這一次價錢更低，只是五個大洋。

雀鳥店老闆心中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他仍然寧死不屈，並說誓與雀鳥店共存亡。

十天之後，他的另一條腿也斷了。

這一次打斷他另一條腿的，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流氓。他本已跛了一條腿，雖然小流氓長得只有他一半高，但揮動鐵棍的那種狠勁，依然令人咋舌。

當晚，又有人問他：「你好像還有一個兒子在外唸書。」

雀鳥店的老闆面色死灰。

「如果我們的消息沒有錯誤，他將會在十五天之內回到這裏，老闆既然要守着這間雀鳥店，而且行動又不太方便，不如我們把他接回來好了。」

他們要把雀鳥店老闆的兒子接回來，但接回來的是個活人還是個死人，這可沒有交待。結果，老闆不再守着這間雀鳥店，把它「送」了給城南老鄔。

雀鳥店雖然是他費了不少心血的地方，但在他的兒子身上，他却費了更大千百倍的心血。

於是，這間雀鳥店從此就換了另一個

老闆——城南老鄔！

× × ×

老鄔本來就是個大老闆。

在合法的生意上，他固然是個大老闆、大亨。

在不合法的生意上，城南老鄔這四個字巳是江湖上响鐺鐺的招牌，除了不要命的人之外，又有誰敢不賣他的賬？

但他的行爲却未免感到有點奇怪。

這間雀鳥店的規模雖然不算小，但比起老鄔的其他商號來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假若老鄔眞的要開設一間雀鳥店，只消花費「九牛一毛」的財力，就可以弄得比這間雀鳥店更像樣百倍，又何苦要打斷別人的雙腿。

這件事一定有古怪。

但有甚麼古怪？有甚麼秘密？

那是個謎。

有人甚至認爲雀鳥店內一定藏着一個寶藏，或者是一張藏寶圖之類的東西。

但那只是猜測，根本就是毫無根據。

然而，日子漸漸遠久，人們對這間雀鳥店的興趣也就淡薄下來。

現在，人人都知道老鄔喜歡雀鳥，尤其是相思。

× × ×

「露絲」今天打扮得很漂亮。

她穿着一襲粉紅色的薄紗衣裳，櫻唇殷紅鮮艷，指甲塗得閃閃發光，她的身段窈窕迷人，她的神態美麗而高貴，就算是對女人毫無興趣的老頭兒，也難免不被她的絕代風華所吸引。

她是城南老鄔的第十九姨太太，也是老鄔所有的妻妾中最年輕，也最漂亮的一個。

她只有十八歲。

女孩子的十八歲，本是生命最光輝，最絢麗的時候，但她却甘願成爲老鄔的玩物。

她貪慕虛榮？寧願嫁給一個黑社會頭子，以換取物質的享受？

但這一點理由根本不能成立。

露絲的父親，也是個百萬鉅富，而且還是個正正當當的生意商人。

她要花錢，多少都不成問題。她要享受，也絕對不愁任何物質的缺乏。

但她却不顧父母的反對，一意孤行嫁給了老鄔！

露絲的父親很失望，但他却不敢得罪城南老鄔。

就算他的財富再多千百倍，他都不敢得罪老鄔這一個常在微笑中殺人的黑社會頭子。

× × ×

夜幕巳籠罩着這個都市。

這個都市本來就巳很黑暗，現在是「黑上加黑」。

露絲坐在一輛簇新的德國轎車裏，一雙嫵媚、清澈明亮的眼睛正盯着一個人的背影。

這人就是駕駛着這輛汽車的司機。

他叫楊少雄。

他的名字很平凡，但他的駕駛技術却是老鄔十七個司機中最好的一位。

他的技術若不到家，也沒有資格駕駛這一輛超過一萬塊大洋的汽車。

一萬塊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就算白幹三輩子，也賺不到這個數目。

楊少雄的年紀看來只有二十七八歲，但露絲却知道，他眞實的年紀是三十三。

男人到了二十七八歲還很年輕，三十三歲也絕對不老。

有人說男人的黃金時代是從四十歲開始。

那麼，楊少雄距離他的黃金時代還有七年。

但有一點是無論任何人都不應該忘記的：

——在這種花花世界的大都市裏，任何人只要有本領，再加上有點運氣的話，只消一兩年，甚至是短短幾個月的光景，他就可以完完全全的變成另一個人，而在此之前，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得到的。

× × ×

銀灰色的轎車，徐徐地穿過了這個黑暗的大都市，直往江邊碼頭而去。

車內除了露絲和楊少雄之外，還有兩個保鑣。

這兩個保鑣分別是一男一女，男的是個孔武有力，皮膚皙白的大漢，雖然他的身材並不高，但却渾身肌肉堅實如鐵，看來就像是一隻兇悍的雄獅。

他姓洪名贊飛，是山東武林大豪翁八叔的嫡傳弟子，翁八叔年輕時是山東省拳王，他的穿心拳非常厲害，曾擊敗當時在山東省內威風八面的俄國力士雷禮諾夫，連山東响馬方九爺等人也不敢稍攖其鋒。

名師出高徒，洪贊飛的一雙拳頭當然也同樣並不好惹。

除了洪贊飛之外，另一個女保鑣只有二十歲，但提起了鐵腿紅娘譚晶晶，又有誰敢小覷？露絲固然打扮得很漂亮，而洪贊飛和譚晶晶也變成了紳士淑女般，男的西裝筆挺，女的珠光寶氣，不知內情的人，誰都不會相信他們的身份只不過是保鏢而巳。

只有楊少雄，他穿的仍然是一件淺黃上衣，一條灰褲子。

黃衣灰褲，是老鄔所有司機的制服，誰都不能例外。

× × ×

轎車駛到江邊碼頭停下。

一艘白色的船，停泊在碼頭旁，船上燈火輝煌，而且還傳來開香檳酒的聲音。

洪贊飛開了車門，禮貌地恭請露絲下車。

露絲站在碼頭上，江風吹亂了她的長髮。

但這並沒有影响到她的美麗，相反地，她在江風中更美麗動人。

譚晶晶也下了車，她囑咐楊少雄就在這裏等候，直到他們回來。

他們甚麼時候才會回來呢？

天才曉得！

因爲露絲現在要去的地方，並不是戲劇院，而是賭塲。

誰都不知道露絲在賭桌上會躭磨多久，說不定她只賭兩手就會離開，但有時候她却直到天亮還在考慮押大？還是押小？

她並不在乎贏輸。

無論是贏也好，是輸也好，對她來說

沒有太大的關係。

雖然她的賭注很大，但她賭得起，就算輸的錢再多，老鄔也不會計較。

在賭桌上絕對不在乎贏輸的人並非沒有，而是實在太少，像露絲這種賭客，當然會大受賭塲的歡迎。

× × ×

楊少雄坐在汽車裏，看着漆黑的江水，和遠處渡輪傳來的微弱燈光。

他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就開始替老鄔駕駛汽車，而且還參加過兩次黑社會的大火併。

這兩次火併，勝利都屬於老鄔。

老鄔從未失敗過，直到現在爲止，他是個絕對成功的大人物。

在商場上，他春風得意。

在黑社會的圈子裏，他的說話就是命令，他隨便說一句話，就可以決定別人一輩子的命運。

不少人因爲他而飛黃騰達。

但却有更多的人因爲他而家破人亡，含恨而終。

楊少雄跟隨着老鄔，他沒有飛黃騰達，但生活却也過得很不錯。

老鄔喜歡坐他駕駛的汽車。

每逢老鄔心情好的時候，他就會去搓麻將。

能够有資格與老鄔搓麻將的人，當然也是這個都市裏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他們在麻將桌上的賭注，動輒以萬元計算，贏輸上落的數目都很大。

老鄔雖然牌章平平，經常都輸，但他一旦贏錢，却是堪似狂風掃落葉，一塲麻將可以贏回七八塲輸了的數目。

老鄔每次大有斬獲的時候，都會給楊少雄一些賞錢，而這些賞錢，往往比他每個月的薪水還多。

老鄔相信，楊少雄一定會對他効忠。

但他對於楊少雄的了解，是否眞的很深切呢？

× × ×

在碼頭旁邊的那一艘白船，名爲沙島號。

沙島號自從第一次下水直到現在，它的航綫幾乎都是固定的。

每天晚上七時三十分，它準時從這裏開出，而目的地就是沙島。

沙島並不是一個島，它只是這個都市對江的一個小城市。

沙島賭場的老闆，是一個退伍軍人，但直到現在，人們還是稱呼他王師長。

王師長畢生打了十一塲仗，屢戰屢勝，他每勝一仗，財產就大量的增加，現在他雖然已退出軍界，成爲平民，但他的勢力仍然絕對不容輕視。

除了王師長，又還有誰敢在沙島開設賭塲？

楊少雄坐在汽車裏，時間是七點二十七分。

還有三分鐘，沙島號就要開碇。

沙島號一向都很守時，從來沒有早開一分鐘，也絕不會遲開一分鐘。

他想打瞌睡。

但他的眼簾剛闔上，就聽見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走了過來。

× × ×

急步走過來的是洪贊飛。

楊少雄一怔，繼而大吃一驚。

洪贊飛的胸膛，竟然插着一把刀。

洪贊飛滿身都是鮮血，他仆在汽車的風擋前，喘着氣：「快快……快去救夫人……她……」

說到這裏，他已支持不住，倒了下去了。

楊少雄立刻下車，檢視他的傷勢。

這一刀雖然並沒有刺中心臟，但却刺得很深，洪贊飛雖然身材結實，但也無法經受得起這一刀。

他已氣絕畢命。

洪贊飛是第一流的保鑣，但他却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還有譚晶晶，她又怎樣呢？

楊少雄立刻以飛快的速度，向那艘白船衝過去。

他要救露絲！但當他衝上那艘白船的時候，他楞住了。

雖然洪贊飛的死亡絕對不假，但露絲却連一點受驚的樣子也沒有。

她仍然是那麼安詳，當她看見楊少雄氣急敗壞衝上船的時候，她甚至還「嚶嚀」的笑了起來。

譚晶晶也沒有出事，她的手中有兩杯香檳。

楊少雄怔了半晌才道：「夫人……」

露絲微微一笑，道：「別慌張，我很好。」

譚晶晶把手中的一杯香檳遞給楊少雄：「洪贊飛雖然死了，但他却是個糊塗蛋，他還以爲夫人給人綁走了。」

楊少雄接過香檳，皺眉道：「是誰殺死他的？」

露絲嫣然一笑，道：「殺他的人現在已離開了這條船。」

楊少雄道：「鄔先生一定會追查究竟的。」

「他當然會追究，而且他一定會知道兇手是誰。」

「夫人何以如此肯定？」

「你有沒有詳細檢視這兇刀？」

楊少雄搖搖頭：「沒有。」

露絲問道：「你可知道這把刀是誰的嗎？」

楊少雄道：「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把刀。」

露絲道：「這也難怪，當時你很匆忙的就走上這艘船，但我可以告訴你，兇刀上刻着兇手的名字。」

「他是誰？」

「楊少雄。」

楊少雄吃了一驚：「夫人，你別開這種玩笑。」

露絲臉色一沉：「我絕不會在這個時候開這種玩笑。」

「那怎麼可能？我怎會是殺洪贊飛的兇手？夫人一定要給我證明，他不是我殺的。」

露絲盯着他，道：「我當然相信你不是兇手，因爲我是親眼看見洪贊飛給人殺死的。」

她淡淡的一笑又道：「他最初以爲有人要綁架我，所以就拚命的衝上前要揍那人，那知道他的本領實在名大於實，別人

還是好端端的，他自己却已捱了一刀。」

楊少雄的臉色又變了：「這都是你一早安排好的計劃？」

露絲淡淡道：「你可以說這是計劃，就算說是個陰謀亦無不可，但有一點你絕不能忘記：老鄓會把你視爲叛徒，他對付背叛者的手段，你還沒有忘記罷？」

楊少雄沒有忘記。

他曾經親眼看見過老鄓怎樣對付叛逆者。

抽筋、剝皮、火燒、灌水、放縱瘋犬狂咬、逐指斬下，宮刑、站籠、攔腰一斬、挖目割舌，還有對付女人用的種種私刑，簡直是慘無人道，不忍卒睹。

楊少雄的額上、手心、背脊，頓時又濕又冷。

他現在想起的事，實在太殘酷，太可怕！

但露絲的微笑仍然是那麼動人，她忽然走到楊少雄的耳畔，輕輕的說道：「你累不累？」

楊少雄搖搖頭。

露絲摟住他的脖子，媚笑道：「你很帥，也很壯。」

楊少雄的臉沒有紅。

他的臉仍然很蒼白。

但露絲的動作，却漸漸變得熱情如火，她的說話令人有意馬心猿的感覺。

「這艘船最美麗的地方你可知道是在那裏？」

楊少雄說不出。

露絲窈窕的軀體，靠得更近：「我可以帶你去，在那裏，你要甚麼我都可以給你。」

楊少雄忽然發覺自己的呼吸很急促，而譚晶晶却又不知去向。

這一艘船，竟然好像只剩下了他們兩人。

露絲迷人的聲音又在他的耳畔　起：

「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就是你的！」

這本是兩句很肉麻的說話，但在露絲的口中說出來，却變成了世間上最動聽的聲音。

楊少雄忽然緊緊的摟着露絲。

「夫人，我一直都渴望着……」

「我知道，我可不是個呆子。」

他們的脚步緩緩向下移。

他們從木梯走向船艙，艙內有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那是船長的臥室，但船長却不在這裏了。

船已啓航，在江中破浪推進。

在這修飾豪華，地方舒適的船長室裏，楊雄少也在向前推進。……

× × ×

江風漸急，船往東行。

對楊雄少來說，這是他畢生難忘的一次旅程。

露絲呢？

她算不算是個淫娃蕩婦？

× × ×

大廳裏的自鳴鐘敲响了九下，鐘聲敲得很慢，但每個人的心却跳得很快。

沒有人出聲。

老鄓光火的時候，除了他自己之外，誰都不敢說半句話。

「王震山那個老烏龜，俺早就知道他不安好心，沒想到楊少雄也是他的人！」

老鄓坐在一張名貴的沙發上，大發雷霆。

在這一個大廳裏，除了老鄓之外，只有一個人能够坐着，而且就坐在老鄓的對面。

他是一個臉色青白的年青人。

他身穿一套白紡綢大褂，脚上穿着的却是一雙閃閃發亮的皮鞋。

這一雙皮鞋好像跟他的衣服並不對襯，衣服式樣看來古老一點，而皮鞋的欵式却很時髦。

但沒有人敢譏笑他，尤其是他這一雙鞋子。

× × ×

這個青年人，是老鄓的表弟葉青。

葉青不但是老鄓的親戚，也是老鄓的得力手下。

他很少動手揍人，絕少打架的紀錄。

他不喜歡打架。

他認爲打架並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跟別人打架，自己也難免會遭受到傷害。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讓自己的身體蒙受這些不必要的痛苦。

雖然他自己不打架，但他的手下經常與別人打架，他却絕不反對。

他自己不打架是他自己的事，而他的手下打架，他却反而往往大讚打得好！

葉青的確不喜歡打架。

但假若你就此以爲這個人很和善，那可是大錯特錯。

他雖然不喜歡打架，但却喜歡殺人。

打架沒有興趣，但殺人却很有趣。

他喜歡看別人流血，喜歡看別人垂死掙扎的表情，而他自己本身，却連一根寒毛都不會遭受到損害。

這豈不是比打架「有意思」得多？

老鄓大發脾氣，葉青却悠然地在吸啜一口呂宋烟，別人的心跳加快，他却輕鬆得很。

直到老鄓很久沒開口說話了，他才淡淡的道：「王震山的確不對，表兄處處給足他面子，但他却來抽你的後腿，綁走了夫人。」

老鄓鐵青着臉，厲聲道：「你有甚麼辦法可以替俺出一口氣？」

葉青微微一笑，不答反問：「洪贊飛武功怎樣，你心中有數，憑楊少雄那塊材料，能殺得了他嗎？」

老鄓眉頭一皺，半晌才道：「難道你認爲兇手不是小楊？」

葉青道：「楊少雄並不呆，他若眞的殺了洪贊飛，但也絕對不會把一柄刻着自己名字的刀留在屍體上。」

老鄓點點頭道：「不錯，還是你的頭腦比較俺淸醒！」

葉青道：「來來去去，王師長是罪魁禍首，你一直對他忍讓，他可不領你的人情，還以爲你怕了他。」

「俺怕了他？」老鄓一拍矮几，怒道：「俺自出娘胎，除了自己之外，誰都不怕。」

葉青道：「現在，並不是你能否忍下這口氣的問題，而是王師長會不會欺上門來。」

老鄓冷笑道：「他綁走了露絲，已是毫不把俺放在眼內！」

葉青道：「所以現在可以解决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

老鄓目中閃過一絲殺機，道：「殺了他？」

葉青道：「你不想要他的命？」

老鄓冷冷道：「俺想要他的命早已想得發狂。」

葉青道：「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猶疑下去，先把他幹掉再說。」

老鄓忽然站起來，道：「好，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

葉青也站了起來。

他搖搖頭，道：「單憑我一個人的力量，這件事萬難成功！」

老鄓道：「這個當然，聽說王震山最近又訓練了一批打手，他們的刀法比婊子脫褲還快。」

葉青淡淡道：「他們的刀法再快，我也有把握對付他們，但却必須要找兩個帮手。」

「兩個就已足够？」

「不錯，人太多了反而幹不了事！」

「你準備挑誰？趙四痲子？賴春榕？還是騷寡婦韓二娘？」

「他們都有很不錯的武功，但却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對象。」

老鄓皺了皺眉：「他們已是這個地方的第一把好手，連他們都不成？」

葉青嘆了口氣，道：「趙四痲子刀法雖快，但却粗心大意，賴春榕拳快如電閃，可惜心腸太軟，在這樣拚命的場合，相當吃虧。」

老鄓道：「韓二娘的百步飛刀，可是江湖一絕！」

葉青依然搖頭，道：「韓二娘自從丈夫死後，胆色已不比從前，帶她去拚命，倒不如帶一隻肯咬人的德國狼犬。」

老鄓略作沉吟，道：「既然如此，這件事由你全權負責，無論要花多少錢，儘管找帳房六先生支取。」

他嘆息一聲，又道：「至於露絲，最好她能平安回來，俺早就叫她不要到沙島賭博，她偏不聽，唉！」

老鄓說到這裏，揮手着令手下可以回去休息，直到大廳中只剩下他和葉青兩人的時候，他才沉聲對葉青道：「你在沙島若看見那婊子，不妨先姦後殺。」

× × ×

早上七點零一分。

距離沙島西北三里的一個小市鎭，辛勤工作的人們已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沙島是個小城市，但這個小市鎭比沙島還細小一半。

每天早上七點，就是老山羊最忙碌的時候。

老山羊的眼睛圓而細小，但臉孔却又瘦又長，再加上顎下的一撮山羊鬍子，看來的確很像是一條羊。

但他這個人跟羊一些關係也沒有，唯一可以免强攀上一談的，就是他身上穿着的一件背心，是用羊毛造成的。

但在這裏，人人都叫他老山羊，連他請來的一個小伙計也叫小山羊。

小山羊的年紀其實也不小，已快三十了，他是二十八歲的時候才成爲老山羊的伙計的。

老山羊是一間麵店的老闆。

他賣的不是生麵，而是煮熟了給顧客在堂上吃的牛肉麵，鹵水豬脚麵。

除了牛肉麵和鹵水豬脚麵之外，你在這裏唯一還能吃到的就是淸湯齋麵。

雖然這裏能供顧客選擇的食物少得可憐，但生意却很不錯。

尤其是早上，吃麵的人彷如過江之鯽，一批走了，另一批很快又塡滿了座位。

他們都是貧苦大衆，每天早上都要吃大量的食物，以維持上半天體力支出的所需。

老山羊的麵泡製得不算太好，但味道也並不壞。

但最主要的還是價錢與份量的問題。

這裏的麵比任何地方的都便宜，而且也份量特別巨大，甚至有若干熟客囑咐老山羊把他自己吃的那一碗弄少一點，以免浪費。

但老山羊很老實，麵的份量減少了，牛肉，豬脚的配料却相應地增加。

他是個老實人。

他的伙計同樣老實。

小山羊樣樣都好，就是不修邊幅，鬍子經年不剃，穿的衣服又霉又舊，幸好總算沒有臭氣。

雖然他外表看來霉氣十足，但却逃不過老媒婆一雙銳利的眼睛。

老媒婆是這裏唯一的媒婆，她一眼就已看出，小山羊不但不難看，而且還是個世間罕見的美男子。

她曾經找小山羊談過好幾次，想替他撮合婚事，而且對象都是大家閨秀，富裕非常，許多小伙子連造夢也不敢高攀，老媒婆最初以爲小山羊一定有興趣試試的，那知道他是這麼一句：「不敢高攀。」

老媒婆無可奈何，也就只好作罷。

但她對這個小伙計的印象仍然良佳，逢人都讚他是個不可多見的美男子。

× × ×

正當麵店生意滔滔，老山羊和小山羊都忙碌萬分的時候，一輛汽車突然停在麵店的門前，幾乎把門口堵塞住。

老山羊的臉色一變。

雖然那時候汽車是屬於一種奢侈品，能够擁有汽車的，都是非富則貴的大人物，但老山羊對於汽車這種東西却是毫無好感。

他形容汽車是一種怪物，在他的腦海中，除了騾子、馬匹、牛隻之外，就只有駱駝才是陸上的交通工具。

他買不起汽車，也不會駕駛汽車，但就算他買得起汽車，他也不願意學駕駛，更不會用汽車來作爲交通工具。

他很保守，保守而頑固。

所以，當這輛汽車停泊在麵店的門口，他立刻就拿着一隻湯勺子，走到汽車面前大聲道：「這是誰的車子，怎麼駛到我的門前，快把它駛開！」

他非但保守、頑固，而且到了這一把年紀，火氣還是那麼旺盛。

他只不過大聲的說了這幾句說話，麵店內幾個顧客的臉色都已變了。

他們經常來往於沙島，當汽車駛到麵

店門前的時候，他們已經發現汽車裏坐着的幾個人，其中最少有三個是王震山的手下。

王震山是沙島大亨，他的手下全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漢，除了不要命的人之外，誰都不敢稍爲得罪他們。

老山羊也許不要命。

但這些顧客却不敢冒這個險，這個時候還逗留在麵店裏，已經是一件很冒險的事。

他們悄悄付帳，又悄悄從門側溜之大吉。

其他顧客雖然不知道汽車裏的是甚麼人，但却已感到緊張的氣氛。

但事情却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緊張，老山羊的說話竟然很有效，那輛汽車依言駛開，停泊在街道的對面。

汽車裏走出五個精壯的大漢，其中一人赫然正是楊少雄。

× × ×

九點四十五分，麵店的生意已沒有兩小時以前那麼擠擁。

老山羊正在用一盆熱水在洗濯碗筷。

這本來是小山羊的工作，但小山羊現在已不在麵店。

老山羊沒有埋怨小山羊的離開，他知道小山羊是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的。

當小山羊第一天上班的時候，老山羊就知道他絕不是個平凡的人。

老媒婆只能看見小山羊是個美男子，但老山羊却能知道他懂武功，而且身手絕不比自己年輕的時候稍差。

老山羊年輕的時候是個鏢師。

但現在，鏢局這一門生意已很落伍，就算還有未關門的鏢局，它的生意也絕對難以比擬從前。

老山羊不少行家從此不談武事，但也有若干不甘寂寞的人，一些入伍參軍，另一些却過着遊俠式的生活。

老山羊不喜歡參軍，也不想做甚麼遊俠。

他只想平平凡凡的渡過這一生，驚險的江湖風浪出生入死的生活，他已厭倦。

他看得出小山羊是個江湖人，他在這間寒酸的小麵店吃苦，也許只不過視爲休息而已。

他知道小山羊遲早還是會離開這裏。

老山羊老了。

但小山羊還是很年輕，無論他將來出去闖的是一番事業，還是闖出一個大禍，至少他都應該出去闖一闖。

小山羊走了，老山羊沒有怪他。

但有一件事是他想不到的。

就在這一個早上，除了沙島駛來一輛汽車把小山羊接走之外，還有另一個人來找他。

第二個找小山羊的，是一個臉色青白，身穿白綢紡大褂，脚上却穿着一雙時髦皮鞋的年青人。

他問老山羊：「你是這裏的老闆?」

老山羊看了他一眼，道：「我叫老山羊。」

年青人微微一笑，道：「我姓葉，葉青。」

老山羊把一堆筷子洗乾淨，道：「你找我?」

葉青道：「我是來找楊帮主的。」

老山羊懶洋洋的站起，道：「我是老山羊，不是甚麼羊帮主。」

葉青道：「我知道，你並不姓楊，但你的伙計却姓楊，他叫楊天傑。」

老山羊咳嗽一聲：「你知道小山羊叫楊天傑，但我却反而不知道。」

葉青道：「他的人呢?」

「走了！」

「他甚麼時候走的，他到哪裏去?」

老山羊冷冷一笑。

他沒有回答葉青這兩句問話，却道：「我聽過你的名字，也聽過你的綽號。」

葉青臉色沉下，道：「你也是道上的人?」

老山羊忽然笑了。

他的笑容帶着七分寂寞，三分凄凉的味道：「我已老了，現在，只配給人煮麵、洗碗、抹地。」

葉青吸了口氣，忽然道：「只要你願意，你還有機會可以重振昔日的威風。」

「昔日的威風?」老山羊冷冷道：「我昔日有甚麼威風?我的往事你又能知道多少?」

葉青的目光忽然凝注在老山羊的一雙手。

他的手粗糙，但却指骨修長，指甲更是長達半寸多。

他的手中挾着一堆筷子，那是質料堅硬結實的竹筷，

葉青突然伸手，接過那一堆竹筷。

竹筷的數目最少超過三十對，當葉青伸手的時候，老山羊沒有拒絕。

三十對竹筷，竟然已全部折斷。

× × ×

「黑風折骨手。」葉青捧着這一堆竹筷，雖然這堆竹筷被折斷已是他意料中事，但他的臉色還是不禁有點變了。

老山羊盯着葉青：「年青人，別把我看得太高，這些武功，在現在的社會上，已經不管用。」

「你果然是黑風手彭六。」

老山羊淡淡道：「彭六已死，我只是一條寂寞的老山羊。」

葉青道：「彭前輩。」

老山羊截然道：「別再提這個彭字，我已隱姓埋名，今日你縱然識破我的廬山眞面目，但到了明天，我也許已在天涯遠處。」

葉青道：「你的決定，未免太令人惋惜。」

老山羊冷冷道：「連我都沒有這種感覺，你又何必替我惋惜。」

葉青嘆了口氣，又問：「楊帮主是甚麼時候走的?你可知道他的下落?」

老山羊也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倘若你不說，我還是沒有想到，他就是這三年前擁有十三太保、七虎將、四大金剛的青衣帮帮主。」

葉青道：「我也是兩個月前才知道這件事。」

老山羊淡淡道：「你找他，是爲了報仇?」

葉青道：「我們無仇。」

老山羊目光一沉：「難道你是奉命來殺他的?」

葉青搖搖頭：「也不是。」

老山羊冷冷一笑道：「那麼，你是有求於他了?」

葉青道：「這是我的事，我現在只想知道他的下落。」

老山羊默然半晌，終於道：「你來遲了，他現在也許正在王師長的家中，享受着北京名廚沈妙手泡製的精美飽點。」

葉青臉上露出一絲冷笑。

老山羊嘆道：「你還是早點回去告訴城南老鄔，王師長現在已有了一個很厲害的帮手，倘若他還不太笨的話，就該早點離開，否則……」

葉青沒有繼續聽下去，當老山羊說到這裏的時候，他的人已步出麵店門外。

× × ×

當葉青離開麵店的時候，剛好是上午十點正。

老山羊的估計，完全正確，就在十點正這個時候，楊天傑正在王師長的飯廳裏，享受着由北京名廚沈妙手泡製的精美飽點。

飽子是熱騰騰的，無論做飽子的麵粉和造餡子的材料，都是質料上乘，美味絕倫。

楊天傑絕不客氣，雖然王師長就在他的面前，但他一點也不覺得拘束。

王師長一直都在注視着他，直到楊天傑吃完第五籠飽點，他才向站在身旁的楊少雄道：「你的弟弟果然名不虛傳。」

楊天傑原來竟是楊少雄的胞弟。

楊天傑是名震天下青衣帮的帮主。

但楊少雄只不過是城南老鄔的一個司機。

× × ×

飽點是一流的。

楊天傑的食量也是一流。

王師長又在凝注着他。他也不客氣，你盯着我，我也盯着你。

他忽然淡淡一笑，對王師長道：「你剛才說我名不虛傳，是指我的食量名不虛傳?」

王師長哈哈一笑道：「別誤會，我是說閣下一表人材，果然名不虛傳。」

楊天傑嘆了口氣：「我現在除了像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許就只是像個乞丐，想不到還會有人讚我一表人材。」

他喝了一口又濃又熱的六安茶，緩緩道：「而且讚我一表人材的人，還是王師長，的確令我大感驚奇。」

王師長笑了笑：「常言道，眞人不露相，若不是我消息靈通，又有誰知道你竟然會豹隱在一間小麵店裏?」

楊天傑道：「我不是甚麼虎豹，只不過是一頭無家可歸的野狗。」

王師長忽然長長嘆息一聲，半晌才道：「三年前青衣帮的巨變，的確很不幸，但你又何必看得太認眞?」

楊天傑臉上的肌肉彷彿一陣抽搐，但瞬即又回復常態。

他冷冷的道：「青衣帮雖然內鬨、分裂，最後幾乎拚個同歸於盡，但我仍然活着。」

王師長道：「你打算甚麼時候東山再起?」

楊天傑冷然道：「與你無關。」

王師長神色不變，微笑道：「令尊楊遠鵬，是我的朋友，實在的說一句，你是我的世侄輩，你有困難，我又豈能坐視不理?」

楊天傑笑了笑，慢慢的道：「我沒有困難。」

王師長突然豎起姆指，讚道：「有種！不愧是楊遠鵬的兒子。」

楊天傑冷冷一笑，「我有種沒種是我的事，我現在只想知道，我哥哥〃了你們多少錢?」

王師長皺了皺眉：「錢財只不過是身外之物，你又何必那麼緊張?」

楊天傑冷冷道：「我可不緊張，但今天你却用四個手下挾持着他來找我，好像不立刻把欠債償還就要宰了他似的。」

王師長勃然道：「有這種事?」他突然一拍桌子，厲聲喝道：「曹超！」

一個白衣漢子應聲而出，道：「曹超在。」

王師長瞪起眼睛，質問曹超：「你今天竟敢對楊帮主無禮?」

曹超誠惶誠恐道：「豈敢，豈敢！」

王師長冷喝道：「還敢抵賴，你再狡辯一句，我立刻就槍斃了你！」

他現在雖然已不是眞正的師長，但昔年的師長威風還絲毫不減。

曹超不敢再說甚麼，只好說道：「曹超該死，曹超該死！」

王師長冷一笑，忽然一拳就向他的臉上打去。

他雖然已快六十歲，但身材還是很結實壯大，他這一拳的力量，也絕對不能小覷。

但他這一拳只是打出一半，就給另一隻手擋住。擋住王師長這一拳的人，竟是楊天傑。

王師長哼一聲：「他敢對你無禮，該打！」

楊天傑冷冷的說道：「我並不是來看你怎樣揍打手下，也沒有興趣欣賞你做師長的威風，我只想知道我哥哥欠了你們多少?」

王師長乾咳兩聲。

「你要替他還債?」

「那要看他欠你們多少而定。」

王師長沉下臉，冷冰冰的說出了一個數目：「十二萬！」

他一面說，一面拿出了一張借據，上面赫然竟有楊少雄的簽字！

欠欵的數字寫得很清楚，總數是十二萬塊！

簽字是眞的。

這張借據當然也是眞的。

但楊天傑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哥哥竟然會欠下王師長一筆如此驚人的鉅欵。

王師長把借據收好，冷冷道：「假如你一定要替他還債，我也很高興，反正我近來的開銷太大，也確需要一筆現欵。」

楊天傑抽了口冷氣，沉默着。過了很久，他才緩緩道：「這是賭債?」

王師長搖搖頭：「這是我親手把現欵借給他的，雖然他是在牌九桌上輸掉，但却不能算是賭債，而且他輸的錢也不是我贏了他的。」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登上一艘雙桅帆船，會見水燕兒，她要俞秀凡從此不要和他們的組合作對。但俞秀凡提出三個苛刻的條件，藉以刁難對方，却不料水燕兒竟一一答應。這時，忽有侍女來向水燕兒密報，水燕兒聞報，即行外出。俞秀凡見狀，料必有事發生，於是便纏着水燕兒同去。水燕兒無奈，只得與他同往。誰知來到艙底，見方墊竟被囚在裏面，水燕兒因與方墊言語衝突，丟便下俞秀凡，憤然關艙離去。不久，又命女婢來請俞秀凡到她的臥艙去……

戒懼如履薄　冒險探虎穴

俞秀凡心頭一震，道：「妳說吧。」

水燕兒慢條斯理的，先替俞秀凡斟滿了酒杯，然後，斟滿了自己的酒杯，笑道：「來，咱們先乾一杯酒，再慢慢談。」

俞秀凡笑道：「這酒中沒有毒吧？」

水燕兒道：「如是酒中有毒，我會陪着你死在艙中。」

俞秀凡道，「江湖上走了些時間，使我學的小心了很多，有些毒，可以先服下解藥。」

水燕兒忽然歎息一聲道：「俞秀凡，我還道你是位君子人物，想不到竟然如此多疑。」

俞秀凡道：「我如眞是位君子人物，也不會和你談交易了。」

水燕兒當先舉杯，一飲而盡，又把自己酒杯斟滿，送到俞秀凡的面前，道：「要不要冒險試試？」

俞秀凡端起酒杯，笑道：「如是姑娘眞的想和在下合作，那就應該表現出一點眞誠，希望這杯酒中沒有毒藥才好。」

水燕兒道：「如是不幸有毒呢？」

俞秀凡道，「在下的快劍，相信能在毒性發作之前，取妳燕姑娘的性命。」

水燕兒道：「閨艙私室，低斟淺酌，刀刀劍劍的不覺着煞風景麼？喝下去吧！就算你想死，也許我還捨不得把你毒死。」

俞秀凡道：「最難消受美人恩，這迷湯比醇酒還要可口一些。」

水燕兒冷冷說道：「快喝下去，君子不重則不威，男子漢，大丈夫，不可太貧嘴。」

俞秀凡突然覺着臉上一熱，雙頰上升起了兩圈紅暈，一仰首，喝乾了杯中之酒。

不知是什麼釀成的美酒，入口清涼香甜直透肺腑，忍不住讚了一聲好酒。

水燕兒嫣然一笑，道：「多謝誇獎，酒如不好，怎敢拿出來招待你這樣的貴賓。」

俞秀凡輕輕咳了一聲，道，「美酒可口，但不能多用，你要問什麼，可以說了。」

水燕兒很會表現出一個女人的嬌媚，纖手理一理鬢前秀髮，拋過來一個巧笑，道：「你對我說的話，是眞是假？」

俞秀凡道：「自然是眞的。」

水燕兒忽然問變的十分嚴肅，道：「俞秀凡，有道是紅顏薄命，你要是騙了我，那會叫你終身負疚。」

俞秀凡一笑，道：「你自己可覺着你是紅顏！」

水燕兒道：「不錯。對我這份容貌，我確實有點自負，雖然，我也有很多缺憾，但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你行走江湖，閱人多矣，想想看，是不是見過比我更美的女人？」

俞秀凡的腦際中迅快的浮起了金玉蓉的音容笑貌，和面前嬌媚絕倫的水燕兒，在心中衡量了一下：如論嬌媚俏麗，金玉蓉確不如水燕兒；但水燕兒，却缺少金玉蓉那一股端莊嫻靜的氣質。

水燕兒看俞秀凡沉吟不語，若有所思，忍不住說道：「俞兄，如是覺着我水燕兒這份容貌，還不足與配，不妨直言，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只要她還活在人間，我們都有辦法，使你俞兄趁心如願。」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看來，她眞的把我看作一個好色之徒了。

心中感慨萬千，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裝成一副江湖浪子的形態，淡淡一笑，道：「論姑娘之貌，嬌艷俏麗，確是在下所見最動人的女人。」

水燕兒似是聽得很窩心，微微一笑接道：「這麼說來，小妹甚得俞兄的歡心了。」

俞秀凡容色一整，緩緩說道：「在下的話還沒有說完。」

水燕兒肅容道：「俞兄請說，小妹洗耳恭聽。」

俞秀凡道：「姑娘只是一個嬌媚橫生的佳人，可能會被千萬人所愛慕、崇拜，能得一親方澤爲榮，不過——」

水燕兒接道：「不過，你是千萬人中的例外，是麼？」冷然一笑，接道：「俞秀凡，不論你對我有些什麼評斷，我都會接受，但你要公平。沒有人知道我很美，我們這個組合中，只有一、二人見過我眞的形貌，一個是我的義父，一個是我的授業恩師，你是第三個見我眞面目的男人。至少，我不是一個喜人奉承的人，我從沒把自己的美向人展示，向人炫耀。」

俞秀凡心中一動，轉過話題，道：「姑娘的武功不是得自義父麼？」

水燕兒道：「義父傳了我不少的武功，但另外有一位極受我敬慕的恩師，我大部份的藝業，都由他所授。但如說到我一身所學，那至少有十位以上的武林高人，傳了我武功。」

語聲一頓，道：「這艘巨船，至少有兩天以上的水域行程，咱們談話的時間正長，現在咱們先談清楚我的事。」

俞秀凡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種畏懼之感，輕輕歎息一聲，道：「姑娘既生有這副絕世容色，不知何以却把它藏在面紗之後。」

水燕兒凄迷一笑，道：「這就是我，一個芳孤自賞的人，夜闌人靜時，我也有着對鏡感傷，悲歎年華的情懷，不過，偶而有之，因爲，我一直沒有掛念過誰，沒有人在我的心目中佔有一席之地，所以，我大半的歲月，都過的很快樂。」

俞秀凡道：「妳得天獨厚，不特沒有受過生活上的困苦，而且練成了一身高深的武功，一開始踏入江湖，妳就手握大權，生殺予奪，隨心所欲，你不知人間有疾苦，江湖道上到處是那難爲人道的陰險罪惡，弱肉强食，全無人性的横蠻。」

水燕兒眨動了一下明亮的大眼睛，道：「你知道？」

俞秀凡笑一笑，道：「是的，我知道。因爲我出身貧苦，也見過那些不講理的江湖人物，他們仗恃着一身武功，魚肉良民，在下也曾身受其害。」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你身受其害，所以，心存報復。」

俞秀凡搖搖頭，道：「如若我俞某人只是想報復那些害過我的人，以我俞某人這份能力，我相信能够追殺他們。」

水燕兒接道：「那你的用心何在呢？」

俞秀凡道：「我沒有什麼用心。我只是不願看到那些横行霸道的江湖人，作奸犯科，爲所欲爲。所以在下也棄文就武，開始學劍，準備清清江湖上一些宵小横蠻之徒。」

水燕兒道：「喲！大俠客嘛！悲天憫人，先天下之憂而憂。不過，你提給我的幾個條件，似乎和你行俠仗義的事沒有關聯吧！」

俞秀凡笑道：「可悲的是，人性中有很多缺憾，我這人在江湖上走了一段時間，漸漸的也染上了很多毛病，最大的一個毛病，就是自私。」

水燕兒嗯了一聲，道：「所以，你要建築一座金碧輝煌的宅院，要百名美女，好好的享受一下是麼？」

俞秀凡道：「說的是啊，江湖上的誘惑太大了，一個人很難抗拒。」

水燕兒笑道：「其實，這也怪不得你，江湖上有很多人，都逃不過這些誘惑。」

俞秀凡道：「想不到啊，我竟然是這麼脆弱，連這一點抗拒之力也沒有。」

水燕兒笑一笑，道：「你的決定，也不能算錯。人嘛，不能不爲自己打算一下，有些人，希望成名，有些人希望得利，但你却想名利兩得，但你具有了這樣的本錢。」

俞秀凡道：「我擔心一件事。」

水燕兒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貴組合志在江湖，只怕不允許武林中其他門派存在吧！」

水燕兒道：「這題目太大了，小妹無法答覆。」

俞秀凡道：「我想一旦貴組合稱霸了江湖之後，只怕也不會允許我俞秀凡在江湖獨樹一幟吧！」

水燕兒道：「俞兄，你想的太多了。」

俞秀凡道：「其實，我應該說是對我們不利，你一旦答應了我的條件，他們決心消滅我們時，只怕也不會把你留下。」

水燕兒道：「我不擔心這件事。我擔心你是不是眞的能安份下來，百名美女，加上我一個水燕兒，不知能不能把你拴在那宅院中。」

俞秀凡道：「這要妳姑娘才明白了。」

水燕兒道：「你看呢？我能不能使你傾心相待，你知道男女之間，一旦有了事，吃虧的總是我們女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們之間，眞能够推誠相待麼？」

水燕兒微微一怔，問道：「難道眞的不能麼？」

俞秀凡道：「那要看妳姑娘的表現了。」

水燕兒道：「難道說，只要我作一個賢淑的妻子，你可以作一個浪子丈夫？」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妳自己不是也覺着男女之間，女人總是要吃虧一些麼？」

水燕兒歎口氣，道：「咱們不談這個了。你的條件如是我都答應了，不知可否換來你一點誠意？」

俞秀凡道：「說說看，要我如何表現出誠意來。」

水燕兒道：「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水燕兒緩緩道：「答應和我舉行一次拜堂大禮。」

俞秀凡道：「姑娘本是洒脫之人，怎會拘泥於這等世俗禮法？」

水燕兒道：「別的事，我都看的很開，唯獨對這件事，我無法看開。黃花閨女上花轎，一生只有這一回，就算你以後收上十房八妾，

我也可以不管你，但我要個名份，你總該答應我吧？」

俞秀凡道：「姑娘不覺着太誇獎我？」

水燕兒楞了一下，道：「誇獎你什麼？」

俞秀凡道：「討上十房八妾，俞某人想倒是想，只怕沒有人肯嫁給我。」

水燕兒道：「只要你眞的想，不用你發愁，我自會代你安排。」

俞秀凡道：「果然是一位淑女賢婦。」

水燕兒道：「不用灌迷湯，我不吃這個。說！你還沒有答應我的話。」

俞秀凡道：「就算我答應了，你也作不得主，你還上有義父。」

水燕兒道：「那是我的事了，不用你管。你只要答應了，這件事咱們就算決定了，不再更改。」

俞秀凡心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緩緩說道，「要不要見過你義父再作決定？」

水燕兒道：「用不着！我答應了，那就算鐵定了，永不再變。」

俞秀凡沉思了良久，笑道：「姑娘如是覺着必需和你義父研商一下，在下倒是很有耐性的等待一些時光。」

水燕兒道：「不用問了，我只是在等你一句話，你如答應，咱們就可擊掌爲誓，決定大計。」

俞秀凡心中一懍，忖道：看她說的這樣認眞，似乎不是做作了。這一來，俞秀凡不敢再談論正題，話題一轉，道：「姑娘，在下想先說明一件事。」

水燕兒道：「怎麼，又有新的條件了。」

俞秀凡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想問姑娘一聲，一旦在下和你那義父衝突起來，姑娘要帮助那一個？」

水燕兒道：「俞兒，你爲什麼一定要和我義父衝突？」

俞秀凡歎口氣，道：「燕兒，不論我們之間是眞情還是假意，但我們談了這多話，總算是有些緣份，我俞秀凡孑然一身，琴劍飄零，別認爲我不敢答應你的婚事，正如你姑娘所說，一旦男女交往，吃虧的自然是姑娘了。但事情很明顯，有一天，你義父霸業有成，決不會讓我在江湖上獨樹一幟，我可能是他們最後對付的人，也可能是他先下手的對象。這一點，妳大概也心中明白。」

水燕兒搖搖頭，道：「俞兒，不會的。爲了我，他們也該替我們留一席安身之地。」

話出口，心中實感後悔，這豈不是不打自招，被他套出了內情。

俞秀凡神情很嚴肅，道：「燕兒，我在江湖上的閱歷，談不上什麼豐富，但我對事理的分析，却是自有見解，我相信，貴組合中，可能已下達了對付我的令諭，也可能強調我在某些武功上有很特異的成就，這就使得貴組合中人，遇上我時，先動了三分戒心，反而給了我很多的方便。貴組合的首腦人物，下達這道令諭之前，也許是爲了珍重我，但他們沒有想到，却收到了這樣相反的效果。」

水燕兒默默不語，俏麗的粉頰上，泛起了重重愁雲。

俞秀凡道：「就拿妳燕姑娘來說吧！你可能也受了這道令諭的影響，對我太過愼重，一錯再錯，最後，不惜把身體也賭了上來。」

水燕兒道：「別把我看的大孩子氣，我不會輕易的把自己也賭上去。賭上去是因爲俞兄值得我這一賭。」

俞秀凡笑道：「是不是妳已經胸有成竹認爲已贏定了。」

水燕兒正容說道：「別說的這樣難聽，我不是那種輕浮的人，也別把我看的全無主張，但也不能把我想的太過陰險。」

俞秀凡道：「不輕浮，有主張，又不陰險，姑娘算是那一種人呢？」

水燕兒道：「應該怎麼作，我自有分寸，我對你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容忍，適可而止，對你我都有好處。如是你一味的逼迫，得寸進尺，也會激怒我。」

俞秀凡道：「看妳處置方塑的事，我已知道妳是位有決斷、魄力的人。」

水燕兒接道：「你太誇獎了。」

俞秀凡道：「不過，你這人變的太快，一會兒柔情若水，充滿女性的溫柔，片刻間，又冷若冰霜，大有反臉成仇之勢。」

水燕兒嫣然一笑，接道：「丈八燈枱照遠不照近，只看到我水燕兒的毛病，沒有看到你俞秀凡的缺點。」

俞秀凡道：「我有什麼缺點？」

水燕兒道：「你口不應心，有時滿口仁俠，有時又自私的很，兩種性格自相矛盾。」

俞秀凡笑一笑道：「所以，姑娘有些不相信在下的話麼？」

水燕兒笑道：「無欲則剛，我不想得到你太多，所以，我不會太妬忌你，隨便你將來怎麼鬧，我也不放在心上。所以，我不太計較你的爲人，不過——」

俞秀凡道：「不過什麼？」

水燕兒道：「不過，我要名份，所以，我只堅持一件事，你要用花轎娶我，這樣，我才能對義父交代過去。至於，你把我娶來之後，如何安排，那就隨便你了。」

俞秀凡道：「一個女人如若大方到這等程度，夫妻之間，還會有些什麼情意呢？」

水燕兒笑一笑，道：「我不信，你會眞的把丟我開不理。」

俞秀凡道：「這可不一定，有道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咱們眞的成了親，就算你是天仙化人，像我這等浪子的性格，只怕也不會滿足守分。」

水燕兒道：「那不要緊，就到了那一天，我會盡全力修飾自己。」

俞秀凡道：「妳已經够俏麗嬌艷了，再打扮也不過如此了。」

水燕兒道：「我所謂修飾自己，外貌只是其中的一部份，重要的，還是要修我的心，我把自己改成一個永遠帶着笑容的溫柔女人，不論你作了什麼錯事，我都不和你爭吵。」

俞秀凡忍不住哈哈一笑，道：「燕姑娘，聽起來像夢囈一般的美麗。」

水燕兒搖搖頭，很認眞的說道：「別這麼小看我，我說的很認眞，也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至少，我要盡最大力量的去學，很認眞的去學。我自覺還不太笨，如是我認眞的學起來，相信還不會學的太壞。」

俞秀凡道：「人應該有些缺憾，你如眞學的十分完美時，那很可能眞成了紅顏薄命。」

水燕兒道：「一個女人嫁出去，命運已決定了十之七八，如是我學的盡善盡美，仍不能令箇郎傾心，那也只好認命了。」

俞秀凡笑道：「想不到啊！手握生殺大權的水燕兒，竟然是這樣一個肯向命運低頭的女人！」

水燕兒道：「我有什麼辦法，嬌美、溫柔都不能挽住你心猿意馬，別的女人也一樣像我倒霉，水燕兒說一句狂妄的話，天下像我這樣的女子，畢竟不多。就算被你遇上了，也不過三五個吧？」

俞秀凡笑一笑，默然不語。

水燕兒接道：「爲什麼不說話，是我說的不對，還是你早已胸有成竹。」

俞秀凡道：「燕姑娘，閨闈私室，咱們是

不是言無禁忌。」

水燕兒道：「你放心大膽的說，說錯了也不要緊，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那很好，燕姑娘既如此說，在下就斗膽直言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問題不完全在兒女私情之上，如是姑娘只在這上面兜圈子，那就永遠找不出問題的癥結了。」

刁蠻聰慧的水燕兒，似是已想到他要談些什麼事，突然歎息一聲，道：「俞兄你提的條件我都答應了，其他的，似乎是以後的事，用不着想的太多。」

俞秀凡道：「這是一個很嚴酷的現實，怎麼能够不想呢！燕姑娘，好的說是貴組合看得起我，壞點說是貴組合不願我成爲你們計劃中的一個小障碍，對麼？」

水燕兒不能不承認了。點點頭，道：「所以，我們才不惜一切的籠絡你，你應該滿足了。是麼？」

俞秀凡感慨的說道：「我們之間本無情，只有在一種權謀設計下，把我們天南地北的拉在一起，就算我們彼此都確具了相悅之心，但我們都又不能不防範着對方，其相處又何異同床異夢，如是我是貴組合大計劃中的一個小障碍，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把我消滅了，只要我活着，那就是貴組合背上之芒，肉中之刺，也許大局未定之前，他們可以受一點痛苦，一旦局面安定，就會想法拔出這個背芒、肉刺，燕姑娘，我說的不誇張吧？」

水燕兒道：「我的看法，倒非如此。」

俞秀凡道：「嗯！願聞高見。」

水燕兒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江湖上揚名聲，幾人能得好下場。只要你放棄了爭雄江湖的心念，不住溫柔住何鄉？英雄氣本短，兒女情却長。笑遨風月，紅袖添香，你肯置身紛爭之外，我相信，沒有人會找咱們的麻煩。」

俞秀凡搖搖頭，笑道：「燕姑娘也許是言有所本，但在下却不作此想。」

水燕兒道：「就算是眞有那麼一天，我也會陪着你同生共死。」

俞秀凡笑一笑，道：「燕姑娘，你認爲他們現在不是利用你麼？」

水燕兒微微一怔，道：「利用我什麼？」

俞秀凡道：「對付我！刀釵冷萍，劍主方塑，到你燕姑娘，一個更比一個強。我相信，在燕姑娘的後面，可能有更高明的人物。方塑敗在我的劍下，由第二劍主的身份，一變爲階下之囚，如是姑娘妳也敗了呢？」

水燕兒怔了一怔，接道：「我……我……我。」

俞秀凡笑了一笑，道：「燕姑娘，妳不能失敗。在貴組合中，妳是公主的身份，如是不幸落敗了，只怕你這公主的榮耀，也將隨風消失。縱然不致步那方塑的後塵，變爲階下之囚，只怕不會再有你現在這樣的氣勢了。」

水燕兒道：「所以，我不要失敗。」

俞秀凡道：「可惜的是，妳的勝敗並不能完全操諸你的手中。」

水燕兒突然臉色大變，冷笑一聲，道：「俞秀凡，原來你提的條件都是假的，只是想從我身上套問一些內情是麼？」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是。在下說的話，自然算數。問題是妳。」

水燕兒道：「我？」

俞秀凡正容說道：「不錯。貴組合眞的會答應我的條件麼？」

水燕兒點點頭，道：「這是眞的。我既然答應你，自然有把握。」

俞秀凡笑一笑，道：「燕姑娘，妳在貴組合中的身份，可能很高，但却未必能左右大局。」語聲微微一頓，接着道：「聽說貴城主是一位身負非常之能的人物，而且他的爲人很和藹。」

水燕兒道：「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笑一笑，道：「貴組合對付我俞某人，雖非精銳盡出，但可也費盡了心機，在下總不能對貴組合完全沒有一點瞭解。」

水燕兒道：「是方塑告訴你的吧？」

俞秀凡一笑，道：「姑娘別多問，我不會說。我的用意不在炫露，只是覺着很奇怪。」

水燕兒道：「有什麼好奇怪的。我義父功參造化，無所不能，他已經到了不生嗔意的境界。」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眞如妳所說，他實已不用插手江湖是非了。燕姑娘，不是你那義父裝作叫人難分眞假，很可能別有內情。」

水燕兒道：「你不要危言聳聽，這中間還會有什麼內情。」

俞秀凡道：「他可能只是一個傀儡，被人暗中操縱。」

水燕兒呆了一呆，道：「這……這不太可能吧！」

俞秀凡道：「如若我是你，我就能找出其中的破綻來。水域行程還有兩日，咱們可以多想想。」突然起身，打開艙門而去。

水燕兒一對清澈的雙目，望着俞秀凡呆呆的出神，沒有出手攔阻，也沒有出言呼叫。

俞秀凡大步行出船艙，步上甲板，伸展一下雙臂，長長吁一口氣。

流目四顧，但見江流滔滔，江風拂面，微生寒意，頓覺神氣一清。

身後響起了一陣步履之聲，耳際間響起了桃花童子的聲音，道：「公子，你好麼？」

這句話問的很奇怪，充滿着關懷，也有着一份愧疚。

俞秀凡霍然回過頭去，笑一笑，道：「我很好！小桃童，你自己呢，好不好？」

桃花童子有些茫然的說道：「小人物嘛，不會怎麼好，也不會太懷。」

俞秀凡道：「小人物，那才不會處境險惡，因爲，你不算什麼，誰也不會想得到去顧及你，是麼？」

桃花童子道：「說的是，公子。」

俞秀凡道：「王翔、王當呢？」

桃花童子道：「他們兩位，似是對在下有些成見，躲在房子裏，不願與小的多見面。」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小桃童，在下適才言未盡意。」

桃花童子道：「公子只管說，小的洗耳恭聽。」

俞秀凡道：「小人物，有時可以作很大很大的事。」

桃花童子淒苦一笑，道：「太深奧了，小弟有些不太明白。」

不待俞秀凡開口，立時改變了話題，道：「公子，你見過燕姑娘的眞面目麼？」

俞秀凡道：「你想知道什麼？」

桃花童子道：「我聽說她生的很醜，所以，整日戴着面紗。」

俞秀凡微微一笑，未置可否。

桃花童子似是對那燕姑娘的醜美，十分關心，竟然追着問道：「公子，燕姑娘在艙中和公子飲宴叙談。」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好像很關心那位燕姑娘的醜美？」

桃花童子道：「我……我……只是覺着很奇怪。」

俞秀凡道：「有什麼好奇怪的？」

桃花童子道：「小的覺着，那位燕姑娘一

副好身材，所以，我想她應該生的十分美貌才對。」

俞秀凡道：「你想從我這邊證實一下，是麼？」

桃花童子道：「是的，小的心裏明白，這件事只有在公子這裏證實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只怕這件事，你會十分失望了。」

桃花童子一怔，道：「公子，難道她和你敍談之時，也戴着面紗。」

俞秀凡道：「小桃童，我不能告訴你，也無法給你說的太多，這一點你要失望了。」

桃花童子流露出一片失望之色，歎口氣，道：「只怕我這一生之中，很難得證實我心中這份懷疑了。」

俞秀凡道：「燕姑娘的醜美，和你有什麼關係？」

桃花童子道：「我不信這些傳言，我一直覺着，她應該生的很美。」

俞秀凡道：「很奇怪，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桃花童子道：「我看她的身材。」

俞秀凡道：「小桃童，也許你猜對了。」

桃花童子奇道：「公子，你見過她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因爲我和你一樣的看法。」

桃花童子低聲道：「公子，在我們那個組合之中，我是專門學習認識女子的人，如若我看錯了，那眞是一大遺憾。」

俞秀凡道：「哦！原來你只是想證實你的看法。」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是的。如以那燕姑娘的身體而論，她是屬於最美的女人之一，相她之背，應該是一個深具媚骨的女人。」

俞秀凡笑道：「小桃童，我不懂女人，但我和你的看法一樣。」

桃花童子道：「可惜的是，咱們沒有法子證實。」

俞秀凡道：「慢慢來吧！也許咱們有辦法證實你的想法。」

只聽一個淸冷甜美的聲音，道：「桃花童子，你想證實什麼？」

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身着紫衣，臉罩面紗的女子，當門而立，正是水燕兒。

桃花童子臉色大變，身軀顫動了一下，但立刻又平靜了下來，欠欠身道：「燕姑娘。」

水燕兒冷冷說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桃花童子道：「我沒有說什麼，我只是想求證一件事。」

水燕兒道：「關於我的事？」

桃花童子道：「是的，屬下一直覺着妳姑娘應該生的很美。」

水燕兒道：「爲什麼？」

桃花童子道：「因爲相姑娘之背，應是一位人間絕色，但咱們組合中却流行一句話。」

水燕兒冷冷接道：「一個人的身材和面容，常有着極大的不同，你在胡說什麼？」

桃花童子道：「屬下斗膽請問燕姑娘一句話！」

水燕兒道：「什麼話？」

桃花童子道：「姑娘是不是長的很醜？」

水燕兒又好氣又好笑的說道：「隨便你怎麼想吧！」

桃花童子道：「咱們組合之中，都傳說姑娘很醜。」

水燕兒聽他如此說，知道俞秀凡並沒有告訴他什麼，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道：「見過我面目的人不多，他們怎會知道我醜？」

桃花童子道：「有一兩個人看到就够了，他們會很快的把消息傳播出來，很多人都會知道這件事。」

水燕兒道：「你既然聽到了這個傳說，還來問我作什麼？下艙去吧！」

桃花童子道：「燕姑娘，傳說歸傳說，但我不相信這是眞的。」

水燕兒道：「你不相信？」

桃花童子道：「過去我雖見過燕姑娘，但只是匆匆一瞥，所以，對燕姑娘的醜和美，在下並無意見，但這次得見姑娘，在下對那些傳言，又有了不同的看法。」

水燕兒道：「什麼看法？」

桃花童子道：「姑娘的擧止、身材，和那說話的聲音，無一不美。」

水燕兒接道：「偏偏一張臉兒，長得太難看了。」

桃花童子道：「不可能，燕姑娘的玉指，膚色，無一不具美人的特色。」

水燕兒笑一笑，道：「桃花童子，聽你說得好像很有把握？」

桃花童子道：「是的！持此看法的也不祇在下一個人。」

水燕兒道：「你還有一位同道了，不知是何許人物？」

桃花童子道：「這位俞公子，他和姑娘幾番敍談之後，也覺着姑娘應該是一個很美、很美的人。」

水燕兒冷笑一聲，道：「够了。桃花童子，你下艙去吧！」

桃花童子一欠身，退入艙中。

水燕兒緩移蓮步，行到了俞秀凡的身側，道：「你告訴他什麼沒有？」

俞秀凡道：「我說過的話，桃花童子都已轉述了出來。貴組合中人才濟濟，桃花童子對女人瞭解的深刻，當今之世，只怕很少有男人強得過他。」

水燕兒道：「他小小年紀，怎會有這多的經驗？」

俞秀凡道：「這要得讚賞貴組合中的教導之功了。其實，他名號桃花童子，已經隱隱的道出了他的才智。」

水燕兒歎一口氣，道：「這該是椿很奇怪的事。身材、膚色，又怎能和面容的醜美，扯上關係呢？」

俞秀凡道：「在下本來也覺着很奇怪，世上盡多容貌不秀，但身材、氣質很高貴的女子，但也只能把她襯托的大方，高雅一些，却無法變成一位絕世美女，但桃花童子的一句話，啓發了我。」

水燕兒道：「那一句話？」

俞秀凡道：「行動擧止，一個美女最大的缺點，就是有些自負形貌，她的一擧一動，都帶着一分孤芳自賞的高傲，妳雖然戴着一張很醜的人皮面具，但妳心中却感覺着是一位具有絕色的美女，所以，妳的一擧一動，沒有醜人的自慚形穢，却有着美女的高傲自負。」

水燕兒道：「原來，這中間還有這麼大的學問，小妹領敎了。」

俞秀凡道：「所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桃花童子年紀雖然不大，但他胸羅之博，只怕妳燕姑娘也無法和他比擬。」

水燕兒輕移蓮步，走到了俞秀凡的身邊，低聲說道：「俞兄，我想過了你說的話。」

俞秀凡微微笑了一笑，道：「想到些什麼事？」

不知是有意呢，還是無心，水燕兒故意把身子靠近了俞秀凡，一陣幽淡的香氣，直衝入俞秀凡的鼻子中。

輕輕歎息一聲，水燕兒緩緩說道：「俞兄，你願不願見見我的義父。」

俞秀凡點點頭，道：「如是有很好的機會，我倒願意見見他。」

水燕兒喜道：「是眞的？」

俞秀凡道：「是的，聽說妳那位義父功參造化，在下也很希望能見他一面。不過——」

水燕兒道：「不過什麼？」

俞秀凡接道：「我們見到了妳那位義父之後，咱們要和他談些什麼？」

水燕兒道：「你覺着呢？」

俞秀凡道：「我就是想不出要和他說些什麼的主題？」

水燕兒道：「談談我們的事。」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談我們的事？」

水燕兒道：「不錯。我要他答應我，你退出了江湖之後，不准他們日後侵犯我們。」

俞秀凡道：「哦！」

水燕兒道：「你退出江湖之後，我自然也不能在江湖上闖蕩，所以那一片地方，也是我們養老之地。」

俞秀凡話題一轉，道：「燕姑娘，聽說妳義父是一位很仁慈的人。」

水燕兒道：「是的，所以我覺着他縱然有很大的雄心，但決不會作出危害江湖的事。」

俞秀凡道：「也許妳那位義父，眞是一個可欽可敬的長者，但他如若有秉倂江湖的雄心，咱們就很可能是他的眼中之釘，因爲，一個人，不可能在他秉倂了江湖之後，留一片另外的天地，讓咱們獨樹一幟。」

水燕兒道：「我要他給我們一個保證。」

俞秀凡道：「什麼樣的保證？」

水燕兒道：「我義父向不輕諾，他答應咱們一句話，就是保證。」

俞秀凡笑一笑，道：「燕姑娘，他一定會答應嗎？如果答應了，那只是爲了我。」

水燕兒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他很憐惜妳，是麼？」

水燕兒道：「不錯。」

俞秀凡道：「但他爲了對付我，不惜要他最憐惜的義女出動。」

水燕兒道：「我是巡閱特使的身份，自然應該爲組合効力。」

俞秀凡道：「燕姑娘，其實，你心中也很明白，所以，妳怕失敗。妳從小在那個環境中長大，覺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仔細深入去想罷了。」

水燕兒嗯了一聲，道：「說下去。」

俞秀凡道：「勝敗乃兵家常事，一個人不許屬下有失敗的事，這人心胸的褊狹，可想而知了。」

水燕兒道：「唉！俞兄說的很有道理。不過我過去好像從未想過這些事。」

俞秀凡道：「妳畏懼失敗，不惜付出妳所能付出的代價，一定要得到勝利，縱然是得不償失的慘勝也行。」

水燕兒道：「你是指我答應你所有的條件這件事。」

俞秀凡道：「我相信我提的條件很苛刻，正常的情形下，你決然不會答允。是麼？」

水燕兒道：「這不能作爲例子，這一生中，我第一次遷就別人。」

俞秀凡道：「那是因爲貴組合在過去一直沒有遇到像我這樣的強敵。」

水燕兒道：「你可是眞的感覺到，以你這點力量，眞能和我們這個組合作對。」

俞秀凡道：「也許我不能，但至少貴組合把我估計得有這樣一份能力。」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以方堃爲例吧！在貴組合中，他也具有佼佼不凡的身份，他立過無數的功勞，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死傷於他的劍下，但他不能有一次失敗。」

水燕兒接道：「他受到懲罰，那是因爲殺了本組合中的特使。」

俞秀凡道：「我見過那位特使，在下如是貴組合中人，也不會饒他。那猥瑣卑下的神情，實爲貴組合丟臉。」

水燕兒道：「就算如此，也用不着方堃殺他。」

俞秀凡道：「如是方堃勝過了我呢，那又如何？」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不瞞俞兄說，他如勝過了你，小妹也不敢關他了。因爲，我們這個組合中，最敬重得到勝利的人。」

俞秀凡道：「所以，方堃數度求死於我的劍下，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不能失敗，縱然是勝過一千次的人，也不能有一次失敗。對麼？」

目光盯注在水燕兒的臉上，接着道：「拿妳來說，妳對失敗的畏懼，似乎是尤過方堃。因爲，妳也有和方堃同樣的感受，一旦失敗了，也失去了一切權勢、職位，和受盡敬重的身份。」

水燕兒沉吟不語，良久之後，才輕輕歎息一聲，道：「你能打敗方堃，足見高明。但我覺着，怕你說服人的力量，比你的武功，更爲可怕。」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燕姑娘，我倒不作此想。」

水燕兒道：「你不覺着自己太謙虛麼？」

俞秀凡道：「我沒有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我所以能够具有說服的力量，是因爲我說的話，都是發自肺腑的眞理，妳燕姑娘又具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我的話，才對妳有所影響。」

水燕兒接道：「你實在是一位很會說話的人。」

俞秀凡道：「燕姑娘，咱們雖然是談的很輕鬆，不過，咱們談的問題，却是嚴肅無比。希望燕姑娘不要以等閒視之。」

水燕兒道：「我知道，我會很用心的想想這些事。」緩緩轉過身子，步入艙中。

俞秀凡凝目望着水燕兒的背影，突然發覺有着很大的不同。她的步履，仍然是那樣的細碎，嬌軀擺動仍然是那樣的動人，但她步履間却給人一種很沉重的感覺。那是一股無形的力量，不用心的人，是無法看得出來。

水燕兒未再回頭望過俞秀凡一眼，顯然，她的心中正有着無比的沉重。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突然有着一種抱疚的感覺。水燕兒本是無憂無慮的人，但他却給了她無限的憂苦。俞秀凡心中感慨萬千，不停的在甲板上走動。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突聞一聲輕輕的呼喚傳了過來，道：「公子！」

俞秀凡停下脚步，轉頭望去，只見王翔、王當並肩而立。

王當快步行了過去，低聲說道：「公子在想什麼？」

俞秀凡道：「我想的事情很多，不過還未想出結果。」

王當道：「公子，咱們是否應該想法子逃離此地？」

俞秀凡四顧了一眼，但見江流滔滔，不見一點帆影，一笑，道：「怎麼一個走法？」

王當低聲道：「我在後艙處見到了兩艘小艇，咱們只要想法子搶到那兩艘小艇，咱們就可以離開此舟了。」

俞秀凡道：「咱們三人，都不會水中功夫，如是在水中攻擊咱們，那要如何應付？」

王當道：「咱們自然是很可能遇上很大的凶險，不過，總比在這艘大船上好一些。」

俞秀凡笑道：「這裏有什麼不好，巨舟龐

大，有如陸上一般。一旦動上手，咱們不受覆舟的威脅。」

王當有些困惑的說道：「難道咱們不準備離開了麼？」

兪秀凡道：「不錯。如是咱們生命不受迫害，我想任他帶咱們到他們的老穴去瞧瞧。」

王當道：「咱們三個人去麼？」

兪秀凡道：「我想一個人去。」

王當道：「什麼，公子，我並不是貪生怕死。」

兪秀凡道：「王當，聽我說，我不是這個意思。」緩步行到了甲板的邊緣。

王翔、王當都明白兪秀凡的用心，離開船艙遠一些，必有重要的話說。

兩人追了過去，兪秀凡低聲說道：「登上陸地之後，他們決不會還讓咱們三人守在一起，把咱們分開了彼此都無法照顧，你們跟我同入賊巢，豈不是全無作用？」

王翔道：「公子深入賊穴，我等不能隨行，但不知在何處等候公子。」

兪秀凡道：「我已安排好你們的去處，不過，現在不能告訴你們，以免洩露了隱密。」

王當道：「公子，可是已有了通盤詳密計劃。」

兪秀凡點點頭道：「談不上全盤詳密，不過，我三思之後，覺着我一人跟他們走，是一個較好的辦法。」

王當道：「我們知道，幫不上公子的忙，但你一人涉險——」

兪秀凡笑一笑，接道：「我一個人去，不但行動自由迅快，而且咱們也不能全部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如是我一旦被他們殺死或是生擒囚禁起來，你也可以把消息傳出去。」

王當歎口氣，默然不語。

兪秀凡道：「就這樣決定，咱們每天至少要想法子見上兩次面，如是一旦有了什麼特殊情況，你們不要顧慮什麼，立刻找我。」

王翔點點頭，道：「我們會小心。」

兪秀凡歎道：「他們這個組合中，似乎十分複雜，什麼手段都可能用的出來，而且，他們的手段千奇百怪，叫人防不勝防，飲食方面，要特別小心，他們很可能在食物中下毒，你們要特別小心，每次食用之前，要查查看食物中是否有毒，早晚也要運氣試試是否有中毒之徵。」

王翔點點頭，道：「多謝公子指點。」

兪秀凡道：「如若對方沒有招惹咱們，兩位不可惹事生非，但如受到攻擊，也不用太顧慮，儘管全力反擊。」

王當點頭道：「我們記下了，多謝公子指點。」

兪秀凡道：「好，你們回去吧！」

兩人一欠身，退回艙中。

兪秀凡又在甲板上走了一陣，回入艙中。進入艙門，一個女婢已早在門內恭候。兪秀凡還未來及開口，那女婢已欠身說道：「咱們已替公子備好了宿住的小艙，燕姑娘吩咐婢子，先帶公子進去瞧瞧，如是公子不滿意，咱再替公子換一間。」也不待兪秀凡回答，轉身而去。

兪秀凡隨在那女婢身後，行入一座艙門口處。推開艙門，迎面撲過一陣清香的花氣。木案花瓶中，正放着一束盛開的黃菊。

兪秀凡道：「這船上還種的有花麼。」

青衣女婢一欠身，笑道：「燕姑娘很愛花，所以，在這艘巨舟頂層之處，燕姑娘養了十幾盆花，這是剛從花盆中剪下來的菊花。」

兪秀凡道：「代我謝謝燕姑娘爲我準備了這樣舒適的住處。」

青衣女婢一欠身，道：「小婢名叫秋蘭，奉燕姑娘之命，侍候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一聲就是。」

兪秀凡揮手一笑，道：「有事情在下自會勞請姑娘幫忙。」

青衣女婢一欠身，退了出去，順手帶上了艙門。

小艙中佈置的很雅緻，鮮花、綾被，色彩都很調和，顯見那佈置人十分用心。

兪秀凡和衣仰臥榻上，立時聞到枕頭上散出的陣陣幽香，香氣不濃，但却清幽醉人。

忽然間，兪秀凡感覺到這股香氣，似乎在那裏聞過。

但却一時間想不起，一陣波波的敲門聲，傳了過來。兪秀凡挺身而起，打開艙門，當門而立的正是水燕兒。

水燕兒輕輕吁一口氣，道：「兪兄，打擾你了。」

一陣清幽的香氣，撲了過來。兪秀凡立刻辨出那股清幽的香氣，和枕上散發出來的一般模樣。

原來，那木榻上的枕頭，竟然是水燕兒所用之物，才沾染了水燕兒那一股特有的香氣。

兪秀凡微一欠身，道：「姑娘請進來坐坐吧！」

水燕兒緩步行了進來，順手掩上了艙門。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姑娘請坐。」

水燕兒道：「謝謝你了。」在緊靠木案旁側的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兪秀凡道：「姑娘，有什麼見教？」

水燕兒道：「如是我沒有事，難道就不能來瞧瞧你麼？」

兪秀凡道：「在下艙中沒有好酒佳餚。」

水燕兒接道：「你還想喝點酒麼？」

兪秀凡搖搖頭道：「在下的酒量不好。」

水燕兒歎道：「我來此的用心，也只是想請教你一件事。」

兪秀凡道：「姑娘請說！」

水燕兒道：「我想過了你說的話，但不知道我想的是不是對。」

兪秀凡道：「說說看。」

水燕兒道：「你說的話，最終的目的，好像要我背叛我們這個組合，離開我的義父。」

兪秀凡笑一笑，道：「燕姑娘，話不是這麼說，我無意讓你背叛義父，也無意讓你背叛你的組合，我只是希望姑娘能服膺眞理，維護武林正義。」

水燕兒道：「兪兄，我好生爲難啊！」

伸手取下了臉上的面紗。

她沒有再戴那醜陋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美麗絕倫的面孔。

緊緊鎖着眉頭，帶着滿臉憂苦，美麗中有着一股淒迷。

兪秀凡歎口氣，道：「燕姑娘，不用太爲難，我講的話，只是供你參考，你是個很聰明的人，應該知道如何自處，你總會想出一個結果來。」

水燕兒道：「兪兄，告訴我，我應該怎麼作？」

兪秀凡笑道：「燕姑娘，我應該怎麼說好呢？」

水燕兒道：「不要笑，我說的這些事很嚴肅。」

兪秀凡容色一整，道：「燕姑娘，要我告訴你一些什麼？」

水燕兒道：「肯定的告訴我應該怎麼辦才是。」

兪秀凡道：「妳眞的聽我的麼？」

水燕兒道：「我不知道，那要看你的說服力量了，你已經使我動搖，現在，要看你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你的話了。」

兪秀凡歎口氣，道：「燕姑娘，我不希望妳現在決定什麼，但我希望你對貴組合能再深入的觀察、瞭解一下，再作決定如何？」

水燕兒點點頭，道：「這很公平，唉！我困擾了很久的事，你這一句話，解去了我心中的困惑。」

兪秀凡道：「姑娘具大智慧，在下十分敬佩。」

水燕兒道：「別給我戴高帽子。我是很認眞的向你領敎。」

兪秀凡道：「姑娘，我也說的很認眞。」

水燕兒點點頭，道：「我會再認眞的去想想。」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兪兄，你是否眞的要和我一起去見我義父？」

兪秀凡道：「自然是眞的了。」

水燕兒道：「你是否想過，去了之後，如何能再回來？」

兪秀凡道：「這要看妳燕姑娘了。」

水燕兒嬌軀震動了一下，道：「看我！我……我！」

兪秀凡笑道：「你不是告訴我，你那位義父很仁慈麼？」

水燕兒道：「我義父對我們組合中人，十分仁慈，對敵人是否也十分仁慈，那就不知道了。」

兪秀凡道：「燕姑娘，這麼說來，妳對妳義父並不十分瞭解了。」

水燕兒道：「我從來沒見到義父對付過敵人，他要如何對付敵人，我實在無法想像。」

兪秀凡道：「如若一個人天性仁慈，不論對敵人或是自己人，都不會太過份。」

水燕兒道：「一日之前，你問我這件事，我連想也不用想，立刻就可以答應你了。但現在，我已經不太相信自己的判斷力了。」

兪秀凡笑一笑，道：「燕兒，不要爲這件事難過，你無法判斷義父意願一事，早已在我的預料之中。」

一聲燕兒，只叫得水姑娘嬌軀微微顫動一下，緩緩說道：「兪兄，你怎能這樣肯定？」

兪秀凡道：「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一直是旁觀者。」

水燕兒淒涼一笑，道：「兪兄，我的確亂極了。」

緩緩站起身子，接道：「請相信我，好好的在舟上休息一天，你必需要保持着最佳的體能。」

兪秀凡道：「燕兒，謝謝你的關心。」

水燕兒突然流下淚來，道：「兪兄，我眞不知如何自處？」緩緩把嬌軀偎入了兪秀凡的懷中。

兪秀凡輕拂着燕姑娘頭上秀髮，低聲說道：「燕兒，別難過，以你的才慧，你會選擇出你自己該走的路。」

水燕兒舉起紫色的衣袖，拭去了臉上的淚痕，道：「我要走了，你好好的休息一下。」取過面紗，緩步而去。

兪秀凡關上艙門，盤坐調息。

一日夜在船上過去，兪秀凡和王翔、王當，碰過了幾次面，也見過桃花童子，但却一直未見過水燕兒。

在那青衣女婢的照顧之下，兪秀凡生活的很好，但一日夜未見過水燕兒，兪秀凡有着一種惘然若失的感覺。

第二天黃昏時分，帆舟進入了一座水灣之中。

兪秀凡快步行出艙門，希望能看到港灣形勢。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船轉入水灣之後，太陽剛好沉下。一層迷濛的白霧，迎面撲來，片刻間，整個水灣，完全爲濃霧迷漫。

夜色加上濃霧，就算是最好的目力，也無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

兪秀凡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好大的霧啊。」

只聽一聲輕輕的歎息，道：「兪兄，別認爲這是偶然發生的事，事實上這是很精密的算計，每一艘船在進入這個港灣中時，都會遇上這樣的大霧。」

兪秀凡道：「燕兒，不會一年四季都有這樣的大霧吧？」

水燕兒道：「你聽到過一句話麼——人定可以勝天？」

兪秀凡道：「難道說，這大霧也是人爲的麼？」

水燕兒道：「山川水域，聚積成這片多霧的水港，這地方本就多霧，十天中有八天起霧，至於另外的兩天，可以用人工補助，這就是每一條船進入這水港後，必遇大霧的原因。」

兪秀凡道：「看來，貴組合中，果然是人才濟濟。」

水燕兒低聲說道：「兪兄，船很快可以靠岸了，你打算怎麼辦？」

兪秀凡答非所問的道：「燕兒，我如是走了，你一定會受到很重的懲罰，是麼？」

水燕兒道：「很可能。不過，我不會阻止你的離開。」

兪秀凡道：「唉！燕兒，我答應你去見你義父，所以，我不離開。不過，我那兩個隨來的從人，希望他們能夠離去，只不知會不會影響到你？」

水燕兒道：「我們的用心，只是對你，其他的人，無關重要。」

兪秀凡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什麼時候能讓他們走？」

水燕兒道：「他們應該早一點換舟離開，登了陸地之後再走，只怕有些麻煩。不過，不要緊，我會想辦法讓他們平安離去。」

兪秀凡道：「燕兒，我該謝謝你！」

一連幾聲燕兒，只叫得水姑娘芳心顫動，神情間流露出無限的感傷。

夜色大霧，目難見物，兩人雖然是對面而立，但也無法瞧到水燕兒臉上的神情。黯然歎息一聲，緩緩說道：「兪兄，有一句話，希望你能夠記在心裏。」

兪秀凡道：「什麼話？」

水燕兒道：「剛則易折，有時間，應該通權達變一些，是麼？」

兪秀凡道：「多承指教。我會記着你的話的。」

水燕兒道：「你知道麼，咱們這一次晤面帆舟之後，使我有了很多的改變。」

兪秀凡道：「能不能告訴我，你改變了些什麼？」

水燕兒道：「變的很脆弱，變得更像女人，我變的怕事，變的爲你擔心。過去，我不是這個樣子。」

兪秀凡笑一笑，道：「燕兒，堅强些，別害怕，也別替我擔心，我相信我能夠照顧自己。事實上，要來的總歸要來，躲過今天，也無法逃過明日。」

水燕兒黯然接道：「兪兄，爲我保重，別人不會像我。」

兪秀凡道：「我明白。」

水燕兒道：「兪兄，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兪秀凡道：「什麼事，只管請說。」

水燕兒道：「答應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不能死。」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好！燕兒，我答應你。不過，我只能儘量求生，好

好的活着出來。」

水燕兒道：「我還想告訴你一件事。」

兪秀凡道：「你說吧！」

水燕兒道：「你如若死了，有一個人也活不下去。」霍然轉個身子，行入艙中。

她沒有說出什麼人，會陪他而死，事實上，也用不着說出來。情意是那麼眞切，語氣是那麼含蓄，但決心却又那麼的堅定。

兪秀凡呆了一呆，望着水燕兒的背影，呆呆出神。

其實，夜色、濃霧，目力難及數尺，水燕兒早已經走入了艙中。但兪秀凡仍然望着那艙門處呆呆出神，似乎是那水燕兒一直停在眼前不遠的地方。

忽然之間，火光一閃，航艙中亮起了一盞明燈。燈光有些金黃，在濃霧中，光亮十分清明。

兪秀凡緩緩吁一口氣，緩步行入艙中。只見水燕兒端坐在艙中的虎皮金交椅上，兩個女婢各抱長劍，站在身後。兩旁十二個穿着金黃色衣服的大漢，每人右手抱着一把鬼頭刀。

水燕兒臉上仍然戴着面紗，在燈光下微微顫動。好像她心中有着無比的忿怒。

兪秀凡心中一動，暗暗提高了警覺。

突然，一聲悠長的鐘聲，傳了過來，行走本已很慢的巨舟，突然間停了下來。

但聞水燕兒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兪秀凡，你準備和我們一起下船麼？」

兪秀凡笑一笑，道：「是的。」

水燕兒道：「我們很歡迎你，不過，我們希望你能遵守三件約定。」

兪秀凡道：「說說看吧！如是在下能答應，那就答應了；如是不能答應，在下也直言奉告。」

水燕兒雖然儘量把聲音放的很平靜，但兪秀凡聽得出來，她聲音中帶着輕微的顫動。

長長吁一口氣，水燕兒緩緩說道：「下船後，就進入了我們的禁區，那地方充滿凶險的埋伏，所以你必須聽從我們的吩咐，不可擅自行動。」

兪秀凡道：「入境隨俗，這約定在下可以答應。」

水燕兒道：「第二件是，登岸後，你無論遇見什麼奇怪的事情，都不要生出好奇心，要視若無睹，不可隨便多問。」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如是在下不遵守這個規定，那將如何呢？」

水燕兒道：「爲了免去咱們之間可能發生的不幸事件，兪少俠，最好能留在這艘帆舟之上。」

兪秀凡道：「第三個約定呢？」

水燕兒道：「在離開這艘大船時，你要留下你的長劍。」

兪秀凡雙目盯在水燕兒的臉上，但他見到的只是那一張蒙面的白紗，無法從那裏得到任何暗示，也無法瞧到水燕兒任何的神情。

揚了揚劍眉，兪秀凡緩緩說道：「在下好像已經失去了貴賓的身份。」

水燕兒道：「現在，你已面臨着選擇，願爲階下之囚，或是願作我們座上貴賓。」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作貴賓必須遵守那三個約定了！」

水燕兒沉聲道：「不錯，那是必須遵守的約定。」

兪秀凡反問道：「如是在下選擇了階下囚呢？」

水燕兒道：「那是一種很悲慘的際遇。」

兪秀凡道：「至少，用不着遵守那三件約定了，是嗎？」

水燕兒道：「這地方，水中有着重重的機關佈置，刀輪、鐵網，就算是第一流水中功夫的人，也無法在水中行動，何況你根本不懂水中功夫？」

兪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在下答應了？」

水燕兒道：「你無法生離此地，就算你能把我們全部殺死，也無法離開此地；至多，我們鑿沉這條船，你和你的兩位從人，都將葬身江中。」

兪秀凡嘆口氣道：「貴組合的手段，不但惡毒，而且卑下！」

他無法瞭解水燕兒的用心，也無法知道水燕兒的話是眞是假，這幾句話倒是罵的十分尖刻。

水燕兒冷笑一聲，道：「兵不厭詐，就算我們用了些手段，那也不算什麼卑下。」

兪秀凡陡覺一股怒火，直衝上來，右手握住了劍柄。

耳際間，突然響起了水燕兒的傳音之聲，道：「兪兄，爲我珍重！」

兪秀凡無法分辨眞假，心中暗自盤算道：就算我傷了他們所有的人，王翔、王當勢必要陪我葬身於此了。

心中念轉，放棄了拔劍反抗的念頭，道：「要在下答應三個約定可以；不過，在下也有一個條件！」

水燕兒道：「你說吧！」

兪秀凡道：「在下願意答允三個約定；不過，我那兩個從人，要安全離此。」

水燕兒道：「可以，够格作本組合貴賓的，只是你兪秀凡一個人。」

兪秀凡神情肅然說道：「在下要確知他們安全離此，才能交出兵刃。」

水燕兒道：「我答應你了，自然要爲你辦到。」

兪秀凡道：「好，讓我看到他們離開。」

水燕兒道：「帶王翔、王當進來！」

片刻後，王翔、王當並肩而入。兩人手中提着長刀，隨時準備出手。

水燕兒高聲說道：「兪公子已志願留此作客，兩位作何打算。」

王當道：「咱們聽公子一言。」

兪秀凡道：「你們去吧！我承燕姑娘看得起，留此作客數日。」

王當道：「我們在何處等候公子？」

兪秀凡道：「回家去吧！」

王當怔一怔，道：「回家？」

兪秀凡道：「不錯。我離此地後，自然會找你們。」

緩步向王當行去，一面施展傳音之術，道：「離開了十里之後，就想法子易容，到璇璣宮去。」

說完話，人也行到王當身前，提高了聲音，道：「你們回家等我，如是我半年之後，還不回去，你們就不用等了。」

王當一欠身道：「公子保重。」

兪秀凡道：「你明白了？」

回目望着水燕兒高聲說道：「燕姑娘，幾時可以放他們離開？」

水燕兒道：「立刻可以放他們離開。」

兪秀凡道：「在下希望能看見他們離開此地。」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們一起下船。」

轉身向前行去，兪秀凡緊隨在水燕兒的身後，兩個女婢緊追在兪秀凡的身後。

船身不知在什麼地方，眼前是一片黑暗，黑的伸手不見五指。兪秀凡運聚了目力，向前望去，也不過能看出兩三尺的距離。

——未完——

長篇俠情故事

劍氣白雲

蕭逸・文
盧令・圖

偸靈藥失手　被擒囚深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墨狐子秦狸去三百老人處求藥不得，失望地走回一小店中，竟在店中遇到伍青萍，伍青萍已從南水，北星處，得知白如雲的消息，此時知道墨狐子秦狸求不得丹藥，芳心自爲白如雲担憂，老道遂出主意，讓她去找龍勻甫以求得丹藥，青萍此時也覺救人要緊，所以不管此去如何尷尬，也只好盡心想法……龍勻甫突見青萍到訪，萬分驚喜，心中以爲青萍是爲他而來的，而哈小敏見此，不但爲青萍高興，更爲自己高興，只有青萍一人，此刻不知如何是好，想來想去只好設法偸藥。

水夢寒道：「再有五天也就成了，妳何苦現在休息什麼？」

哈古弦也笑道：「星老婆子作什麼怪，好好的休息什麼？眞是莫名其妙！」

星潭冷笑道：「什麼，都是你二人唱反調，今晚上我們三人是離開丹房，要煉你們兩個煉去！」

水夢寒見木蘇連向自己點首，當時心中一動，暗想星潭行事，向來是深謀遠算，此舉不知含有什麼意思，不如聽從於她算了。

想着一拍哈古弦道：「對！我們就請一天假，到後院子去賞花去！」

哈古弦四人都答應了，也只好嘆了一聲，他搖了搖頭道：「你們眞是……」

青萍這時聽着五老對話，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忖：「這眞是皇天有眼，居然賜我這麼難得一個機會，今夜五老休息，丹室已無一人，我不乘此時機下手，更待何時？」

她想着不由精神大振，暗忖這一次，白如雲眞是有救了！

星潭這時笑瞇瞇的看着青萍道：「妳初來此一定陌生，不要太約束，我們都不是外人了，暫時由小敏陪着妳玩玩吧！」

說着又笑向小敏道：「晚上妳也有個伴了。」

小敏拉着青萍的手高興不已，這時五老各自離座而起，既然請假，大家都散了，有的在蒲團上打坐，有的乾脆下樓找地方睡覺了，星潭交待了小敏幾句，也下樓去了！

龍勻甫陪二女在院中走了一圈，哈小敏微微一笑道：「我們要休息了！」

勻甫臉一紅道：「那麼妳好好照顧她，我們晚上再見了！」

說着又囑咐青萍，千萬不要拘束，就把此處當成自己的家一樣，叮嚀了半天，才含笑而去！

青萍待他走後，秀眉不由微軒，她低下了頭輕輕嘆了一聲。

哈小敏笑了笑道：「姐姐心中一定有事，所以我設法把他遣走，想私下裏問問妳。」

青萍一驚，暗想這哈小敏原來這麼聰明，我心中有事，居然也被她看出來了！

當時苦笑着搖了搖頭道：「我的苦衷，不便與人談起，不過，我想妳總會知道的！」

小敏笑了笑道：「姐姐！我始終有一句話想問妳，但總是開不了口，現在我也厚着臉皮了，我想姐姐同情我，也許不會笑我！」

青萍一驚，微笑了笑道：「當然不會笑妳，什麼事？」

小敏未語臉先就紅了，她訥訥道：「姐姐雖然一直沒見到小雲哥，但他的近況，可曾知道一些麼？」

青萍心中不由一怔，暗暗道：「原來她心中自始至終，一直都在惦念着白如雲啊！」

想到此，她不禁楞住了，她心中自語道：「是的！一個人愛上一個人，就是把他燒成灰，愛的本質也不會變的……所不幸的是，她竟和我同時愛上了一個人！這又該如何處理呢？」

想着，她的確出了一身冷汗，對於哈小敏的問題，一時眞不知如何答覆。

哈小敏見她突然如此，不由臉一紅道：「姐姐！妳……」

青萍這才驚覺，不由苦笑了笑道：「妹妹！妳住在那？我們慢慢談！」

小敏不由一把握住了青萍的手，抖聲道：「是不是小雲哥出事了？」

青萍噙着淚道：「我們慢慢談，我和妳一樣的關心他，走！到妳屋裏去！」

小敏一時吓得幾乎呆住，半天才拉着青萍手腕，匆匆道：「來！我帶妳去。」

當她抓着青萍時，只覺得她一隻手，和自己同樣的冰冷，而且還在微微地戰瑟着。

小敏的眼淚不自禁的淌下了，她邊跑着，邊道：「小雲哥……怎麼了？他怎麼了？」

只是青萍並沒有回答她，二女進房之後，小敏關上了門，戰抖道：「好姐姐快告訴我吧！」

她擦了一下眼睛道：「妳先要發誓，我說出的話，妳不許對任何一人洩露！」

小敏連連點頭，說道：「我發誓！我發誓！」

遂發誓道：「我要是把姐姐告訴我的話，洩露一句，叫我不得好死！」

青萍這才點了點頭道：「妹妹妳道我來此是爲什麼？」

小敏搖頭道：「不知道。」

青萍嘆了一聲道：「實在告訴妳吧！我和龍勻甫雖是自小訂親，可是並沒有感情，我此次來，主要是爲了救白如雲！」

小敏吓得張了一下嘴，遂慢慢道：「救小雲哥？他怎麼了呢？」

青萍這才把白如雲如何煉功入魔情形說了一遍，並說出自己如何途遇二小，如何遇到老道，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哈小敏聽完之後，一時呆若木鷄，她臉上眼淚，已流成了兩條小河，但是她却沒有用手去擦。

最後她喃喃念道：「可憐的小雲哥……可憐的……」

說着竟扒到牀上，香肩連聳地哭了起來。

青萍用流淚的眼注視着她，心中感念到小敏此時的情形，竟是和自己初聞二小口中說出的情形是一樣的，可見她愛白如雲之心，竟不在自己以下。

一個女孩子在得悉另一個女孩，和自己同樣愛戀着一個男人時，她心中會生出一種莫明的感慨，這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爭取」，再一種就是「退讓」了。

可是眼前情形似乎不同，因爲白如雲本身已是在性命不保的危難之中。

她們眼前的大題目，是在如何救人，却沒有太多時間，去斤斤計較這份感情的得失了。

青萍此時的感想是這樣的，至於哈小敏，她只知眞心的去愛，去得到，却從沒想到過失敗了怎麼辦的問題，她們兩個女孩，個性有着顯著的差別。

青萍輕輕喚了聲：「妹妹不要哭了，我們應設法救人要緊！」

小敏一聽，馬上止住了哭聲，由牀上一翻而起，結結巴巴道：「姐姐說的對……還是救人要緊……可是怎麼救呢？」

青萍心說：「這好，我已亂了方寸，她比我還亂。」

當時嘆了一聲道：「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偷藥。」

小敏吃了一驚道：「偷？」

青萍點了點頭道：「只有這一條路了，妳沒聽見麼？今晚上他們休息，這正是一個大好的機會……本來我還覺人手不够，如今有了妳，我們二人就比較容易一點了！」

小敏由牀上翻起，仰了一會兒頭，遂點頭道：「對！今夜三更，我們兩個人一齊下手，那放藥的地方，我知道！」

青萍苦笑了笑道：「要小心些，失了手，我們可就完了，白如雲也死定了！」

小敏喃喃自語道：「他不能死……我們一定要到手！」

她忽然轉過臉來問青萍道：「妳也愛小雲哥？」

青萍臉一陣紅，她低下頭，半天才抬起頭，嘆道：「此時不是談這些話時候！我只是希望他能活命……至於……我自己，我根本不願意深想！」

小敏苦笑點了點頭道：「我們兩個可憐人湊在一塊了，其實妳愛小雲哥，我早知道！」

她忽嘆了一聲道：「到時候，我會知趣！」

青萍忽然抓住她一隻手道：「妳……妳說什麼？我……我只是想救他的命，救活了，我就走！你們可以……」

小敏怔了一下，忽然抱住了青萍，流淚道：「姐姐……妳不要說這話，我們兩個人都是苦命的人，我是想得得不到，妳却是得到了不能要，讓我們把悲傷的命運連在一起吧！」

青萍也激動的抱着小敏，流淚道：「妳說得對，讓我們把命運連在一起吧！」

×　×　×

月黑風高，正是夜行人出沒的時候，這時由兩院花圃裏，兔起鶻落的，翻起了兩條人影，身形之快巧，體態之優美，確實爲近年來，武林中少有的人物！

這兩條疾勁的身影甫一現身，却又消失在一旁的花叢陰影裏。

待月亮從雲彩裏鑽出來，才清清楚楚的照着他二人的容貌，那是兩個絕色的佳人。前行個兒略高一點的，蛾眉微皺，杏目散驕，那是伍青萍，後面那個睜着一雙大眸子，完全一副小孩子氣的少女，那正是琴魔哈古弦的唯一掌上明珠哈小敏。

二女在這午夜的突然現形，自然有非常的任務，只見她們東張西望了一番之後，哈小敏輕輕噓了一聲，說道：「姐姐，有人！」

青萍忙向地面上一伏，却見正樓瓦簷上，電閃星掣也似的撲過來一雙人影，二女吓得緊緊爬在一塊，連一口大氣也不敢喘。

這兩條人影向前一撲，如同兩片枯葉也似的，飄下了地面，却沒有帶出一點聲音。

二女清清楚楚的看見，是兩個瘦小乾枯的老人，二老全是一身玄色長衫，高筒白襪，一下地，其中之一，口中咦了一聲

道：「方才我好像看見這裏有人的，怎麼會什麼都沒有？莫非是我眼花了不成？」

那另一人冷笑了一聲道：「我看你是被那牛鼻子老道吓破了胆了！那有什麼人，我就是沒看見！」

前行老人也冷笑了一聲道：「兄弟！少說風涼話吧！那晚上是兄弟你運氣好，要是你碰上了，嘿，還不是一樣！」

二人邊說邊向前走着，慢慢走過了這片花圃，二女這才算出了一口大氣，相繼由花叢之中，抬起了頭來，青萍秀眉微皺道：「這兩個老傢伙是幹什麼的？功夫不錯啊！」

小敏笑了笑說道：「這就是三百老人重金禮聘來此護丹的人，外號人稱金銀雙翅，幸虧沒叫他們碰上了，否則還眞麻煩呢！」

青萍這時一顆心，差不多已提到了嗓子眼了，悄悄的問道：「不是星老婆子說今天晚上請假麼？怎麼這兩個人還在這裏呢？」

小敏皺了一下眉道：「這……這大概是他們倆個還不知道吧！」

她看了四週一下，輕輕拉着青萍的手道：「姐姐！妳還記得那放藥的地方麼？我可是忘了！」

青萍用手往閣樓上一指道：「就是這樓……怎麼沒有點燈呢？」

哈小敏點了點頭道：「沒有燈才證明裏面沒有人。」

她臉上現出了笑容，緊緊的拉着青萍的手，青萍考慮了一會道：「這麼好了！妳在外面把風，我進去！」

哈小敏搖了搖頭道：「不！我進去，姐姐把風！」

二女爭執了一陣子，才決定二人一起進去，萬一遇到了敵人，也好一併予以還擊！

商議決定之後，青萍在先小敏在後，各以「海燕穿簾」的輕功絕技，翻上了樓閣。

青萍摸到了牆角，照着白天龍勻甫帶自己入內的方法，用手一按機扭，一片絲絲之聲，錯開了一扇石門，青萍此時可眞是胆大包天，芳心之中，只是惦記着白如雲，自身安危却是早已置之度外。

石門一開，二女不禁全是喜得心花怒放，雙雙閃身入內，只覺室內黑沉沉的，伸手不辨五指，二女不禁緊緊偎在一起，青萍又摸到了機扭，把石門關上了，於是室內就更黑了。

哈小敏低聲道：「姐姐！妳記清楚沒有？可別亂來！」

青萍這時心中緊張萬分，可是仍然大着胆子，輕輕笑道：「妳放心，今天眞是天助我們，看來，白如雲這條命，是保住了！」

她說着又往前走了兩步，略爲辨了一下屋中情形，只是四窗下簾，這室中簡直太黑了，哈小敏倒還能分辨一下室中情勢，因她曾經練過夜眼的功夫，可是青萍却苦了，簡直不辨東西！

她摸索着由囊中掏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室中立刻光亮十分！

只見四窗都垂着厚厚的軟簾，燈光絕不致外洩，伍青萍一手舉着火摺子，蛾眉微顰道：「小敏！妳來拿着，我去把門弄開！」

哈小敏胆子最小，抖瑟瑟的接過了火摺子，還用手在外面捂着，一面小聲道：「快呀！」

青萍身形一縱，已到了前壁，她附耳牆上聽了聽，果然內中沒有一些聲音，遂回過頭來對小敏道：「敏妹！妳戒備着點，萬一要是有人進來，可說不得只好下狠手對付他了！」

小敏連連點頭道：「我知道啦……姐姐快點吧！此處不是善地，我可眞有點害怕，萬一要是那三個老怪物來一個，我們兩個就慘了！」

青萍噗哧一笑道：「看妳吓成這樣！妳看我的！」

她說着單手往壁角機鈕上一扭，那幅大壁圖哧哧一陣響聲已自捲了起來，露出了一個八尺來高的洞門來，同時一陣清香由室內撲出，正是五老合煉丹藥的丹房，伍青萍回頭一笑道：「快來用燈照着！」

哈小敏見伍青萍對於室內情形，居然如此熟悉，竟連丹房的門也弄開了，一時不由又驚又喜，胆子也大了，聞言後慌忙跑了過去，嘻嘻笑道：「妳眞行！」

二女匆匆進了丹房，只見五個蒲團梅花狀的散放着，正中一個三尺的銅鼎，兀自嬝嬝的上冒着清烟，青萍撲過去，正要打開，小敏搖手道：「妳不要動那個，那是沒煉好的……來！先看看這個！」

她說着往旁邊一個小金爐子走去，青萍忙躡步跟進，一面輕輕問道：「那冷玉膏是什麼樣子？不要拿錯了！」

小敏這時把火摺子點亮了一盞油燈，收在囊中，含笑道：「聽爸爸說二十四管爲一封，他們已煉好了不少……」

青萍這時也走了過來，二女四隻玉手，輕輕搭在爐蓋上，慢慢把蓋子舉了起來，只見爐內密密插着百十管斑竹，每根竹管，都有火漆封頭，只看得二小一陣心花怒放，差一點喜叫了出聲。

陣陣清香由爐中透出，哈小敏聳着小鼻子道：「乖乖，好香啊！」

青萍匆匆拿了二十支揣入懷中，小敏却笑道：「三個老傢伙平日小氣極了，咱們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給他們來個席捲而空。」

青萍臉色一變道：「使不得，我們旨在救人，這些已是够了，這些藥，人家也費了不少功力呢。」

小敏還是不依，最後還是依着小敏，又多拿了十支，才把爐蓋蓋了起來！

哈小敏抖出了一塊綢子，鋪在桌子上，青萍把冷玉膏一支支排好，正在包紮，忽見那開着的壁門，突地自行關了下來。

二女不禁大吃一驚，青萍口中方自叫了聲：「不好！」

突地一聲尖笑道：「好孩子……好孩子……哈哈……」

二女再一抬頭，不由嚇得臉色一陣蒼白，一連後退好幾步！

不知什麼時候，這房中的橫樑之上，並排坐着三個老人，正是三百老人，一個也不少。

那聲怪笑，却是由最旁邊的那個怪老婆子星潭口中所發出的！

伍青萍和哈小敏這一驚，可幾乎嚇呆了，轉念一想，才不禁一聲驚叫，雙雙向壁門邊縱了過去！

可是三百老人這等身手，又豈能令她們逃出手去，只覺當空一陣疾風，三條人影，就如同平沙落雁也似的，自空而降！

三人幾乎成一條綫也似的，往下一落，正站在二女身前，二女衝勢太猛，差一點和三人撞了一個滿懷，待發現情形不對，才雙雙倒縱了出去。

這時木蘇呵呵一聲大笑，厲聲道：「好大胆的丫頭……妳們是活得不耐煩了，是吧！」

星潭喋喋一笑，冷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嘿！」

她眨了一下那雙深邃在目眶裏的眸子，向青萍望了望，青萍以為她定是有所舉動，不由嚇得後退了一步，卻不知那兩道碧森森的目光，在她身上轉了一轉，卻又向哈小敏望去。

哈小敏也不由嚇得忙自低下頭來，遂聽這老婆子口中喋喋又是一陣低笑道：「好丫頭……我算是白疼妳了……好！」

她氣得十隻枯瘦的手指，緊緊的交插在一起，發出了一連咯咯骨响之聲！

沉默了一陣，她厲叱道：「這是誰的主意？」

二女一齊抬起了頭，青萍低低道：「是……我……」

小敏幾乎快哭了，她也道：「星婆婆……是我！」

水夢寒這時微微笑着走上前去，把散在桌子上的冷玉膏，一支支的收起來，笑吟吟的道：「好像伙，偷的還不少呢！」

然後他又搖了搖頭，把這些竹管，一根根又放回到了爐中，回頭看着二女咧牙一笑道：「小朋友，妳們說實話，是誰叫妳們來的？偷這些藥是幹什麼用的？」

星潭怪笑了一聲道：「你不要問，這情形我清楚得很！」

水夢寒笑了笑，說道：「妳怎麼會知道的？」

星潭冷笑了一聲，如電的目光向伍青萍一轉，道：「哼，自從她一來，我就把她看穿了！」

她冷峭的面孔，陰森森的笑了笑，笑容一收，寒着臉對青萍道：「伍青萍，妳說，妳偷藥是不是去救白如雲？」

青萍不由玉臉一紅，當着這麼多人，她羞得把頭低下了，她抖聲道：「老前輩……白如雲快死了！」

星潭怪笑了一聲，遂看了木蘇和水夢寒一眼，喋喋道：「你們倆明白了吧？」

木蘇頭上白髮，立刻如同刺蝟也似的，一根根倒豎了起來，他大叫道：「什麼？她是救白如雲！」

水夢寒更是吃驚的望着星潭，半皺着眉道：「她……她不是小龍的媳婦兒麼？怎麼會……」

星潭怪笑了一聲道：「媳婦兒……哈！也只有你們兩個糊塗鬼，才會相信這是眞事……哼！」

她轉了一下眸子，赤紅着雙目，半天才道：「可憐我們小龍，還一心一意的掂記着她，愛得了不得，嘿！誰知道人家心眼裏，根本連他一點影子也沒有，嘿！」

她一面冷笑着，一雙枯手緊緊的握着，那樣子似像是恨惡到了極點！

她這幾句話，立刻使木蘇和水夢寒一時呆若木鷄，同時更由他們心底，升出了無比的憤怒，一時之間六隻如炬的目光，全集中到青萍身上，那種情勢，眞有一觸即發之勢。

伍青萍這一霎時，眞是又羞又愧，眞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了下去，她緊緊地咬着嘴唇，低着頭，卻是一句話也不說！

星潭比了一下手道：「妳們坐下，這事情可不簡單！」

哈小敏又叫了聲：「老……老前輩！妳……」

星潭忽地一瞪眼，喋喋地笑道：「好孩子，妳眞是好心眼……我算對妳寒心透了！」

哈小敏不禁流下了淚來，這時木蘇冷笑了一聲道：「妳爸爸煉藥，妳偷藥，嘿！妳可眞是孝順！」

哈小敏被說得淚下如雨，這時水夢寒皺着眉毛，看着哈小敏道：「姑娘！妳怎麼也這麼糊塗？這麼做，對妳有什麼好處呢？」

星潭冷笑了一聲道：「還不是一樣……嘿！那白如雲小子，也不知是那世修來的福，居然這麼多人愛他。」

二女這時都低下頭，一句話也不說，木蘇這時陰陰的一笑道：「怎麼處置她們兩個？」

星潭聳了一下禿眉，說道：「這是她們自作自受，我倒有個好地方，保險她們舒服！」

水夢寒忽的一怔道：「哦！妳是說後院那冰……」

星潭點了點頭道：「不錯，就是那個地方……不過！」

她冷峻的掃了哈小敏一眼，冷冷的道：「不過！要通知哈老頭子一聲，叫他知道是怎麼回事！」

水夢寒一轉身，卻聽見門外呵呵一連大笑道：「水老二不要找了，我老人家早來了，你開開門讓我進來吧！」

衆人一聽是哈古弦的聲音，都不由吃了一驚，星潭冷冷一笑道：「他來了最好了，叫他親自看看他女兒！」

說着她走到壁邊，一按機鈕，啓開了門，哈古弦含笑入內，他用手拍了一下長衫，嘻嘻一笑道：「是我寶貝女兒給我惹了禍是不是，沒關係！你們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好了！」

他倒像沒有事一樣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目光卻是連哈小敏瞬也不瞬一下，星潭嘻嘻一笑道：「還是老哈乾脆，他這麼一來，我們倒不好過份的處置她們了！」

木蘇這時含笑點了點頭道：「這是老哈聰明的地方，他以爲這麼一來，我們就不好意思處置她的女兒了。」

哈古弦倏地哈哈大笑了起來，他閃着那雙光亮的眸子，注視着小敏，半天才道：「丫頭！妳聽見了沒有？」

他又冷冷一笑道：「妳老實說，爲何要來此偷藥？妳難道不知我生平最恨的就是鼠盜狗偷之流麼？」

哈小敏不由紅着臉低下了頭，一句話

也不說，這時星潭卻在一旁冷笑了一聲道：「算了吧！她要是說出爲了誰來，看你這張老臉往何處放？」

哈古弦本已是怒火膺胸，那裏再經得起別人這種挑弄，他猛然轉過臉來，厲叱道：「住口，用不着妳插嘴！」

這種聲色俱厲的態度，星潭也不由吃了一驚，她怔了一下，遂喋喋怪笑道：「好個老東西，自己女兒管不好，偷東西，你卻在我身上發脾氣！」

哈古弦不待她把話說完，猛然由位子上躍起，赤紅着雙目道：「我就在妳身上發脾氣怎麼樣？妳簡直太狂了，我琴魔哈古弦，也不是好惹的……」

他這種舉動，三百老人都不由吃了一驚，星潭尖笑了一聲，霍地走進了一步，陰森森的冷笑道：「好！好……你哈古弦不是好惹的，倒也叫你見識見識我星潭是不是好惹的吧！」

哈古弦這時早已失去了理智，聞言厲吼道：「妳要怎麼樣？」

木蘇水夢寒二人見狀，都不由大爲焦急了起來，慌忙搶到了二人中間，木蘇連忙接道：「唉呀！算了！算了！你們兩個鬧什麼？眼前事情還沒有解決呢？」

「不行，好傢伙！眞還有人敢在我面前咬牙的，我老婆子就是不信這一套！」

哈古弦也叫道：「妳不信，我還不信呢！」

一旁二女見狀，更是吃驚非小，伍青萍急得流淚道：「哈老伯，你……千萬不要！」

哈古弦回頭冷笑了一聲，也沒理她，哈小敏這時候也不由吓得叫了一聲：「爸爸！」

哈古弦厲叱道：「滾開！」

他忽然對木蘇道：「木老大，小女既然作出貽羞我哈門之事，我萬無袒護之理，你們儘管把她給關起來！」

他說着又嘿嘿一笑，目光轉而到了星潭，星潭這時早已不耐，怪笑了聲道：「來！來！來！妳女兒的帳目自然要算，你也不要想好過，哈古弦！你下來！」

這老婆子倒是成心想和哈古弦較量一下，她猛地一閃身，已到了外室，回身招手道：「來呀！」

哈古弦一聲不哼，也一縱身跟了出來，水夢寒見狀，不由急得變色道：「木老大，你快去拉拉，我得看着這兩個……」

木蘇恨得一跺脚道：「這都是什麼事情，眞！……」

說着他急忙縱了出去，這時星潭和哈古弦，早已飄身下了樓台。

星潭在前，哈古弦在後，星潭身形方一觸地，脚尖一點一旋，快如電閃也似的，已把身子轉了過來，倏地一分雙掌，用「下水豚」的功夫，雙掌半握着，直向哈古弦兩肋上點去！

哈古弦悶哼了一聲，身形往下一塌，大袖霍的向外一揮，疾雷驟雨也似的，直向星潭面門罩了下去！

星潭怪笑了聲：「來得好！」

她猛然右足一彈，全身騰空而起，一雙瘦爪在當空霍地一分，形同鬼爪也似，直向哈古弦頂門上抓了下來，這一手功夫，暗中可含着星潭六十年浸淫的「陰炁氣元」功夫，莫說是血肉之軀，就是一塊巨石，如果讓她這種功力沾上了，也能頓時抓一個粉碎！

哈古弦又豈能不知她這種功夫的厲害，心中正自又驚又恨道：「好個老怪物，我到底和她有何深仇大怨，居然對我如此下毒手？哼，哼！我要不給妳一點厲害，諒妳也不知我哈古弦也非易與之輩！」

他想着微微冷笑了一聲，突地出右掌，往自己命門上拍了一下掌，一聲厲吼，右掌用「翻天掌」式，倏地向上一翻，成了掌心向上之勢，霍然向上頂了去！

這正是哈老怪生平絕學「巨靈金剛掌」，每出一掌都有雷霆萬鈞之勢！

這種掌勢向外一撤，一旁的木蘇不由大吃了一驚，雖然他知道星潭不一定就會輸在他這一手之下，可是他卻知一觸之後，必有一傷！

木蘇看到此，不敢再稍有猶豫，倏地挺身而出，他厲叱了聲：「不可！」

這位三百老人之中的老大，畢竟功力不凡，只見他一雙長臂向外一翻，暗用「分翅手」的功夫，一上一下，直向二人「華蓋穴」上擊了過去！

星潭、哈古弦二人手法，雖都較木蘇厲害，可是這時都沒有旁兼之感。

二人如果原式外擊，定會匆匆傷在木蘇「分翅手」之下！

莫可奈何之下，只好把擊出的手法，硬自往回一收，星潭是「大蝙蝠式」把身形向左一偏，飄落於兩丈以外，哈古弦卻是冷笑一聲，把伸出的手往回一收，改爲「拂雲手」，在木蘇腕子上一拂，把木蘇這一手破了，他冷冷一笑道：「木蘇老大這是爲何？」

木蘇哈哈一笑道：「老怪別給臉不要了，你到底想怎麼樣啊？」

哈古弦冷笑一聲道：「你們三百老人也未免欺人太甚，莫怪老道不恥相交！」

他說着又冷笑了一聲。

這句話使木蘇也不禁老臉一紅，正要發言，星潭早已縱身而進，尖叱道：「看掌！」

倏地掌竄如電，直向哈古弦前胸點來，木蘇急叫了聲：「三妹不可！」

他用「排雲袖」，把星潭逼出一步，星潭不由怪笑了聲道：「這是怎麼啦？你到底是護着誰？你說！」

木蘇長嘆了一聲，說道：「三妹！妳脾氣過於剛直，如此下去，難免令好朋友失望。」

他說着轉臉向着哈古弦苦笑道：「哈兄稍安！一切還望顧全大局才好……尚有半月之聚，好來好去，豈不是好？」

冷靜之後的哈古弦，聞言之後，也是一聲長嘆，他雙手一抱，向着二人一拱道：「老夫一時衝動，尙請二位不罪！」

星潭冷笑了一聲，把頭一偏，木蘇忙笑道：「那裏！那裏！」

不想哈古弦倏地一笑道：「小女罪由自取，我也不去護她，只請百日之後，你們放她回來好了……我走了……」

說着猛然轉身就走，木蘇、星潭二人不由大吃了一驚，木蘇忙叫道：「哈兄請轉，你莫非連半月都不等了麼？」

哈古弦回過身來，他臉上重新堆了笑

容，微笑道：「這半個月有我沒有，都是一樣……。」

木蘇皺眉說道：「旣如此，我去取來哈兄應得的一份冷玉膏來……你且等我一下！」

說着正要回身，哈古弦倏地一笑道：「不用了！」

木蘇不由又是一怔，他愕愕的回過身來道：「莫非你不要了？」

哈古弦冷笑道：「我已盡了十日功力，豈能如此慷慨就不要了？」

木蘇眨了一下眼，問道：「那又是爲何？」

哈古弦這時低下了頭，待抬起頭後，才吶吶道：「適才聞言，老道徒兒白如雲，性命垂危，非此藥不救，老夫這一份，就算轉贈與他，請即刻差人送去，老夫感同身受，告辭了。」

說着倏地一個轉身，身形起落，有如海鳥掠波，刹那之間，已自無踪！

木蘇和星潭都不由愣住了。

待哈古弦走遠之後，木蘇冷笑了一聲道：「這可辦不到……給誰都可以，白如雲卻是不行，哼哼！」

星潭這一刹那，心中却有極大的改變，她聽到了木蘇的話後，却搖了搖頭道：「不！不！把藥快差人送去！送給白如雲去！」

她說完了這句話，也逕自走了！

木蘇知道星潭所以如此慷慨的原因，主要仍是忘不了和老道過去的一段感情。

木蘇一個人想了半天，嘆了一口氣，他只好決心命人把藥送到廬山，雖然他滿心不願意，可是他也只好這麼做了，否則星潭也會如此做的！

只是他却不願叫哈小敏和伍青萍以及任何人知道，他要令二女飽受憂心虛驚，借此以出心頭惡氣，至於二女之中的伍青萍，他更是決心不放她離開，因爲他認爲，青萍是該屬於愛徒龍勻甫的！

他含着怒容，重新返到了樓上，只見二女仍在低頭流淚，水夢寒在一邊皺眉發愣，見他突然出現，不由忙問道：「哈古弦呢？」

木蘇冷笑道：「走了！」

他遂點了點頭，水夢寒湊了過去，木蘇在他耳邊小聲說了幾句，水夢寒連連點頭，遂問道：「現在就派人送去麼？」

木蘇點頭皺眉道：「只好這麼作了……不過，不要告訴任何人，小龍知道要氣死了！」

水夢寒點了點頭道：「我知道。」

他看了一旁的二女一眼道：「你押着她們走吧！」

哈小敏這時停止了流淚，抖聲問木蘇道：「老前輩，我爹爹怎麼樣了？」

木蘇冷笑道：「沒怎麼樣！姑娘……妳們來，我帶妳們到一個好地方去！」

二女這時害怕的只是白如雲的性命，對於自己的命運倒不在乎。

青萍嘆了一聲，小聲對小敏道：「白如雲也不知道現在如何了？」

小敏紅着眼圈細聲道：「可憐的小雲哥！」

她忽然對木蘇噗通一聲跪了下來，哭道：「老前輩……你無論如何請把我們倆放了吧……我們只想見白如雲最後一面……他快死了……」

青萍這個女孩子，她和小敏個性不一樣，她是一個很要强的女孩子。

雖然她內心也難受萬分，可是在她表面上，是不十分顯明的，此時見狀，不由苦笑道：「小敏，那是沒有用的。」

果然木蘇冷哼了一聲，倏地一挑長眉道：「妳是作夢！」

然後他獰笑着，看着伍青萍道：「妳們兩個需在那口古井裏，受兩個月苦刑，到那時候，妳們才有資格說話！」

哈小敏想不到這木蘇，居然如此心狠，當時雖然痛心十分，可是倒也不再哭求了。

當時站了起來，鐵青着臉道：「旣如此，我們走吧！」

木蘇又冷笑了一聲，手按處，現出了一扇門來，他飄身而出，遂道：「妳們跟我來……」

二女只好走了出去，木蘇哼了一聲道：「妳們誰要是想跑，那可是妳們自己找死，妳們要是聰明，還是乖乖的跟着我走吧！」

伍青萍冷笑了一聲，淡淡的道：「我們姐妹命全給你老人家了，任你隨便發落就是了，你又何必如此多心？」

小敏也在一旁冷笑了一聲，嘴角一撇，大有不屑的意味在其中。

木蘇碰了兩個小女孩一個釘子，倒也發作不得，只嘿嘿一笑道：「好！好！算妳們厲害。」

說着一幌身，已來至二女身前，二女方自一驚，不想木蘇却以「拿雲托日」的巧快手法，雙雙拿住了二女的腕脈。

二女頓時感覺得身上痲木，開口無聲，知道是爲木蘇拿穴手法，拿住了脈門，都不由怒目視着木蘇！

木蘇咧口一笑道：「這麼保險一點，走！」

說着持着二女手腕子，直向前行走，青萍和小敏默默的跟隨着。

她們誰也不能開口說話，更是不敢再萌逃走之念了，木蘇冷笑着前行，約有半盞茶的時間，才算停住了脚步。

青萍見自己來到了一處荒凉的院落裏，地上滿是腐敗的桐葉，那數不清的桐樹，把天空全遮住了，鼻中只聞到陣陣潮濕之氣！

她心中暗自猜疑道：「他把我們帶到這裏作甚麼？莫非那口古井，就在此處不成？」

想着不由扭臉看着他，木蘇把二人帶到此處，閃着一雙眸子四下看了一陣，點頭陰笑道：「就是這裏。」

說着又往前走了數步，找了一會，才在一處地方停住了，他用脚把地下的枯葉掃開了些，立刻現出了一個極大的鐵環，木蘇冷笑道：「看見沒有，這木蓋之下，是一口已經乾涸了百十年的古井。」

他拉着二女後退了一步，分出一隻足尖，挑在那鐵環之上，口中悶吼了聲：「開！」

隨着他向上一踢，「轟！」一聲，如同雷鳴也似的一聲大震，眼前現出了一個四方的黑洞，由洞中撲出了一股冷風，二

女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同時臉上也不自覺的帶出了恐懼之色。

木蘇呵呵笑道：「妳們用不着害怕，兩個月時間快得很，井裏面地方很大。」

他又笑了兩聲道：「每天有人給妳們送東西吃，餓不着妳們。」

說着他拉着二女往那黑洞內走去，下了六七級石階，只覺冷風浸體。

青萍本來挺大胆子的，此時見狀也不由吓了個魂飛魄散。

木蘇這時放開二人，冷笑道：「妳們可以下去了！」

二女緊緊地偎着，驚吓憤怒的看着他，却是動也不動，木蘇摸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向牆角上一盞壁油燈上點着，半天才算燃着了。

立刻古井中，散出了淡黃的光，彼此總算可以看清了面貌，減少了些恐怖的氣氛。

木蘇注目着二女說道：「這口古井，我曾在其中住過整整五年的時間，內中床几俱全，妳二人用不着怕，還不下去等什麼？」

他說着用手向井內一指道：「邊口有一繩梯，你們抓着下降，可是小心點，摔下去可是沒有命在。」

青萍這時想着，差一點流下了淚來，她緊緊的抓着小敏道：「我們下去吧。」

哈小敏點了點頭，木蘇催道：「快！快！」

青萍冷笑了一聲道：「只要弟子不死，今生決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厚賜。」

木蘇厲叱了聲：「還不快下去？」

青萍苦笑道：「我自然會下去，不用你催我。」

她說着遂走到井邊，果見有一繩梯深垂井內，忽然地咬着唇兒，抖聲道：「老前輩，偷藥都是我一人的主意，你們囚我一人就可以了。」

才說到此，哈小敏又急道：「什麼妳一人，我也有份，還是我逼着妳一起去的呢。」

青萍一恨道：「妳那裏逼着我了？」

哈小敏流着淚道：「我……我怎麼沒有？」

木蘇見狀，益發怒火高昇，冷笑了一聲道：「眞偉大，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了，識相些，還是快下去吧。」

青萍知道多說無用，只好轉過身來，慢慢由繩梯上降下，哈小敏也跟着垂了下去。

這一下降，才知道這口古井有多麼深，一直垂下了百十丈算到了頭。

青萍試着下了地，同時叫了聲：「敏妹？」

哈小敏也飄身落下，抬頭上望，只見洞口火光，却連木蘇的影子也看不見。

遂聽木蘇的聲音道：「妳們到了底沒有？」

二女也不理他，遂見那繩梯抖了幾下，逕自往上飛捲了去。

百十丈繩梯，呼嚕呼嚕響了半天，才算提到了頂。二女緊緊抱着，過了一會，青萍才嘆了一聲道：「都是我害了妳！」

小敏流淚道：「妳何必這麼說，我們都是爲了救小雲哥啊！」

青萍苦笑道：「可憐的白如雲，……看來他活不成了。」

哈小敏癡癡的望着她，聞言用手把臉上的淚擦了擦，小聲道：「如果他死了怎麼辦呢？」

青萍慘笑了笑，她實在不敢多想，當時搖了搖頭道：「我……我不知道。」

哈小敏緊緊的抓着青萍雙手，問道：「姐姐，妳愛不愛他？」

青萍怔了一下，她用手在眼角上擦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我……我愛他，……愛他……」

哈小敏先是一怔，可是隨後也點了點頭，苦笑道：「我知道。」

青萍沮喪的道：「妳知道什麼？」

哈小敏鬆開了青萍的手，向前走了幾步，她喃喃的唸道：「我這一輩子，只愛他一個人……可是妳不是說過，妳不愛他麼？」

青萍玉臉一紅，她想不到，到了這個時候，哈小敏還會如此。

當時却是羞愧無地，她短短的嘆了一聲，道：「本來我是不會告訴妳的……可是……」

哈小敏回過身來，抖聲道：「可是現在妳還是說了！」

青萍又點了點頭道：「妳要原諒我……因爲我是一個人……妹妹妳覺得我不應該麼？」

哈小敏只覺鼻子一酸，無限熱淚奪眶而出，她搖了搖頭道：「我又有什麼權力來限制妳呢？」

青萍忽然垂下了頭，她覺得哈小敏太自私了，可是「妒嫉」是女人的天性，即使是親生的姐妹，在愛情裏也是少不了會妒嫉的！

她苦笑了一下道：「現在白如雲要死了，所以我才把心中的事告訴妳！」

哈小敏坐了下來，她冷冷的道：「小雲哥死了，妳還可以嫁龍大哥，他人也挺好。」

青萍忽然站了起來，蛾眉一挑道：「妳說什麼？我……」

哈小敏臉一紅道：「你們原來訂了婚啊！」

青萍冷笑道：「妳把我看成了什麼人了妳？」

哈小敏忽然笑了笑起來，她笑着說道：「妳莫非眞的要守一輩子，眞的不嫁人麼？」

青萍冷笑道：「妳管不着！」

她心中眞係後悔當初要拉着哈小敏一起去偷藥，也許，一個人在這裏還好受一些？

哈小敏本是痛心欲裂，可是這一會心定了，倒也想開了，她淡淡的道：「當初小雲哥那麼愛妳，妳却偷偷跑了，可是現在妳又回來了……回來又有什麼用？太晚了！」

她忽然又冷冷笑道：「妳旣然愛他，爲什麼當初不告訴他，害得他爲了妳神魂顚倒，如今走火入魔，又何嘗不是爲了妳呢？」

她停了一會才又道：「妳爲什麼不敢大聲的在人們面前說，說妳愛他，妳怕什麼？」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盧令・配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深夜，在林中僻靜處，萬老夫人一怒之下，將方寶玉活埋。這時，突有人聲傳來，把萬老夫人驚走。寶玉雖被埋於坑內，但由於功力深厚，一時尚未絕氣，且神智清醒。他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與冷冰魚商議結盟之事，他要冷冰魚奉他爲盟兄，聽命於他，他在泰山之會的時候便可使冷冰魚躍登武林盟主之位。冷冰魚雖不甘受人擺佈，但又禁不住名位的誘惑，正在猶疑不決時，突然又聽到遠處有人語、脚步之聲傳來，冷冰魚兩人隨即住口不言……

中秋月圓夜　血染東嶽峯

只聽一人道：「你說要去責罵寶兒，却爲何將我帶來這裏？」話聲雖然急躁，但中氣顯然不足，正是楊不怒。

另一人柔聲笑道：「但我總得先問問你，爲何對寶主如此氣惱？」

這語聲竟是魏不貪的。

楊不怒與魏不貪突然來到這裏，寶玉更是吃了一驚。

他生怕在暗中潛伏的冷冰魚與那神秘怪客，會突然出手暗算楊、魏兩人，此刻楊不怒傷病未癒，魏不貪武功再强，猝不及防之下，也難免要遭毒手——他兩人死在這裏，那是自然無法去泰山與冷冰魚動手的了。

寶玉越想越是驚心，怎奈他連呼吸都覺困難，自然無法出聲，他身子全被泥土掩埋，連手指都不能動彈，更無法示警。

楊不怒恨聲道：「寶兒這孩子，近來行事之乖僻可恨，委實令人無法想像，就以方才來說，他明明早已來到這裏，却偏偏要等到我丟人現眼之時，才肯現身，才肯出手，這是爲了什麼，我好歹也得問個清楚。」

魏不貪道：「你方才爲何不問？」

楊不怒道：「他戰勝之後，根本未將我瞧在眼裏，全不過來與我相見，不錯，那時是有些人在圍住他，但他難道不會推開那些人麼？我越想越覺氣惱，一怒之下，便索性走了。」

寶玉在一旁聽得又是苦笑，又是傷心。

魏不貪道：「如今你想怎樣？」

楊不怒道：「你既已星夜趕回，自當去問問他爲何要如此對我？這些天他究竟去了那裏？他……他究竟在攪什麼鬼？」

魏不貪沉吟半晌，方自緩緩道：「這其中秘密，只怕你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楊不怒道：「我爲何永遠不會知道？」

魏不貪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只因爲……」突然伸手向楊不怒肩後一指，輕叱道：「那是什麼人？」

楊不怒一轉身，身後却是空無人影。

楊不怒奇道：「那有什麼……」

那知他話方出口，魏不貪竟突然出手，左拳右掌，閃電般擊在他後背之上，只聽「砰！拍！」兩響，楊不怒一聲慘呼，口中鮮血，狂噴而出，身子也被震得離地飛起——崆峒武功本以陰柔見長，但魏不貪這一拳一掌却使的純是陽剛之力，竟生生將楊不怒的身子震得有如斷綫風筝飛出數丈，凌空翻了兩個身，仰天跌

在地上，顯見是永遠再也無法站起的了。

這一變化的發生，寶玉當眞在噩夢中也想不到。

他先是懷疑，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朶所聽到是眞的。

但這懷疑瞬卽便被驚駭，惶急與悲憤所代替，他身子立刻變得冰冰冷冷，比覆在他身上的泥土還要冰冷，他心中却已燃燒起憤怒的火焰。

他實在未想到魏不貪如此喪心病狂，竟忍心對自己手足般的師弟下此毒手。

魏不貪爲的是什麼？

是否他的貪心害了他？

流水不住嗚咽，魏不貪緩緩走到楊不怒屍身旁。

夜色中，只見楊不怒雙睛怒突，牙關緊咬，他嘴角流滿了鮮血，圓睜的雙目中，却凝結着兩粒淚珠。

這鮮血寫出了他的仇恨與憤怒，這淚珠却叙出了他臨死前的悲哀與失望，顯然他死不瞑目——他委實死不瞑目。

夜色中，這面目看來是如此猙獰，如此可怖，那圓睜着的雙目，正帶着他生前所有的悲憤與仇恨瞪着魏不貪。

魏不貪不由自主，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喃喃道：「老七，你莫要怪我，我不得不如此，你若覺黃泉路上太過寂寞，我立刻就會找人來陪你的。」

他語聲中先本還有些歉疚之意，但說到後來，他嘴角已泛起獰笑，語聲也變得說不出的殘忍與冷酷。

寶玉聽了這語聲，也不由自主打了個寒噤，切齒暗道：「他還要害誰？他還要害誰？」

魏不貪已俯下身子，抓起楊不怒的手，以他冰冷而僵硬的手指，在地上劃了個字，喃喃道：「方寶玉……方寶玉……此番……你又慘了。」

黑暗中突然有人說道：「魏老弟，你幹得好。」

語聲熟悉而特異，正是方才那神秘怪客。

魏不貪一笑道：「這點小事，算什麼？」

神秘客語聲道：「你只要如此幹下去，你所夢想的一切，便都會得到的，我擔保可以讓你得到世上最大的財富。」

魏不貪笑道：「我也可以向你擔保，那幾人的性命包在我手上。」

神秘語聲道：「好……好，你去吧。」

×　　×　　×

寶玉聽完了這短短幾句對話，手足更是冰冷如死。

他身上冷汗，已染濕了衣襟，沁入泥土，他如今已知道，魏不貪與這神秘怪客，已有了勾結，而這神秘怪客，却顯然是「五行魔宮」中的人。

聽他們的對話，他們顯然已以財富打動了貪婪成性的魏不貪，竟要利用魏不貪將七大弟子一一置之於死地，却要嫁禍於方寶玉——武林七大門派若都將方寶玉視作大敵，江湖中那裏還有方寶玉立足之地。

寶玉又是驚怒，又覺僥倖：「天幸那老婆子將我埋在地下，否則以這幾人耳目之靈，無論誰也休想偷聽得他們的秘密……天幸我今日聽得他們的秘密，只要我不死，便能揭破他們的奸謀，否則又有誰會猜到魏不貪如此喪心病狂……但我能否不死？我能活着自這墳墓中走出去麼？」

一陣脚步聲，自黑暗中行出。

那神秘的語聲笑道：「冷少莊主，方才的事，你都已親眼瞧見了，你覺怎樣？」

冷冰魚吶吶道：「我……我……」

他竟也似被方才發生的事駭住了，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神秘的語聲道：「你此刻是否已相信了我的話？」

冷冰魚嘆了口氣，道：「知道了。」

但聞一陣紙張悉索聲傳來，然後，神秘語聲道：「這裏三份盟約，只要你寫上名字，畫上花押，你我便是生死與共，富貴共享的盟友了。」

冷冰魚道：「但……」

神秘語聲道：「良機不再，錯過難逢，你還猶豫什麼？」

冷冰魚顯然早已心動，此刻終於咬了咬牙，大聲道：「好！一言爲定，禍福同……」話未說完，語聲突頓，只因這時遠處又有脚步人聲傳了過來，脚步奔騰，人聲喧嘩，來的人數似乎不少。

×　　×　　×

冷冰魚與神秘怪客方自隱去。人羣已來到這裏，魏不貪當先而行，齊星壽、潘濟城與十餘個江湖豪傑相隨而行。

只聽齊星壽沉聲道：「魏兄怎知楊七俠到這裏來了？」

魏不貪道：「老七方才已與我見過一面，說要將寶兒帶來這裏教訓一番，問他爲何目無尊長……唉，老七素來脾氣暴躁，而寶兒麼……唉！寶兒少年成名，委實也不太將我輩瞧在眼裏，我生怕他們言語衝突起來，不可收拾，是以才將各位請來，打個圓場。」

齊星壽笑道：「這樣的和事佬，在下一向最願當的了。」

潘濟城奇道：「但這裏如此靜寂，那有人影？」

魏不貪道：「咱們找找……老七……老七，寶兒，你們在那裏？」

脚步聲散了開來，顯見已在四下找尋。

忽然間，一人驚呼道：「不好了，這……這……這……楊……楊……」驚駭激動之下，不但語聲顫抖，連字句都分辨不清。

但羣豪雖然未曾聽淸他說的是什麼，却都已聞聲奔來，於是一眼便瞥見了楊不怒僵臥的屍身，猙獰的面容。

齊星壽失聲呼道：「這……這是怎麼回事？楊七俠遭了誰的毒手？方少俠又到那裏去了？」呼聲之中，魏不貪已痛哭着撲在楊不怒屍身上。

接着，自然立刻會有人發現楊不怒手指劃出的字跡，於是，又有人驚呼道：「這裏有個字……」

於是六、七個火摺子立刻同時亮起，有人呼道：「寶！是個『寶』字，楊七俠臨死前還寫下這『寶』字，爲的是什麼？」

潘濟城顫聲道：「莫非是……莫非是方少俠……」

魏不貪嘶聲悲呼道：「寶玉，方寶玉！一定是方寶玉下的毒手。否則老七又怎會毫無防備，否則普天之下又有誰能將咱們老七一掌擊斃？」

羣豪立時呼喝大罵起來。

「不想方寶玉竟如此狠毒。」

魏不貪自然更早已淚流滿面，悲呼道：「各位一定要帮我尋着這卑鄙無恥的惡徒。」

羣豪哄然應道：「對，咱們可也不再容這惡徒活在世上，咱們一定得將他找出來。」於是，火光又自四下散開，遠處又有脚步之聲奔來。

寶玉又是悲憤，又是驚駭，他知道自己此刻若是被人尋着，魏不貪萬萬不會給他說話的機會，必定要將他立斃掌下。

他雖然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若不將魏

不貪之陰謀揭破，他實是死不瞑目，他無論如何也得活下去。

火光閃動，脚步奔騰，他只覺人羣的脚步，自他身上踐踏而過，但誰都夢想不到，方寶玉竟已被埋在他們踐踏過的泥土裏，誰都未曾低頭搜索一眼，誰也都未曾發現自己脚下的泥土有何異狀。

寶玉只覺他自己心房的跳動，漸漸加速，加重，正震動着他自己的耳鼓，彷彿已快要將耳鼓震破。

就在這時，他冰冷的軀體四肢，忽然起了一種燥熱之感，似乎有股火焰，忽然在他身子裏燃燒起來。

頃刻之間，他心脾內臟，軀體四肢，都已被燒得發疼，正似有無數根火紅的鋼針扎在他身上，疼得他已無法忍耐，也就在這時，他本自軟綿無力，不能動彈的四肢，竟突有了力量——這力量竟然似隨着這火燒般的熱疼而來。

他喉間也似已能發出聲音。

於是，他忍不住要掙扎動彈，他忍不住要呻吟嘶呼。

但他只要稍有掙扎，稍有呻吟，行藏便立時要被人發現。

若是換了平時，無論多大的痛楚，他都可咬牙忍住，但此刻此時，他身心都已出奇的孱弱，竟似無法忍受這火燒般的疼楚。他雖然拚命咬緊牙關，但仍壓不住那掙扎嘶吼的慾望。

他已幾乎要瘋狂起來——他已幾乎將要不惜犧牲一切，放聲嘶喝，以求解脫，他腦海已因痛楚而迷糊，道義、責任、雄心……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似已距離他十分遙遠……十分遙遠……

忽然間，霹靂一聲，大雨傾盆而落。

如注的大雨，淋在泥土上，自泥土中，滲入寶玉的衣裳，寶玉火熱的身子，被這雨水一打，疼楚立時減輕，神智立時清醒。

覆在寶玉面上的一層泥土，本就十分稀薄，此刻立時便被雨水沖開，他雙目已能睜開，眼前已可瞧見珠簾般的雨絲。

火光已滅，暴雨中，有羣豪叱咤呼喝聲傳來。

「如此暴風雨，咱們還是莫要再找了，方寶玉可非呆子，他殺了人後，還不快快逃走，在這裏等死不成？」

「說得有理，咱們走吧！」

於是呼喝脚步聲，漸漸遠去，四下又復寂然。

寶玉嘴角，不覺泛起一絲苦澀的冷笑——這就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這就是人的自私！在激動中，無論要誰去追查兇手，他都會去的，但若要他淋雨，受苦，他便會想個理由不幹了。

雨越下越大，寶玉身上火燒針扎般的熱疼，已漸漸消失，他身心突然覺得說不出的疲憊，眼皮似有千鈞般沉重。

所有的一切，又似都距離他十分遙遠，他只想好好睡上一陣，縱然他身子還在泥土中，縱然一睡不起，他也在所不惜。

他終於沉沉暈睡過去。

× × ×

八月十三，月已將圓。

泰山羣雄競技之會，已迫在眉睫。

月明星稀，夜已深沉。

泰山之麓，萬竹山莊，雖是羣豪聚集之地，但此刻人人都要爲這近在眼前的大戰養精蓄銳，俱都提早安歇。

萬竹山中，風吹竹動，一片靜寂，唯有西園中一間精舍的斗室裏，仍有燈光，自窗戶透出。

孤燈昏暗，莫不屈、公孫不智、石不爲三人，對燈枯坐，三人俱是雙眉緊鎖，滿面沉重之色。

莫不屈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默然道：「楊七弟重傷不治在先，金老二飲酒中毒在後，昨夜西門六弟竟又被人暗算，連中三種絕毒暗器，眼見也是活不成了，想起我弟兄八人同投白恩師門下時，也有生死與共之誓言，而如今……唉……」慘然長嘆一聲，垂下頭去。

石不爲目中立也已熱淚盈眶，一字字沉聲道：「我活下去，只爲復仇……」

公孫不智喃喃道：「復仇……不錯。復仇！但縱算楊七弟是死在寶兒手下，難道老二、老六也是被寶兒害死的麼，你我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復仇？」

莫不屈道：「聽你言下之意，老二，老六之死，是斷然與方寶玉無關的？」

公孫不智道：「嗯！不錯。」

莫不屈道：「但除了方寶玉之外，又有誰會暗算他們？又有誰能暗算他們？」

公孫不智道：「你必須注意一點，他三人被害後，都毫無掙扎之跡留下，顯見是事先毫無防備，由此可見，動手加害他們的，必定是他們極爲熟悉的人。」

莫不屈截口說道：「是以我才算定是方寶玉。」

公孫不智緩緩道：「但寶兒害了楊七弟後，老二、老六早已將他視如蛇蠍，只要一見他面，必定叱罵爭打起來，怎會那般安靜？」

莫不屈怔了一怔，說不出話來。

石不爲道：「對！」

莫不屈默然良久，方自嘆道：「此人既非寶兒，却又是你我十分熟悉的人，那麼，他會是誰呢？難道是……」他實在想不出自己熟悉的人中，有誰會是那般喪心病狂之人，他對誰都不敢稍有半點懷疑，只得長嘆住口。

公孫不智緩緩道：「大哥你不妨想想，你我兄弟間，有誰最易被利所誘，老二、老七他們死後，又是誰最先發現的？」

莫不屈身子一震，雙目圓睜，厲喝道：「你莫非說是魏五弟？你怎可如此懷疑於他？你……你切莫忘了，他……他也是你我親如骨血的兄弟。」

公孫不智沉聲道：「事已至此，你我必需對任何人都要懷疑，寧嚴不漏，寧枉勿縱，否則……」

石不爲道：「對！我去瞧。」

莫不屈方待站起喝止，已被公孫不智一把拉住，道：「四弟行事最是沉着謹愼，有他去瞧，錯不了的。」

過了半晌，石不爲一掠而回，面上仍是毫無表情，只是沉聲道：「來！」再次轉身飛奔而去。

莫不屈、公孫不智根本無法自他神色間瞧出他查看的結果，只有隨在他身後，也快步奔出。

他三人同室而居，魏不貪却與牛鐵娃、金祖林同住，莫不屈等三人推開了他們住室的門戶，閃目一望，面色立時改變。

一綫微光中，只見鐵娃鼾聲如雷，金祖林爛醉如泥，而魏不貪竟然倒臥在地上，四肢痙攣，口吐白沫，身旁一隻茶杯，亦已跌得粉碎了。

莫不屈失聲道：「不好，老五莫非也中了毒？」

公孫不智早已竄將過去，扶起了魏不貪的身子，翻了翻他的眼皮，把了把他脈息穴道，出手如風將他心脈附近穴道一齊點住。

石不爲燃起燈火，將燈畔茶壺檢視半晌，道：「茶中有毒。」

莫不屈熱淚奪眶而出，輕撫着魏不貪鐵青的面容，黯然道：「老五，老五，咱們險些冤枉了你……」

公孫不智亦是滿面悲愴，喃喃道：「不錯，我方才確是冤枉他……」他心中自覺十分歉然，只因魏不貪已是兇手，自己又怎麼中毒的呢？

莫不屈道：「他……他已無救了麼？」

公孫不智道：「幸好咱們及時發覺，他毒性還未攻心，只要再遲半個時辰，老五這條命便又要貞的斷送了。」

莫不屈道：「如此說來，他……莫非還有救？」

公孫不智「嗯」了一聲，自懷中取出個小小紫緞錦匣，自錦匣中取出四隻玉瓶，將瓶中之藥，全部給魏不貪灌了下去。

要知武當內家正宗，門下弟子，遊俠江湖時，難免與下五門盜賊結怨，是以武當弟子，雖嚴禁使毒藥暗器，但解毒靈藥，經過百十年的研究改進後，已凌駕天下各門各派之上，幾稱舉世無雙。

道家靈藥，無毒不解，公孫不智雖不知魏不貪中的是何種毒藥，但將那四瓶藥灌下去後，不出半個時辰，魏不貪身子已能轉側，口中也已能發出呻吟，接着，張口吐出了一灘碧綠的苦水。公孫不智抹了抹額上汗珠，長長鬆了口氣，道：「無妨了。」

莫不屈長嘆一聲，「噗」地坐到椅上，驚駭過後，他此刻似已渾身脫力，滿頭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如雨而下。

公孫不智道：「老五危險已過，有我在這裏照料已足够了，四弟你還是陪大哥過去歇歇吧，會戰之期將至，大哥是萬萬不可太過勞累的。」

× × ×

莫不屈終於被石不爲勸去歇了，鐵娃猶在沉睡，金祖林猶在沉醉，房中的響動，他兩人竟然全未覺察，公孫不智瞧着他們，嘴角不禁露出苦笑，喃喃道：「這兩人眞有福氣。」

突聽窗外有人拍掌作聲，「吧」的一響。

公孫不智霍然轉身，叱道：「誰？」

那知他「誰」字方出口，榻上的魏不貪手掌突然揮起，數點寒星，隨手暴射而出，急打公孫不智後背。公孫不智雖然機智無雙，却再也夢想不到背後竟會有人突加暗算，何況鐵娃鼾聲如雷，完全掩沒了暗器破風之聲。

但見寒星一閃，公孫不智一聲驚呼，整個身子，都被打得往前面直撲了出去，數點寒星，已全都打在他的背上。他身子踉蹌撲到窗前，雙手一撐，整個人自窗口翻了出去，竟有如瘋狂一般，狂奔而出。

魏不貪悄悄探起半個身子，目中閃動着得意的光芒——公孫不智身中數件絕毒暗器，更加如此狂奔，毒性只有發作得快，只怕奔不出數丈，便要倒地不起，那時世上又有誰會想到這是魏不貪下的毒手。

原來魏不貪之中毒，只不過是他自己故佈疑陣，好教別人不再懷疑於他，他喝下毒茶之前，自己早已先將解藥服下，他那暈迷痙攣之態，倒有大半是他自己裝作出來的，公孫不智縱無解藥救他，他也萬萬死不了的。

房門一響，莫不屈與石不爲又衝了進來。

魏不貪早又臥倒，早已作出暈迷之態。

莫不屈目光轉動，駭然道：「方才是誰在驚呼？公孫二弟那裏去了？」

拚命搖醒了金祖林與牛鐵娃，大聲問道：「方才房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啊？你們可知道麼？」

金祖林與牛鐵娃愕然相顧，茫然道：「什麼事？」

石不爲跺足長嘆，忽然叱道：「瞧！」

衆人隨着他目光望去，只見窗前地下，赫然有數點血漬，半支起的窗戶，已被震破了。

莫不屈失色道：「莫非公孫二弟也中了暗算？此刻竟負傷去追查敵踪去了？但……但他爲何不通知你我一聲，他！他……他怎可孤身涉險？」

石不爲道：「追！」當先掠出窗外。

但衆人窮一夜之力，幾乎將「萬竹山莊」每寸泥土都翻過來了，却還是找不着公孫不智的踪影。

公孫不智竟也失踪了。

七大弟子中，三人不治，一人中毒，一人失踪。這自然是震動天下的大事，江湖中人，有的爲此驚詫，有的爲此難受，也有的爲此暗中竊喜——泰山競技之會，已少了幾個強敵。

× × ×

八月十四，這一日便在紛亂、慌恐、焦急與等待中過去，莫不屈兩日不眠不食，面色蒼白，雙目紅腫，已憔悴得不成人形。

競技之會，雖訂在月圓之夕，但八月十五淸晨，泰山之巓，觀日峯前的山坪上，已是人頭擁擠，羣豪畢集。

山石間，林木中，只要稍有空隙，便可發現赫然有一具嶄新的棺木放在那裏，羣豪對這些棺木，早已作過各種猜測，此刻已是見怪不怪，有的人甚至就坐在這些棺木上，靜等着圓月升起。

午後，羣豪問已不時騷動，只因參與此會的主要頂尖兒的高手，已陸續來了。

「潘濟城，那隨着齊星壽同立，面容慘白，長身玉立的少年人，便是五年前怒斬『快刀手』的潘濟城。」

「是他？就是他！嘿！倒貞瞧不出來，這看來有如花花公子般的少年，竟就是江湖傳說，動手間最最冷靜的潘濟城，」

潘濟城是成名英雄中，上山最早的一人。

接着，長白大豪「快馬陰刀」吳東麟、「小花槍」馬叔泉、「無情公子」蔣笑民……這些久已膾炙人口的英雄豪傑，也都已陸續上山——每一人上山，自然都得引起一陣或大或小的騷動。

但此次盛會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些人物，直到日薄西山，天已將夕，却都還未露面，這自又得引起羣豪的竊竊私議：「聞道『天刀』梅謙，此次早已隨萬子良與七大弟子來到山下，怎地他們直到此刻還不上來？」

「這……這必是爲了七大弟子此刻已只能稱爲兩大弟子了，而且，瞧莫不屈的模樣。此次已萬萬不能出手，只怕也不堪一擊。」

「出道時，曾經轟轟烈烈的七大弟子，如今竟落到這樣的地步，倒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啊。」

「奇怪的是……他怎地也還未來，聽人傳言，他仍是此次盛會中，奪標希望最最濃厚的一人。」

「誰？」

「天上飛花冷冰魚。」

「他？怎會是他？」

「嘿嘿！這消息來源機密無比，我雖不能告訴你，却可斷定這是萬萬不會錯的，你且等着瞧吧！」

「但方寶玉……方寶玉又如何？」

「方寶玉……哼哼！他只怕永遠也無法在人前現身了。」

× × ×

山峯遠側，高處雜木林中，嶙峋怪石間，還有口棺材。

兩條大漢，一人錦袍，一人藍衫，費了許多力氣，終於爬上這裏，那藍衫大漢長長喘了

口氣，笑道：「此地上來雖然困難，但只要一上來，便可安安心心的觀戰了。棺材雖不祥，但坐在上面却舒服得很。」

錦袍大漢拍着身上泥土，亦自笑道：「不錯，此地縱觀戰局，確可一目瞭然……」

兩人方自坐上棺材，突聽棺材裏「吱」的一叫，叫聲尖銳怪異，本就十分駭人，何況是自棺材裏發出來的？

兩人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齊地自棺材上跳了下來。

錦袍大漢放足便奔，那藍衣大漢却一把拉住了他，壯起膽子，喝道：「棺……棺材裏的是什麼人？」

棺材中發出了吱吱的怪笑聲，道：「棺材裝死人，活人離遠些。」

語聲之怪異可怖，更是令人不寒而慄！藍衫大漢道：「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棺材裏怪笑道：「你且莫管我是人是鬼，只要敢再坐在這棺材上，便再也休想活着下山，不信，你兩人儘管試試。」

兩條大漢身子雖大，膽子却不大，對望了一眼，齊地轉身狂奔而去，連滾帶爬，逃了下去。

棺材裏笑聲不絕，棺材蓋緩緩升起，一顆白髮蒼蒼的頭顱，自棺材裏伸了出來，格格笑道：「我老人家舒舒服服的躺在這裏瞧熱鬧，你兩人却要來坐我老人家頭上，豈非自找倒霉麼？若非我老人家此刻還不願現身，你兩人此刻那裏還有命在。」摸出個梅子放進嘴裏，咬得吱吱喳喳的響。

她赫然正是萬老夫人。

忽然間，一根樹枝閃電般揷入棺材縫裏。

萬老夫人吃了一驚，拚命想將棺蓋拉下去，但那柔弱的樹枝上，却似有着千鈞之力，她非但無法將棺材蓋拉下，棺材蓋反而一寸寸向上抬起，萬老夫人面上已無人色，沿着那樹枝瞧了過去。

只見一隻白如瑩玉的手掌，以三根春葱般的纖纖玉指，輕拈着樹枝，再往上瞧，便是一隻淡青色的衣袖。

瞧到這裏，萬老夫人便再也不敢往上瞧了，腦袋往裏面一縮，整個人也全都縮進棺材裏了。

只聽一人輕笑道：「我算定妳必定要上山來瞧熱鬧，却找不着妳，心裏正自奇怪，誰知妳竟已躲進了棺材。」

語聲嬌柔清脆，除了小公主，還有誰？

她口中說話，手中樹枝輕輕一挑，整個棺材蓋被她挑了起來，萬老夫人身子蜷伏在棺材裏，竟是不敢抬頭。

小公主道：「反正躲也躲不了，還不出來麼？」

萬老夫人道：「姑……姑娘妳找我老婆子，莫非有什麼事不成？」她拚命想裝成若無其事之態，怎奈語聲還是不由自主的顫抖。

小公主道：「我找妳，只不過問問你，方寶玉到那裏去了？」

萬老夫人吃吃乾笑道：「方……方寶玉，姑娘你說的是方寶玉？嘿嘿！這位小少爺的行踪一向飄忽得很，我老婆子怎知他在那裏？」

小公主忽然微微一笑，道：「妳眞的不知道？」

她不但面上泛起了笑容，語聲也變得說不出的溫柔，但萬老夫人瞧在眼裏，却不禁打了個寒噤，道：「眞……眞的。」

小公主笑道：「妳若是眞的不知道，爲何要如此怕我？想見妳暗中必定懷了鬼胎，是以才會如此心虛胆怯，是麼？」

萬老夫人道：「我……我……」

小公主柔聲笑道：「我知道你是個聰明人，從來不願吃虧的，那麼，此刻又何苦逼我動手？還是說出來吧，我絕對不會難爲你。」

萬老夫人緩緩道：「只要我說出方寶玉的下落，妳便不來難爲我？無論他在那裏？妳……妳都……」

小公主截口道：「不錯。」

萬老夫人道：「妳……妳憑什麼能令我相信你？」

小公主道：「沒有憑什麼，只憑你此刻非相信我不可。」

萬老夫人怔了一怔，苦笑道：「不錯，此刻我的確非相信你不可……好，我告訴你。」

小公主嬌笑道：「和聰明人談生意，的確痛快得很，你說，方寶玉在那裏？」

萬老夫人眼珠子轉了轉，大聲道：「方寶玉已死了。」

小公主身子一震，萬老夫人身形已凌空而起，倒翻了兩個跟斗，如風逃去，百忙中還偷瞧了小公主一眼。

只見小公主木立在棺旁，似已愕住，竟全無追趕之意。

萬老夫人眼珠子又一轉，遠遠頓住身形，大呼道：「方寶玉的屍身，我老婆子親眼瞧過，絕不會騙妳……絕不會騙你！」呼聲猶激盪在山林間時，她人影已瞧不見了。

小公主痴立當地，面容木然，誰也無法自她神情間瞧出她究竟是悲是喜？只聽她喃喃低語道：「她莫非在騙我？……不會，她若要騙我，也不會如此騙我的……只因如此做法，她全無好處……而沒有好處的事，她是萬萬不會做的……」

這時人叢中又發出騷動之聲，羣豪耳語，輕呼道：「冷冰魚……冷冰魚來了……」千百人的耳語輕呼，便滙集成一股震耳的吼聲，但小公主却仍痴痴的站着，全未覺察。

她只是輕輕自語，道：「寶兒，你難道眞的死了？」

方寶玉之死訊，自然要使「五行魔宮」的策略發生重大的改變，但泰山競技之會，却仍然在照常進行着——到了這時，世上已沒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將此會阻延一時半刻了。

黃昏時，大會發出了通告：「人之體力有限，消耗却無限，縱是絕代高手，亦無法連續接戰數十高手，鑒於以往武林較技盛會『車輪戰』之不公，本會決定力求革新，除此弊端，今特請丁老夫人、萬子良、一木大師等七位江湖德高望重之士，組成本會之監察小組，除弊革新，力求公允。

「凡欲參與此次盛會之人，盼即往監察小組處抽籤決定對手，決戰之後，勝方再與勝方決戰，如此繼續輪流決戰，戰至最後一對便可分出究竟誰是壓倒羣豪之人，亦無人因體力消耗過巨而屈於落敗。

「此通告於大會前擬定，經已接獲請柬之四十三位豪傑同意後施行，盼天下武林同道一體知照。」

這簡單而隆重的通知，由參加此會高手之一——「震天霹靂」許鑄以足以震人耳鼓的洪鐘之聲，在人叢前唸了出來。

這時山坪前已留出一方空地，由「萬竹山莊」主人指揮莊丁壯漢，在空地上搭起了一座高台。

七位監察人，除了「雲夢」萬子良猶未現身之外，都已在台側設下的座位坐定，這七人武功雖然未必全都高明，但却自然都是行事公允，爲人方正，目光敏銳，歷練豐富的江湖老手。

本也混在人叢中的「快馬陰刀」吳東麟、「小花槍」馬叔泉、「無情公子」蔣笑民、「濟城大俠」潘濟城，這些位顯赫一時的武林高

手，聽了通告後，俱都已走向監察人的座位。

這時，日已落，月未升，天地間一片朦朧，再加上高山之顚氤氳漂渺的烟霧，令人如同已登仙闕一般，幾欲振翼飛去。但「萬竹山莊」的莊丁們，已高舉着燈籠火把，快步而來，特製的燈籠火把，瞬即便將這一片山坪照耀得亮如白晝。山風振衣，火光耀眼。

羣豪心情驟然緊張了起來，俱都不由自主地頓住了語聲，收斂了笑容，坪上唯聞丁老夫人慈祥而嚴肅的語聲，沉聲道：「長白吳東麟，濟城潘濟城，你兩位爲一對，但盼兩位存以武會友之心，莫使詭計，莫立意傷人……」

於是，泰山上龍爭虎鬥，眼見便要開始。

這時，誰也不會想到方寶玉，誰也想不到方寶玉這時在那裏——但這時方寶玉却已到了泰山脚下。

× × ×

方寶玉逡巡在泰山脚下，幾次舉步上山，却又幾次駐足，他竟似已不敢上山，竟似已失去了上山的勇氣。他衣衫襤褸，髮髻蓬亂，憔悴的面容上，泥汚斑斑，甚至連那雙大而明亮的眼睛，也不復再有昔日的那股逼人的光采。

但他却還未死，他還確確實實地活在世上，這是爲了什麼？這原因必須從他被困在天香茶林中那日說起。

原來那日他在天香茶林，小公主的繡閣中，飲下了那杯毒茶後，他以那幾乎無所不能的意志之力使自己神智保持清醒時，他體內那已妙參自然玄機，流動循環不息的內力眞氣，便在他不知不覺間，將迷藥的藥力，全部逼入了丹田下腹中——這道理正如人體血液中也有着一種消滅毒素的力量一樣，平時流動循環不息，一遇病毒，便會發出抗力，病毒侵入人體時，若非十分猛烈，便會在人們不知不覺中被血液中抗毒力消滅，使疾病不能發作，內力練至寶玉這種地步，自然也有一種抗毒之力，這力量自然要比血液中的抗毒力强大得多。

但茶中迷藥的毒性，也十分頑强，寶玉體中內力雖强，短時間還是無法將這毒性完全消滅。

是以這股內力必需將這股毒性在丹田中，逼住它，不讓它毒性發作，於是這股內力便不能在寶玉體內繼續流動循環，是以寶玉便以爲自己內力已完全失去，已無法再與別人動手。

這股內力凝結後，當眞是堅如精鋼，它凝結在寶玉丹田下腹中，寶玉下腹自然不時要發生劇痛。

他究竟年紀還輕，閱歷還淺，竟未想出這其中的道理——就連老奸巨滑的萬老夫人，也摸不清其中玄妙，是以才會驟下毒手。

她連點方寶玉下腹劇痛處左近數處穴道——寶玉下腹劇痛處，也正是他內力凝結處，萬老夫人的指力，恰巧將他凝結的內力震開，這內力鬱結已久，此刻一旦崩潰，自穴道中激射而出，正如堤潰水決，力道是何等强大。

萬老夫人如何抵抗得住，是以她最後一指點下，身子便被震得飛了出去，有這股內力擋住了萬老夫人的指力，是以方寶玉雖被點了「死穴」，但猶能不死。

但內力一崩，那毒性自也立刻發作，瞬即在寶玉全身上下散佈開來，寶玉驟然不覺，自被迷倒。

是以他身子立時軟綿無力，口中也立時不能言語，只有任憑萬老夫人將他埋入土中，而恰巧聽到了魏不食的隱秘。

那迷藥的毒性雖已被內力磨煉去不少，但力量還是十分驚人，毒性完全發作時，寶玉但覺身子火燒般痛。

但那時恰巧有大雨傾盆而落，雨水浸入泥土，便也恰巧將寶玉體內的熱毒化解。

這些事自是百般湊巧，但除了方寶玉這樣的非凡人物，怎會遇着這許多非凡的奇遇？

× × ×

直到此時，寶玉只要一想起他在泥土中渡過的那數日，那數日他所經歷的折磨、痛苦、傷心、絕望……

他身上便不由自主爆起一粒粒鷄皮疙瘩起來，他甚至願意不惜犧牲一切代價，來忘去那些可怕的日子。

迷藥的毒性，經過數日後，方自完全消失，那時他才自泥土中脫身而出，那時他實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幸好「快聚園」中羣豪都已趕往泰山，他才能連夜逃了出來，仰觀星月，他不禁長長嘆了口氣，只覺自己實已有如兩世爲人——他本不知懼怕是何滋味，但這時他却連靈魂都起了顫慄。

然而，這時月已將圓。

寶玉瞧見了當空明月，脚步還是不由自主向泰山奔去，一路上，他體力漸漸恢復，但他壯志雄心似也已被那可怕的痛苦折磨殆盡，除了購買食物之外，他竟已不願見人，更不願修飾。

如今，他逡巡在泰山脚下，竟也無上山的勇氣。

這是泰山下陰僻的一角，他沿着山脚，緩緩慢步，心中充滿了疲憊的怯弱，怯弱的痛苦，痛苦的矛盾……

忽然間，陰暗的秋草叢中傳出一聲呻吟之聲！

寶玉心神一震，停下脚步，凝目望去，只見草叢中果然有一條人影，正在不斷的掙扎，不斷的呻吟。

他身子完全浸在月光中，這人影自也瞧見了他，掙扎着爬了過來，雙手撕抓着泥土，顫聲道：「水……水……好心人，求……求你……給我些水……」這語聲雖因痛苦顫抖而有些改變，但寶玉是聽出了他是誰。

刹時間，寶玉但覺心房一陣急劇的震動，雙目中也立時噴出了狂怒的火焰，脫口嘶聲道：「你！你是魏……」

那人竟吃驚的抬起頭來，這才瞧清月光下這襤褸的少年，赫然竟是久已失踪了的方寶玉！他本已扭曲的面容，此刻更是扭曲，不知是驚，是喜！

他驚呼道：「寶兒，是你……快……快來救我……快……」

寶兒忍不住狂吼一聲，道：「救你？你忍心對楊七叔下得了那樣的毒手，又要將諸位叔父一一置之死地，你……你……我恨不得將你碎屍萬段……」

他話未說完，魏不食身子已縮成一團。

他自問這隱秘再也無人知曉，那知却被寶玉當面揭破，這時他心中的驚恐駭懼，當眞如見鬼魅一般，忍不住脫口道：「你……你怎會知道？」

一句話出口，他便知自己說漏了嘴，顫聲接道：「我沒有……」

寶玉一把抓住他衣襟，將他提了起來，厲聲道：「你還想騙我？告訴你，此事乃我親眼所見，你再也騙不過的，你可知道你動手之時，我便在你足下的泥土裏。」

魏不食駭極大呼道：「鬼……呀，你莫非是鬼？」

寶玉慘笑道：「不錯，我是鬼，我是代楊七叔向你索命的鬼。」

魏不食慘呼道：「饒了我……饒了我吧！我也是被人騙的，你瞧……我……我如今也被人害成了如此模樣。」

寶玉道：「我正要問你，你怎會突然變得

那般喪心病狂？怎忍對楊七叔下得了那般毒手？又怎會落到如此模樣？」

魏不貪嘴角泛起一絲淒涼的苦笑，眼角却泌出兩滴晶瑩的淚珠，他身子在顫抖，淚珠墮落。

他口中道：「狡兔死，走狗烹……我……我任務已達成，實已無用了，他們……他們自不容我再活在世上，雖然早已知道此點，雖然早已小心提防，但……却還是逃不過他們的毒手。」

寶兒大駭道：「任務已達成？難道……難道諸位叔父都已遭了你毒手？」

魏不貪道：「我該死……我實是罪大惡極……我後悔也來……來不及了。」

寶玉心魂皆飛，聲淚齊下，怒喝道：「你……你……賠他們的命來！」

他手掌已抬起，但瞧見魏不貪那充滿了痛苦與悔恨的目光，那流滿了眼淚的面容，這一掌竟是不能拍下。

魏不貪顫聲道：「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你殺了反而可以減少我此刻的痛苦，我……我反正是活不了的……」

寶玉以手搥胸，頓足嘶聲道：「但你爲何要如此？」

魏不貪流淚道：「貪心，貪心害了我，我……我辜負了恩師爲我取的『不貪』兩個字，我死了也無顏見他老人家。」

他痛苦更是劇烈，身子痙攣也更劇烈，他雙手俱已插入了泥土中，每說一個字，身子都要因痛苦而抽動一下。

寶玉突然想起了那語聲極是熟悉的神秘怪客，大聲道：「那日在快聚園中，你殺了楊七叔後，與你說話的人是誰？」

魏不貪呻吟已變作喘息，竟是再也不能說話。

寶玉一把抓住他肩頭，嘶聲道：「他是誰？誰？」

魏不貪雙目已閉起，嘴唇已乾裂，他竟已進入暈迷狀況，口中不斷發着夢囈的低語，不斷道：「珠寶……金子……水……」

寶玉拚命搖動着他身子，呼道：「醒醒……醒醒，說，究竟是誰？」

魏不貪眼睛終於緩緩張開，茫然瞧着寶玉．道：「他……他……」深深吸入口氣，本已因痙攣而蜷曲的身子，突更縮做一團，便再也不會動了。

× × ×

風淒，月冷。

所有的呻吟、喘息，都已一齊寂絕，月照荒山，風吹木葉，這仲秋的月夜，竟實似變作嚴冬般蕭索、寒冷。

寶玉徐徐站起身子，木立在魏不貪的屍身前，凝注半晌。突然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但，他那無神的雙目，此刻却已射出火熱的光焰。

他咬了咬牙，抱起魏不貪的屍身，大步上山。

山路險陡，荊棘沒徑，怪石嶙峋。

但此時此刻，世上已沒有任何艱險困難，可以阻擋住方寶玉上山的決心——他決心既下，正如箭已離弦，萬難回頭。

他大步而行，絕不回頭，絕不停頓。然後，他尋了個深邃而隱秘的洞窟，安放起魏不貪的屍身。

突然間，靜夜中又有人聲傳來。接着，洞外閃起了火光。

那人語、腳步聲十分嘈雜。顯然來的人數不少，但閃爍的火光在這荒山靜夜裏看來，却顯得十分詭秘。

人聲漸近，火光漸亮，竟似走向這洞窟而來。

寶玉微一遲疑，迅快地將魏不貪的屍身藏在暗處裏，自己也閃身躲入了一塊凸起的山石後。

這時，火光已映入山洞，兩條黑衣大漢，高舉火把，大步而入，目光四下一轉，齊聲道：「就是這裏，抬進來吧！」

洞外哄應一聲，十餘條大漢，每兩人抬着一口棺木，魚貫而入，嶄新的棺木，在火光下閃閃地發着懾人的光采。

「砰」的一聲，棺木被重重地放到地上。

抬棺的大漢伸手一抹頭上的汗珠，道：「一、二、三、四、五、六……不錯，正是六口，總算全抬來了，他們人死了，一了百了，却累得咱們出力受苦。」

另一大漢道：「你可別這麼說，就憑棺材裏這六個人，若是換作平日，咱們想抬他們的靈木，只怕還抬不到呢！」

前一大漢冷笑道：「不錯，本日之前，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此刻却已都算是死人了，活着的人名頭有高下，地位有高低，但死人可全都是一樣的。再大的英雄，死了也不能比別人多佔一尺土。」

第三人道：「好了，好了，別抱怨了，該抱怨的還在後頭哩！這一趟是六口，下一趟就說不定是十口，八口了。」

第四人嘆道：「可不是麼，那位丁老夫人，雖再三勸告，要人抱着以武會友之心，莫毒手傷人，但這些人又有誰聽進了她老人家的話？又有誰動手時不是紅着眼睛，恨不得一出手就將別人殺死，除了潘濟城，他總算還有些慈悲之心，但別人會不會對他也那麼慈悲，可就難說了。」

又有一人嘆道：「說起來，那位『天刀』梅謙可眞夠瞧的，像『砍虎刀』彭松那樣的人物，可不是一招就死在他的刀下，別人甚至連瞧都未瞧清他這一刀是如何出手的，看來，連冷冰魚也休想勝得了他。」

這些大漢們言來語去，只聽得寶玉熱血奔騰，掌心泌汗，他這才知道泰山之會竟已進入如此緊張的階段，已有如許多成名英雄，在這第一名山流出了鮮血，而他自己……他自己却還躲在這陰暗的山洞裏。

只聽那高舉火把的大漢笑道：「咱們這差事雖苦，但可也有不少人在羨慕咱們。」

一人道：「羨慕什麼？只怕唯有瘋子才會羨慕咱們。」

那大漢沉聲道：「你且瞧瞧，如今泰山之上，有多少人擠在那裏，想進不能進，想出不能出，又有多少人被隔在人叢外，只能遠遠的聽見刀劍相擊聲，偶然見到些凌空刺擊的刀光劍影，別的就什麼都瞧不見了，但咱們，咱們却能在人羣中穿進穿出，無論是多大的英雄，都得爲咱們讓路，就憑這一點威風，咱們已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還是快快走吧，錯過了這場大戰，再想瞧也瞧不到了。」

大漢們笑應着，紛紛走了出去。寶玉突然自黑暗中掠出，左手輕揮，已點了走在最後一條大漢後背的三處穴道，這大漢驚呼未及發出，便已倒下，寶玉右手托住了這大漢倒下的身子，剝下他衣衫，換在自己身上。他動作之迅急輕靈，豈是言語所能形容，走在前面的大漢們，竟是毫未覺察，逕自談笑着走了。

寶玉將那大漢斜倚在暗處石壁上，喃喃道：「委屈你了。」

然後，他又在魏不貪屍身前凝立半晌，長長嘆息一聲，黯然道：「你一時失足，雖已鑄成大錯，但臨死前終能痛悔，只願蒼天能寬恕你的罪惡，令你能安眠地下。」

風聲淒切，月色灰白，棺木正閃動着黯淡的幽光。

他四望一眼，目中已有淚痕，又自接道：「這裏有這麼多位豪傑英靈伴着你，想你已不致寂寞，你好生安息吧……」咬了咬牙，抹去眼角淚痕，轉身飛掠而出。

片刻之間，他便已追着那一羣大漢，悄然跟在他們身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着，走上山巔。

走了沒多久，已可聽到歡呼聲，喝采聲，隨風自山巔飄了下來，不知又有那一位名俠，在人前戰勝了他的對手。

這歡呼喝采聲，正是他以別人的鮮血換得來的，武林羣雄中，又是誰的聲名不是以別人的鮮血寫成的？

寶玉心房一陣收縮，熱血更是奔騰，雙拳握得更緊。

大漢們顯然也因這呼聲而激動起來，腳步走得更快，又不知走了多久，寶玉眼前豁然開朗——

只見一輪明月，懸在天邊，山坪上燈火滿山。

秋月雖明，但光輝却似已被人間的燈火掩去，秋星雖繁，但却也比不上這滿山人頭的衆多。

× × ×

寶玉精神一振，但頭却垂得更低，緊跟着大漢們的身後，垂首疾步，也不敢東張西望一眼。

大漢們自山背上來，這裏人羣本也擠得密密的，但瞧見這些大漢們上來，果然讓開了一線道路。

後面的大漢搭着前面大漢的肩頭，一人連着一人，連成一條人龍，自人縫中穿了過去。

寶玉身子隨着他們往前擠，鼻子裏只嗅着一陣陣酒氣，汗臭氣，菸草氣……耳畔只聽得一陣陣嘈雜的人語：「你瞧……『天上飛花』果然有兩下子，連這一陣，他已接連勝了兩陣了，連汗珠都未曾流一粒。」

「勝了兩陣又怎樣？『天刀』梅謙、潘濟城、『小花槍』馬叔泉、蔣笑民、歐陽天矯，這些人還不是都已勝了兩陣了？」

「這是他們的運氣，呂雲、魚傳甲、英鐵翎這些人都未露面，他們的對手若是這些人，他們勝得了麼？」

「說起這些人，兄弟我就又想起了方寶玉……格老子，慢點擠行不行？哼！若不是台上有人等着你們收屍，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格老子我也不會讓路的。」

「呸，邊個講不依，慢的呀！」

「媽拉巴子，俺的骨頭都擠散了……」

大漢們陪着笑，道着歉，終於在東、南、西、北各地「名罵」中擠了出去，寶玉精神一爽，悄然轉目四望。

只見擂台高聳，正有幾條大漢提着水桶，在台上清洗着血漬——這不知又是誰流下的英雄之血。

擂台左側，有一圈木桌，六、七個人坐在桌後。

白髮蒼蒼慈祥而嚴肅的是丁老夫人，面色紅潤，童顏鶴髮的是無邪道長，瘦骨嶙峋，面沉如水的是一木大師，而坐在一邊，雙眉深皺，面有重憂的，却赫然正是萬子良。寶玉匆匆瞧了一眼，便不敢再瞧。

轉目望去，只見擂台右側，也坐着堆人。

談笑自若，神色如常的，是「濟城」潘濟城。

趾高氣揚，挺胸腆腕的是歐陽天矯。

「小花槍」馬叔泉短小精悍，滿面笑容，「無情公子」蔣笑民衣衫都麗，面白無鬚，眉梢眼角，傲氣逼人。

「天刀」梅謙正垂首端坐，只是不住擦拭着那早已被他擦得雪亮的「鉤鐮刀」，對餘外一切事，却似漠不關心。

而傳說中必將獨佔鰲頭的「天上飛花」冷冰魚，面上却無他應有的得意驕傲之色，反似帶有重重的憂慮。

還有幾人，俱是精神飽滿，目光充足，顯見得都是顯赫一時的武林名俠，寶玉却已都不認得。

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羣，也是這千萬人中的明星，他們的心情最得意，最興奮，也最是緊張、不安。大漢們走到擂台後，已開始忙碌起來。

寶玉自粗糙而巨大的擂台支柱間望出去，只見擂台前，最最當眼之處，也坐着一羣人。

這羣人雖未參與此次競爭，但却都是江湖中久已成名的英雄豪傑。

是以，他們在這裏，正也享受着別人享受不到的禮遇。

「快聚園」主人齊星壽，「萬竹山莊」莊主，歐陽天矯的夫人，丁老夫人的愛子丁氏雙傑，自然都在這一堆裏。

然後，寶玉便瞧見了他久已懸念的一些人——牛鐵娃魁偉的身子，有如鶴立鷄羣，在人羣中看來分外觸目，但他面上已瞧不見他原有的笑容，一雙從未皺起的濃眉，也已深深皺起——他懸念着他的「大哥」，從不能有一時一刻忘記。

金祖林猶在不停痛飲，他似乎已有多日未曾醒過，神情看來顯得是那麼憔悴，除了終日的沉醉外他又怎能忘去連日的災難與不幸。

寶玉瞧着這兩人，心弦一陣激動，已是熱淚盈眶。

然後，他便發現了莫不屈與石不爲。

他原本只當這兩人也已遭了毒手，此刻突然又瞧見他們，心頭那驚喜之情，實非他人所能想像。

但是莫不屈那憔悴、疲憊，而哀痛的面容，却已令他傷心，若非還有頑強如石，鎮定如石的石不爲在一旁守護着莫不屈，他便幾乎忍不住要飛奔出去，抱着他這正直而善良的大師伯，忘情的痛哭一場，這時他已淚眼模糊，別的人都已瞧不見了。

忽然間，丁老夫人懾人的語聲又自響起，人叢立刻靜了下來。

只聽她一字字沉聲道：「方才二十餘陣，竟能在十招內便已定下勝負，這實是令人想不到的事，由此可見，得勝的諸位武功實是高出同輩許多，江湖中有這許多出類拔萃的少年高手，老身見了，自是不勝之喜。」

她口中雖說歡喜，心情却顯得甚是沉重，輕嘆一聲，方自接道：「此刻已至最後決戰階段，參與決戰的，自然全都是萬中選一的英雄壯士，無論誰有了傷亡，俱是武林中不可彌補的損失，是以但望各位動手時，稍存人心，勝負之分，點到爲止，則武林幸甚。」

這番話說得當眞是字字金玉，誠懇已極，但擂台右側的武林高手們，擦刀的仍在擦刀，沉思的仍在沉思，垂首的也仍未抬起頭來，竟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似乎誰也未曾將這番話聽進耳裏。

丁老夫人目光四轉，長嘆接道：「時已無多，老身言盡於此，聽與不聽，便全在於各位了。」

自木桌上取起張紙箋，流覽一眼，沉聲接道：「第一陣『震天霹靂』許鑄許大俠，『玉面劍客』孫超孫大俠。」

× × ×

「震天霹靂」許鑄身材魁偉，氣勢凌人，

一身纖錦武士裝，手提金背砍山刀，叱咤一聲，聲如霹靂。

「玉面劍客」孫超却是個面色蒼白，四肢纖柔，生得雖是劍眉虎目，但面容的英偉却也掩不住神情間的柔弱有如女子之態。

兩人一剛一柔，一陰一陽，天性互尅，彷彿天生就是對頭，但武林中人却都知道這兩人本是生死與共的好友。

於是台下羣豪，都不禁起了好奇之心，要瞧瞧這一雙好朋友如何能在台上白刃相見，互下毒手？但聞許鑄暴喝一聲，道：「孫兄請先賜招。」

孫超微微一笑，道：「許兄手下留情。」一言未了，左脚踏步，平劍當胸，揮劍而出。

這一招劍勢，看來雖然淩厲辛辣迅捷，其實却是擊向許鑄身旁的一尺開外，乃是以劍作禮之意。

許鑄左臂下沉，引臂揚刀「朝天一炷香」，招式雖急，但刀口向裏，刀背向外，亦是見禮之式。

兩人對望一眼，微一頷首，身形立刻展動開來，刹時間，但見刀光劍影，往復縱橫，滿台游走。

十招一過，羣豪便瞧出他兩人根本未存爭勝之心，刀劍起手時聲勢驚人，但落手時却留下七分威力。

這一陣的勝負之分，看來他兩人竟早有默契，如今雖在台上動手，却只不過做給別人看看罷了。

是以孫超「落英繽紛七十二」劍法雖然是流麗迅捷，變幻無方，許鑄「砍山刀」刀法雖着是大開大闔，剛猛無儔。但羣豪還是覺得瞧沒勁，有的甚至已在低聲談笑，不願再看了，唯有丁老夫人不住頷首，似是深表贊許。

突然間，如虹劍光，反撩而上，匹練刀光，力劈而下，刀劍互擊，「嗆」的一聲，龍吟震耳。

孫超掌中劍竟被震得脫手飛去。

羣豪怔了一怔，許鑄亦自怔了一怔，目中露出歉意，顯見他方才絕非故意要讓孫超丟人現眼的。

但孫超身法之輕捷，反應之靈敏，亦是驚人。

他兵刃方脫手，身形已如輕烟般掠起，「噗」地，那柄劍方自插入擂台樑木，便被他拔了出來。

只見他滿面漲紅，連眼睛都已紅了，羞惱下，竟已勃然大怒，一劍在手，身子便藉身拔劍凌空一翻，雙手握劍，向許鑄直衝而下，他盛怒之下，竟使出了「落英劍法」中最最狠毒的一着殺手。

許鑄似被驚得怔在那裏，動彈不得。

羣豪聳然變色，失聲驚呼。

但見劍光驚虹電掣般的閃了一閃，「震天霹靂」許鑄震人耳鼓的一聲慘呼，血光飛激，許鑄立刻倒地。

這一劍竟由左喉刺入，右脅穿出，一劍便已喪命。

羣豪眼見這出乎意料之外的慘劇上演，坐着的人都已霍然站起，站着的人却幾乎要噗地坐倒。

劍，猶自插在許鑄身上。

自劍柄下垂紅穗，猶在不住的抖顫。

「玉面劍客」孫超木立當地，面上已無絲毫血色，他好友的鮮血，却已在他淡青的衣衫上，畫出了[illegible]桃花。

山坪上一片死寂。

但聞許鑄的呻吟，喘息聲，逐漸微弱。終於，他竟鼓起了一絲氣力，顫聲道：「我……不是……故意……」

語聲突然中斷，他燦爛的名聲也至此終止了。

孫超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狂笑着道：「好……死的好……」

有如撕裂般的狂笑聲中，他突然拔出了那柄長劍，劍尖回旋，全力往自己咽喉間插了下去。

這一雙生死與共的好友，終於達成了他們的誓言，他們終於爲「武」貢獻出自己最後一滴鮮血。

他們的鮮血終於流在一起。

驚呼，騷動……但已漸漸消寂。

鮮血已被洗淨，屍身也已被抬了下去。

但羣豪間的悲慟，却仍未平息。

丁老夫人老淚盈眶，不住低語道：「何苦……何苦……這是何苦？」

羣豪面面相覷，也都在暗問自己：「這是何苦？」

寶玉親手將他們的屍身抬入棺裏，那心情的悲哀與激動，更是不問可知，他實已不忍再看下去。

但大會不能終止，流血的爭戰也必須繼續。丁老夫人强忍悲痛沉聲道：「第二陣，『九連環』錢奎錢大俠，『天嬌武場』主人歐陽大俠。」

歐陽天嬌果然不愧爲一派宗主的身份，他一步步緩步走上擂台，每一步都帶有凌人的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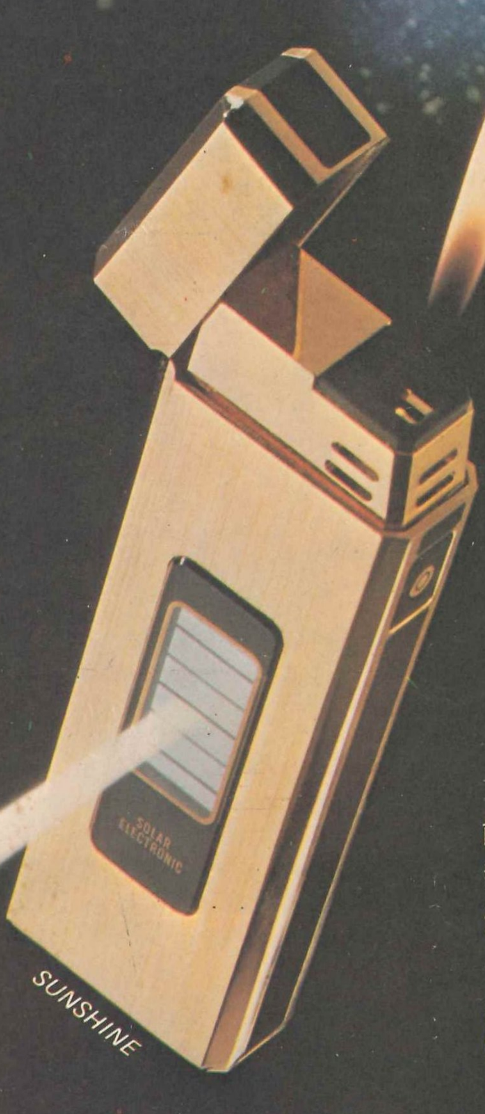
「九連環」錢奎早已飛身掠在擂台上，他輕功久負盛譽，身法之輕靈，姿勢之曼妙，又自博得羣豪的如雷掌聲。

（下期停載）

本刊啟事

「浣花洗劍錄」故事（即紅塵白刄）發行以來，獲致廣大讀者愛護，有許多讀友，函電交馳，咸欲本刊增擴該篇篇幅，本刊爲順應讀友要求，索性將全篇故事全文付梓刊印成單行本，以饗讀友先睹爲快之心意，現單行本經已面市，本刊由下期起停止刊載，愛閱浣花洗劍錄讀友，可購買單行本閱讀，可收一氣呵成，得窺全豹之快！謹此敬告，幸希留意。

世界首創
太陽能打火機



PR

太子牌
感光型火機

太子牌感光型太陽能火機乃利用光能，包括太陽能及室內任何光源，變成電力，打火一觸即着。
備獨特太空聚積電路*IC 設計，雖在猛烈陽光曝晒下，亦不致因感光敏銳，超量充電。聚積電路，可保障儲電效能，長壽耐用。

總代理：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